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五
清、道光十三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楊忠烈公集
(一)

明、楊漣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五
清、道光十三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楊忠烈公集

（二）

明、楊漣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道光十三年重鐫

楊忠愍公文集

世美堂藏板

恭錄

高宗純皇帝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

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

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内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粃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為烱

戒則詣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
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
編即有違礙字句祇須畧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
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
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
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
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
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
古冠於簡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

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此諭

廷試孝廉方正山東博平縣知縣臣楊祖憲敬錄

乾隆丁丑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閱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文

自古寺宦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為小忠小信以結人主之知使外言不得而入人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而君上之操柄失矣縱復疾其所為欲引外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腋禍起蕭牆望夷之事甘露之變良可寒心予讀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之所為者亦幾希耳而熹宗略不加省專意庇璫吾以

為熹宗之顯直甚於彼二主耳蓋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為不善而欲去之熹宗則始終信任之靡他且屬懷宗以信任忠賢吁惑之甚矣然使熹宗而有欲去忠賢之心忠賢其遂甘心以受熹宗之斥哉是知人主不可不延納賢良以自為助而宵人在側附者如蟻大權已歸雖欲去之其可得乎故熹宗之用忠賢也王心一首言之侯震暘繼言之周宗建又繼言之文震孟因講學之疏而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内操之疏而指其不測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

奸佞畢露蓋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無將之誅比漢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漣左光斗輩駢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有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黷也

廷試孝廉方正山東博平縣知縣臣楊祖憲敬錄

序

自昔忠直之臣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不敢言至誠本於性生矢志彌堅遭禍愈烈得失利害之見泯於中又安計其文章聲譽之傳於後世貽厥子孫哉然其艱貞果毅之氣間世而生歷久不敝英靈振河嶽節義貫古今雖片語單詞一歌一咏奕世而下斯愛斯傳况其危言讜論正色抗爭有關於國家之大者乎應山楊忠烈公當主少國疑之際適奸璫竊柄之時以給諫親承顧命爭封后之非主移宮之速志安社稷慷慨激昂固不

僅以剴切陳詞博諍諫之名也迨二十四罪之疏直指
璫逆而言出禍隨丹血晨埋沙囊夜墜士君子讀史至
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泰昌天啟間也余於嘉慶己卯
歲視學楚北次年春按試德郡求公之遺集猶有存者
令其裔孫祖憲採輯遺文重加編訂將以付梓屬余為
序余以公之文章氣節昭若日星當明思宗時雪奇寃
闡幽憤隆禋祀之儀進易名之典䘏贈攸加亦云厚矣
至我
朝褒揚忠節特立祠宇並與春秋祀典尤從來所未有即

前賢表章遺蹟言之綦詳余不文敢復爲贅述以貽譏陋識顧余聞公少讀書時與其兄清慕同邑二宋二連名相與砥厲名節公以進士除江蘇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給事中公之令子之易於

國初官松江府司馬死叛臣吳勝兆之難公冢孫芑宰上林洛陽桐川諸邑任廣德州刺史循聲卓卓元孫可鏡在郎署時清名奕奕不墜家風亦足見忠貞之所遺者遠矣茲祖憲以徵士蒙

恩簡用山東博平縣令出而膺民社之責必能善承先志

行將以吏治報

國無負

朝廷選舉

曠典正不徒以蒐輯遺文揚先人之清芬已也

賜進士出身巡撫湖北等處地方事務前湖北學政光祿寺卿太常寺卿稽察左翼宗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禮部左右侍郎兼署湖廣總督六安後學楊懌曾頓首撰

序

嗚呼光熹之際明事之壞極矣其君子危言激論其小人乘間抵巇逭閹宦擅權衆小人爭投門下稱義子且借邊事以鋤正士而諸君子皆死詔獄其爭移宮翼熹廟有大功於社稷若忠烈楊公者亦以拷掠斃獄中蓋漢誅黨錮唐戮清流未有若斯之慘酷者公應山人也大節具載明史雖斷養童稚無不知公名當光宗不豫時選侍據宮邀封輔臣怯懦持兩端微公則熹廟幾不得立逆閹用事公首劾其二十四大罪閹銜之欲寘之

死遂羅織之公及諸君子死而明遂亡矣贈芳幼讀明史慕公大節誦公所上疏如見對仗彈奏時然以不獲覩公集為憾道光五年視學楚北訪其後人求遺集時公八世孫楊君祖憲以學行世其家舉制科高等讀公之文又竊幸忠良之有後也又五年贈芳以諫垣出守適楊君謁選為宰同官於齊因裒遺集索序謹按公集在明時僅遺稿二編為公嗣子之易手錄厥後一編於直指李公再編於學使者茹公搜羅散軼增其卷帙刻之者公冢孫苞及七世孫徵策也楊君在京都又從鄉

先進葉陳兩君子訂譌補闕釐為十卷視前集有加焉公大節高千古固不必以文章顯然忠義所發凛然生氣文必傳傳必不朽也嗟乎當熹廟時亂國者特無知逆豎耳其諂附之以取富貴又為之傾君子以快私忿者皆士大夫也彼其人亦或能文章工制誥然至於今閹宦義兒之名婦孺猶賤惡之而其子孫亦耻為之後獨諸君子之死詔獄者名垂宇宙望之若天人後之賢士大夫莫不重其人愛其文傳之奕葉又能掇拾遺編以昭示無窮蓋雖斷殘剝蝕猶堪寶貴況公之著述彪

炳於天壤哉嗚呼公之遭閹禍也公之不幸也設當懷廟時得公為之斷大疑定大計度朝事不至大壞天不祚明遽殲其良公之在熹廟一如道鄰蕺山諸公之在懷廟也社稷之臣死不重於泰山哉公文章不具論獨反覆於光熹之際君子小人之消長以復楊君俾讀公文者論其世知公之存亡繫明社之安危云

賜進士出身雲南鹽法道前知山東濟南府事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廣西福建湖北主考官提督湖北學政廬陵後學王贈芳頓首拜撰

序

君子之死於小人也惟傷心於國命之短與君之不明民之無祿而卒不自沮自悔與小人以生我殺我之權畀與以權則小人之勢張君子之氣奪士大夫廉耻之道喪而國虛無人亡有餘辱若明季之諂事魏璫錄黨人建生祠至以八座廿爲乾兒義孫彼豈獨非人類特以視逆璫如水火雷霆之不可犯故喘息奔走而恐後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夫匹夫匹婦餓死塡溝壑莫不由命況仁人義士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者乎

吾鄉楊忠烈公以劾逆璫慘死詔獄或以情過激而氣過亢為公太息蓋其叱門入臨厲聲移宮已為羣奄側目矣至忠賢玩弄孺子盜竊魁柄變甚於甘露禍幾於望夷公一糾其內批屢降再劾其二十四大罪猶徒手冒白刃庸愚已知不免而公獨欲力回天聽即鼠磔狗烹以謝天下者誠惡有不可忍而危有不可待也嗟乎公秉剛直之性事童惛之主投奸權熏天之燄又值舉朝泄泄門戶分競之時土崩魚爛而不可救安得不報國以一死是即公之命必無生理而天之所以處公亦

別無可委曲而於全之者夫惟知有命則血肉狼籍尸填牢戶皆數窮理極之固然與疾終枕衾啓手啓足而無憾者同一存順歿安也使公濡忍須臾不死於詔獄必死於黨人不死於黨人必死於甲申之變等死耳然賴此一疏卒族滅逆奄奸黨皆正其罪公與同獄諸君子亦畢得昭雪是一疏之功亦甚鉅也獨是公得死矣所為明惜者公有救時之才應變之識以搶攘多難之秋而不得一試觀其料遼瀋黔蜀之勢策將制敵深中事機以之籌邊何減韓范方略即退居田里翛然物表

於疆場安危之故惓惓不忘於心使當時居政府展其謀猷而申其忠悃必能治兵練餉邊事少弭內而止深宮之兒嬉輯在廷之黨禍而委鬼茄花之毒亦有所刦顧而不敢發豈不足安將屋之社廻已墜之日哉然天既傾明之命焉得延公之命六芝生獄之祥已先告之矣豈逆奄之果足殺公又何憾於逆奄宜公於垂絕有刀斫東風之喻也其文多散軼已刻復脫訛漫漶今八世孫祖憲以舉孝廉方正科入都屬司校勘之役將復刊為定本鎮幸得訂其遺集謹薰沐雒誦之公不待以

文字顯然讀其文或嚴峻而峭直或周慎而和易可以知其學之正與養之優有道之言自足千古而豈與豎儒爭勝於區區章句間哉

賜進士出身工部屯田司主事孝感後學陳運鎮謹撰

原序

應山楊公以天啟五年乙丑七月二十四日慘死詔獄附逆者嗾逆魏死之也越三年戊辰而今上龍飛首雪公冤賜諡忠烈贈廕祭葬如制公子之易三疏鳴冤皆得温諭今癸酉夏走千里過毘陵出公遺文屬鄤編定鄤立朝淺不識公而以論留中疏有權璫煬竈語早被摧折公糾逆疏猥荷齒及景行之思與知己之感耿耿十年乃受編摹之役篝燈結集與之易相對飲泣置而復理者三凡十日成書鄤為之序鄤惟公之精忠光於

日月公之大節鑒在聖明兒童走卒皆知公名其何所
俟敘述獨是小人之傾公與君子之惜公者世或未晰
鄙得而論列之小人之傾公者其說有二曰移宮曰封
疆夫移宮以尊朝廷恩禮以安選侍皆公言也執公之
後一言以罪公之前一言可乎經略之敗公告君父有
參疏告朋友有恨書直以楚人故羅之曰護熊可乎蓋
小人之言此者借也依違於小人之言者借小人也乃
若君子惜公其說亦有二曰移宮太驟糾逆近激夫天
子正位宮人避席何驟之有公疏未發之前逐閣輔逐

冢宰逐宗伯司寇璫啖何嘗不烈君子之禍何嘗不棘又誰激之耶凡為此者與於小人之甚者也余觀公論事甚平聞公與人甚和嘗怪何以得禍至此及讀遺編慨然而歎人事忌認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透一薰一蕕迎而其氣不相入不必待抨抨若瓦石之擊也若夫大人秉願持世亦為天地間完一事兩事而已宮移而公歸逆糾而公死先之未死天以後一事屬公也糾逆之疏出而逆狀曉然於天下奸醜斬矣三年之內次第誅戮其黨而終於開我聖明乾坤不毀者公

之功也三朝大業公隻手扶之而公可以死矣惟今皇
上受命同於唐堯而首行舜殛四凶之事知我公為第
一忠也表章獨先恩卹獨渥以教忠儀直於千百萬世
而公可以死矣四朝知遇之盛我公之報之未有已也
世道何以終泰而不否人材何以有忠而無佞我公之
靈在帝左右神之聽之能無念哉集奏議詩文書牘各
一卷總若干萬言
崇禎六年五月十五日翰林院庶吉士毘陵鄭鄤序

原序

余楚自三閭大夫懷忠被謗行吟澤畔自沉汨羅迄今離騷天問不堪痛讀後宋玉賈誼淮南東方朔之流著為招魂九辯惜誓招隱諸篇讀之益深感慨唏噓雖班孟堅詆其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愁神苦思忿懟不容然史遷終謂其忠而過過於忠則貞臣義士肝腸到底抹殺不得宜乎揭日月而行天壤千百年後余楚忠烈楊公應運而生文章氣節卓冠全楚筮仕吳地居然慈母神君士民尸祝而俎豆之閱數十年如一日及擢列諫

垣職司蹇諤遭邦不造以致神廟賓天光宗宴駕值主少危疑之際適權璫窺竊之時婦寺專擅於內奸黨鴟張於外天下事岌岌乎殆哉忠烈公幸以給諫官得隨諸大臣後親承顧命正色抗爭爭醫藥之誤爭封后之非爭登極之速爭移宮之亟於是幼主始得克承丕基海內知有共主大事既定盡瘁匪他奈何羣奸側目謗言日至頓作犬死弓藏之感乃身依首邱而心懷君國詔起田間徐持風憲覩逆璫之橫暴不禁髮指心傷及二十四惡之疏上而殺人者有題目矣或為發蹤或為

下石誣以封疆誣以贓款緹騎四出身家立盡於是楚紳之受累獨多楚紳之受禍獨慘忠烈公固含笑圜扉甘心鼎鑊絕無怨懟一語而全軀保位之徒尚謂楚紳之禍皆忠烈公有以激之不思逆璫之播惡在叅疏未上之前乎在叅疏既上之後乎何以前此無一人首發難端後此無一人同攻鳴鼓乎嚮使無忠烈公一疏爲博浪沙中之椎彼時聖子神孫危若朝露尚望有天日耶繼而明主當陽妖氛盡掃因而表忠旌節賜之俎豆賜之贈䘏使忠烈公丹衷俠骨生氣凜凜千秋是忠烈

公之不朽者夫固不在立言也然人心不死天理猶存屈原已往而歌詞卓起騷壇竟能作古今忠義之思不因班固埋沒令忠烈公嘉謀讜論動關宗社長歌短牘悉本性情孝子慈孫忍不誦祝而彰明之授之剞劂以勒金石蓋當擊朱泚之笏已自貫白虹而班青史令且吊萇宏之血能不昭天地而泣鬼神哉茲公之長孫芭見任洛陽令繩其祖武編輯前徽極苦心而訂訛字捐冰俸以付鐫人是不止於一家言而為天下人言不止為天下人言而為千秋萬世人言也昔子思能述仲尼

善人有後豈不信然哉敬託於楚些之祝誦而為之序

工部尚書管總督倉場戶部侍郎事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開心頓首拜撰

原序

有明三百年養士其以文章節義並垂天壤者不少概見余於忠烈楊大洪先生殆無間然矣公自釋褐得虞山政成即受知於神廟拔居省掖歷光熹二宗之間為朝廷總憲明大禮擊大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後卒以忠死戊辰余始通仕籍輒恨不得與大君子同朝扶義然心竊嚮往之公著作甚富落筆多腥血語以巢覆卵傾其書大半亡軼余所得讀者二十四罪疏而外止李本寧太史選定五疏而已今公孫苞以公之令虞山

者令洛陽人謂公之慈孫吾鄉之慈母收公遺稾悉付
諸梓凡得奏疏條揭獄中書及雜撰詩文共三卷集成
問序於余夫余烏能序公之文哉公之文悲憤沉痛而
能大暢其中之所欲言其筆頡爲擊秦始之椎爲中朱
泚之笏其墨瀋爲萇宏未化之血爲比干既剖之心其
爭封后也保全貴戚正所以安先帝之心而議者謂其
過薄其爭移宮也嚴跕宮闈正所以隆選侍之禮而議
者謂其太驟其爭醫藥也以聖躬之重湯餌不可妄投
糾劾庸醫而議者謂其近猜其爭璫逆也以閹禍之深

誅鋤不容稍緩首疏奸逆而議者謂其過激夫以爭封后者為薄則奉太妃而加之尊謚無論名分大乖即鄭氏之祿宜其不永是反得為厚乎以爭移宮者為驟則天子正位之始六宮避席為何等事而顧可以需遲俟之乎以爭醫藥者為猜則迴護賊醫加至尊以進御不節之名益主疾而虧聖德反謂信之者真乎以爭璫逆者為激則公疏未發兇燄已張閣部諸公無不先後見逐君子之朋同心慕義豈得謂公激之且全軀保妻子者至姦逆大白之後何終無一人與公共聲義鼓乎當

公之就逮也百姓聚而哭諸道衆格王命其持錢而祝生還者無數迨於獄死則靈芝産狴犴京師地震上天霾而無日是公之英爽踔厲千秋亦不在乎區區楮墨間也而况武侯出師之表丞相絶命之辭永炳日星者乎有明三百年養士椒山發奸相於前大洪摘逆璫於後忠肝磅礴皆死巨慾之手至今讀二公遺集者輒涕泗從之然則文章節義如二楊先生者斯誠無間然也已

中州後學薛所蘊沭手題

原序

嘗讀史至朱雲請劍淸君側也劉陶請踈宦官重大權也劉輔請勿后婕妤存國體也觀其芳踪想見其丰采心竊景仰之後之人臣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余葢披覽應山楊大洪先生集而有感也當明天啓時余初入小學聞魏忠賢之專權心甚恨焉聞楊左諸君子之擊奸心甚慕焉卒聞其不免於詔獄也心甚痛焉迨筮名仕籍又歎其生也晚不獲與諸君子同朝也

皇淸順治己亥大洪先生冢孫竹如以上林遷尹洛陽謁

余京邸詢先生遺文尚未能授梓越三載康熙元禩自洛陽遣使持先生全集問序余素景行先生之為人讀其書如見其人矣先生立朝大節由諫垣陟中丞終始以言路顯請即以諫官之職序宋歐陽永叔之言曰立殿陛之下與人主爭是非者諫官也補闕拾遺繩愆糾繆扶君子而决小人諫官得人蒼生之幸而社稷之福也朝廷之有諫官猶天地之有日月乎天地非日月之照臨則舉世昏闇朝廷非諫官之振勵則盈庭痿痺故當時望其風烈如景星卿雲後世傳其文章似連城拱

壁也彼魏徵王禹偁者夫非唐宋之諫官歟而報主之疏三百禦戎之策十二至今存焉或曰與為鷹鸇寧為鸞鳳寧為良臣不為忠臣於戲是與於不忠之甚者也設使諫官不言則一人不聞其過羣臣日行其私彼全身保祿位之徒將避鷹鸇之譏謝寒蟬之誚借良臣之名工佞臣之術致主上孤立奸雄覬覦有國家者亦安用若而人為諫官哉今讀先生集中移宮一案知后母儀也媞好不可濫其封於帝之生前選侍豈可據其宮於帝之崩後乎二十四大罪一疏知忠賢閹人也漢天

子不可親明天子豈可任乎其疏剴切宣公之奏議也其詩正變風人之微旨也其啟劄則與當日正人君子反覆相商為封疆計安危為國祚計靈長也無如其言出而禍隨也閱獄中絕筆令人一字一淚哽咽不能下後之君子論世至此斷未有不歎息痛恨於一時者也追莊烈御極晛見陰消雪先生之冤進先生之爵官先生之子易名表墓榮遇煕汗青不衰後之人臣讀其書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或又曰古人焚諫草其何為者耶夫諫官者格君心之非而課宰相之職者也諫而行

使後世知人君納諫之美諫而不行使後世知人君拒諫之非不然者韓琦之存稾任伯雨之戇章胡弗闕也余將以先生之集與朱雲之檻並傳云請質之令尹竹如

康熙元年二月古新樂城後學許作梅拜題於補衮堂

原序

余七十有七矣靜坐空山始悟得四字曰能言曰立言能言者以筆鋒為主如嘲風弄月之類此花草之文章也立言者以世道為主如指佞斥奸之類此節義之文章也吾讀忠烈大洪楊公之集而悲之當光廟賓天熹宗未登宸極公力爭鄭貴妃之封后李選侍之移宮呼吸危疑間不容髮賴公明目張膽之孤忠立消垂簾稱制之隱禍機妙防微禮明正始奉諭以志安社稷褒公公跼蹐不自安惟有急歸一著而已猶引榻前遺詔首

請册立長孫恭上大行皇帝尊謚追崇聖母尊謚條奏
邊疆事宜攻去司馬皆職掌中第一救時之大奏議也
自此叩閽出城豈復夢春明門一寸地哉適奉旨敦趨
歷轉太常御史大夫之副目擊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為
奸聲討二十四罪公未嘗以能言名而言言從世道上
起見讀者知其滿腔皆節義矣魏璫雖橫尚有憚心僅
出公田籍而羣邪羅織不已借題目曰通內為王安復
仇曰封疆為熊經畧營脫誣坐二萬餘贓以此壓公頭
鉗公口並盡公家產親丁雖直不疑長者莫能辯孫叔

敎子孫莫能措矣即從來奸黨巧殺正人君子者無此法亦無此題目也緹騎入門談笑如故合郡有欲謀奪還公而磔官旂者有揭竿數萬餘開諭不散公三木囊頭且拜且泣無更累族誅然後得解者有村市設醮祈公生還者比就檻車自老嫗菜傭暨乞兒有持錢以贈緹騎即緹騎亦為感動有禱於關將軍之廟者河南州邑有裹糧送公及黃河而返者與櫬歸鄉大河南北道間有頂香前迎提椒漿麥飯以祭公者至則七十餘老母宿於城樓六歲之幼子幼孫寄寄廬山僧舍不旋

不祧暴露白楊之棺不樹不封攢吊青蠅之客童僕多魚驚鳥散三子正破卵覆巢伯兄清既奪其郡丞又罄其資產獨存塵埃數卷集幸未為邏卒偷兒掠去此荊卿白虹萇宏碧血也冥冥中果有護呵者耶嗚呼媚璫亦文也擊璫亦文也媚璫者如上公之勅書生祠之碑版賀殿工之表牋如像贊如榜額兇燄未冷唯恐其一字一句之不工也冰山既消又唯恐其一點一畫之家傳而戶頌之也種種諛詞蠅矢耳馬通耳畀之豺虎豺虎不受投之犬豕犬豕不食而敢與楊公節義文章爭

日月之精光鬬雲霞之麗采哉公非特二十四罪疏也移宮之後疏勸先皇帝厚撫弟妹垂絕矣決不肯以殺諫臣三字歸過朝廷造次顛沛之時終未斷忠君愛國之初念大人君子之立言蓋如此而謗公者反謂其陷君於不孝陷友於彌天黨錮中豈非寃外之奇寃哉公嘗曰吾欲為楊震仰藥不願為張儉逃亡不屑為三閭大夫之沉湘又不及但以狼籍骸骨付酷吏以模糊血肉付鼠蝎蟻蟲君門咫尺庶幾史魚之尸諫乎公之精忠上感太廟則京都地震天昏下感獄神則獄產靈芝

五色而胡為非刑勒限者欲殺公父子如故也且吏部郎蘇公繼歐饋公一飯尋以削籍自經矣熊經畧欲為公出辯賍疏不為上矣血書絶筆禁不為通矣獨有見義必為死生不顧手書募疏者李公行志也設櫃四門者夏公之彥也捐金贖産剏廟貌編實錄者胡公繼先也訂正遺集者游公士任也寓武林三月捐資刻集者兄清也恨當時刺客不忍及公義民俠士周旋艱險而不忍去公皆避禍姓名無傳焉而又恨借題殺公者復多漏網請生鐵鑄像如岳祠秦檜故事跪列階下以快

朝野之憤憤可乎今聖天子錫以上諡贈以上公祠之

蔭之三子兩上書兩以溫旨報顯忠遂良奸邪膽落髯

先生其可以大笑地下而無遺恨矣

崇禎甲戌八月甲子日華亭陳繼儒頓首撰

原序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諡忠烈應山楊公之死璫禍也海内人士莫不憐而哀之下至田夫牧豎兒童走卒亦能稱道其行事而唏嘘感泣者垂四十年時異世殊滄桑匪故而凛然大節日星河嶽耿耿在人耳目間吁至矣余虞人也公令虞時遺風善政猶有存者虞之人至今尸祝之於是知公最悉繼而哦誦公之遺言慷慨激烈迴環沉痛精忠大義浮過楮墨乃作而吟伏而思益知公當日所以毅然為國家孽大奸攖大禍者蓋皆以求

成其志而非欲以忠臣之名蘄天下後世之憐而哀之也當光廟賓天時主少國危婦寺專擅幾爲宗社憂公親受顧命身處危疑正色抗爭不避艱險卒定大計安社稷向令奸黨已固逆謀已成一忠臣孤立於朝不難以法中之安危呼吸間不容髮岌岌乎殆哉當是時公之志固早辨一死矣迨權璫竊柄正人君子相繼罷黜公聲罪首攻義形於色二十四罪之疏出雖奸醜少奪而吉網羅鉗隨而媒孽其後亡何逮繫詔獄刑辱慘毒不免於難自古忠臣得禍未有如公之甚者也斯時也

公豈不知璫焰之必不可滅聖意之必不可回直道之必不可容國事之必不可救而决然為此者亦謂擊之而勝則社稷之福不勝則繼之以死為朱雲之檻為侍中之血為博浪沙之椎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公不云乎不願為楊震仰藥不屑為張儉逃亡是則公之志也而公之志於是乎不朽矣厥後莊烈御極渠魁殄滅首雪公冤顯忠遂良易名表墓恩有加矣而公之子憲副公偕其弟泣血上書兩被温旨一時諸奸屏迹正氣得伸公之志始大明於天下要之公當日者豈逆計夫後之

必大明其志而後一決於死也哉迨我
朝定鼎之初叛帥難作吳下騷動憲副公方為郡司馬伸
大義明臣節卒以死殉國海內人士又復憐而哀之幸
忠烈之有子是則憲副之志一忠烈公之志也庚子秋
余膺分守之命承之河南得與公之冢孫維陽令竹如
君交循良政績追蹤召杜慈母神君之號遍播河雒間
他日晉高位佐
天子經營盡瘁以無負乎忠烈公之教者其又何如也嗟
乎忠烈公所以成其志者如彼其子若孫所以成公之

志者又如此忠烈公其亦可以無憾也已公之文凡奏議書牘以及詩歌古辭無慮數萬言所謂存什一於千伯者都為若干卷其忠君憂國之思一篇之中反覆致意讀公之書者其知公之志焉余也不文因竹如君之請率筆而為之叙非敢曰掛名文字中如古人所云也

雖然忠烈公其僅以文傳也歟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律中無射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虞山後學通家治晚生翁長庸玉于甫拜手題并書於退思堂

原序

余家有姚孟常文遠集目載楊忠烈神道碑而文顧闕焉其書閒中屬忠烈寄所撰庚申紀事明文海又有李夢白楊忠烈實錄序是二書者余皆不及見也嘉慶六年視學楚北按試安州始得其裔孫所刻遺集而雒誦焉其閒頗殘缺失次為之歎息者久之甲子季秋試事既竣其家將重付剞劂而文孫徵策乃請序於余余惟忠烈當泰昌天啟之交義膽忠肝志安社稷被禍最慘得名益彰以至於今兒童走卒罔不知其姓字為之感

奮而興起前賢之序詳哉其言之尚安事余之贅述者抑余更有說焉為常人子孫易為清白吏子孫難何則鄉黨無聞之人稍稍能自立即可以小致聲譽名臣之後耳目所歸其學其行有一不足以愜人心則指而摘之者必衆蓋望之者殷則責之者備其勢然也以余所聞忠烈之子之易死叛臣吳兆勝之難

贈郎有加而比部可鏡清名猶奕奕在郎署庶幾不失門風者令其家乃能擺脫常務以重梓先集為謀亦可謂知所先後矣故諾其請而序之且為釐訂其次序校補

其闕畧俾就完好而又以為忠烈公之後人勗使知夫
象賢之難不徒貌榮名而已也徵策勉之矣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十月上浣湖北提督學政會稽後
學茹棻頓首拜撰

原序

余束髮受書讀明史參家乘即知先中丞公於前熹宗朝守大名時縛治虎弁田爾耕而又不為禮於魏南樂直聲日起私怨日深楊左獄興閹黨相與嗾之合爐以煅削籍提問是時璫燄甚烈海內俊傑羅織殆盡先相國文貞公亦以力為高邑趙忠毅同里魏忠節道地涉氷履尾幾至不測未嘗不歎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忠烈楊公當泰昌天啟交主少危疑權奸窺伺而力爭封后移宮首安宗社此其意不僅以廷諍博忠直譽也

追其後二十四罪之疏上逆閹生畏辭厥公之伉直足以震懾奸魄矣然而宵人煽虐鍛鍊借題卒以莫須有之案巇清廉之士慘以忠死天乎冤哉余承乏應山為公故里敬瞻祠宇并得遺集而竟讀之古之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公皆有焉公之文孫徵策以其舊刻殘闕重謀剞劂請一言於余因思汪文言追贓之獄兩家先世同誣被禍公之令子憲副

國初死雲間之難先僉事死事閩中皆優蒙

贈卹教孝教忠後之能承先志者亦若合一轍辱承諈諉

敢不敬述兩家祖德臣忠以應所請令徽策以優行生
入貢
王廷行見為楨為幹作濟時之具其交相勉為清白吏子
孫也可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仲冬月知應山縣事嘉善後學錢
清履頓首拜撰

序

余少知學時即嗜披史篋至於奇行芳躅尤切追維第苦隘於簡幅或一人僅得一節之傳心嘗惜之及壯歲遍遊燕趙秦楚閒所歷忠孝盛跡雖殘碑斷碣必拂拭而讀焉非敢謂仰止高山景行能至亦欲知古人行事之始終而觀其心之所由也惟楊忠烈公當泰昌天啟之時排斥權奸力挽蒙晦而卒以寃死其奏疏載於明史者固已煥若日星矣竊謂精誠以結而後固剛氣以養而後充意公蓄之於平日必事事卓有可風者恨其

不盡傳也道光辛巳余適承乏應山敬瞻公廟并得其文而讀之益爽然於忠愛之由而於公無間然矣蓋人臣報國盡職非難不欺心為難古來執諫章而遭不測者人亦間有然其間或激於人言之逼迫而姑以塞責或出於豪俠之期許而忍以沽名是雖直節昭然間有可取而論世者綜其平日之陳言往行加以繩尺究不因一時激厲恕其平日之瑕疵謂其心之不純也謹閱公文自奏疏而外即為歌咏為啟劄為記序無非纏綿愷切本於正己規人安邦輔主之至意從知當日慷慨

立朝從容赴節皆至情至性之所流而莫能自已時遭
其變心守其常豈矜一時之激厲者所可比哉夫海内
士聞公之名者罔不盡然而涕落况余入仁里讀遺文
其敬仰前徽而思所以自正其心者宜如何而銘刻之
公裔孫祖憲品學深醇奉我
皇上御極恩詔策名孝廉方正疊膺
殊寵擢為宰官素知余之景慕乎公也祈余為序余前已
謹製偶言泐公座側以誌依思矣兹復因公之文想公
平日之居心首一言以自謹而為其子孫者更宜思淵

源有本敬承罔替也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冬月知寧波府事前應山縣知

縣營山後學于鼎培頓首拜撰

原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免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葢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

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跼蹐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惓惓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横表裏扶同其談談燎原之勢縱曰遽難撲滅而實不得不嚮邇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賴祖

宗之靈或得冀幸萬一而至熟覩乎其時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劾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爲朱雲之檻爲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踉蹌赴逮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况天理在人不容澌滅睍見陰消道所固然奕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

名表墓光炳汗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為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為小人哉竊慨當日之媚璫者或為上公勅書或為生祠碑版或為賀殿工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一聞二十四罪之諫草倘有人心吾不知其顏赧何地也有真節義自有真文章公果於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遐哉弗可及也已余彙刻氣節部因以公為之殿且弁其端云

後學敬菴張伯行撰

楊忠愍

公小像



重覲先大父小像記

先大父忠烈公小像先父追傳於前明崇禎乙亥歲先大父生前未嘗以像傳也然則先大父生前何為不以像傳曰先大父志在宗社方捐軀報朝廷矣何心以像傳也然則先大父不以像傳其像固已與日星河嶽同傳矣先父又何以追而傳之曰此固仁人孝子之用心如是也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求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先父之追傳先大父像也亦即皇皇焉望望焉慨焉之心也苞

髫年十三先父以所追先大父像四軸示苞三大軸一小軸大軸一付三家叔一付五家叔一付六家叔小軸先父自祀之出入不離至崇禎丁丑先父赴選先大父像亦奉往焉洎至京有通家子過邸舍問及所遺像先父以實對伊云必翌日竭誠方敢謁次早備香楮來邸求見甫見輒拜拜畢慟哭復云正氣遺容必須暫借歸寓親切瞻仰先父見其誠懇即以付越數日先父以訪友人去暨旋京此通家子又他往其像遂不可得戊寅春苞護先母入都拜見先父後請先大父像拜見先父

以此端末向芭言辭未畢先父慟悼欲絕故不敢復請通家請像者姓字厥後遂值鼎革諸家叔所存大軸像亦為烏有至先父靖難雲間芭以請郵旅食京師八載合之上林河洛桐川三篆匏繫不覺廿年有餘存亡變態倏忽非常三家叔六家叔相繼隕世不特先大父大軸像不可得即昔年存大軸像者亦落落晨星矣芭於先大父遭璫禍時歲尚未週不諳先大父遺容即欲命工再繪無能彷彿康熙丙午冬五家叔來桐署促膝談家務因敘及再繪先大父像乘叔留署

命工聽叔口述繪成六幅　苞亦差慰然其心猶怏怏於先父昔年身祀小軸不可復得也爰命役將所繪成像送姑蘇裝潢裝成役賚像至　苞甫懸像禮拜忽有報宜興陳生又送先大父像至者　苞喜且訝曰像從何來得非先父昔年所失小軸耶即命役訊陳生顛末陳生諱維崧其祖陳公諱于廷與先大父誼同蘭臭此像在彼處有年矣相傳亦異世其子臨終囑其孫見還者　苞因當年未悉姓字不審以香楮謁像拜畢哭請者為陳公之何許人亦未審別有通家子轉請題贊於陳公　苞迎

像孚署設位再拜不啻先大父亡而復歸死而復生也憶此像去自崇禎丁丑今還於康熙丁未事隔兩朝年歷三十去而復還且還於姑蘇所裝像至之日親友競奇其事謂 芭之精誠所感也仁孝所孚也芭曰否否天下事與物之存而去去而復還者往往多有亦似俱有數存焉而非人意想之所可必也但先大父無心以像傳而先父追像以傳先父追像以傳而傳而復失失而復還於今日此誠子若孫之幸當亦先父在天之靈所大慰藉者也然則 芭今日再見此像也是再見先大父

光儀也是再見先父手澤也未見而思乍見而喜而悲

苞之心則然苞之心亦安能不然哉

康熙六年四月初二日冢孫苞謹記

楊忠烈公小像記

此天地鬼神巧爲訶護忠烈公遺像及憲副公手澤與日星河嶽共不朽者也忠烈名在天壤人咸思仰通家世好瞻拜手采亦人情之恒耳夫何方移邸舍憲副公遂有訪友之行比其言旋而是通家子者適又他往嗣此萍散風飄各不相值迨李闖吴逆烟飛塵消我竹翁父臺純孝念祖而宜興陳生遠賫奉還憶闖寇之蹂楚非一日也宜興之距廣德不異於松江也若使是像存公家祠恐不免闖逆之燼使陳生早歸於松江亦難脱

吳叛之殘三十年来巧相避而巧相值謂非有主之者

不可都哉都哉至人不没大寶不散信然

通家世晚學生陳珏薰沐頓首識

本傳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令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

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之李選侍相結貴妃為選侍請皇后選侍亦請貴妃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徧謁朝

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
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
部封貴妃為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
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
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
惑必文昇藉口以掩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
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
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太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
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

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為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孑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

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闕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閹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内豎隨寢閤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

有請改初三者有欲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宴内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歛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適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性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為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后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

譴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為太子今則為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太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為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

侍何人敢欺蔽如此時中官往来如織或言選侍亦顧
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
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
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
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
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
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決贊
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
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宮府

危疑言官惟左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素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諸奄果為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

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養贍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相與詆諆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

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幷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襃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狀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襃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

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憸邪忠賢及其黨銜刺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益孤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為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

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左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顯純

乃自為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市村巷焚香建醮祈佑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漣辨對甚正而顯純袖出成案抄寫以進漣曰此地明心堂如何改作昧心處天下萬世汝肉不足食顯純大怒五毒俱辱骨裂髓飛五日兩比慘不忍言茲時獄樹忽產黃芝六瓣光彩遠映人皆以為瑞不虞七月廿四日比較後遂於深夜斃之是夜白虹亘天黃芝墮地天地皆為震動而追贓之令猶急漣素貧産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城樓三子至乞食以養隣邑鄉

人無不捐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
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追封三代謚忠烈
官其一子造墳安葬勅建府縣祠宇有司春秋致祭

楊忠烈公文集新舊序目録

楊忠烈公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揭

家書

卷四

書簡

寄友

卷五

書簡

答傅東濮

與鄭文水

答祝東阿

答雲南羅汝元巡撫

答甘肅李巡撫

答宣府王巡撫

寄友

答岳撫院

與熊操江

卷七

雜文序 記 傳 行狀 誌銘 告祭文

序

誌銘

卷九

文

看山宿鐵佛寺

題栢子園青芸閣

秋日移居石龍寺用九龍碑詩韻紀勝二首

偶坐申陽青蓮菴

輓彭節婦二首

龍思霖遊龍興寺懷詩見訪用韻答之

送醫士彭月潭還吳

贈水心老僧

喜友人至寺見訪

詞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一

奏疏

劾史繼偕疏一　萬歷四十八年

為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来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恣睢無上而實釀於一念之敢為欺莫惡於笑罵由人而實慣於一事之不知畏未有明辱大典而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莊際昌一事尚可聽其攬揆佐銓

以遺禍夫國家者臣請為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儁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裔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蘊藉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為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寫醪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閱卷總裁諸臣以為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聾非瞽誰為不聞不見而臚傳之日畢竟際昌為第一人也寫別字者壓卷豈一榜盡

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
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重或
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
容逭而門墻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
臨時違衆贊成則繼偕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以
士師之律繼偕為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
之人耳當臺省交叅之日銓臣閣臣認罪之時繼偕若
猶有人臣禮急宜蹴踏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
心接引忘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稾以

聽皇上斧鉞即不然當際昌抱頭田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侯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為事外之人以其事為無甚關涉之事悶身暗地移罪同人推過一闕再進一步繼偕之自為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為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宏開庶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文為無色於國體為不祥誰實為之以至於此而到任之日猶儼然以衙門前輩

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顏甲千重亦已目無三尺
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即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
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
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以舊日往来
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偕獨
當閃躲溷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即
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清
議哉且自今殿試一舉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其
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

名示慎臚唱示榮黃榜璽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人耳目為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藐法者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揆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不與以己繼偕未為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大權在握加膝墜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為相耶不可以為相耶會推雖上已票不下聖

意淵微定有明斷犖轂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鼎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偕俾知自裁而兩人竟以規為瑱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甌者有無為章惇者無為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偕都裒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睢恐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為況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久催不下意皇上必久勘破其

欺罔不忠心跡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言不信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偕趙煥故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管既李汝華以有正推辭署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孳孳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哉兩路排細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為目前緊著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為未然之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百蠹俱叢而饑民亂軍所

在蜂起內憂外患交并一時即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為皇上分憂託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媿耻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僉險附之人才氣運當益厚之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裴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偕為不可至於署銓

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偕已事知之矣臣不必多舉隱求
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来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
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為之闕說至於三奉堂諭
歷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遣矣尚安望
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為捄時宰相哉若輔臣之力引
繼偕不過為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挨由人豈終
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
人之明恐為身與為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
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

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劾史繼偕疏二　萬歷四十八年

為邪臣罪案已明謹再平心剖析以質公論以維大典事臣因上年殿試吏部右侍郎史繼偕闗通故宰趙煥輔臣方從哲力以洗刮別錯文卷為進呈第一無天威於上無公論於下此中關係至重濫觴可虞若聽遮瞞涵過長此安窮臣故直糾繼偕欺罔不可擬據揆銓蓋為國典政本慮至深遠也前閱邸報見繼偕為曠職滋懲聞言抱怍乞行罷斥以全臣節一疏是繼偕業已束身認罪臣似可無言惟是繼偕疏中止認門生鄉里先

事關通猶於臨時贊成支吾展辯且若以科場檢舉小事臣過求其為欺罔者臣請就其原疏平心再剖質之繼偕之疏曰莊際昌之卷專閱有人總裁有人是矣試問繼偕如輔臣故宰亦曾識字讀書者何故於三百餘人中獨首取刮洗別錯文卷而又偏是繼偕戚里首錄門人也繼偕又曰一堂傳觀非獨臣在不知傳觀之時傳觀其文不加點乎抑一寫冠場乎此是從哲情分要做良心未穩拈出醪膠二字一堂商量不得於心不能出口政欲得繼偕一言即好改正耳繼偕若果無心贊

成何不直以天下觀聽未便更於已於際昌未安斷斷當另選無疵者以光大典如從哲必遷就際昌則欺罔專在從哲矣無奈繼偕偏於私情重國典輕從哲旋亦視天威遠友情近莫逆於心相視以意同事諸臣即有無辱大典之念語在喉間終面情難割當日光景如此而曰吾不贊成吾誰欺欺天耶然則今日欺君辱國一案是誰之過與乃云呶呶不肯為人分過是謂過也必文較之前日郤又涉說謊欺君矣嗟夫繼偕前日實藉人以市恩今日反扯人以卸罪負心從哲此其一端從

哲疏揭認罪雖是寧人負我不知九泉有知夢寐之間其有顏面以對趙煥否總之罔上行私繼偕自干憲典人乎何尤既經摘發亟宜追悔當時之迷未執爭痛恨前日之悞未引罪省心訟過怨艾抱慙以靜聽皇上之雷霆將來天下士大夫其猶能原之是為收拾大臣末路善著若執迷不悟展轉支吾虛肆舌鋒祇敗塗地前日既不能以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日又安能以三尺喙覆此半生心哉臣職在補闕拾遺有如此欺罔一事閃縣空地臣不敢不為皇上補拾以存科場一段公論

以揭臣子不當欺蒙君父一段正經道理若但如朱樾祥事輕啟倖端大敗銓體繼偕既已不辯臣則可無再舉耳如繼偕必曰會試主考首卷即當為殿試進呈首卷更不必再揀論文字照管臨軒榮辱狀元宰相彼此明做人情只消一揭撿舉認罪大家籠糊過去便罷此等造意行事那裏是欺君罔法請質之天下後世若有此公論有此臣禮有此論相論銓之法則臣前日之糾叅誠過矣處分聽之皇上好官不妨人自為之臣復何言伏惟聖明鑒察臣不勝惶仄待命之至

言邊事疏一 萬歷四十八年

為安危間不容髮怠緩全不留心懇乞聖明自為著緊嚴申無甘僇辱之旨以圖整頓重新事遼東自邊境陷沒以後廟堂之上事全失著用不擇人事去都娛幕怡堂事来各手慌脚亂大壞極儆已經兩年乃始起一熊廷弼為經畧雖倖以平日威名張臨時氣勢虛聲恐喝龕息半年然而軍中俱數米而炊人衆各約腹而食即防守亦僅其人而用内無協應外强支撑封疆之事固有司存而誰實協贊廟謨誰實居中調度假令事事著

心件件應手敵亦何至藐視若無一個人如此此安危榮辱何等時也猶且奄奄寂寂不見一言引罪不見一事整理臣竊為當事恨之羞之而洗羞雪恨急請自皇上始廷弼身當重任自合蹇蹇匪躬誓師勵將以報皇上賜劍賜袍之恩然而邉兵之暴露勞苦久矣一言之獎借尚乏一臠之饗犒久滯經臣之空言振勵申明亦既口血俱乾矣當人言熒惑之會將士驚迴觀望之餘臣謂若無天語以發揚經畧之威重則萎薾之氣色不開無欽使以重一人之寵靈則頹頓之精神不起非御

頒以張九重之優恤則效死敵愾之念頭不奮忍宜命
閣臣擬勅書一道遣有識力忠義官一員同前票擬犒
賞三四十萬銀兩賫捧、以往激勵將士宣諭人民并慰
勞經臣無以身為申勅道鎮諸臣和同努力以無負皇
上任使者昔有一言煖於挾纊讀詔而無不泣下誓以
死報者政今日人心渙聚關頭收拾發揚第一緊著也
至若本兵不知主領何事調兵頓矣募兵又頓矣未到
者地方官不應矣巳到者公然多一呼而逃矣中間或
忍餓不過乞丐而逃或跋扈不用命行刼而逃作何收

拾作何處治本兵總付之不問不知從此更無一人肯出力矣邊疆有事既不能得之於天下天下有事更將若之何只有束手待斃而已矣竊謂誤皇上天下者必本兵也故今日之事當先責問本兵即宜責問輔臣并責問在事諸臣數年以來起亂之罪屬之何人養亂之罪屬之何人誤用人之罪屬之何人一誤再誤之罪屬之何人何以一旨之下朝更夕改何以一事之議甲是乙否何以發兵者只管出境不管出戰何以解兵者只圖有數不圖有用何以用錢糧者只憑關支不憑查銷

何以處錢糧者只見增加不見清理天生人才何以銷鑠至此祖宗法度何以隳頹至此各處邊疆何以廢弛至此一一詰問令其回話取具罪案姑待以不死使各洗心剔骨打起精神更圖整頓如再仍前必僇無赦庶幾晴空一震即醉夢之沉魂亦驚頂顱一針則頑鈍之膏肓頓起前日明旨之所謂無取僇辱者如此方有著落此又激士氣振國威之一緊著也乃若邊事亦有當問者贊畫劉國縉特起田間不知所贊所畫何事而驕蹇恣雎去來任意寬緩舉動大駴聽聞撓廷弼之失小

妨軍國之計大生平自許謂何而周章若此若夫錢糧開銷不清動以萬餘計臣又有不能為國繙解者同知馬紹芳便宜從事保全孤城中間指授方畧歷歷中窾明經有此令人愧死而勞苦功多尚未見實為優敘則明功過而示激勸亦是邉事一要著也而總之又全在

皇上之用人令之議者曰天下事難矣九閽又叩不應矣件件費手矣臣則以天下尚完全宇宙如許大安在即屬不可為之時聖主猶足以有為事只在人為人只在肯為耳安在居朝居野盡屬不能為之人不見土木

之時乎成何朝廷成何兵馬庫藏于謙一力擔承多方經理十二團營屹乎虎豹力返淵虞之墮曰彼獨非男子乎先朝有倉卒報至中外惴惴無人色本兵王瓊徐曰已用王守仁在上游不必憂賊大都臨事綜理先事治辦止有在著緊處無失先手著實處下以死工以一片血誠聯合衆人感孚明主功名生死付之度外范仲淹曰盡其在我夫我則未盡而曰不可爲矣委之氣數聽之君上付之僥倖國家亦安用此臣子爲且問今日只恁不設一備不展一籌萬一直擣長驅燕都一片地

臣不忍言而不知此二三當事竊位尸祿頭顱屢封疊
膾妻子共大小諸臣安頓何處念及於此臣心碎矣臣
語不擇音矣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矣萬惟皇上自為社
稷計念念為舉朝事事為中外以洗靖康之恥以保全
一統之天下九廟之靈幸甚百王之憒幸甚至於經臣
熊廷弼近日急難號呼語多過激人端能原而諒之但
鞠躬盡瘁之日皇上託重之恩且宜置毀譽是非於度
外况身攖多病百責攸叢勿分全力而耗苦心臣又為
經臣進此藥言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言邊事疏二 萬歷四十八年

為邊事一勘可明再遣言官非體懇乞聖明急勅閣臣改正以保危疆事臣惟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糾正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以事祈核實以服被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勘報或另差官會勘此由来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臣等辦事該科接得遼東經畧熊廷弼乞勅原參科道来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旨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

與經畧熊廷弼屢次在朝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功罪就著魏應嘉等前赴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或曰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擬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省更爭駁之口不知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雖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各不相下口反滋多成何政體況日者遼東地方經臣舊者意氣已頹新者經營未定乘瑕抵隙儘有可憂又突以欽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免照

應稽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臣謂熊廷弼之功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為大矣故聽勘既奉有明旨在舊經臣以待罪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聽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祇當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副精神緊代舊經臣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催遼東新按臣張銓前来監督即著平心勘明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来論事大體致啟後来交爭釁端斯於邊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来各該職掌之躭

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日相駁而日不降心以後議論日紛葛籐不已或煩明主之聽覽而漸成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閣臣即不自慎重絲綸職掌其於封疆社稷何哉

言邊事疏三 萬曆四十八年

為邊事敗壞可虞廟堂計慮宜決事臣閱遼史見遼主阿保機之攻幽州也吳王李昪遺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遼主大喜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遼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遼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遼主乃止噫此兵法也亦

兵機也今遼東行徑似亦出此人見其不長驅而來遂以為素無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刼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赶也我搶獲之數不如喪敗之數也恐凋敝憔悴而安受吾燼也樹無皮而不能生吾城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經畧熊廷弼始不得已於人言矣議經畧者終難以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以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不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為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

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以全副精力誓清積寇以答君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邊局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上方席稾待罪求賢速代請旨上裁祇恐誤封疆絕不顧誤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端不宜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不仁之症受之國家至於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邊計博採羣謀大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已尋一得當之著或循資或

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無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畫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從旁掣其肘且亟正敗奔諸將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来任事之心邊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再議再勘及至商量停當時救敗已無及矣臣忠悃廟堂即肝膽肺腸不敢用以自為遂不知其言之迫切統

惟聖明採擇施行若夫軍馬倥偬人心危玩暢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之官巡按張銓才具識力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皇上一併勅下施行

言邊事疏四 泰昌元年

為緊急軍情事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得總兵李光榮塘報本日子時又據遊擊馮大梁大牌報此時遼東存亡旦夕莫必經畧熊廷弼或能力抗强兵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衰之勢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咸令難行斯時精銳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為皇上共守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練兵保定募兵及京營選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揀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一以

壯遼東聲援一以作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再計之著仍乞勅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擬備堪任經畧一二人一面添推左右司馬各一人共從長計議作何方畧諸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本兵黄嘉善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陛下容臣等另疏上請誅斥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立東宮疏 泰昌元年

為仰遵先詔俯順人情懇乞册立東宮以端國本以光聖德事臣惟自古帝王深懷宗社之計未有不先崇國本者定名分以繫人心早諭教以成令器三代有道之長恒必由之我皇上茂膺天眷春秋鼎盛篤生聖嗣猶齊異稟中外共戴先皇帝先皇后更極寵珍故前者賓天遺詔首以册立長孫為言皇上仰承先帝付託之重俯念臣民屬望之殷既補闕以揚庥復稱善而歸美如用人發帑撤稅三殿諸事遠周九塞之外細察四民之

隱無所不霈發無所不霶沾中外歡聲雷動謂聖主當陽立見堯天舜日即我朝二百年来列聖嗣統未有轉移太平如是其迅速者是以羣情鼓舞亟頌離日之中願快覩前星之耀引領而望曰儲宮早建震器夙成將世世太平無窮期矣頃禮臣議請册立非直欲成皇上孝思亦以慰遠近臣民欣欣相告之情也臣考祖宗册立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宏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時未周歲即先帝之正

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皇太子年十六歲矣以皇上御極未及旬餘較諸帝青宮之日不啻已遲且皇上不數日間行如許繼述事豈其遺詔首重之典册立故屬可緩乎臣謂國家事即細務在臣工之可循行者猶嫌迂迴若大典為聖明之斷在必行者更宜爽快則今日率遵祖宗之舊章允叶神人之通願當無俟再計矣矧皇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近習浸尋能無慆溢維是體統一尊遠媟褻而即莊嚴則氣體以堅一善也名位一正去幼志而心袞職則德性可成二善也宮僚漸備親賢

良方正之日多三善也伉儷維時開虹流電繞之祥遠四善也孫謀已裕燕翼無窮先皇帝先皇后滕前十六年之愛注益可以即安五善也若夫龍軒甫正鶴禁旋開跨盛美於前朝綿靈長於萬禩於皇上遠猷鴻業尤善者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正國本以正人心社稷之福也萬方實嘉賴焉即曰思慕未平遽難慶舉吉禮則煌煌遺命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正思慕中之繼述矣願我皇上之斷而無需也臣辦事禮科日前大典如恭上大行皇帝尊謚暨追尊聖母尊謚祇候玉音傳制諭

禮部遵行之外禮則莫大於是矣臣敢不聀不繼禮臣以請如果臣言不謬乞勅禮官擇吉具儀舉行并令閣臣慎簡官僚以備輔養元良之任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竦息待命之至

申明禮制疏 泰昌元年

為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遇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翕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瑣瀆仰溷宸嚴惟是臣辨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焉在而總理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来何所底止用

敢撮其大要列為數端稍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
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
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會尚能彈治
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
日星偶因年来雜籌無唱雉扇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
禁遂使皇城之内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
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之班
行之中間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喧譁如市如此景象
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

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随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違玩喧囂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照臨百官者亟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閤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面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

否而已下至廝竂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
天顔躬承揚擢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
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内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
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繾綣甚
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
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
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絶稍有隔絶即開蔽蠧諸司職掌
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虔
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

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問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遼東未靖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畧戰守機宜遼東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

今既浹旬矣而覈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擔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惰窳知儆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聖明自不必為朱雲折檻之直栖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稀闊凡舉世號為大奸大貪與頑鈍無耻公論所不

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藉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慼衆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

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為重臣子之體面為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留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

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来文章有體有要况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戸部尚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屬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静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不舉其姓名指其来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鬮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蓄

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来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即如鋤奸斥佞只須檃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覽不得抄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庶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

不足以儆其罪是又當勑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使舉
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
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積厭成
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為無過也今皇
上方宏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
先為皇上告而并為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
心為日久矣幸茲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聒
亟為申請倘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
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立已

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即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在
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鄰
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為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
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
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慎擇東宮近侍疏 泰昌元年

爲元良之輔導爲悳瞽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侍以成睿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册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舌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民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啟凡慎簡官寮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内之望者非夫也度

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正卷伯實為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傅之不勝衆咻也今縱詹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僻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讌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違而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冲齡尤易巽於心矧追歡聚樂之塲於萬斯億乘閒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為瑱久則沃水於石事有

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愼擇使忠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猿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為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尊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萎而知陰生覩盆水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寧被無感而慨之誚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劾內官崔文昇疏 泰昌元年

為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為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悞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為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纘承大統以来勵精圖政鋭意勤民兼之禮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痼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

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宫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睟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鄭内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太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絶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内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説頃蒙天語兩夜未

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為内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犖犖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

躬之疾又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悞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虀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悞寧堪再悞皇上奈何尚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共祝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

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
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皇上暫
輟機務沉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
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
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
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閭旬日之間
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
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為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

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尚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須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

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
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
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
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
令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啟請侍御無相
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
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前朝寵貴舊人止當天
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
啟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

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奉聖旨這所奏朕册鄭貴妃進封皇太后係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輟止不行外廷無再瀆擾御醫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了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乞早清宮禁疏 泰昌元年

為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即日登極用慰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諏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為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

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九卿科道既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巽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為陛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稔聞之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既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種種情形實為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躭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

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措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章二百年来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媵聽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

日已是恩遇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
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
廷但恪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
號殿養老自便是為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
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思三朝豢養凜凜
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冲齡上方三
尺劍幺麼頭顱即不足畏也至於閣部大臣既當鼎軸
并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
誠開之報主令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

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强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為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隨即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遠慮故此一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决毋容泄泄再為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

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
緹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間
哉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閹崔文昇深防
名封凌逼之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
此誠千古殊遭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
銀幣之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
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
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
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

不可不杜防於微漸且并以成先帝之寵嬪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狥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奉聖旨移宮有旨了該部知道

敬述移宮始末疏 泰昌元年

為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間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

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毎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閒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

是以心口相問憂来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
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甫至
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
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
可問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内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
者臣冒死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皇長子少
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
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扳

望遺弓呼號甫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為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為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

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臣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来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

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名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李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為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猶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秉乾伊始遲回於

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為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
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
至本日移宮後臣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隆禮自
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
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
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
相安也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寢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
託為重則平時之寵愛為輕及其寢居已安既盡臣子
防微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令諸大臣言猶在耳

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臣又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来蜚語有揑稱選侍徒跣踉蹡絕食自裁并揑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慨收

為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伏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日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自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釐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為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垙覽文書稱

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蠟結之羣邪又或得以
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
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為愉快也與哉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孝和皇太后當
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欷歔海涵天
葢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
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
天心泰轉之會倘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

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夫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奉聖旨這所奏移宮登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小文武臣工所共知共見者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覽奏甚愜朕衷著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其所奏諭安加恩朕知道了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二

劾本兵黃嘉善八大罪疏天啟元年

為邊事敗壞已極罪樞誤國不休直剖罪狀以祈聖斷事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畫無事為徹桑之謀有事為戰焚之策及其不効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冒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

理乃竟蒙面而入長安既已受事邊腹皆其身上事況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畧則宜請換度李如柏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柏之必敗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溷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衂假非社稷有靈此時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嘉善當收拾何所此其箒敵之不審因之震驚宗社一大罪也邊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柏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

入而邊城相繼陷矣乃拾宰賽之殘級遽然上首功以
欺神宗當時將擢用之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
某某又叙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
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
上本佯為不知者表裏為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
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併發耳蓋既欺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然死灰驕
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為
黨大罪三也僉募民兵所過州縣刼掠公行其赴通州

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邊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著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皇上如許金錢僅成清人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制馭此為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不遠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

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方大罪五也至於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為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兩年以来庸劣被糸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奥援而報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啟倖端日蠧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祁光宗推巳一年不聞一疏催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来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

媚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戀權不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温旨以揜之近又將借名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於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於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於御榻前奏曰邊事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為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邊疆之警報日聞而制勝

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謂竭力者安在幾年
悞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
目以見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
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攀人遮面每每狥禮擬旨慰
留此於嘉善之挾取封膺得矣而不能斡旋安攘一事
試問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番敗壞乎有限之財賦
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
萬乎而各邊武備懈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
理又能當得本兵再僥倖乎今聖主維新邊事勅令會

議督撫將士經畧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冥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於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皇上將臣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勅下九卿科道會議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来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邊事尚有可為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先帝而報皇上之職分也奉聖旨邊事甚急本兵去留關係匪輕著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乞歸田里疏一 天啟元年

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仍一旦禍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豎宿毒蟠據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綫殆哉岌岌乎此臣于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官披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

臣徽主知於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
三生自咤為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
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
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
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
夫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
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
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
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

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璫擁蔽之曰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蹋蹶呼號相應和

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臲卼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

讀書時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為諱
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
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欲求去也哉祇緣臣生
来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
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
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
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
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覽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
快即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

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蝇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之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

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効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齋本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俟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奉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楊漣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自遂

該部知道

乞歸田里疏二 天啟元年

為恭謝天恩寬宥瀆陳福薄災生終懇聖明允放歸田事臣本月十九日奏有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乞歸田里一疏即於文華殿門叩頭出城候旨自分職守擅離無辭斧鉞束身荒寺恭候處分今奉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惕遵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欽此自天有命霜嚴其實春溫無地措躬衮披更深鈇凜何敢冒昧再有瀆干但臣前日拜疏之時切念一介書生七品郎署戴兩朝之寵遇荷不世

之褒嘉甘棄清朝恝言歸里龍顏日表知再覩以何時
天澤春暉恐得報其無自深惟古人禁闥愛君之念俛
思臣子狗馬戀主之忱已不覺心淚俱枯形神欲絕及
出城之後同朝同官諸臣肩摩踵接相責謂臣受恩特
重無故引去非忠復有先朝忠直老臣執手大義勗勉
訟言先帝當日艱苦之狀感念皇上此時孤立之情彼
此流涕交顧哽咽無言以別而臣神情營魄竟怳然如
失矣再當夜氣清明忽其心口相商君父無逃之分彼
衰遲雪葉尚思博一第以致身忠義不死之心即斥逐

天涯且異得生還以圖報乃不老不病忍心忘新天子之殊恩竟若喪若狂無故效小丈夫之行徑觸忤師父之嗔呵招来朋友之責備宛轉生平之期許躊躇未報之恩知幾回酸楚幾回感痛幾回汗竦寤月照心循牀痛哭又不覺聲盡而繼之以血也遂爾精神恍惚牀屋若旋臣舊有怔忡之病陡發震焉如擣此真禍過災生即欲服官無益臣向無病不敢虛以病欺今病矣又何敢不實以病告臣無病而請去安得有病而願留皇上以臣無病而責之留以臣有病而放之去則君臣始終

之恩義等天海涵宥之高深矣伏乞聖明仍憐臣之愚赦臣之罪俯賜恩旨早放歸田縱麋鹿於山林豢犬馬以帷蓋倘得倖餘視息猶能與子孫祝賽聖恩於萬年也臣無任感戴惶仄待命之至奉聖旨楊漣既以病請該部酌議具覆

辭免太常恩命疏一　天啓三年

為君恩甚重臣福難勝冒死乞休以免曠官事臣猥以草茅荷蒙作養三朝叨列諫垣殊慚尸位前年怔忡病劇蒙恩赦放歸田一飯未敢忘君二豎交侵為祟雖幸視息猶存却已鬢髮半白矣本年四月接得邸報蒙聖恩起臣禮科都給事中閩命自天感恩無地苦舊疴之未復懼新任之難勝方於七月內拜疏告致何知疏方在途未及上達而新命已下再擢今銜切念臣粗知君臣大義敢懷規避私心未入除書原不萌嗜進之念再

臨君命實自激效忠之思況國家多事之時豈臣子愛身之日無奈心與身違病忽時會造物格人仕路臣亦無如命何為此冒昧籲天懇請休致伏乞聖恩憐准自此以往之年皆天地再生之賜矣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楊裕齋捧謹具奏聞奉聖旨楊漣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免太常恩命疏二 天啟三年

為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邀時之福塵忝梧垣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為太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即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當靜俟幽黜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

竣罪戾如臣復逃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祿薄命蹇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為命況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既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卧田里冒非次之榮循省懷慚辱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瀆辯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

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
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
即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止內批屢降疏 天啟四年

為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為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左右近習各以其意自為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

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
劍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為之杖御史林汝翥矣
且為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閽以求聖心
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包含冀其悔禍數
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
幸其洗腸滌胃改過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
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
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
疏自劾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

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月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為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為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為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

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瞎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為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来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為真遂寶其言以為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為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為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

兇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内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為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

賢之言耶從来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
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
内批借徑内批必先挑激聖怒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
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為分過曰親裁曰獨
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
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葢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
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嘗不
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豎
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

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為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為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為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為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為己任合天下之人以

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嘘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為怪物曾無蜉蚍蟻子之援可用立於根本之地未啟口而先陷穽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横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後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

不為尹明攀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輅外劉珝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珝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由今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濆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謟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為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

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氷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啟四年

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捄宗社

事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

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

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

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

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刼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

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襄政事之堂幾成鬨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

熼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悒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攺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强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唆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

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廹之去一則與沈漼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菜媚善附之人破格㸃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葢枚卜點陪之紫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

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揑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呈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

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餧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

討奬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兹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

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
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
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奎即有他罪自有
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
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鑛
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
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
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
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

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

賢之威燄得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面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觧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厰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摇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摇唇傅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懽則駕帖立下如

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揉
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
刋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横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遼東未盡内外戒嚴東廠訪緝
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
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
逼城下忠賢固為迎敵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
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内外生
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

謀同奸相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

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

何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

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

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

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

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

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

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

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

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

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

大内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

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

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

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兕於

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
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
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
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
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
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
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
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

罪戾而遮飾其田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
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
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
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
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
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
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
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
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

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恣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

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麽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叅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狠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尚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觧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

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来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来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

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三

兵科抄參一

參看得兵以禦侮也既藉其力宜恤其私故行伍之整飭責在邊臣士馬之飽騰責在計部即使封疆無事尚當輸灌以時況當封疆多事窺我虛實伺瑕而動尤資兵士以為折衝而卜素二虜更稱梟悍雖已投我戎索尚未測彼野心乃該鎮餉缺萬餘各兵腹枵四月萬一脫巾有變內無以支或者逾約乘暇外何以禦雖遼餉正急督觧兩難然當事者或不能不稍緩各邊以急遼

不應止急遼而即忘各邊也且遼左新餉自新餉各邊額餉自額餉所司各宜照額運濟終難藉口延稽即舊欠新逋或難一時補湊而設法撮那自是本等職掌若仍外呼而內不應彼呼而此故持致啟他虞咎當誰諉深心憂國者當查見在貯庫銀兩一面酌量多少解發以急濟目前一面嚴催各處見徵帶徵陸續補解以無誤邊圉是亦今日安攘急務責有不得辭者矣抄出酌之

兵科抄叅二

叅看得年来遼左之披猖也豈真兵馬之勢不堪向邇也與哉固應之者著著亂步步緩亦我邊之要隘失而彼得盜其所向耳若當時力據鐵嶺之險而以膽兵健將當諸嚴闕時設伏出奇以佐之恐敵即狂逞安能竟如入無人令袁經畧之議復引兵以漸進而漸逼之此不易之論且其以死為期不令在事諸人有强敵未滅得生入山海之想此又置之死地而後生者矣此中事宜在外既已任其二難在内自當交勉其不易如兵馬

錢糧要於應手將士急有調徵同事協心以從該部并
宜從長斟酌秤停以覆無須更議惟是兵事潛天潛地
有樹漢幟而敵尚不知者有修棧道而暗度陳倉者金
城圖上方畧老臣定已酌量而呼吸風雲之變臨事好
謀之成當亦并有深心若夫多方以誤之百詭以亂之
都須出没鬼神為妥今後除尋常徵督請求外一應有
係軍機彼此必密相来往即應題請照會者亦俱密秘
不必抄傳蓋事求可功求成無必先昭耳目至於經畧
既以畢力邊疆生死以之功名性命飲水知寒廟堂之

上祇宜寬之歲月責其成功時有奬勞固為協應不但不當中掣以制其肘亦請內外同心無多作未到金城之方畧或至煩照應而減全力抄出酌之

兵科抄叅三

看得陣亡之卹也幽以奬忠而亦明以鼓敵愾也須分别輕重之間要有以服死者之心令增知感而減知安令遼東陣亡一案該經撫道鎮詳之監軍御史再四勘明何容更議惟是卹一耳劉綎與張承胤同而杜松不得與王宣一則兩將之心或有不服何也張承胤實稱鎮守告陷城池而紅旗之督戰又實以縮地喪師耳劉綎身入重地斬馘儘多非戰之罪將無不同今贈廕已無可加或美與易名存此些須又别令梟將九原知感

蓋三路輕戰之議止在將將者若奉令而出有進無退有死無避今日之卹非問喪師王宣杜松一耳擬照監軍疏議兩平以各瞑其目則王宣之贈廕當量抑於劉綎杜松之贈廕得進同於王宣斯兩得之乎若夫馬林之敗又不得以王宣言也臨境逗留先士而潰此在不貸之條開原本其信地今敵如入空城既無先事備預并無臨事哨探至填塹屠城而後從外尾之罪實在於退縮特以兵寡馬弱外援不至勢莫能支情尚可原而繼復收合餘燼萬衆防守自贖則復其原職以示敝足

耳不然有限城隍有限兵馬專閫而付之不戰不守僅足貸其一死將邊疆亦何幸之有總之卹以勸人敢死也亦以儆人無浪死要使黃沙血戰之士含生負氣之倫見廟堂之上功罪無一毫負人亦無一毫肯假人也

抄出酌之

揭

兩朝登極始末揭 附原跋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

如游疏請收成命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養量謂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逸皇長子附己看承勒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蓄環弄兩朝於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皇長子時亦向人泣謂爹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

此如何了此時連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倘竟墮奸人機阱豈有天日十五日擬神宗謚御史左光斗並相會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為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

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十七日帝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燝等時尚欲邀社稷之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罪何可勝誅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

宗彥劉一燝韓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
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帝且杖漣從諸大臣之後入
新叅劉一燝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
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
登極後勞著些又未得静一静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
温蕩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
宮不知何日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
常在朕前語間目視漣等手指令上曰他的事都停當
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燝少宗伯孫如游言及封

李選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今
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
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
寡慾自然不藥而愈帝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
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
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
六日再召見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
了國家事卿等為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
他為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

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今上耳語今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帝前挾今上入嘈嘈者久之今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今上失色忿向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為今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著儀注來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帝已疾甚矣戀戀於諸臣若不肯没於婦人

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歎詫溥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恳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扳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孑然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連曰此萬萬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問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强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

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且李鄭交結弄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漣之見此時急宜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之出乾清宮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妥語閣三相公到漣向前曰先帝賓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擔子即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閽者持挺固阻不容入漣從亂人往

来中促相公入闈者强相阻漣大罵奴才皇上召我等
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據住宮門不容宰相入意欲
何為閹者郄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
得見共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
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為
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儀注来看
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
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
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

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們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連因喝之曰糊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麽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往乾

清宮及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漣曰殿下

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

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

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

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漣曰上思父則封思母

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

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

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日又欲即移本日午時者

蓋各因名位未定處有他虞漣前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况無嫡庶之嫌竝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未上衮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即襁褓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

時事即今夜誰與皇長子同卧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儀文為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小爺少説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改移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侯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

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尚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漣如芒刺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駱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内外出入而又不得多作張皇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畧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毋子同居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漣等候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迎之曰選

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幷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即封太后太妃是要皇帝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即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

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漣恳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恳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漣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令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無害漣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為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

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即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不移豈以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即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為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從容也罷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

曰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漣等出即令移宮李果即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謂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清宮矣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贓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予是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

霽占氣者見紫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道天子泰昌元年十二月

跋

嗚呼此先君庚申冬還里時手述也今伏思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冀圖報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寘冲主於泰山之安故義激於衷不禁其烈烈耳今反以為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為然於先君捨身報國之夙願固已永協此不孝之易

等所以腐心泣血吁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不孝

男之易泣血謹書

右 先君刻移宮五疏附後跋也芑謹記

請告在籍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鬢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襪線何益補縫軒鶴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既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間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識腐氣粗事欠周詳語傷僉戾省愆誠有

之若夫臣民共主久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間不以寸公言專言債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妥職即日已言大臣當密有調停及問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機不當爭一己心跡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

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誚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撫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訌明主憂危舊臣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嘵嘵再言也

起補禮科都給事中升太常寺少卿揭

職以人微府疑自甘屛棄深山其入起補啟事與蠲得驟升今官皆夢想所不及也去年九月一疏乞休未獲俞旨或者廟堂之上猶以職未有大罪不即在永錮之列乎然亦非引分自安本念也再奉部咨催職赴任自念内計在即當靜聽幽斥又復望外及於寬典無奈福薄緣艱宿病纏不脫體日惟再圖請告不復一問長安事矣四月隣近有人傳來京報數紙見郭金谿老掌科周季侯老道長相駁有職姓名謂熊芝老舊經臺當日

之入闕為職巧叅且謂舊銓輔某某舊科道某某與職等皆善通王安者夫封疆之官既曰叅矣巧之與拙總不足深辯惟所謂通王安且稱傾害正人皆用是術不知職在兵垣時通王安所傾正人為誰夫小人之通中官非利其薰天之燄以招權即利其竊柄之奸以躐進耳果職在事時正有交結之權璫矣反拋一都科而去不終朝從来有此通中官行徑否且中官一敗至於不免狗彘之食則其人之權力可知此而通之亦為不善通之極矣猶憶職在衙門辱郭掌科感慨相許職既不

敢當直忠之褒出城竟去衙門諸君子共相挽留職謂此去非有規避亦非有畏迫也念言官祇當爭天下是非與關切職掌不當爭一人勝負與一己心跡且當聖明御極之初我輩亦不宜紛紛辯爭啟輕厭之隙與或處言官之端即垣中寅誼從来不薄亦不宜自我傷和氣之雅畢竟今日一去為安掌科對面深是職此語職去後掌科猶有幾句好言附於入告不虞遂相忘也以兩相向慕之人化而一矢加遺職亦祇慚人微且不足以孚素交如此昨友人傳郭老掌科雅意謂前日偶有

趂筆之誤即說舊銓之不是處亦不是指移宮則此心幸巳相諒第恐中外未必盡知他日仇職者又借掌科為口實或非掌科之意也故一揭明之須至揭者

被逮赴都謁

為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為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足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己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

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以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搼今日當無所不聽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以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曾有任其責者從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為之況在君父之前連所自恨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負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纍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

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之心
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
願畢矣謹揭

家書一 在太常時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忙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星夜兼程至初九日到京矣逐日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欲一面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喉舌俱痛三五日覺形容瘦悴大都久在山野之人手脚俱嬾慣見人殊是窘束又不奈人只問移宮事不免答應煩多亦是一塲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況浮名太重至於爭識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曰功在社稷其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

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萬一名實不稱或負衆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家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憤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孟浪事習驕傲比匪人敗汝父家聲薄汝身受用是汝父惓惓於汝者常常問太太安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事母無牽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節無廢祭奠家中諭令門戶嚴禁男女鈐束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和氣同心妯娌孝順各相敬重方成人家方有吉祥記之記之記之五兒不知入學否汝等亦不知考得如何

總之肯讀書進士舉人亦是本等事毋以考得好進學容易便輕易便嬾惰也如京中住得久欲接家眷汝等亦得讀書只是人多兩起行方便再有人回商量之大爺可陞助教此舉人缺也一年便可陞州陞二府却甚清高甚體面莫只嫌冷淡也多多禀上太太千萬歡喜兩子俱是京官孫兒俱是秀才亦是快活人家或有不足耐煩可也汝毋并宜好生伏侍太太鈐束大小男女支持家事可也

家書二 在協院時

字與易兒太太想納福聞五兒倖入學未破吾家風水例汝與會兒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學問真會作文章壓得倒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年科舉考列在前便以為吾如是可矣汝想到中不得老秀才老廩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積資汝用度又無門生故吏作汝好田莊空門面大子女事又來如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尋箇大受用年日長精神日頹聰明日汩諸事欲到悔恨少年不養成舉業遲矣汝父如

此勸汝畢竟是汝自家事汝無作閒話耳邊聽過眼頭看過即付秋風也而此時最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無別分心少飲酒慎交人勤會課第一在養心於清靜沉潛生心於慈厚冲逸我常言作人作文是一貫事了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法心得涵養心有生意自然學業進機趣頗無不中之理矣瞿起田訓士書嘗時省之是人生大受用田屋也賀對揚前年到家語我曰家父常以心粗戒我今春大病手動不得又不得不寫一家書面又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

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畫欠周正定說逢聖心粗見乎手矣如何好因沒奈何說兒子手病人子體父之言至此平時那得文不細入字不一點一畫莊重中高榜中榜眼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湊也兒當思之無謂賀年伯迂也會兒五兒不醒事汝并當以此教之醒之我在京苦甚無半時閒夜不三四更不睡奴才誰為調理飲食夜間點燈後便各高枕偶因前日大爺要田都禾收拾書又未寫寫到鷄鳴時夜寒爐中無火寫時不覺及聞鷄去睡手足如氷到被中半晌無煖氣次

日又早起寫書到午後大委頓悶甚又不能不勉强應事又至三更明日五更入朝連日打發哥哥回終是悶悶不爽一路寫字一路欲睡幸稍睡睡小精爽些矣先是只思量或明年討差或得陞可以回家今當事苦苦以僉院推我倘命下便不能得歸矣清貴之地紀綱之司體面更尊擡子并重俸貧俱淺跳越人前無論人妬人忌而或者無以效朝廷副衆正推引何以自謝過分在他人爭涎此地得之甚快活在汝父苦推不去强加甚苦甚懼人或有言作閣老尚書儘多沾沾僉院有何

尊大然以汝父分量自看覺承當不起汝在家凡事督汝二弟杜門簡靜收拾家人無得惹事錢糧託人筭清設法早完無累什欠無使人藉口五兒親事聽汝與汝母商量妥當回家還是大路歸為便拜各縣父母借公館夫馬可也媒人當請請之不來商量一禮物謝之兩尺頭銀三四兩想是少不得矣劉伯嘉已謝過否當託他教誨五兒還不是館學高文秀才也曾中前列太少奈何諸兒但用心做文明年再圖之冗極不能作字奉問秦謝行時雅意都為道惓惓夏父臺好處寫書與撫

臺更轉囑按臺想當高列作別﨣按院言其應山從来無有并天下亦少此品此心此守此才即鄭四公并稱其為大用人楚無出其右者安陸公亦并稱之改折與無田子粒并惓惓相屬此君當可了此只不知布政已覆詳否若覆過昨又囑付過撫臺也府縣公汝弟兄無得輕見常見免生口舌今春諶大爺六十欲為作一帳不知得閒否先寄一杯到臨時汝還當别有祝禮此汝生時相愛窮朋友子原不是公子無忘此叚高情厚道也若汝父所大快則朝廷大慶太爺前老母得進封中

憲大夫太恭人也

家書三　甲子參璫後

與易賦言三兒萬家丁到知老母已到家平安但陳媳路損一男為念也都中俱清吉騈兒益知嬉笑若佐兒瑞兒在京三箇好有伴笑啼可娛目也寄語老母歡喜長安逆璫如故但人傳甚收斂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邊作難又傳怕我實甚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蒙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學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內廷還愁忌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

為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為潔身計與陳大爺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聽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正好合伴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共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趂少年猛圖甲第以自顯庸是汝一生受用我看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舉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即有相好年佾也看人眉目甚之相傾相見畧多便生厭薄汝等於此當深思之即日夜攻苦猶恐不及況可貪頑貪嬾溷過日子況從此此之後兒女人事累人即

淨心讀書不能眼前易過思之思之縣父臺於我家淡些甚是甚好即汝等亦當百事慎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即親友相託亦莫輕易承任惹人是非口舌即縣公好歹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某事不好甚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挑撥以成仇怨縣官管土三尺莫說我口語好輕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縣公不當甚事惟汝兄弟話便多打聽傳播故要謹慎莫輕開口此謹厚正道亦保重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慎之慎之於今風俗甚薄即有二三小人閒言

閒語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門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遊少宴會是汝等一生受用汝父如此丁寧汝等不知體會真不肖子矣祇自家沒受用紂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聞會兒近来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直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今都宜改過兄真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真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即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基況夫乖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老母膝前時時照應時時周旋無令老母稍有拂意并

禀老母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遇諸友都為致意九十月得歸便好聚首把臂懽笑也

家書四 被逮途中寄

兒不孝惹下大禍累老母躭心至於老母有恙在床不能奉侍藥餌受逮長行兒罪通天矣然此身已屬之朝廷自不能由得一己今到淮上闕聞知老母已安甚慰遠念但願益善保重懽喜加餐雖兒此行禍福俱未可知然而名德在天下後世亦足不愧天地鬼神老母教養一番矣即追贓一節亦須要熊廷弼招認要熊廷弼上納無兒平白替他上納之理老母亦當放心大哥大嫂想目下可到家有伏事的亦是快事兒媳婦亦煩老

母教他寬心教子伏事老母懽喜過日無為兒慮兒是大丈夫做忠臣孝子者勝於為大官百倍成就楊門一家兄友弟恭妻賢子孝落得好名又勝似金寶堆齊北斗矣百凡小心百凡忍耐是為上計總望老母張主好生安頓一家人也關上草草奉訊

獄中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挂念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貧路遠交絶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無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任副憲曾受顧命曾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

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獄中寄母書 乙丑七月

字稟太太兒死獄中矣無能侍養左右兒九泉之恨也太太辛苦一生無子送終良苦然有死忠之子太太亦可同范母矣可憐一家赤貧如洗尚在追迫憂苦之中是兒前生之孽今生遺累父母子孫奈何奈何夏兒會兒五兒各有他的造化即無衣食漫漫挨去教他苦心讀書即不能報父之仇也思結己之局此在太太分付之駢兒大小一根草自有一點露水養他至於大哥抱養之子如力不能養還是大哥撫養也罷天乎天乎從

古忠良慘禍無如兒者又奈何七月十五兒漣血肉淋漓中絕筆

獄中寄子書

字寄夏兒諸子汝父死矣身無完膚肉供蠅蛆亦自忠臣死事之常但家破人離累我諸兒汝兄弟收藏我屍之後還當攻苦讀書得有寸進鳴父之寃即是汝孝汝等赤貧如洗只有讀書一路莫言讀書似我甚苦人生夢幻忠義千秋不朽難道世道只是昏濁的讀書作官做得些好事也不枉生一場嗟夫讀書做官封妻廕子遺以富貴令我遺汝等以累念及於此未免痛心如割然亦無奈何矣騂兒有命看可以讀書否如不能讀書

不知聽他作別生理我有親筆泰昌天啟登極始末一字關係兩朝名德可尋出留傳後世蓋為先帝與今上之令名也著意著意縣中親友都上門申謝道楊大洪為臣死忠身屍不保慘於三忠然此心耿耿足不愧天地鬼神鄉里親戚但愧未嘗有大益於鄉里祇完得自己一身事耳寫及於此不知所云七月十五日絕筆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四

書簡

寄高貴大兄

吳門別後不知夫馬長途俱便否計抵家平安與一家俱安吉也弟在縣中又清出學田隱没民間者再得三百畝取稅契銀一百二十兩買書置尊經閣又查出櫃收用重法馬收納戶銀核出侵蝕二千餘兩申究上司今以修府塘隄約四十五里但議作石剝岸費可八千金竣事則又大費躊躇矣前打太監舍人事太監有牌

来提典戶蓋舍人捏愬為典戶誑禀及責来赫我云不解人定會兩院叅處縣中書吏及鄉紳與李白屋及崑山長洲都出来云解一典戶與他打幾板了事弟亦不肯下也為解一典戶豬狗無厭定傾此一人家且大傷我體弟與之一囬文叙說縣官不曾打舍人是打奪批攬鮮光棍典戶鄙吝不情本縣量責此不過縣官投文打人常事不敢勞督府費心免解又與之書大率不激不隨以籠絡之又執其負痛處擒拏之且自說我是如今國家第一有用人不怕利害不要錢男子臺下有為

國好賢之心當服我薦我如何以沾沾一含人故督過
天下清官天下將謂臺下何適魏思齋與太監有往来
此老與縣吏同去說稅府謂常熟是没搭煞人好尋事
的他做窮秀才回去是他本心兩衙門誰肯放稅府過
太監中恐亦有乘機奪此差者此亦弟揆之語意如此
彼監遂回我一書求我問典户一罪去完事後上司聞
之謂常熟撩虎鬚不動聲色而虎之咆哮自弭此李道
尊共府尊語也後于如菴共高景逸謂常熟此舉初却
是弄蠆尾而忘其毒猶屬輕意一時至蠆怒矢相向逼

来徑身當之不避處之有方我之神自定彼之毒自消了無所加是真男子作用故人難之英雄須看當場於生死切身禍福轉眼利勾不動威壓不動更名掀不動方是真鐵漢常熟公如不要羨餘不聽人情是俗人難事儒者小行硬不謝薦是窮神勾當而如處任子事仁義兩著今稅府事智勇雙用看著容易試使中人及無大學問人當場便有許多意氣許多周章言已便鼓掌大笑我兩人原不會面謏人却是善蒐人骨髓如何如何弟回向云某實不知爭讓千乘之名祇好於簞食豆

羹見色耳乃知吾人舉事一差便有若干人看覷其實打舍人時畢竟是輕意好做倔强人今反落得一場好話頭耳本是拘執迂儒反為人多加一分眼目相看又是大苦事如今議革福山豬稅上人大相許可然商人之所快上官之所許不免又種妬根也奈何奈何

又

漣少從兄訓倖博科名報國未能祇慚祿食而頭顱半白忽是五十無聞矣憶當年從讀山寺燈火連床月案雪牕風雨慰藉即或有時間隔斷無逾月經年惟是去春至今忽漫長安一别遂原鴒兩地也我兄大志未酬寄官氈席詩酒師生從容書史兼之兒孫膝下依依誦詩作文更足洗眼送懷而弟今年入直以来便覺事煩而苦飲食無人調理常是五鼓出而日中未遑食者有之以半白之人徒溷度長安殊無甚味可嘆也得手諭

開讀不勝感慨欷歔益嘆親恩未報雖亦日食大官而生我劬勞者安在隻影一方非無僚友追隨而皮肉相聯者若遠至於建明無力君寵過膺讀家世編中補衮忠謨祇深虛生之感殊負燈窻督課之深恩矣弟自上册立今上疏後適先帝為奸醫用下藥於勞弱之後心旣不平兼以鄭貴妃猶眈眈欲成太后將於先帝昏憒之時矯撫幼主之命此事一不知防將兩朝父子都歸毒手且無論禍天下矣自念世受國恩舍此不言安用我為旣鳩同心左年兄昌言於朝集文武於九廟之傍

明以道理禍福諭鄭皇親令傳語貴妃貴妃見外廷有人邪謀已伐乃一夜移宮庶幾君側之禍本已消然而封后一案猶有根蒂未斷且帝疾甚劇奸醫終不能放過故拚一死疏論之已將些須行李一一封識但一有事即付徐京咸檢理恐無見吾兄之日矣乃社稷有靈反受先帝特達之知特蒙召對者三彌留之際與聞顧命且頒欽賞此千古所無及初一日五更再召之未及對而帝崩矣是時李寵多奸而悍毒甚於鄭先帝生前會有意付今上與之撫養今上弗願也弟意沖齡易撼

亦易惑萬一一入其手挾之誘之禍當不測因促閣部
大老急請皇長子見令即呼萬歲即捧之出文華殿送
入慈慶宮交付二三老内官是時宮門閉守者拒人入
而方從哲苦苦縮濡不進弟再三促之謂待旨弟云要
奉誰旨我輩已是奉召来者事機間不容髮奈何待謀
成而爭之何益乃呼門者門者固阻弟擁方與二閣老
進門者手擋方弟一拳擊門者大嚷云奴才我輩是奉
召来的今駕已崩如何不容我等進入哭臨且皇長子
尚少汝輩閉門不容我等入見意欲何為因高聲大喊

諸內使都來陪話謂守門人不知蓋我以論崔文昇及
鄭妃內官因人人屬目我熟也因急傳請見既哭先帝
畢因請見皇長子呼萬歲畢即手扶之而行擁入文華
殿成五拜三叩頭禮即送入東宮共分付衆老太監曰
今日交付皇長子公等無令輕出宮但出須我等入護
雖李妃來請堅無聽既出乃鳩九卿上公本請李選侍
移別宮左年兄單本論李氏聞李氏大發狂肆欲召閣
部屢請皇長子將欲垂簾傳旨要處左御史左忙甚弟
適在東宮門前坐外邊傳言入有十餘內官相對云李

娘娘果有人来請萬歲有老內官云他衆官交萬歲與我他們不来誰敢送萬歲回宮弟因言傳語李選侍他還要衆人請皇長子封他他莫多事他非太后誰敢召見我輩你便道這話是兵科楊給事說的因出外與兩衙門說不要理他再等他一日看是如何此初四日也及初五日入朝與方相言明日上登極當回乾清宮老先生好催李選侍移宮。方唯唯及朝退內官向方回說已是教移宮弟問已移否是幾時移內官曰我們不敢去說昨日叫我輩跪了一日說如何叫他移宮我是撫

養兄兒的弟曰兄兒是誰呼得的好不知事內官入因共方相言今日必不可不促移宮明日無再還東宮之理方相云我上揭去催但移即是初九或十一二也罷弟云如此上登極後還住何宮方云再在東宮住幾日不妨弟躁氣大發便大罵云是那裏話做了皇帝又要他住東宮世間那有是理方相即欲出弟擋住曰老先生要往那裏去講明白移宮日子方好去相公與衆人做的不是李家官喫的不是李家飯如何只要天子讓宮人只有宮人挪移日子聽天子那有天子遷就宮人

祖宗二百餘年乾清宮是天子居的先帝不在只該殿下住或中宮居或生母居選侍何人却敢占據選侍無謂殿下小此是神人共主即鄭貴妃亦當稱臣何況妾媵我等受顧命之人只有顧先帝子孫體統無强幼主從宮人之理且外人有許多話我等不便言聞宮中寶庫是李進忠劉遜共相盜取且不要盜盡了先朝寶物後出宮去是時嚷聲甚大達於大內隨有司禮出稱即著今日移宮即具揭了方既出我等又捉住具揭進揭未下已在移宮我本剛上劉遜盜如許大寶大珠即被

人拿出社稷之璽也李氏即日移入別宮初六日上乃歸乾清宮凡選侍之黨都拿了頭目而宮中乃清矣此皆弟拚命事僥倖猶幸見信然大老及衙門人愧者有之愧生忌亦甚多也

又

衙齋想安和也弟月来苦甚冗甚飲食起居都要自家口動手動不似往年猶得半日半刻閒也弟受先帝之知三叨恩賞正人君子深心念國之人過謂初一日當人心洶洶諸老漫漫時非弟手披乾清宮閹人擁捉大老請出皇上脫離毒婦奸寺之手此十五歲無母無主沖儲動展不得無論別有凶危而弄權作奸此時且不知是何世界即初五日不是扯住相公大嚷羣璫迫以道理恐以禍福此時宫尚未移叢奸煽弄天子避位東

宮亦不知是何結局韓魏公撤簾利害猶百不及此而妬嫉之人且視為眼中刺矣鄭李錢神與其羽黨多為揑謗謂李侍已絕食投繯邪人遂弄筆舌謀抹前日之功作後日之罪嗟夫天子豈有庶母楊貴妃趙飛燕豈臣子都當以宗社作人情一味奉承況弟只教移宮原非教殺李侍如李侍死妬逼聖母大敗先帝之德大欺小主怕要皇后之惡人死亦何害況弟移宮之日即語三相六卿面囑諸大璫曰李既移宮請上無念前仇今既待之以恩禮分付宮人小寺好生伏侍其餘奸輩都

與除豁不得聽宫中株連以快恩仇初七又再祝相公初十日又惓惓轉言聞皇上賞銀二百兩四盒飲饌李侍固快活甚也此其默默調停費如許精神而小人乃欲弄紙上文章以相映相掩弟聞之止發一笑謂我輩止當求真有益於朝廷而何必有其名適左御史有疏聖上乃發一聖諭說出前後情禮方相又封還不發出次日又召我等到乾清宫前上面喚至王妃前親分付相公云朕與李氏大仇今待他有禮相公又言無暴選侍之惡還望收回聖諭上竟拂面而起及弟等求見聖

諭乃處得極好既念母又念父但罪李進忠盜庫諸奸既可以明皇上之心又可以消外廷之言而相公固欲封還可嘆可笑今已發抄矣諸無見識之人與李鄭之黨流言乃止近日又因邊事請加三少司馬設防遼東又請罷舊無用本兵此皆是不得不言事旨俱施行不可謂不諫行言聽然而妬者忌者終是眼熱也弟亦知有社稷耳諸本豪附覽時弟已轉兵部只苦未能盡職掌也十一月內可邀覃恩誥贈父親然焚黃何用傷哉負米未能知大哥當弁有愴然也

與梅長公

弟聞之款段而遊下澤原不病其為馬也惟欺九方之目詭雄駿而濫天閑至於覂駕敗轅將八益簡賤之矣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願服膺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而能習否今人好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以為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即慎默不為韜藏慷慨不為徼倖要於當可無負設官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使一帆風趕趁時趨究竟與國家無些

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為者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那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為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為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之時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藩籬亦大可痛矣稍為公中域外之論又便謂其走兩家路反似黨於不為君者来招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勘未定尚不敢以復明問考事尚悠悠未定考後之事則一毫未辨弟欲臨時觀理一應迫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揣迂腐心腸又謂大都明目而爭者須爭

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只論理之是非而不問意見異同人只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草期於說明事理不主於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之翁完老深沉詳慎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考事未定不便數數與之深言考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又

趨炎趍熱却忘作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落做君子行吾所事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沉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人共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留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善著若曰仕途滋味亦止於此檻外桃花眼前瀑布竹間板輿何所不足意暢懷安取憑逐逐風

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来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共坐三日不見一人為妙遠惠過多不敢不為老母拜然無以為瓊報也其謂為罄何自西陵抵家即日逐俗溷弓塵幾蛛網也想當追還彤弓雕矢之費可耳

又

弟屢為大耳兒矣初七已出門適雨雨剛晴又雨至十三日遠人繩繩来溷稽至燈節後便有事不得行矣許多要商量話都不得面教真是悶死即兩心相照不見何妨而兩疑有必商量處終以不得面質為怏悯也我兄作提學遵行令甲不以名器濫徇俗情自是正理然既取得不多務須竭盡心眼無作草草看過所以報朝廷亦以服人心也此皆年文饒為者不必弟贅惟是弟孤立無援非要有幫手好做官只恐無幫手做得官不

好年兄何以教我長安與山東不遠有好事當做當說該如何做當如何說便郵內當時有以教我非但欲年丈成就辱契同年成就同年做得好說得好便是報朝廷也年丈行矣弟既不能阻又無以為贐壇葛一端聊引清泠一念幾時起馬王思延欲駕繞道信陽以一二日路程易三人說話故當不吝近來遼事未見動靜只是熊在外急而內苦不應即如前日截殺遼東搶掠自是為地方不可示弱而欲用退守者以為取怨强敵為言則同事又有不協處如此行徑能成功乎劉延伯募

兵北入令是如何弟以為說出在口便當料理方好不則隨多隨寡助餉亦完得一件事前本兵條上張發武功募兵而言者又言恐借嘯聚者以名或恐聚而入不得散去奈何二說何衷都望衷析示我也

又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年之遊也而嬾人日日説過混過已又想到麻城甚難嬾人不慣到處周旋畢竟夢寐之間未見吾兄一面成一缺陷二月為洞庭君山之遊問鼎湖仙事再欲下問匡廬以舟中甚熱而回憶吾兄當已北上矣至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到魯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堪嘆内外多難無真心真力做實事得先著男子令内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耳今當膳車北上矣正人引領明主待助似不可再遲

看此時外面大臣廓當事猶是些〻正氣人天下事似猶可為只是要著著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連茹一番不然將謂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雖是小人已弄壞天下又教正人費手却亦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以為何如弟前已決意辭官可以藏拙躲嬾不知何以復有禮科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思延以為不可乃李戴星在前又不好先出又是內計在邇似不便直入承當年兄更何以教我蕭元恒前謂弟直當從〻赤松子遊無再

戀長安功名此却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為我決之至於廣寧事畢竟熊芝老少一挺身入廣寧先以上方斬逃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寄羅山畢太守

憶霞榴鬪艶時一通省候今忽霜蓂呈姸矣想念如何計台履端居多暇咏言高堂好風佳月時在竹榭花欄台從暫以間情勝韻招攜入錦袋緗桐紵徐春逸可知此蒼生屬望之身當益以精明强固預此全力嗣是出以秤平當世之務揮以幹旋造化之機直股掌間耳彼夫民歌襦袴士仰斗山此又熊轓借轍之餘不足為左右道也毘陵雲望已久台從幾時發夕乎想是梅梛之間載陽春以破寒沍也弟留滯長安度無能一望後車

清塵矣羽便肅此代候不宣

寄孫漕院

婁江一通省候即濶絶於今矣江南人借恂未能思召倍切且曰丰神氣骨終是楚人月在虎邱風清震澤也而光分夢澤何如若夫家兄鄉里迂儒邀恩卵翼其弟之感鐫在心又可知矣於今兵役繁興輓漕爲急漢廷倚重鄴侯夫亦曰軍國之寄命在焉且江淮重地豐芑上游非預圖十萬甲兵固不可耳則泱泱大風張何但楚弟引領卿雲曷勝手額運官之便肅此代候一布積依惟台照在

賀龐清軍擢大理守

洪惟老公祖斗間元氣人世福神十年邵子浹洽深仁陽春無不到之處婦女亦無不淑之感一二年来得久借寇君畢竟天不忍私一方又為黙蒼王褰山靈借我福星以去五熊開道在邇於台從車服庸以為遲而九罭衮衣在東方之不能久有我公則為苦矣聞台駕遠出漢水以清明日歸趨展對知前旌尚未至也肅此代候並將賀悃惟台照存再有積悰尚圖面既

復申陽楊刺史

月來久旱靈雨一朝應禱雨而晴晴而雨賢山獅水一望桑麻遍野頓換焦枯可知百室其盈士民鼓舞共感造化生我者矣用作霖雨玆其肇端報國願年豐額手明惠為多第未及趨堂一頌大田之三章耳黃雲如蓋深護天中正深憶戀乃手書寵下情誼肫摯不惟不督責部民之踈遠自外而反若不忘野人焉雲天之誼弟亦何以承載哉過分廡俸揣分逾涯而賜出尊者直有剖腹以藏耳

答閻鳳陽

台臺於今韓范也毅骨遠猷赤心定識早從賢者公評中私心倍有皈嚮社稷有靈疆場借鼎敵人定知心膽寒矣即今蕩平之威未見强寇受我戎索此招討之使權有所歸責有所在乃此一役也入者麐促烏合之衆居者獸驚鳥散之餘有所攝而不亂有所恃以無恐鎮肅安定之功端有所屬此長安人能共知之共言之嗟呼當今軍實不振之時百蠹欲潰之日不滅此而後朝食無論内外或有他虞而曠日持久饑飽勞逸致令而

不致於人之機權亦儘難堪夫剖誠匡贊刻日甚平滿目塵氛獨惟台臺是賴某等亦日夜焚籲以祝惟台臺實猛圖之接得手教捧讀宛見憂國深心不獨感注存之雅懷也郤愧入都以来時從觀幻兄誦韓仰范而一介行李竟失候至今則不無愧先施之未能矣肅此代候一布依依

與南直毛學臺

今年南塲元魁毘陵居其四從来於斯為盛夫有作之者矣昔人於瑣屑時識韓魏公公輔之器今魏公天下文章莫大於是且即於司理時具之矣事有待而興莫言偶然爾也日者在外之賊膽未寒在内之議論太競而冲聖之精神亦猶未固獨不得魏公其人耳天欲治平庶幾今日魏公旦晚正席均統諷議主持提衡為一人早收正己物正之化也御李有懷龍門未遠幾時修通家誼聽睇卿雲斐亹哉

與李懋明

翁臺之行漣以俗纏未及一别甚為抱歉祇以為嚴疆正須幹濟如范老胸富甲兵當事者推轂如恐不及而不知猶若有待何也嗟夫敵未必真勍兵未必真弱特無英雄使邊寇氣驕豈真無英雄哉眼頭不亮格套不破信任不專即英雄無自見長而邊事如此用人如此真英雄亦不免抱瑟退投袂歸耳承命希得言路一人推引夫悠漫觀時誰思頗牧而輕疑畧士誰信曹邱未嘗不逢人說項而耳邊風付之未必專以某人微言輕

亦只不肯急人任事總之天未欲天下平治耳奈何奈何乃某猶竊有慟也目今兵無餉無將無旣難措手而內之張仲孝友無人即有南仲而呼之不應託之不得亦難成功英雄一腔熱血洒向何處丈夫不封侯廟食便圖跨鶴飛雲如此世界某願從翁臺爲世外之遊是眞快活翁臺以爲如何此時儻非眞豪傑出世之日也翁臺不笑某迂措大好作兒女牖下語哉

寄翁完虛

容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於時事也偏枯已甚於國不必有益而且終於已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時即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為勁第聞與二三同輩間說天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氣以相爭酸鹹辣苦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堅為拒互為敵即凡處事當寬一步在我既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著弟之大指如此聞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狡猾但意之所向即利害禍福都癡

不知避端不肯從時趨浮沉博眼前熱鬧一兩句稱賞便作好勾當自打入牛胎馬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質證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躕或至鹿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洒掃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怏怏失望耳掖垣之附實台臺推引主恩既重知己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為悚懼台臺不我憂儆而賀我耶乃彈冠尊旨敬百拜以承第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與周季侯

臺下遠韻素懷定識勁骨弟雖未獲侍顏色顧時時從文起座間傾向久矣即今襟領泰山清風前無趙槩循政今見次公弟又時時從老安公評中如挨冰玉襟期春和衝宇也弟常妄意我自出世撐持要在實有用於時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於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有司且其間練膽練識但能密自證勘頗有動忍增益趙子桑安能雌伏此英雄疆場語耳文起常謂臺下學問沉密事事體認不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

中間表樹既多淘練更熟名世之業爛焉襟抱中矣美之慕之拭目晋起京卿衿領衆正共支宇内端必鼎藉弟又望之企之若弟四年海虞縻廪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寵靈濫擬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釜鬲之秋議論棼多之日積誠以為感動渙小羣以成大羣此中事諒弟必虚具此願耳無補聖朝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或者隨宜撑支竭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恨弟夢夢憒憒久矣臺下深心憂國留意成人幸有以開我無謂弟不足收為臭

味中人不足提誨直遠而棄之也如何

候吳安節老師

恭惟老師兩間元氣千古真人雖酣情洛社而走卒兒童則無不望司馬公早出以濟時艱某竊以謂天生名世斷不令人或能尼亦斷不肯令已能自晦計今時正多事社稷有靈老師旦晚還朝天下定獲覩大人正己物正之化焚香以祝引領以望海內正人各有同心不但門牆弟子已者惟是某遠在一方無能瞻對請教為踈即闕切慶弔亦復缺然每一念及倍切汗悚接得手教遠頒披讀如奉顏色且藹然篤摯情誼溢於楮頴某

亦何以當鐫心之感有勒為終身之藏耳至於令長公徹如先生清貞心品義烈肝腸洞朗識力天下國家之所託正人君子之所契夫既已戢羽長林矣而無端造化猶若從人妬之夫亦歲崇龍蛇陽九氣數如此達人祇須付之無可如何耳乃庭前芝玉森森皆足紹前之休明而益光大之祿位名壽之身眼底四世榮昌世德祥長恐君子三樂未足語此矣門下士每為老師手額舞躍若某虛冒國恩悠悠歲月報主酬知尚未定何日要以某無濟時之具無逢時之骨又無識時之明子焉

思有以自立心之所欲徃未必力之能徑赴也老師終何以教之遙瞻師日趨對何時想一人顧念老成新綸召起田間存即某樞趨門牆有日也

答同門

都門相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凡介石之守掣電之才沉淵之識棠蔭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混而由来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為進基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捷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乗在彼者弟能為券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佐郡之鼎望甚隆晉起京卿在即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来涵涵長安無所事事養成疎懶一切音候都鈌

老年兄處尚歉題梅顧從者先我繫鴈弟則愧矣感矣至於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忍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速即於戾耶引首企之盱衡望之矣使田肅此代謝並布私衷遙望城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槳對君子邑也過承莊啟大賁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於同門兄弟但抄套啟相答惟左右鑒宥如何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貢壞盡世間不多有用人材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纏盡今世界已被此兩種相仍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特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片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鞏哉非弟漫語翁臺當不以弟此語為漫邊疆之事未必敵真不可當畢竟是應者失着總之不得人揀將練兵出奇制勝但取兵

滿宮滿侯敵之自為安史不求我之為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淹淹纏纏好歹聽其自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索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腹此處一容潰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臺速之一字真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遼川二事者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亦須止借之為用而不以之為主而我之為主者又不只在一兵多專主慎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

而土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
可以輕存乎其主之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烏合與
强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遼事不可緩然且講支
持必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然在鬚眉間手眼停劄不得
亦須手疾眼快當傷捷生撲法若待救西江及全靠外
人與止人衆挨擠都非勝著此事斷非翁臺收拾不可
即以淮南與揚州兵往當亦無濟弟前共張斗嶽長安
時曾言遼事關係社稷安危辦此事者須得通天地格
鬼神之人不但在成功名識畧局量何以立功而況其

止於籠罩自封翁臺之言不謀而合天祚皇家名世亦不虛生中興大事終願翁臺好為之若弟非無漆室女之憂而幹濟乏其具惟日夜焚香願大人平治天下得與天下共樂太平已耳

與房老師

前過師門滕前容語今似已驗其端天下事其且奈何邊事只要多調兵兵又只重土司設無土司兵天下送他人乎今土司叛矣又藉重何兵以收土司不善用兵之人只靠兵又只靠多不當場捉住撲法而待息西江與靠外人并只人衆亂吽亂嚷竊恐天下事去矣前某曾共老師言游肩生這一枝兵還當有用荅募之得頭領練之得方法辦邊事者以肩生統所練之兵忌往猶當有濟若曰七省合兵合在何時且烏合與捉來之物

何益肝腦塗地即曰土司我無所以自主而徒示之以重終覆道耳某又嘗謂邊事關係天下安危與尋常邊患不同須有通天地格鬼神之人始可辦此沾沾膽畧局量可以取功名亦成不得得吾師出或其庶幾不然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看今長安機括鄒南老總憲葉臺老平章還像天下可爲但須一力擔當閣部協應無如往年唯阿與悠漫調停始可又恐小人不肯在内邊用精神二老終不得安位行志耳

與官太常

去秋客邸燈前一別又是桂花天後蘺菊香前也尋常寒温反覆情局總不必論以我翁臺天高月湛襟期當九年諫草之後一旦晝錦堂中鷄籌不聞兒女慰勞親友任情寒暑隨意睡不驚夢酬答無機駛棋淡酒信水信山好風佳月校聖讐賢庭前有接翅之鳳雛臆底無上眉之愁事假非邊事不忍去心我翁之樂真快活煞也於今一班人只要掃楚人畢竟楚人何可掃葢存朝則任事在野則快恬楚人不避勞怨故能任楚人不愛

官爵故能樂耳然則弟當從翁臺唱若曹子三个喏不然此時亦須巴巴結結未能有濟於事不免有傷於神也翁臺以為何如前月更欲下武昌圖一晤不則放舟而下竟以堪輿在家病遂日延一日失此良晤悵之恨之然呂駕王舟尚須未涉也此時他無所問但問近来訪得有好道士否坐蒲團上或得有些好消息耳不能依膝半日祇憑數行此情又翻以此字悵結矣

與李瀅撫

前辱手教過以識力獎許漣則愧矣其實前之為孟浪後之為怯縮矣憶去年此日衆共洶洶以為必先正位後大殮弟謂洶洶何益沖天冠不會觸人要在先講明大分使李不敢自尊以挾上又離開陰邪倚伏夤緣之路方妥則無如令李侍移宮若初一荒獐即登極必住乾清李侍在内積威積寵誰知有少年孺子儼然毋道跪則跪東則東上無敢誰何又巧以聲色雜投大柄入其手矣此未必然而漸則當慮也故狠與大老爭謂交

付選侍萬萬不可其登極斷當成服後令乾清無女侍方即大位衆老為弟大言所奪上亦允初六之期而諸公共以不即位非策面斥背罵只爭一打即京老與左浮邱亦攘臂相向萬一五日之內或有他虞此身無安頓處不足惜如大事何故五日如芒刺在背鬚髮白却一層今成皤然翁矣仗在社稷之靈宮寢晏然則小人行險以僥倖者耳及十二日安選侍之題目出無不激弟與爭弟思我輩當爭是非不爭勝負況此事是提上心慟事一爭定有干觸將無啟皇上手滑之端且生穴

鬬之厭是我爲戎首也然不去又似濡忍又似居功此終是一去爲是而入井雉經之揭屢出不休若不一發明將無遺君父燭影斧聲之疑中又爲言者出卸與大臣顏面上且多婉轉此又只是怯脚怯手左顧右照生怕惹事無手段之人耳安在其爲識力移宮衆人之事獨攘君父忠直之言而又邀風聞之譽不既聲聞過情是造物所忌不祥之人翁臺知我其謂之何前有友人寄到李本寧先生庚申紀事一册於兩次移宮事雖未必詳猶不失真小疏一刻並呈台教

又

河南差回辱手教幾為天下事收淚讀之也長安中近日正氣人頗集而提以一段深心握機挈領其間要於世道有濟明主知近正人之有益而小人無所容其口古稱一人定國專望台臺之入矣今日事剝膚之患最急邊疆而心腹之憂則客魏二物邊事但得一好經畧好大將便足了此而客魏為上不得於李侍時母子相依者今復桒倭日親處此甚難須尋妙手去之與立地去之之法乃可不則善收之為用令做好事計不及此

而只於言語上做工夫體面上完套數或反跳而為奸用激而為國仇則憂方大矣而二三正人又須精神孚合肝膽商量而聯屬同心共扶日轂安得天下即不可為無或罅隙而為小人所間又今日名世第一義矣故願台臺之早出也至於某原絕夢長安亦以人無當於世用耳不知何以又有今命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避言出則伎倆止此未必有補於時而或止積愆瑕不如甘畏避之不失善息也兩念交戰台翁其有以決我也熊芝老為輕浪少年斷送拖累雖馬文升或當再使

將已為眼前苦矣猶記合臺之言曰男子死在疆場完事如今即能回誰肯饒你死芝老畢竟於此處拿捉不定可嘆可嘆川事聞奢寅父子尚聚兵欲取叙州而安之聽撫猶未定真偽事須得韓襄毅項莊毅辦之為妙只靠樊賊自餓而死不免費時費事此時固不當令寇再延蔓也台旨以為何如

答王軒籙太守

臺下之弼理邳子也吏凜凜履霜民熙熙載春也而淵停嶽峙襟期氷清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默移者又無慮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某於斯稍窺一斑非敢為佞也士民多戾倔此鞠凶聞從者焦心為民請攺折商平糴手教面教各屬緩征省訟多方惜此孑遺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某每共父老子弟為桑梓手額富鄭公勳位名德爛然而青州活流民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

日之謂矣復承明問益仰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真切情景也統惟照在何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王軒録兵叅

方今外患内憂層層變見須得深心大力遠識至誠君子始能撐立若論名世的惟老公祖一人蓋有擔當而不露其跡即圓融而惟求其妥事之重大處眼快膽健不求人知而早有先圖密有幹濟即功在國家而處之恬如人之賢不肖納之千頃之中而人每心格意消默受我之鈞陶而鼓舞此有一段襟度精誠未可與不知道者道也今國家自治不暇邉人恐未必不覷瑕生心去年延安雖全猶未可恃此行賊膽落矣知軍中有范

老子矣一人可無北顧而天下事可憂尤多但願早晚得正席衡樞庶幾天下洽平可冀耳弟本駑材無堪遠駕即今時事多憂安攘自有群公世間事勘破過半有意問向平五嶽之事不知簞瓢雲水可得果此志否春日載陽君子道與時亨有懷祝壽無計獻尊乃辱手教遠問感不知所以承矣肅此報謝依戀之私筆舌不盡

與鄒南皋老師

年来正人君子為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畧為朝廷盡力畧為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令二百年来完全國家弄得破壞如扳爛柁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沉没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於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牆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没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濟當今之世舍老師

其誰葢惟能於己所不及收撿者力有葆含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来有餘瑩有餘澄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留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為少主撐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於今日耳真切真切

又

某識字時即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正人君子每於邪正剝復之關悤望先生一出以收正已物正之化而洛社四十年天固有意遺老成以襄冲聖中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枚卜疏上縉紳舉手相慶無不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聽先生師帥提攜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不虞人微府疑不能不引避以逃自詫孺子無緣即欲一叩龍門咫尺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

矣病癈以来日益避匿深山瞻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通一字非慵非冗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溷記室耳何物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寵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間獎藉過崇汲引倍至逢人寄書豈先生顧有所私於譾劣之人哉赤心為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已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題評一字千秋三公拔衮豈足當此顧某實不足以當曰真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迴

遡而淚下也先生覺在民先德堪世鑄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表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襄沖主中興之烈先生定能盡其在我妙有幹濟其中山林廢閒之人又自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於某未必不憂國有心人既不肯相容已亦無能自效但得君身強固外患日消受先帝之庇為太平之民足矣引領師日何當披覩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又

某僻處萬山中不常見報昨忽聞遼已渡河矣經畧之守不成守固矣而王氏之六萬保敵不敢正視者何以不介馬而逃嗟嗟未知此時京畿光景若何社稷有靈帷籌有主彼端不能直逼燕薊然而根本之地猶終有隱憂格君之非消邪之伏大人更當留心焉懸切懸切

又

春初某政為方外遊歸家接手教蒙台臺汲引至情也萬侍御歸再奉翰諭而沈掌科又倍道長者注切深念某則自慚前附掖垣祗縻大官日食後一逃繒繳穩忘不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顧辱拳拳汲引惟恐不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面之人以官哉人臣孤忠可效即萬死不辭況得入大君子提攜肯自菲薄業已斥斷家事以兒女託之容親不復再計單騎赴召偶見徐侍御駁孫宗伯綱常疏中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某

代弑逆之死只是欲某不出耳諸人之網都布定某出未必有益於時徒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分辯一番不若落其彀中引避不出津聖之前省得一分激聒多事之日少開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作千古寃鬼儘自不妨非臣之敢於謗君不思從大君子後少效補浴也但不免負正人汲引深心是為長夜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没奈何甚矣惟台臺幸憐而宥之某於深山見衆正連茹覺此時君子勢盛而小人道消盛當疎防而一消則百謀伏要在君子端我之

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以防之而又平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人收正已物正之化矣福清原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即或有一事一人而小人或巧為間而善為借某謂台臺當以一片至誠聯之千秋大業助之畢竟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審近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為何如至於某請乞事倘得台臺遇閒乞以該部知道了當為妙某非敢忘國也政省一碍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景星慶雲現在君前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緣至此耿耿此心即中

夜徬徨矣言之哽咽奈何

答朱巡道

前從邸報中讀大疏言言碩畫已在目中矣一人北顧之憂政可旦晚紓耳可勝引慶賊氛浸長儘傳叵測但聞所占據者皆諸土司地心未必降以相從即来協以相應此其機可以我握也大都使之不敢易我而又令之不忍攜我總之有胸中十萬甲兵者鎮壓消弭之我輩自可高枕而卧又不必論厭兵與不厭兵矣黔事長安近復緒多新舊撫意見未一要以賊不必不撫但令操縱在我彼有俛首請求惟恐不得之意方不損威而

可久事難遥度機在迅投台臺以為何如昨見薛公祖言安邦俊銃打殺邦彦病疫諸寇心頗攜解果爾則為撫為勦亦我輩乘利觀便之會矣又黴府龎公祖言黔寇心惫猶狂近侵據九思舊寨大抵困獸自不能忘鬭我須有以制其死命無緩之而使反而與安合又不得寛安而使得與黔圖亦撫黔蜀者當有深思也問之一二野人之口敢以佐芻採焉歲忽言除大人日增之福又復一新肅此代候遥聸三素雲開公淮蔡功成在即也

與楊按臺

當憲牌臨應山時日日盱衡紫氣以為關尹喜必得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猥伴一形家急有荒塋之役而不知弟入青山口之日即法駕入邵子之時懸睇之殷竟成交臂之失歸家捧讀手教真確惋恨欲死在弟鬱鬱欲剖之衷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緣造物宜妬之耳陽泰方亨正大人正己物正之會弟共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耳攬轡澄清想當在即不知猶能於春明一

攀轅領教丕望望北闕卿雲有懷如結

與某公祖

某辱老公祖三世之交時彌久而情彌真地若隔而神如貫也而一段意氣深投又在尋常世交之外今益蔭在宇下矣依斗潤河合以金同蘭倚緣何啻三生焉而跡於省候闊於展謁彼千里命駕竟是何人而況公祖世恩畢竟若某自外長者也昔人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宇內大觀頌之神舞閒之色飛然要之地勝耳山川豈無未發之靈奇風物容有待開之苞采大人君子滋培洗發一番風景人文另有一番氣色老公祖公餘

之暇收攬山川撿點政教於范希文所稱山高而水深當有嗒然暢適焉得者惜杜陵詩人未及見其地以人重猶之樓以三醉翁名也無由登對肅勒專伻代布依依不腆佐緘引寸草心耳

寄張山是

不奉台光遂成一年往矣顧屢拜手教常時如對温嚴而踈慵孺子反若省候濶絶夫亦以欲吐衷私須得面布尋常尺幅起居祇溷掌記一畨耳今春入黄陂原擬單騎入山摳趨領教而風火中為雨侵迫大發寒熱遂踉蹌以還會有妬之者矣隨以衆人賑粥相絆竣事即應門之童亦多病苦樂山堂下邈焉某生一介往来即知已不督之形骸之内而自檢形骸實歉無地矣台臺新祉想日熙和鼎中大丹報就天上石麟叶祥壺天之

樂無涯洛社之招自暢祇是時事多艱廟堂鼎藉蒼生急想司馬相公早出耳前聞會推有定而尼之者祇以我輩不能奪地市肆逢迎人之故嗟夫如此不持一硯之人不見推而反見抑何也譬如萬斛之舟不用以重載而但泛置之烟水間謀國何人真可長嘆即今邊事大壞多是邊人啟釁鹿死不擇陰耳彼擅參貂之利玉帛子女之欲當不悔禍如果有叵測何不長驅而沮焉自退今既陷堡殺將勢大難動然動之亦不獨在兵在餉在將而在居中節制之人任禮蔣貴無靖遠統之未

必能為今日之靖遠自當有屬夫虜已在目中股掌圖廻定有全筭里居孺子敢忘國恤其肯以此中窾的方畧相示乎惟台臺莫棄孺子於不足教也至於某之肝膽行徑照在秦鑑者十一年於茲矣掘彊無媚好自行其意不顧功名富貴處則有之即或他日當職以職掌歸之朝廷以是非付之定理以功名付之命數內期不負用我以報生平知我竊奉達天德之旨於大君子矣此私心所獨盟也

寄張涵月撫臺

春初一奉顏色抵家即躲嬾深山無復省候闔家沾溉之高情祇有企戀耳目前邊事不虞潰裂至此聞錦城陷報不四日即督兵移鎮瀋陽嗟夫使內外當事忠於急公捷於應變有如台從二三人焉乘敵之驕之慘用人之憤之意無論敵不敢正視河西實有復歸錦城之機焉無奈當時止是荒荒獐獐向後一味悠悠漫漫大都大臣苦於不敢擔當言官苦於各爭議論諸司苦於各慢職掌即如弟上年條請揀健兵二萬統以膽將一

防窺伺添二侍郎以預巡邊不時之用等事旨已下部矣僅吏部覆用兩侍郎而添兵竟東高閣也至於城已破壞數月而恢復備禦之策尚未見有定議有先著尚謂長安任事有人哉某妄意今日必李綱入方成朝廷司馬相而後遼戒無生事也各邊徵調之役應者既多草率且多相率而逃當捄焚拯溺之時都無纓冠披髮之意可嘆可恨獨聞台臺捕逃立斬十六人以徇此膽未可以許人還是血赤於體國耳弟雖藏拙深山而時事堪憂積有隱痛聞此快舉不覺神舞深為孤立冲主

猶幸匡濟有人手額引慶但未遂登堂晤言傾倒耳時在信陽山中共舍親王思延間話聞有統兵千總赴都中之便肅此數行一布積縷東方即經撫有人尚未可知招集河北豪俠鼓之忠義激以功名尚須宗澤留心真切真切若今諸弁所統觧之兵聞非强集即是烏合未到邊而長泣剛敵行而思逃似未可赴敵者留之磁州訓練備用所全者多想左右定有劑兩於此也

又

恭惟台臺清任以和直方而大胸中數萬甲兵復從性命上養有巴鼻的是如今中興方叔仲山甫也前聞錦城陷報不四日而督兵移鎮畿輔有恃無恐逃卒驕悍立捕即騈斬以徇嗟嗟使內外當事忠於忌公捷於應變斷以明發遼東當已平復有機何至有四川之變四川之變亦不可謂易也火之起也立撲滅之焦爛無多延沿之久則燎原可虞今幸借鼎經畧討平計紓一人南顧之憂定在指顧間耳治平有象某何勝手額以賀

祇恨未及一摳趨堂下請問壯猷大指耳某躲嬾深山不敢與聞世事當此外患交併之日更喜韓范在軍中安攘有賴且素辱知愛肅勒數行代候山中人日惟聽捷音飛報入長安耳

與鄭司理

弟之得此一放逐也實荷浩蕩恩私既得以微罪行不見為抗權之迹於心為安并不見為怯權奸而逃於氣猶頵更釋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人間飯熟其受内外魏之患為多第初陛辭之夜旦氣清明迴念當年憑几為堯舜之言不為無益絲毫而反覺於聖明有累枕上不禁淚痕如線未嘗不自嘆其癡愚此一點念頭橫擾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濶别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矣忽接來翰不覺塵顏一開啟緘披讀垂念老母

前日教之忠今日教之孝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也討某此歸或以達人寬我既不足道即或以千秋名訣我夫名豈臣子所忍言哉不幸爲禍始追奪誥命亦如永叔之怙惡不悛歐母自能安之非韓稚圭固不能向歐陽永叔一作此語耳

又

時事至此並是翻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還只協心做君國正經事不必恩感惟其意是狥而日快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閣之票擬部院之用舍盡當聽之內邊以為常也此在祈宗社之靈耳願二三君子從中幹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來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於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事想公道固自在功名亦有定乾兒義孫徒是誤終身君子不詭不隨守吾正而已接得手教

仰見憂國深心層雲密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當有賴某且為世道慶矣至於某才非濟世癡足負官非惟無益君父絲毫而且若播惡於衆焉君國之憂夜氣時有汗下日来長安似以楊某為書帕者甚多而因楊某以為瘟疫者亦衆內外二魏時刻不忘打聽應山往来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見不聞聽之然恐累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公祖過應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一朝儘不在形骸間正我輩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寸衷惟台照在

寄李本寧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違言於當事者某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久之乃信某為知言乃一郡丞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虞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本石果不死矣若夫繼嗣不繼産幽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事先生而文人也乎哉今主少國疑衆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亦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秤酌於在人之分量而審固於在己之職掌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

我爭人雖與我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則臺諫之設祇以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不可撓模稜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保善必如是主持定而事乃可行分别明而主乃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參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有推敲寧以我去就爭職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新銜舊銜致仕辦事總於先生乎無有而以梓里一言竟為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言非耶先之有並

起也乎竟畧輕而後之覆致仕也畢竟是歟此非止為先生言也先生以某之言為何如乃者周敬松之功於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何劉韓必不得枚卜八月十五某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事滿朝之氣必不能集九月初一日某急入請見令上一見即呼萬歲一呼萬歲即請出宮之說未必即得行初二選侍移宮公本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亦必無濟於事令上落於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則敬老亦何負於社稷哉而小人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一至於此若某從諸

大臣顧命之來原於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不止故借要選侍以相傾又為居功之説以相刺某與之辯既恐有干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日之歸實是怯而躲嬾耳遜虜大義品題何以得此於長者某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泰昌天啟登極始末紀遲日賫記室冀得郢削如何

寄李本寧宗伯

弟常念王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語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派矣館閣無能留先生此猶責在世道乃今兩朝實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光耶不光耶當事局於格套不特踈力請不但俗情太重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禮猶恨文獻不徵豈其文獻自在而故不為徵自有軼世史才而故令後世嘆一時之人何也弟此語非為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弟之為漫矣或者當事自有意漸為推引如董

思伯公祖謙謂非一時騷雅由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當有在先生不總裁先生之名在總裁得先生實錄在他日乃有光耳至於弟之出處非名宿謫遷也坐而躐清卿於造物為不祥且多事之時為人側目屈指之數或一言之差害及於事一事之蹶誤及於國何以自贖無論量腹而飲即知難而退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也凡此念久已控之先生矣無奈二三同人慫恿當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且苦責以大義而不知此事在人為易在弟為難也先生身為弟計當作

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為父母則思邀恩君父乃君父以弟故受人誣揑掩其人子至情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白豈有絕無氣骨男子非以語之賀對暘年兄又謂劉朝逐范少卿有狂肆妄言之旨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逐朝怒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或謂我氣揚而逢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於此心婉曲不暢弟復典故不熟識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賢者何以處之或有前代事有可以互相發明者否欲一面悉領教乃竟為病所奪真造物若妬之矣願

先生終有以决我開我也

寄友

數疏皆弟當日所以來謗罪案也而出疏之故皆有一段苦心無非欲杜漸防微得冲主安妥而不肯惡言激語與人相駁寧拚一官而歸豈真不能爭不敢爭乎哉當時同事再無主張弟歸者今猶有謂弟當發明一番不宜急歸弟則以為寧不爭而今日受謗為安偶有感慨於素辱肝膽之前不覺一述當日心事他人則無屑屑開口矣憶庚申八月十七聞皇親郭家振王天麟言先帝危甚鄭李彼此交圖封后且共欺先帝託上照管

事甚可危謀之左道長左欲上疏弟曰此事不可以口舌爭當倡言於朝以滿朝公卿氣奪之因於議神宗謚後促周太宰以帖約鄭養性及諸勳戚公議於松棚下諸議僉公正弟以兩語告鄭曰今日只兩言而决一請貴妃移宮上長矣無俟貴妃看視外邊傳言從自乾清宮不出轉疑轉多今日即移別宮則疑息矣不然他日有事未便一請君代貴妃上一辭封后疏使他人知妃之賢亦知君之安分鄭養性唯唯弟隨又言曰今日衆老先生在此不必上疏多言妃賢者聞我等言定即移

宮定辭封后衆既散舊銓欲上疏弟言但上問安本請
皇長子移宮無及鄭一言鄭慧人也今夜定移出宮不
及明日早鄭果夜出宮矣時八月十六也十八日養性
上辭封本中有治命語而十五日夜傳封太后旨仍在
閣未繳還也十九日養性送揭到科未見停封旨下二
十日聞先帝疾甚弟私念鄭雖出宮而李日在左右萬
一彌留之際前諭中旨再傳串作遺命即百章交爭何
益成事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大列鄭前後
謀危宗社事即死何辭已思臣子不在成名要在濟事

且臣子事君亦當諱過若外邊傳言進御事雖償鄭之惡尚在哭臨或不至此入之章奏臣子何忍出口或中其所諱反堅其所封是我為助鄭催封矣安知上之不能覽章奏而但存此一段忠憤議論哉故削去諸惡款以進御之言並歸之傳聞崔奸流播使上悅而暢覽或得傳封則吾事濟矣不在批鱗也疏既上亦自分崔方用事李既庇之盧受李進忠等甘免死上復病不覽文書方又為崔秘契一發票弟豈有全理因歸寓默檢一應行李封識付在一處並作書別老母妻子只待旨下

詔杖耳廿三日忽傳宣兵科仍傳錦衣已傳閣部吏科河南道徐少僕忙甚孫少伯使人尋弟於東邊拜客地方既入朝宗伯迎語弟曰大洪何為上昨日本不聞今宣校尉乎恐上怒弟曰崔奸實誤上何忍不言不再更慎醫藥老師不必為某畏死既至左掖門下周太宰隨語曰我前日止言鄉內官傳鄭進宮人上未御並未說誤醫弟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比如某是老先生鄉里後生或為家人其醫生醫壞亦當詰問家人責治醫生另請看治若過門不一言是無人情何況幾百年未

有聖君忍任奸醫醫壞不一開口且某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母以子貴非嫡母生母要封太后何意此諭在閣萬一內閣從更遺他日之禍滿朝無一人先言成何顏面今日召對死即死耳不敢不爭已內閣方至是時劉韓二相公枚卜方得旨召同入周太宰孫少宗伯方言今日特召楊兵科恐為昨日本事如問及望為開觧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有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弟弟曰今上幾百年未有堯舜一旦明明為奸醫誤壞許世子不嘗藥尚謂弒君今明知而

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
前諭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彼引燭焚詔道
是李流不可此是何人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
宰曰大洪方老先生是好意弟曰豈不知是好意只為
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有何可怕只錯字說
不得既進乾清先帝意甚悅目弟者再指令上謂他的
事妥了伏侍人都有了他倒好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
時臺省各候宮門恐詔杖欲上公本掇見弟出乃共喜
慶令小人弄言係內相叫進四十歲皇帝從空叫一官

進豈先帝亦令上冲年乎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
不知此曹子是何心腸然弟寧事成而得惡名不欲事
不成得杖有好名也當庚申九月初一鼎湖泣時諸大
臣候方相公不至共商量將帝託選侍黃司禮且欲跪
請李出大家磕个頭兒交付皇長子弟既惡言厲色爭
之已請上出文華殿萬呼後衆議即日登極弟想先帝
當日只為鄭妖在宮進藥進女伏大隱禍况先帝雖受
鄭積威而名位久正年且不少又復練事尚不能出二
妖交搆彀中今李既積威中宮只知有李何知有皇長

子即上亦積見李侍之尊寵何知敢抗命今日不發明官人天子名分令人知有皇帝將李侍移去別宮則冲人一落婦寺彀中仍前進女進藥隱憂尤不忍言而蒙蔽專擅禍豈小可故衆人言要登極弟力不可在外各官各已朝服設朝入宮大嚷謂洶洶如此如何等到初六黃司寇言我等欲今日正位只是某人不肯衆共惡言厲色加弟只爭一打劉是菴亦忙甚謂弟曰今日正了位心上穩些如何弟曰今日事只在處之安不安不在登極不登極且問今日所謂洶洶危急者何故若處

得妥即懷抱中何妨處不安一頂翼善冠不是鱗角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然衆人終擴弟不是即浮邱亦以為言弟乃密語前意在即欲上移宮本弟曰還是公疏如前日要鄭移宮機括乃好因向周太宰言之周曰先時衆老先要以皇長子托李氏議已極確因大洪不肯我想大洪當有見故爾相依今諸老還説上付李為當又將如何弟乃深語前後原委必不可令李在乾清老先生當會九卿上一移宮公疏但言李婦人有女御往来於血氣未定者未便云云及移宮旨下母子

同居說出李進忠初四夜逃初五日猶無移宮意弟夜過姚孟常商定一疏入爭未及寫乃大爭慈慶宮弟至出惡語要與李侍爭死太廟前可憐此時只一劉相周宰稍幫二三言餘皆納頭背立若相浼者此事只是弟一念迂忠及姚左兩三人互商後乃白通王安為之王安却亦得此好名其實未相聞也後弟語孟常曰此事我當攀出寇成王作何買我口方好嗟嗟我輩一點血心只在為君父遠禍防危有何別為即為名之念亦無且事在無形之先消弭只見多事有何好名相加當初

若安安靜靜無造入井雉經許多話説連聖諭亦無從出小人反謂我等多事將良心天理安頓何處自雉經揭出衆共憤謂弟當有言無怕惡口又似輸服弟想此事係上心上隱痛弟一言彼必一鬭力激聖怒必處人死沖聖初政弟何忍處言官自我手滑況此事一開口彼此定起雌黃亦不宜少主御籙之初言路遂至聚訟啟厭言官之端我輩爭天下是非不爭一已勝負移宮事已成李侍恩禮未失功與罪隨人説去不必喋喋也及賈再有狠揭衆又謂弟當爭且云彼中已織定羅網

相縛不動一動就死不可弟猶執前意也後遇周公廷
太史亦謂移宮事公當說說弟告以前言曰我非從身
上起見令人既傳李氏雉經皇八妹入井賈再有揭又
不見一人說說誰知賈揭為子虛而此說從何起起於
移宮主移宮者誰安得不言雉經無甚干係若入井則
上之友愛謂何宋家燭影斧聲之疑畢竟是當日無人
說破乃不得已上此疏既為賈遮過或恐相及末一段
還請加恩又原入聖母亦喜弟之心亦苦矣豈期聖意
過聽當時且有令閣臣撰手勑奬諭其忠事弟聞之驚

語孟常謂政府當急繳還彼中見安選侍題目既破又添出居功一段說話衆人要弟辯爭弟謂何必爭但一引避去位免起雌黃至於抛却一都科還說居功不知居的功在何處乃至今日猶躭躭不已無非謂當日叅晉江破却三大事未做得成舊刑部不得代周太宰又面斥刑部跪奉李選侍之說曰我等無故跪婦人送皇帝幾番大恨未消其實非謂選侍也

與周敬松

客冬謁別後不虞邊事潰裂至此台臺憂國心深匡時猷裕用賢如不及經司道之間各得其人若即主領中樞亦復起用得當安攘大計在台臺提衡中者已儘有條理矣使長安之內大家各營職掌共圖協濟弭一人北顧之憂消內外無窮之隙在指顧間耳乃國家當三空四盡平時料理殊踈一應措辦為苦加之人多嘴多此爭彼競況復紙上機鋒令人照應不暇即今城亡已近五月禦備殊無成筭兵將未集器用俱空恐敵或以

謀定而動之兵乘我緩不爲理之計潘陽一片地未知有何安頓也山林之人猶不敢忘國恤所恃一片血誠毗輔一人獨幸有大人正色立朝耳熊芝老想已到遼君恩甚重人望交歸此行惟願北馬不敢南牧中間集思廣益好謀而成台臺亦定有遠猷於此也游道長淮上不惜心力不避艱險爲國家任事爲邊圉任勞楚人爲多聞之彼中人情躭躭不放者夫國家多事楚人肯做事若輩既不肯任又不喜人之任是何見解然肯輕功名任天下事者終是楚人台臺三朝眷顧主在幼冲

聖上終未必放即台臺能無念三朝眷顧幼主沖年鈞衡重地非老臣即進退倒置哉

與延陵長

台丈之尹延陵也循異甲江南中外共孚上下一口此就一邑長言耳獨是少年高第而老於吏事且要路在前而碎瑣必親意閒神定則所稱韓魏公公輔之量耳於今一切紀綱廢弛兼之元氣蕭索思亂者與喜亂者交相乘洶洶大有可懼倭事京口亦要地也綏靖有人而顯有所彈壓豊芑灁安拜延陵之賜為多誠以識拔英雄收服義俠於水陸中備守禦之計台丈都有不動聲色尋筭於先而剷兩於妙也古人咄嗟辦大事未可

與尋常耳目見耳台丈其以弟有足與言者哉若夫作縣日深一日則摺子亦日重一日人情一日難一日此為俗吏道台丈望愈積而愈崇功益增而益茂固已自知之不謂弟為淺矣日者西方之事未定是何結局而調徵之為病重慶其先發者矣在內在外名世為誰恨無由一問津耳

與錢秀峯公祖

某自廢棄以来日日想老公祖備受人間清福也天不蘄人尊官大爵而獨吝人清福如老公祖端居多暇詩酒禽魚風花歌管五十年来眉間不作秋色而輞川中人碎珠尺璧亦復爛熳奚囊韓篋稍稍似之而玉樹芝蘭盈階滿砌則香山綠野都未數數也可不謂天之快人哉某竊嘆四十年来世界之明以日淪宰相以江陵之任事任人為戒臣庶以江陵任事之人為戒庸庸厚福終不任事而惟取於趨權門天下事所以大壞極獘

而不可收拾也宰相謝責於攬權英俊灰心於任事職掌盡弛於姑息意氣日肆於虛憍以至百事破壞眼前邊事中間許多面目男子内止欲靠一二宦豎外全仗一巾幗婦人豈不可嘆可恨假令當時知人善任異才大器共得畢其力於邊疆即寇真跳梁亦何能為而天下至今無事可也故老公祖之得用其不足於園亭花鳥留其有餘於王樹芝蘭英雄得徼天之幸而天下固受其缺矣老公祖不謂腐儒好作此不相涉之論哉某今鬚髮半白將放心五岳之遊而同人偶病思歸遂輙

返櫂抵家則老公祖之手教儼然遠投也崇奬非倫披

讀之際惟有感愧

與湖廣熊撫臺

從来幹天下大事者俱以識量而要其合筭得力處則一段通天地格鬼神精忱與一片不緇不磷氣骨耳此在於今自當有所屬一字不敢為諛者非某不避以病廢之人野服會城溷擾左右非但為沾沾子民之情幸奉顏色兼領訓誨亦不但在沾沾禮文之層疊也此中之喜忭亦有無自而喻者矣昨以吊問王公祖偶聞重慶兵變事大可駭未知果如其人所報否至於府縣俱傷則是重慶已擄矣又是社稷一大可憂事事難遥度

總之良工不示人以朴消之於微妙有機畧無失先手若郢人之斤堊去而鼻不知庖丁之刀牛鮮而刃不頓此非老公祖莫辨亦非老公祖留神則事大而拯之費手矣某妄意此事起於我視土司兵太重而我太輕亦事適成於激而未必有成謀也亦必土兵偶挺而走險而土司未必不悔禍之及也無成謀則無根之謀為易伐或悔禍則不怙之禍可中田忌得一人焉往偵真實或有以迫而散之詭以攜之婉諭土司而令自縶其首兇以請命焉並旁諭其啓齒之交而無使之合陰收其

不兩存之仇而使為我用似皆先著若待其謀成而交合既已猖獗焉議於廟堂之上而爭之邊事急則調川兵川事急又將誰調即未能有他謀而議兵議餉又增一西顧之憂且恐又開一川兵之難張岷峽之靖浙變王文成之便取南昌老公祖守有遠猷於此矣某山林之人無與世事而願為太平之民治平天下終望於名世惟台臺無罪其愚而妄之若夫二米改折小事已蒙恩准題矣而無田子粒非台臺力主抵補開豁下之府道終是畫餅千載一時若至台駕入朝後某即口血枯

乾又萬無望矣

與薛撫臺

敝邑深在萬山中崎嶇磽薄絶不通舟楫也南兑二米運至漢口不下五百里中間衙門之指索軍旗之刁詐年異歲增充解者十家而六致破也議原不通水次者例當改折如黄安麻城諸縣蒙上臺垂憐竟得改折况應山南兑二米不滿二千太倉稊米幾何若折銀搭解給軍於軍既便領不則於中間應給官軍每石折銀五錢即以本軍之糧相抵懇乞仁人曲加矜恤賜題即造福無量矣又有無田子粒一項當年係京山飛來一時

官長未及分理久之武昌衛但按籍催徵破累人家無數後道府無計將此項派入條編曰無田子粒夫無田矣而坐以子粒亦可憐應山人矣細查此項原非官軍正額月糧俸鈔之類止是官軍閏月與破船折米之用共銀九百餘兩應山獨當其半其實三年閏兩閏每年不過二百金在別處有田子粒儘可支辦即白破船折米則十餘年不常有者每年餘積閏銀亦儘足備用昨聞之武昌莊同知稱此項應山俱未解武昌亦未收而應山此項准入錢糧正數則小民年年辦納矣不過奸

書與豪軍大家侵蠧耳是在武昌爲不急之供無實之名而虛遺應山以無窮之累也屢經軍興事宜內條陳並小民控告而卒未有垂憐甦活者事如有待仁人造命見在查酌舒公祖已有意查一項抵補武昌永與應山開豁尚未悉此項爲武昌得已之供應山無名之徵也敢以控之老公祖惟留心爲應山百世之利懇切懇切

又

應山米折事見有糧道覆行得以允詳一年損幾戶破家但藩司書吏無厭須得一題乃可永久益運軍既利於民領米而水次保歇與應山作吏會城者更利於糧戶到家常規之外更有詐騙自應山有改折之文此曹各出銀錢交通藩司糧吏百凡沉閣批駁公祖幾番督促道府費盡苦心始有通融之議得蒙批允矣某以不忍維桑傾累事亦下過小心費過禮物終非諸臺所喜也若非畫一題明必至多生枝節使應民不得求利而

反多浮費寃竟台恩不得永行矣查得南糧無運官亦無月糧原屬民觧苦政在一觧耳須得一題應山深在萬山中漕運艱難聽令改徵折色北糧銀給運軍月糧領折銀之官即以應支月糧抵觧同所費南米許令折銀觧赴南京搭給官軍庶惠可均沾而軍民兩便矣某又以為均一題矣通融不免反多周折應山北米不過八百南米不過一千一百南米極便折色而北軍領糧一石賣不過黃錢二百四十文亦利於折此老公祖所稔知也且為數無多不過鼠耗之餘改折不為破例矧

照漕糧通例每石折銀七錢一了百當未知老公祖台
旨何如某本當摳趨請命而請告尚未得旨不便出門
遲之而府道正在覆詳又不容緩而失事故不避瑣
如此總之高明仁慈之前不妨心腹直剖且迂為鄉里
釋累又仁人所必憐也况千載一時豈容濡忍請有台
旨然後向道府確詳也

與舒按臺

前澉縣改折事今府查通省災折米數已經各處改抵無餘今存剩無多議欲每石改折五錢勻搭官軍月糧於軍民俱便者況應山二米不及二千設法通融更易總在台臺留神完此百年福利事諭吳方伯慨然設施不必拘執批駁徒資糧胥刁難如延至公祖覆命則此事萬萬畫餅矣子粒事前者止以為官軍正額不容缺少故須抵補去歲武昌莊同知過縣叩之云係官軍閏月及備破船折糧之用此項共京山等處有田子粒共

九百餘兩每年閏月關給不足二百餘兩如此則用有
田子粒關給不為不足而三年兩閏扣存者亦儘可以
備幾年不必有之破船折米矣擄莊同知言此項應山
逐年未鮮武昌未收而應山百姓則年年於正數編納
擄莊同知言則武昌止存無益之虛名在應山永受無
窮之實禍秪飽侵年之壑也則亦何利之有此中儘易
裒濟通融只在公與藩司一留心造福耳千里走人非
為干請惟台照在

又

日者黃雲啟瑞泰律回鈞某等全楚子民樂遊化日舒長又與時俱泰矣但盈盈一帶未能借堂前盈尺地一布慶私並問三槐三環新祥耳敝邑南北二米折色蒙恩留神檄下道府並面諭本府速詳以便早題小民日鼓舞以待庶幾山鄉百世之累於今永脫矣今本府止議北折而南折猶俟再議此慎重至意惟是漕糧折色難在南而不在北今題將北米通融運軍抵解不失本色即帶題南米徵銀解赴南倉搭給官軍覺為便而且

易總一題以便民也今南米又須另議雖台臺不厭煩瑣為應山造命未免多費一番精神而雲霓之望統釣更須大人早晚東方之不能久有衮衣此一方疾痛誰為天地父母叩之得應顲之得憐某自念應山四十餘年始於某倖一科第目擊梓里破累困苦庶幾邀倖改折亦消得四十年通邑氣運偏於一身故於吏書前下過小心費過禮物又幸仁人在上肯為小人造福以為事可得當矣畢竟二米不得並折故不覺感知己之恩而繼之以淚下也今後難復望矣其無田子粒一節受

累自永樂初年至萬曆九年始編入條銀通縣均賠雖四百餘兩均之六千石內每石不過七分然而損一分民受一分之益況無辜之供祗作武昌不給之用昨讀台臺檄文真一字一珠庶幾應山得見天日而武昌衛官猶以無田字疑為吏書磨之之奸希得該衛一勘一勘自妙但委本衛軍官事自延捱且通縣事誰為供應打點恐又成不急之案庶幾得委武昌刑廳德安推官公同至縣體查詳確易於結局乃銀至四百餘兩須田二千餘石豈一家一處可以隱瞞通縣誰肯安心代納

令人種無糧之田乎惟台臺速委眼前便可勘結也

與攝篆藩司

秋季水月亭中一對既慰生平更深投契喜陽至今宛在也承宣之地籍鼎篆視陽春一到自然百昌俱遂至弟久懍戚里私情又有偏深慶幸冀望開恩者則改折南兑二米與無田子粒也前已面懇想仁人留心令覆詳皆從貴衙門確定大率應山不通舟楫深在萬山於例自該折色況二米不滿二千又太倉之鼠餘耳折色實為兩便惟台臺准與題覆若無田子粒四百餘兩向以為武昌府給武昌衛之正項也非抵補則無從豁免

昨武昌莊二守過縣言此項乃備該衛官軍閏月及候補解運破舟折米之用閏月每二年之中不及兑支二百金耳子粒全數在承德者合九百餘金在別縣有屯田者歲觧不及十之一二應山則全未觧本府亦絕無守催即今閏月亦止派別處有屯者三分之一并未派應山一分據此今後但百姓不納縣官不徵可耳不必多為詳轉如此則此一項子粒在武昌為不急之務為虛當之名而在應山派入田糧正數則年年徵年年納年年比於烏有武昌虛借耗蠹者以名實遺應山之辦

納者以無窮之禍也然則武昌亦何利於有虛名而實怨也弟妄意無田輸賦仁者所憐其有田者即責令逐年完納何辭除閏月遇年扣給逐年存餘儘可以備閏月鮮運破補損米之費或萬一破損偶多扣存不足或該府量為設法或詳申藩司量與裒濟此似情法兩平經權各歸妙劑者是在仁台造命耳

與分守周道尊

前應山改折事蒙老公祖百世之恩撫按兩臺各以批允只藩司糧道一覆確耳昨抄得司文如輕賫蔴米二項事理不容不一詳確惟是應山米賤當秋成時每石值不過三錢今折五錢雖免於觧運賠累小人止知一身一家之利復為五錢辦納已覺無利矣若正米之外又要加耗加費則此事恐反成怨階矣藉司吏書難厭弟没奈何轉人與說又送過三十金而意猶未厭也若非恃有老公祖申詳在不知如何作梗乃其欲未厭又

或多生枝節則應人反苦萬望仁天開除耗增免後來枝節之端是為無量受福但此更得一題始可永久尊裁以為何如某亦當再有字兩臺也子粒事撫臺田字稱應山既未鮮武昌亦未收不如扣作新餉亦可少甦民困此亦最妙事亦望老公祖主張成之總之天地父母疾痛必告呼號無已耳

與李方伯

客秋一對顏色殊快生平別後隱臥深山日惟共父老子弟泳游化日之舒長蔭庥棠陰之濃芾頌福星在上我儕小人爰得我所也但未敢時快披覩殊深懸念耳茲有啟者敝縣有累民苦事萬山不通舟楫南兌觧戶破家與無田代納武昌子粒也前面台光時曾懇恩轉達為應山留神矣今南兌二糧蒙周公祖議將二米每石折銀五錢派搭官軍月糧以月糧付官軍代運軍民兩便是乃仁術也蒙二臺批允但藩司公查議輕賫蔴

木二項此自有理但改折原爲應糧累耳應山米賤當秋成時每石費不及三錢即足辦納今改折五錢解戶可免破家而納戶未免見多今輕賫蘇木既不能免或於正米外及增耗類再復不清除明白留後別生枝節則小民辦納苦多一年幾家解戶未必見德而通縣納戶之累覺未減反增矣敢懇台臺於覆詳中明白豁除增耗斯應人子孫世世戴恩無量更得一題可乎祇以山縣不通舟楫例應改折應山南兌不滿二千爲數不多題改亦易前楊近翁公祖語應山古漕糧解戶當年

目擊稔知其爲數不多今當徑改爲便通融之說反多
周折此仁人之言也不虞府詳到遲未得一結前恩事
如有待仁天造應山百世之命也若得徑題免多周折
更在造化心造化手一斗移耳又應山代納武昌無田
子粒一項無田矣而納子粒且不輸之公家而代武昌
官軍閏月之費且武昌又年年未收祇存其名資奸軍
積書年年巧爲侵年地耳向一爲應山而訴而事在縣
縣無人承管又隔在兩府中無關切細思此項共有九
百餘兩三年兩運除應山無田而在别縣有田者儘足

支辦昨撫臺面言謂此項應山既未辭而武昌亦未收不如扣作新餉亦可少甦民困此不過去武昌之虛名而予應山以實惠矣千載一時敢懇老公祖主張而力有以贊其成此恩在萬世三環三槐自有報之者矣

與糧儲楊道尊

久失省候黔事勞欝候轉餉闕中苦當事者未有得當計一應在台臺目中耳比黨分爭渙散之寇不足當指顧而定無奈廟堂之上所推轂若督若撫者皆明不及鼎藉十萬甲兵令此濡遲受我數月戎索一人南顧之憂數省震驚之恐不得早就安帖耳大率於今實能辦事之人不肯於臨事爭先而不能辦事之人每多於緣引妄任妄任卒以自敗辦才不能成功總是邉疆受之只可憐明主與窮民受苦矣於今辰常聞聞有伏莽生

心果定如何而安輯之九月圍城城自屹然不下果報征叛者能為墨子守而張許拒乎而此事亦必竟作何收拾也敢一請問一開迂憂至於應山二兌難苦事蒙
恩欲與徑請兩折兩臺並肯留心題請但本府過於慎重只肯於北兌通融改折南米又聽徐為再議某妄意改折之難素在北而不在南亦以地方不遠水次五百里也今應山二兌亦千萬宜改折色今既題北米以月糧抵餉即帶題南糧徵銀餉倉搭給官軍於事甚便而易令云再議不惟多費事體一番且恐職事未必長留

地方誰為天地父母呼之即應籲之即憐如老公祖仁
人恐應山南米自此無復望折矣台臺垂念亟祈破格
留神造命於薛公祖處力言南米改折帶入題北米通
融之後於法於理俱為不妨倘得二米俱折亦不枉千
載一時特遇老公祖一番也

又

南糧一事非應山原該本色今奚欲改折也深在萬山不通水次正當折色但隸在水鄉當時未及細勘槩入本色額中今累極年深禍蠧日甚下苦始得上達且為數不多南倉折色更便雖昨南道新有南糧不准改折之說然為南京倉米當預多積不得以米多陳紅輕議改折以那別用如軍餉題留改折相濟之事非本倉本用不聽通變之謂況數目不過千餘改銀搭放軍人更是爭前樂領者事屬萬便恐按臺未悉此中底裏或有

疑難之端故一附聞以便問時轉達若撫臺固已蒙先
悉心於此矣煩褻萬罪

又

天未厭亂小醜曾不能一創而反喪國威吾楚緊切震隣中間調劑兵食消弭奸宄非鼎藉台從甲兵百十萬者在上作無形干城我曹能安枕山中乎今黔城未卜是何局面戎兵將猶足支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無為嘗試則今日第一義計當事著不得一箇怯字更著不得一箇輕字聞彼中當事亦借楚餉不繼為詞乃衆萬之奔殲不是餓而走餒而殍也乃吾楚亦無點金之術而必欲倒盡盆罐束腹而食餓人亦非所以為楚計與

勦賊之得者此時台臺憂民猷念深苦壯猷遠畧自是

目無全牛可得一指示以慰山中憂念乎

柬隨州相公

恭惟老師相忠簡三朝望資一世當主少國疑之日所恃不動聲色奠天下如泰山之安者獨老師相一人而已長安兒童走卒無不望相公之入以見太平而冲年南面亦日懸股肱甚切也某以避忌乞歸出城之日縉紳士大夫無不以敦請夙駕相屬而初歸之人未便出門明主不可欺遂當真臥病幾至委頓牀褥遲候至今肅此數行專人代候伏惟夙指軒車旦晚北上以慰九重億衆之望憑楮拳切曷勝瞻仰

與李心白

前梅長公書来謂當日正人前後為時局摧折殆盡者今俱鵲起彈冠可謂君子道亨也更得老公祖入而襟領衆正旦晚大人正己物正之化以賛聖明中興端有可卜某躲嬾深山祇有為世道引手加額耳而踈慵成癖還未一伸燕喜之私盤舞中心則寤寐弗諼矣手教遠下披讀如對同心之言憂國之衷俱溢楮間使某迴遡今昔之慼憤治亂之從来不覺悽悽泣下也當年以藩籬棘手一味驅除使有骨氣有膽力有忠赤之人俱

不得安其位行其志引進一夥柔媚俯仰惟我所聽從之人秉津據要遂使朝廷之紀綱百司之職掌俱從壞裂不可收拾徒使正人君子幾無所措手業已刀在其頸而猶欲懷奸肆毒結連乳倖茍可掩取功名肆行毒薑即禍在聖躬亦非所顧嗟夫國家亦何負於小人而忍為此慘毒哉

與鄭襄道尊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問鼎湖再泣兵凶四起海內囂然無復寧宇賈生當此能忍痛哭今尚未定安攘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何如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典銓選庶幾為多事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有尼之者則庶幾留得今年入而管察更於邪正剝復之關大益不謂尼之計深必行其毒為恨大都情理外事令人惋恨然尼之之人人材世運之毒

而吾楚之福矣我輩要於福國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其在我官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生分別見矣鼎望且以外而益隆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計東方亦不能久有豕衣耳匪謾匪謾至於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膽金蘭兄弟言路毫無補拾又復人微府疑引避里居兩年朝事都從膜視袖觀今忽躐得清除更叨蔭下樂遊化日之舒長益覺長林之暢適似討造化便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祖當有以教我也

東南學院蕭元恒

自我不見如今幾是五年同心兄弟如弟屢在年兄者幾人而對晤既難音耗亦濶能無悵悵世局幾變人情波瀾不必深論惟是我年兄台咨首俸猶復滯畿南督學未定釋勞何時弟時作積薪之嘆也此亦是江南文運並胡運人材須宗匠鎔鑄培植一沓文起八代之衰材預百年之用中興第一快事耳弟班行無補躐封過分甘遯深山使異己者相視雲霄中興大業惟年兄好為之家兄國簿人便肅此代候有懷萬斛不知從何處

說起也

又

世界漸近不佳正賴年兄共二三有識力正人幫持不意以讀禮家居遂孫掌難鳴而奸邪且從中翻弄倚藉圖翻局面快恩仇猶可言也只恐禍中於君躬君德耳於今肘臂之患未消胸腹之禍又起而在內大老尚不見有大主張言路意見太分議論又多尚未見是何究竟也弟僻處久未見報長安亦久絕音聞且問成都已圍解否若此賊不早撲滅順流荊襄作何備禦甚為憂之於今此種光景後日結局與所以消弭想年兄定有

惟籌幸一一示我

與馮少墟

憶在長安辱台臺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共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公猶洛社人材益見消沉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以一官為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廢間之人不敢書問長安亦且嬾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飛下讀之如對溫嚴而中間獎借之過與愛惜之深令人當而汗下感而

不知所承也至於時事堪憂外患迭見層起適當民窮國匱明主冲年不於此時併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仇開人主輕大臣遂疑言官之事成内璫擅弄威福之漸不忘禍中於國若但為紹聖之禍君子猶當甘之矣天祚皇家端不至此而深心曠識君子於禍本之當消處危機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任當言處苟可著力以一片至誠濟之要於主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而不見其跡險邪之蹊徑默有所消而不在苦與之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煩為之論惟願

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正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為即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為何如若某原言官也無一毫足述即移官一事原不足言而惹人碍眼弟非不能爭恐互爭或至開新主之厭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遯不知今尚有何罪而人猶耽耽也想其念無非不欲人出某於今已勘破世事殊淡決念為尚平許遠之遊而為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蘇吏部

年来正人貞士錮於盛世伏在巉巖者無不彈冠鵲起廟堂之上一涣幽潛之色豈衆正適際風雲則銓衡中有汲引如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為倫品手額惟是冲聖可與有為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患内憂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於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黙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戇天下共歸我之護持而不見其跡即小人亦屈服於君子之實有幹濟國家而無所藉其口且矜不爭羣

不黨而小人且黙轉於我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量焉弟又日為諸君子望也合裁以為何如.

與開封范司理

前在潁川接翁臺言笑領畧神情之外自是清任而和直方以大局量也往賢公輔之器宰相之才皆從分理外郡時識之如翁臺襟抱又自做秀才時固已宏遠矣希文許大功業社稷行當賴之某固不敢為漫也廢間以来無復夢到長安乃夫宫闈不淨邦本殊摇兵變亦復時時見告既屬可憂而内旨何無救正言路大見手滑此其機危關係甚重此有深心沉力精誠通鬼神之人庶幾其有幹濟焉安得翁臺早入春明提衡千鈞統

封駁之地襟領衆正爲一人收君正物正之治乎眞切眞切久無省候過辱注存令人不知所爲承也無瓊可報有心中藏矣楚材得慧眼鑒收定有歐蘇入彀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至於去秋某兩爭移宮之事亦臣子尋常杜漸防微事耳而禍不中於㸃晨猶思中於亂保則前念之未終亦臣子之隱恨矣

與王崑壁

一別年餘且喜台履與春俱泰也君陳藩保東邦召伯巡行南國都親家今日事至於笑比黃河人稱為閻羅包老目當兵賦督併之日兩有調劑上紓國下甦民此其功在社稷於是為大矣弟聞之而喜可知也於今時事內事未寧外事又起內邊亦復多有可虞非臣子能忘杞憂之日要以今日用兵不貴多而貴精邊事失利非兵不多之故也將取之行伍拔之廝鬧庶有可觀見在總兵都督都只官大耳近見有用沭總兵之說者曰

借其威名夫紈袴之子豈知將畧如此計畧實堪一笑若會張涵老當為言之弟髮已半白又苦貧病交侵實有赤松之意前髙仰老知海圍老師動定不知近在何處望為申念官署清冷親家還當接取如夫人作伴也引首卿雲何當握手憑楮惟有瞻切

與曹真予

某歸田以来頹然自廢不復夢到長安矣但主少國疑內外俱未見淨惟日顧衆正道昌經世大君子早入提衡其間縣官早收清平之福耳真確真確月来公論稍是清楚近又見一掌科狠叅平章黨同可恨言官固應如此乎若弟前日之決歸原欲省議論免有角觸令手滑自我開也不虞又多一番回話之事大老於此當有妙劑爲是近聞明旨且嚴欲直窮到底亦不免天海稍隘弟欲一疏開鮮又思在野小臣當事自有大老公然

申救似屬非分非法且恐彼中不諒或又謂是故意賣
重爲遠出山地故爾中止畢竟還留如何恨不能飛身
請教也遠承手翰披讀如睹顔色奉教有年主恩未報
建明無聞常恐有辱知己今深山藏拙苟得無敗聞於
左右足矣幹濟時艱毗輔一人惟大君子好圖之

與同年某

當在長安獲侍顏色遠韻素懷沉神勁骨於今猶在心目也一別幾更律序便如弱水隔蓬萊即欲攀望而不可復得當是如何企想我年丈公輔之器借鼎熊轓琴鶴一簾熙皥四境即今徽派頻多閭閈瑣屑之時而潯江廬嶽之間獨瀾靜席安則休息生養之餘又於國計民生兩有劑也尸祝萬年傳誦無斁自丈夫快事至於鼎望隆崇節鉞樞衡之地需次藉重矣若弟人微府疑幾是十年未有一毫建明今於多事之時徒躲嬾深山

祇餘杞憂亦遺蘭籍之羞矣台斗匪遥無由瞻對肅此

代候一布依依

與周太宰

年来人材國祚得大君子提衡即鼎湖兩泣不動聲色默消禍本隱奉冲聖以宸極之安先廟不遺牝晨之索不見狄梁公反周之勞亦無侯韓魏公撤簾之跡此為曲突徙薪矣而無賴偏邪鄙夫必欲蓋其跪奉太阿之謬為是左轉右折尋事發賴二三貪穢小人黃金黑心倡為邪說敢誣冲聖陰庇奸璫畢竟中外播煽逐去赤心社稷之大臣拱手付冲聖於悍璫妖婦之手又欲搆成大獄盡快恩仇真是天地為昏魑魎晝見矣時事至

此國祚可悲而君子絕聖之禍又不足言矣幸祖宗猶有靈賴放福建子去奸輔毒樞並去猶無万俟卨耳成莫須有之獄耳前奉手教謂居功自辨疏令得旨云何如猶未上似已之亦可葢小人胡擣是其常情若無關君國以不辯消之亦大臣道宜然耳近來台體想亦妥和惟是感念時事老臣憂國或時有仰屋嘆耳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五

寄夏父臺

恭惟老父臺覺在民先仁為己任應山彈丸鄙邑也無足辱大君子君臨一旦生成藉鼎則山水實式靈之耳聞報之日士民欣欣盤相告曰名邦鉅公造化庇其福我及儆同年甌寧兄書来頌述聖人之清天下為任襟期風矩未可一世葢仕以行其所藴要於樹立故不擇官擇地耳父母子弟益復盤舞若狂吾曹疾苦有告矣饑寒有訴矣有教我子弟者矣而虎冠鼠憑之輩亦各

目相視而神若沮則應山生靈數十年来何修而得此再造哉當今征繕之日民閒驛騷窘廹之狀亦既耳聞而目擊矣安輯柔来惟守令最親惠此四方以奠京師我輩社稷之功亦於是爲大而此無窮福力亦實惟吾一念自明造也若得以颺寧兄之誦述化爲天下文官心豈虞世界不擊壤某既爲桑梓慶更爲天下治平有名世慶矣龍門未遠摳衣心切兹因公役之便肅此代候一布子民喜忭企延衷私惟台照在引領卿雲如何得即披覩也

與成容宇宮坊

憶去年涂月雪朝老年兄共二三兄弟存弟荒寺也言笑追隨若昨日事忽是歲再除端再履老年兄調元協泰與日俱新聖天子啟祥肇祚伊初大人開讀進退之間格心事業亦定有與春俱長者弟輩田野之人何勝為國家引領手額廢閒以来邸報除書俱未入目或從人間聞外侮內憂竊意明主可為堯舜啟沃輔弼當自有人啟聖興邦天亦或當有意無事山野杞憂惟日從一二方外曉人講世外話問壺中秘徐圖為雲水瓢笠

之游無復夢到長安意趣甚爽適所不能忘情者惟同門知契兄弟雲樹月梁猶作有情癡耳

與李湘洲宗伯

一別台臺即是二年来也去歲紀綱過縣得接手教喜如對面而滿懷欲言終不得達屢圖一候而應門無可遣者又病與冗會歉缺豈只沾沾寒暄哉年来長安日變漸至憂在內廷此其禍不得不深恨於小人之害正以害國也庚申秋冬之間皇上精神與外臣相信相一中璫猶有可用者假令深心遠識得安都門南昌漢陽可與為善朝夕晤語之間令其大頭腦處有清正幹濟之力聖主之意向一端羣工之睽理一清上下和協定

不至如今大溷大亂也此非誕語也即如前歲中秋之事實社稷安危之一關也無手教半夜一言弟未必敢與左道長明目張膽要大老於宮門半日默遣去禍本九月初一宮未必能移而垂簾稱制之事成矣猶記台臺之言曰此實安危所係但此事在未然我爭之而成未必有名一爭之而不成定有烈禍然我儕臣子要與有濟國家名與禍都不必計嗟夫世有此藎臣之心哉惟台臺一去二三老者未必無正氣好心而不學無術識差一著膽怯一步於微漸處眼慢於吃緊處著鬆無

相近相信人點破提醒事故一壞不可收拾小人反得倒之以為用故曰深心先識君子一去國門而禍已兆矣為人用之小人朝夷暮跖可勝道哉已矣無復言矣年来老成力量周冢宰猶有可觀而一言去之如逐小兒百方搆害經畧者計似已定小人走乳保徑路已成經畧當無安理獨恨邊事兵刃未集豈容輕試百方慎重此不易之論而彼人畢竟都與相左何哉周熊俱逐何害即楚人盡逐亦是無妨恐汪劉之禍漸漸中於社稷耳小人是何心腸當時楚人輕信人相附而畢竟殺

楚人者盡相附之人線提也特往時殺人不見刀今乃自出手耳已矣無復言矣川中事今未知如何大都變初聞時謀在未合機在猶疑而援邊兵可借與附近土司可合有能於王文成夜趨吉安項襄毅直薄賊巢事未必不倉卒有成乃使聞變之後獨一秦婦人鼓義相逼已見漢無男子而又不見隨有人鼓其後都可嘆也今黔蜀二撫未知如何而張涵月在磁州捕逃卒十六人立斬以徇差有可觀未知此番動定不至失著否台臺視此想不能無漆園女之憂也看来大勢須是天祚

社稷必是司馬相而後太平可冀耳日者條風布煖君子道與時亨花間彩服大椿日煖是時三公不易一刻

某遠在深山無能摳趨展望亦生平鈌事也時因羽便肅此申候不盡之衷筆舌終說不十一也

寄張學海

某廢棄以来屢蒙軒車不避險遠顧我印堂古人千里命駕雪夜泛舟未足多稱至草蔬同飯款語連床長者亦不我督過則客之為郭有道耳原當登堂謁謝并布積私而冗與嬾會似花柳前川無緣領眺倍得領畧妙旨兼得借觀武湖中生洲勝槩數舍之地若隔弱水蓬萊楊生俗趣在胸塡塞且亦報施之謂何慚且汗淫淫下也某北上興猶闌珊不出為畏避出又恐積負乘眞有左難右難者翁臺更何以策之引領明德厚誼神戀

戀如有結也豈但尋常交遊之情與哉令郎想董園不窺也從来天不負苦心人更不負世德人好為視拳拳也

與荊州太守

當在琴川獲侍顏色瞻韓御李一日千秋更辱肝膽傾披獎期過重感切至今如在也所恨風萍聚散常難而魚素緘題亦復慵缺是爲罪歉耳每念台臺勁骨遠神鴻威洞識的是支扶社稷名臣出守三韓正色率屬民既溫焉如春而當征檄如雨之時獨堅持愛惜根本之論存邺首善首累之民畢竟是安攘至議如此骨力神識寧啻超超羣倫仁人之言三韓至今受用無窮也民有帖安而無虞擇走社稷之功亦於是爲大此吾黨有

心人共有同論也三湘有幸借鼎甸宣即今赤白之九無有竊弄而兵餉疊加之餘中澤鴈安荊州從来多事之地當今有事之時一人無虞於南顧則綏靖消弭有受之者矣毋為縣官手額若廢閒之人得以安枕深山其戴荷怙冒又不必言矣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賁瑞蓮大飽郇厨諸麪食時竟是八年矣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幻化大喪相繼內外交慮正我輩杞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襄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文當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計夾袋材館收儲人才衆矣確矣此番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於以毗輔一人收拾羣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勝為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光已耳至於弟附在梧垣言非其職任曾以攻奸璫停

后封受先帝之特知謬欲為少主杜牝晨之索拂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與已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一逃免開爭端即終身山林可也不虞閏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圖一疏乞休倘得所請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福建提學

涵涵家居即聞文旌指閩之信亦未及遣一介江干為閩中材梗楠文夜月者慶宗工遇而周容至也且作人之盛今五十年猶用不盡前哲芳踪再見今日弟更知此行國家尤收無窮得士之效焉何者弟以仁兄之心品骨幹自足開一經緯固與尋常局套萬有不同但拭目為券以待耳不意溽暑煩冗中遠有手教從雲間下披讀喜如對面轉愧弟之嬾而野矣閩之人文原甲天下以法眼收之自是快事未必不是難事特以公慎之

心濟之以斂而參酌情理則又聖人中道前此衡文此地如僉院之鄭元岳少司馬之熊思誠皆善作宗師其事有可備裁酌不妨采而用之大都作如此等地方如此等官須要成一品格令賢者共歸而後來可法此亦終身根底所在想仁兄自有斟酌也至於弟人微府疑只宜東之高閣無奈諸君子推引屢有督促責備但安分知止終是弟初心今遠志小草念尚兩浮未定也時情難調時事難爲恐出而無益於事或反誤及國家辱及知己養由善息亦是良法仁兄知我何以教我也

與李夢白司農

年来水陸灌輸風雪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當首勞酇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為勤倍功倍而官保蟒玉與優叙擢遷偏不在此每為經濟名世歎惋焉會有一字附敝縣一運官計或未及達也嗟夫於今時勢似不可為矣凡實實做得事與實實濟得用實肯做事以濟得用者多出不得頭結不得果此世途之外錯亦人賢之劫運也然台臺之幾年勳勩明在社稷纘在人前而遷叙獨在人後則世運實為之也雖然暫且冷

一步讓一步尤大人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於留都重地也翁臺當不以此言為套為漫也況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人不愧勳業在朝以黑頭入座少年犀玉以佐斑衣恐我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契之末又不勝引慶矣至弟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嶽之遊春初已結伴泛洞庭君山而同行人病暫送寧家即圖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至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是避言出則所挾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擲況異己之嫌妬未消乳倖之憤悁猶

在出豈易言之耶即成敗利鈍非所敢計未必有補於
時徒供人筭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乞休疏商之李
戴星以為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謂髯公不出
是無人理而掌院則屢有字屬人督促當以君父為念
彼實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氷在念出處交爭
接得手教披讀如面中間開指詳慎不啻謀己也肝膽
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藏之大約時事都是精神散而
不聚邊寇既得倖以肆其內侵奸人又得倖以恣其外
虐須得當事者確有深心有所以聯屬眾正之精神而

更妙於用君子既得從容以畢其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毒而反入我之收拾而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内難容魏二物日近日親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為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於一摘即下不則寧寬之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為善乃為大聖賢真作用不然自為一網打盡而禍且中於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也然此非言官能矣台臺以為然否

與楊總督

台臺當今名世振古真人節制嚴疆赤白氛靜林庻灡安荔帝倚金湯世蘇霖雨矣奢酋狂逞當其兇燄飛揚荊襄直可建瓴下耳卒之不敢望巴東一步而徐就擒殲則軍中有一先破其膽指受有以制其死命耳蜀楚猶得為天子之版圖而不勤南顧之憂誰實遺之我儕二三小人之枕穩深山席大雲之廕庇又不啻百叩頭謝日焚香祝而子孫百世祠也樞趨未能肅此代候為社稷手額方叔壯猷帝心簡在江漢衡嶽靈式憑之條

侯扼七國三十六軍嫖姚克朔庭十四萬騎此一時也熊羆伸威於疆場蛇豕消釁於指顧所謂天子預開麟閣待矣拭目侯矣非具不腆聊以引攺衣加爵之意不欲為虛文并不敢作駢麗套語煩裁答也盱衡錦江山川草木營壘旌旗另一番氣色也

又

大方之敗咎在驕而貪功不鞭其後與督餉者何與兵敗在深山叢箐之中欲人走數百里與之同死從来無此法惟是台臺一片老成忠計見格於驕愎者國家不得收安戢之力且并後来委曲周到念念為縣官相成苦衷都欲抹殺此則公論之所共未平也清泉白石佳月好風台從且共夷猶從来公道終難晦暗耳匪謾匪謾

與豫州方伯

某欽向大君子積有幾年矣日昨躋堂得望顏色衡宇一接氣味倍親譬如物遇芳春氣脈根荄兩無所將迎而物候春光相悅以鮮欣欣向榮矣稔惟台臺直方以大清任而和自是於今治平名世倘得早晚入正衡鈞紀綱之地持其大體提挈衆正襟領收拾羣材精神而宮闈之陰翳仕路之糾纏妙有搏挠而消釋之還自刷其腎腸以為縣官用周成之業所可旦晚遇者此社稷福弟且為日望之矣若夫召伯之旬宣君陳之釐保中

州固厚邀一時造物然東方或不能久有袞衣也紫氣想當即揞沐水無及再圖領教斗山又覺漸遠耿切之懷時有展轉矣

與董誼臺

當在長安獲領提誨私幸西北有長城矣脫非威懷妙有機權此卜素二物桀黠不啻十倍也而我復無股肱之憑何恃而不恐社稷之功於是為大非故為漫也嗟夫兵餉竭盡域中講戰講守章奏日上壯猷儘不相下一旦不見敵而先逃經撫何事安危之付託何重而尚不為國受法耶蜀黔之變又復多縣官一事亦難謂非庸人擾之今聞逆賊逃者逃解者鮮強半社稷之靈尚不敢謂人謀盡臧也楚蜀調兵一節徒示重於土司

無益於禦敵至於未見敵而逃護之出疆又送之歸舍徒增經過雞犬一番不寧而且又熟以內地之空虛竊恐老公祖并州之憂尤未能歇也大率今日太平之望統鈞用人得當中樞經理有條誰謂天下事即不可為是在老公祖早奉特簡入耳朝廷多事非忠臣孝養之時板輿萊服花間老公祖須十年後言之也引領師日披覿何時瞻切未一

與蒲圻長

側聞老父臺之治蒲也清似玉壺冰明如素霄月直如朱絲繩温如嚴冬旭年来斗杓之所斟酌雨露之所滋扶風霆之所鼓舞山川另是一番氣色今春再過漢陽漢江左右誦述德政種種不一蓋山林牧竖無心言之弟無心聽之言者色飛聽者不覺神舞當欲飛舸直問蒲圻次且未果而山陰之棹不必見戴繇此嚮往精神至今猶欲前也接得手教如奉温嚴中間崇獎非分翻愧兩朝非常眷顧報稱未終感激之餘不覺汗下也弟

既幹濟無長山林猶足藏拙前奉不必起用中旨深幸婦寺愛我已放意尋方外之遊不意忽有前命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忘君言出則所為籌時副位者安在若無濟於時而徒取容焉又非我輩本色則此出亦甚難矣惟是有濟於時無曠於官斗衡在望庶幾推安節先生之愛終有以斟酌我乎真切真切至於政聲第一無論全楚直指固有人倫之鑑者即弟秉懿之好亦何敢後人佳蹟報成清華虛首席以待矣

寄李侍御

稔惟台臺覺在民先心能我盡真能以天下為任非但以富貴功名了此一生者當時一奉顏色即傾倒未深而目擊道存勁骨遠神罡風沉識至今猶在精神寤對間也每念於今世道綱紀頹倒殆盡正氣摧折無餘固由險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交成其釁釁開而鬬起或又用兩停兩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為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時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為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提其關棙而徐歸於

準平耳入夏以来二三同心人費盡如許精神期得一有骨力者統鈞庶幾正人之幸乎而大關頭未清即轉為巧手潛撥當時急圖正己物正大人入贊銓衡庶蓬麻扶直而竟尼於倖之深淺直是天之未即欲平治天下耳觀今事勢未寧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為用者顯攻矣可嘆也可嘆也

寄方孩未

一別長安即音耗亦曠也乃國是梟爭之際力有主張於今衆正盈朝誰爲開闢所謂一柱砥定翁兄眞爲不愧而一年拮据疆埸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潰韓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機非在我耳弟日爲社稷慶而亦爲仁兄苦若弟之踈嬾深山曾不能於多事之際效一言之用眞先帝之戮民而衆正之罪人矣昨夜實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詫其奇如何得一即眞無何而手教到矣未開讀時喜不可言

豈精神之感通兩人固形骸亦渾者耶及開讀言言慷慨肝膽為國忠愛弟實感而涕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羣奸巧弄機關但可倒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便可置冲聖於不顧今幸留得皇帝在而喫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舊識同心已多星散續到新来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奸覺稍攻動而猶耐彈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嬾而踈皇上既不能主張首輔又復調停且摸捉不定此一人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剝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於用年来絕夢

長安舊聞新得俱都荒落聞命之日不勝飲氷恐無以籌時艱定羣勢副衆正之推引更於知己有遺羞耳此心血非門面話也尚圖專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入公山否即擔簦千里亦所快心况手教見招能無色動恨不即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於弟蘊蓄原薄每事筆下發揮不透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願一一示我古人所謂但有益於國家名不必自已收也真切真切

寄友人

弟於老掌科末得交也得讀最初入告大疏朝夕額手為朝廷慶直欲五體投地為正人謝不在喜其同已也炎州兄過應山弟謂古稱一人定國老掌科有焉邪正治亂只在初機一轉耳老掌科無謂弟言漫也當彼人之入也實有所挾以来同鄉乾子在帝左右而傳来衣鉢之黨羽内外交聯前三大事謂可指顧定耳惟有袖中彈文奸邪憒而歛焉中阻招呼之人既占風半散而密謀之人亦躡足而不敢動已而乾子竄而一錢無又

飛報長安也則直臣一片血誠天人效順耳於今世界已屬造化手撥轉我輩無白馬之禍而一應護持元氣厚集正人杜防邪謀老掌科自有斗酌抨停何容更贅一詞惟是假歸一字則萬不可脫於口即烟霞心切而報國方初亦須收成此一樁大事即高堂在念而花甲初周之親正望子報君之日老掌科力以立身行道致君顯名爲今日五彩之舞萬年之觴於孝孰大老掌科當不罪弟未交面而深語也

寄周守道

弟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不出但不知可緩至中元後否弟此一入隨事效忠成敗利鈍非所敢計名不欲沽禍不欲畏只怕識淺一時差錯關罪國家耻及同籍中夜有幾感慨焉而最苦者恐要我管察年来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關後之人尋事亦自主事人稍狃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為主以能否還其職掌以賢不肖適其人品亦並不兩邉照看惟秤之以平而行之以恕總之以不忍錮人盛世為心

庶幾其可乎若得李戴星改管弟亦願以此相成老公祖其以為何如眼前邊事若急而其實君身君德為緊客魏二物親密不解此大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二物既是潛邸相依今復柔媚日親疏上恐入未得省覽即覽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益此中須得一妙有以去之方不然彼與外奸相固小人益得借之行私而天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譜同心兄弟有幾而深心遠識饒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教我而不至於迷也真切真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来國勢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者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掌委如故事兹百事隳頽眼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可撐持之勢矣二三年来陽明之氣稍藉仁凡共二三君子合力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畧来復然重陰剝蝕之後一線陽生其何能補從来正不勝邪久矣毛禹門之削籍舊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挂冠世界幾於倒翻矣而吾黨迂濶既娱堂不為深防且復借以題目

夫環而攻之二三領袖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得安而此畨邪正顛倒當不忍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今日機彀愬又出此而吾黨直拙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庸其間又不求所以聯其交使之無所庸其挑茍非邀社稷之靈君子道長善類能不空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於上羣奸內外煽惑於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共二三有心人痛哭一場也福唐氣局猶正昨為總憲開發一疏甚是有見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或中間吾黨一

有心人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三老成平平正正維持察事世界或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可得也某七月將已北上為徐道長惡語暗刺移宮事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鯱鯱不虞疏未入而已閏升弟意言官未及即出京堂無即出之理雖二三君子有信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於計事而弟猶計事中人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所以欲稍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客魏二物彼中全於此用精神此處不清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瘠癢處大疏

若於此處打開點破即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輩要於利社稷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聞此言直舉手向天願天祚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數君復為彼用為彼收方是經綸妙手受福不獨吾黨也念之念之

寄左浮邱

恭喜臺遷涉海到岸計年兄在衙門中護持正氣聯屬同心杜防宗社危機禍本多少良工心苦寧國受其益而我不必有其名庚申中秋後深夜三嘆猶記年兄之言曰我輩為國家期於事濟豈怕一死只怕死而無濟於事既而面諭稍遠臥榻謀后之奸不成牝晨不至家索此一點血心九廟神靈獨有式憑耳古稱一人定國丹心夾日年兄當有之第歛郤神功寂寂若無則又韓魏公之不處功名耳小人躭躭不忘亦復以此我輩成

敗都可付之天下後世而已接得来諭謂宜避息山中亦自善藏而此時邪氛猶惡於中微有撥轉善為提掇還須年兄著念所謂無棄以為休也年兄當不謂弟為漫弟以人微府疑為羣小惡口相加雖幸公道猶明而吠聲終是未免或亦當開頭大發一番自是骨肉至愛但弟遠去長安疏入未知得到御前與否奸人不免相駁一時答應未便弟妄意小人藉口直是誣以通王安假傳聖諭為居功地耳畢竟移宮原是公論聖諭終是皇上召至乾清手付閣臣與十三人共見上說與他有

仇而垂簾之説則庚申九月初四滿朝駭傳欲上公本以爭未果者而正路幾沓疏列似已明白當日會議於移宮事曰非諸臣力持大義云云而巧言惡罵若言促移宮者久已外察處矣有謂弟儘不必置辯者郭金谿惡語亦不過牽帶數言旋向人自悔不如始終成就一个不爭未嘗不是弟故安心不言一字只圖五月内一疏乞休而已年兄以爲何如

又

弟去歲奉教後實已絶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躐陪僉院若徑出又似冀正推矣蓋決念請告昨偶見邸報范含初請封選侍疏中誣揑先帝如許話且描寫溺於選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於臨死猶極惓惓若選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爲違命不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重促移宮者之罪成己碌碌隨人之是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不子之名至於痛念氣毆聖母之至情而絶不見諒傷心廷

辱吾父之大義而反坐以線提傀儡弟實受兩朝特知而畧無一言辯明譽之安心聽人辱罵父母而博不疑長者之名恐為天下萬世之罪人矣故欲秋初赴京一言即請挂冠也

與蘇抑臺

廬山距德里未必隔弱水而畢竟一對為難徒令人時動天際真人之想弟年來家居於知己省候並疎甚矣稽康之嬾病深也接得手教披讀如對中間相念相勗至情逾於骨肉弟之感而愧可知也時事多艱急須聖賢豪傑鼎鎮柱持覺世未易數數也弟以人微府疑之物衆矢交攢不沉之海底不止以託在同心共二三君子費盡護持必欲壓啟事以發衡泌之光彼其一面惡語顯阻而此且一面破例闓遷在大君子豈直私於此

不肖人亦曰庶幾一片肝腸或猶可佐吾輩為國家一臂使耳而不知弟非其人也究竟終身何以副此推引至去秋猶戀戀維桑以善息為念不過欲借人言為引避計耳昨承左兄手教重来謂伊欲寧家須弟到乃决歸計前不即出今可出亦非可不出之時力責不出炎洲傳諸君子督促甚力弟更圖一請正乃手教固且屬弟出也當非他人漫語弟恐出無益於時或反以辱同心知己則台翁當更有以振我弟去年已收拾為雲水之遊後以機猶有待遂纏滯至今大抵世上滋味只是

如此不能做事業而但華膴到頭有何趣處不如就裏尋些〻安頓是實受用然俗骨入仙亦難言之翁臺久稱此中有得他日膝行下風願收為雲鶴童兒也懸切懸切鄭公祖識量氣骨弟稱為韓稚圭後身此有所試不獨吾楚司理無雙是翁臺夾袋中好人亦蘭譜中好友有可推引願言留神

與劉咨伯

弟北行終是猶豫知異己者終不肯放出也未必有濟於事而徒與人角口何益只是不曾見人相沾便不好先說請告落畏避之議昨炎洲曾走一徐景濂疏相示駁孫宗伯捄方相公獨說移宮一段促移宮者攘為奇功等語炎洲欲弟一請寬限并即捄賈於疏末意甚善但捄賈可也捄於徐疏之後便似不可今只單請告並不入徐疏意郤又若不知不得弟並淡淡發一揭畧云移宮是非山中人不敢與知惟是職曾從公卿疏請移

宮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迂愚不必用之心以從来少年天子當防落婦寺彀中當時見先帝在上大臣在下科道在前李選侍目無至尊拉入推出勒要封后如此行徑與衆共見不是風影傳聞假如庶民之家有此悍婦家相家督亦定為主人動色忽主人報逝家人積寵所移少子積威所劫仍聽主柄家政溷在一處一或壅蔽籠絡褁入彀中豈有好事做出此時親友止為主人之愛子不及顧主人之愛婢亦迂愚過計宜然即處置稍失倉皇也只筭得過計不是不忠於主人之子此

一事也移宮不是奪門遲早間不能寸功於何有事後
不免府疑則疑不在事也在弟人微望薄之故耳弟殊
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國家安危不爭一
己心跡耳一退以省議論此弟去官之本懷也不虞官
去而猶餘疑在當多事之日以弟一己不要緊之往事
分緊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弟之罪乃大
弟猶言官也不欲為粧聾作啞佯若不知甘隱忍頑鈍
之誚弟又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
摭辨以傷不失和氣之雅而病臣一念愚衷則願諸正

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内攘外共襄成中興之業山林負罪陳人即没齒無怨言矣此時一拜太尊田家即發人北上親家有以酌我乎欲一過環川恐稍遲也倘得請或得嚴處也了得一場事何如只熱人眼費我嘴耳

與劉念劬

在長安一年外患內憂天運人事可嘆可駭至此只是臣子苟有人心少愛國家當冲聖在御不當即開輕大臣厭言官之毒成內邉威福之勢此固可以快恩仇只恐一時中於國不可救耳兇燄甚猖此時已難收拾萬一胸腹再潰他症再起和扁為誰藥餌且乏除是天祚皇家可耳事勢至此而元氣乖離內外大小再無相成相協之念如此而能外安內淨未之前聞此時福清平章吉安總憲氣侯似近然須與秉銓者一力擔當方好

若只照舊左右顧看其亦何益且恐兩老人終不令安其位耳於今人總不肯容人為皇帝有人誤錯護了皇帝亦容了他也罷況復躲嬾深山日作躭躭何也

答傅東濮

荼惟老親丈德足鑄人福能造物即如弟無似邀倖清除總拜雲蔭之旁敷也第弟實在多年科臣於君國毫無補拾况復病廢兩年於内憂外患緊事都從躲過祇是在梁鵜味豈真出谷鶯遷方深愧怍過辱寵嘉領此注存已深銘勒肅此代謝至多儀則不敢承也二小兒喜得一女孫枝開吉亦實分澤蘭畦老母賤荆祝申頂謝老夫人幸附葭莩之戚惟在引領翟車圖一聚慶惟無棄之蓬蒿藉寵喜席此亦閨闈倚玉惓惓真意老親

丈其背圓成此懇切情乎又望

與鄭文水

當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寬平好生黨類猜度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於敗若大人採世但以驅逐一二大兇頭使路道開明便聯屬同心共做好事存一憐才好善耻獨爲君子之意嘉與維新便共趨之路開而窮攫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不絕豺狼但使殺其勢孤其緣觧其交我但據不爭而勝之事理不聯而容之精神使小人亦服於我之無可乘令其悔而從我則天下事定矣而惜乎今之猶未然

也防人之意多自勝之策薄各相競官之意多而勉相併力之念泛甚之當軸者一意巧於避怨窓於迎人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自家不肯時時謀君事但曰事做不得主少不可為提掇內外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翕然不動以歸於平章從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丈以為然耶弟無當蹤居內憂外患都不能效得些力徒負官而集忌若聯合同心無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眾人尚未迂從也今天下吏治之獘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贓罰完事而已

於所謂望風解綬奸盜屛跡者幾於絶望奈何

答祝東阿

稔惟臺下儀吉漸鴻望隆鳴鳳拈花會上探得涅槃妙心久矣幾年鶴琴凫舄直作游戲三昧耳尸祝已遍萬家頌流已堪千古乃治乎名世之業天下所望於左右者更重而且遠東阿則發軔之地耳大都擔當天下事只在識膽當年韓稚圭不輕以膽許人乃稚圭之為公輔器則王公從其司庫務識之蓋識膽固性各秉成要以撼之不動熒之不搖畢竟要在煩苦瑣屑中打透一番始當事楃有把鼻故作縣是我輩終身受用只是我

輩多於此中忽慢放過耳台從此中深有勘證火裏尋出蓮花大地無往不歸清凉世界恃愛妄言忘其聾而好言審金石之音矣化國之日舒長恨身未能游咏接得手教不減坐和風湛月中也如何快啓第崇奬過當則無以承當也肅此代候並謝總惟照在至於循異聲華已指不二三屈無論三戶楚矣我輩且分榮色焉事業遠大惟台從益好爲之促對何時多是輯玉之日也有懷奉切未一

答雲南羅汝元巡撫

滇南天末況今內剝外驚臺下彈壓綏靜與掌運帷籌令勛逆元兇授首而風林生齒獲奠安瀾此其澄淸之烈社稷實式靈之矣讀諸奏揭劃當詳贍即語陸宣公奏議當亦無讓服服肅此布復憑楮戀切未一

答甘肅李巡撫

稔惟台臺包孝肅笑比黃河之清貞范文正憂以天下之骨力某斗仰海宗久矣天祚官家幸洛社不能久滯曳履彤墀朝端大開氣色即今鼎藉節鉞嚴疆我鉚邊人聞之寒心懼膽矣韓范諸公之烈再見今日我輩額手為慶惟是正已物正大人在外則邊疆重而在內尤廟廊重夫襟領衆正以均統四方我輩引領更倍切焉則西夏功成即入乎章韓范兩公之故事自在台臺豈復他讓拜鼎翰之及肅此代候并布積依統惟照在至

於某倖逃彼其刀斧之餘也向来鍜鍊罪過仗諸君子過為推引叨附清班但不知何以無負同好以有益國家台臺愛國愛人且并託在同味當有以振而教我真切真切

答宣府王巡撫

稔惟台臺文武憲邦治平名世韓范威望孚在中外久矣即今藉鼎宣雲舉十餘年驕恣難下之寇一旦就我戎索此豈可以虛聲借者膽寒老子心服天人所由来耳萬里長城社稷實受明賜我輩之安枕金臺有燕及友朋者又不必言矣目今西邊款事費盡無筭金錢公然殺將屠人恐未便即是悔懼必有以制其死命令不得不顯首屈膝而後漸加之恩庶為得當計台翁有以鼓掌圖廻於此也我輩實引領望拭目俟矣真切真切

寄友

在家常得相聚甚是快暢中秋匆匆相別過勞遠送感念在心一入都中便勞苦無一刻之間却又無一些事得當長安光景都是如此可嘆弟原意出山圖得九月先人可改一封不知受過封二次者須題一本又思纔方到京上本求封似於義未安怏怏而止未遂出山初心徒奔走拜客赴席弄得睡也無一好覺飯也無一頓好喫却悔上京好淡矣想望明年得奉一差回仍共聚首促膝何快如之又恐長安人不肯任弟偷閒耳人歸

草草代候京邸嚴寒獨身孤寂合從於雪夜風朝擁爐呼酒親知吟嘯不念楊生此時非僕僕冷面送迎即慄慄呵筆作書與忙忙問夜如何其乎不盡馳戀統惟照在

答岳撫院

王三之獲實銷海内隐憂葢此曹終不能成大事而蜂蟻屯構亦必殘傷多命撲滅費手山東故事可見矣然則今日計擒智獲與協同戮力者安得無功廟堂之上公論自在也台臺以未得元兇起人之口既已得元兇矣豈復有去埋明旨慰留甚至願言為重地料理以完前功餘惟拳切未一

與熊操江

豐芑重地鼎藉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沉中間保護正人肅清邪祟綏凈地方留都宮殿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固已社稷實式營之若朱庶人之變聲色不動殲其渠魁解其羽黨消弭在宗社烈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功當王文成已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来大臣精忠殫心竭力要於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勘至此方於一應縣官事有沉實幹濟惜乎今之君子每事

當機微關險處都不著眼著心著手而如處朱庶人一節亦從閒閒說過泛泛看過反於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綏靖容力有事無收拾捷法當事無肅清權術或僥倖無事或屠戮無辜而絕不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敘大家蟒玉贈廕彼此互相恬安搦筆至此不免為之扼腕長嘆台臺其以為然耶弟本碌碌謭謭幸附在聲氣之末而班行祇縻公廩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引濫冒清班已深惶恐今復濫竽紀綱重地恐稱副未能於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辱同心同氣

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願大君子愛世愛人無即棄我
也接得手教如奉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天下大
事今昔清議南北正人主持襟領專當有屬願言珍重
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卿雲不勝拳切戀注

答浮梁張令

稔惟明府閣下品稱湛露金莖器是撑霄玉柱居然公輔遠量天下有待治平即今借鼎琴堂亦是小見行道之端為銓諫借轍先耳弟欽仰已久豈惟河潤實切斗依但未獲一御李并題梅也我輩作縣最苦最勞而行吾所蘊朝猷念夕恩膏亦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足以宣鬯德意且歷剔煩難經披搖撼不惟煉識并足煉膽透此一關天下當無難事想臺下已自得之不謂弟言為漫也鼎望已隆清華自虛首席以待但需次内召耳

得接手教如奉顏色再拜芳問緊不敢承又不敢不於
孔邇大賢一領授餐之雅矣數行代候一布依依統惟
照在何既瞻馳

答按臺周来玉

往者劉瑾汪直世界巳在眼前荷老公祖岳力罡風與一段愛君愛國至誠貫入於才情氣魄著不得之地故一敵神奪而大憝就戮此其所救於國家者遠而且大沾沾功在人才正類又其小者也世界正賴維持何以讀禮見奪實吾楚之無緣得偏私大人造福也惟是人生有不可逃之數人子有必不免之慟要以予而為國之楨世之瑞何必不千秋長在定省有終而顯揚無窮又在老公祖之善自得吾情矣棘人戀戀尚容遺候拜

手教之及惋惻如失肅此代布依依尚圖耑候伏惟恕
強饘粥節勞抑痛為世道倚重之身倍加珍重庶見素
冠我心菀結總惟照在未盡一一

回馬總戎

久仰大將軍威名霍衛後身也楚黔借鼎秉鉞我輩方幸報平有日不意輕率者易敵而不設備驕吝而不聽忠謀遠畧也夫將軍受師而出全師而歸亦須論其人之所以敗與姑耐以畧後功又不在憤憤一戰從僨事者俱盡也則庶幾大將軍今日之謂乎郭汾陽未嘗不有十路之敗韓魏公未嘗不有好水川之敗今日已於當事者議大方之敗各戴罪立功亦自得當夫無忘會稽之辱厲士鼓兵遠圖好筭務佐新撫早收孟明曹沫

之功名是在大將軍之好圖之矣接得翰教並禦賊條議讀之見圖賊老成之見而不能不扼腕於剛愎之自戕令英雄反落人議論中也引領劍履紫雲映護企望平蠻捷音飛入黃金臺也憑楮何勝馳切延注

答四川按院

稔惟臺下善與人同道從夏大弟得附同臺自幸蓬從麻直方歉無能報副邀庇再躐一階總之維鶴乘軒終慚踞諸君子上矣苟其負乘遺譏自是衙門之玷也庶幾有以教我俾無隕越可乎遠承手札期許非倫有勒為中心之藏耳至於黔山土酋諸種大都無擾之可耳中間綏輯其凋殘而牧靖其覲望藉臺下澄清之烈為多我輩無憂西一路矣數行布謝統惟照在

答項工部

久仰臺下清貞骨力卓逸風猷天下有待治平自是於今名世某未獲交也而賢者頌述固不減時對左右矣即今借鼎要津通商裕國幹濟時艱所謂初試清通之量於濟川之用耳接得手教如奉顏色姓名得附掌記記存不失名下一士矣感而喜可知惟是獎藉過分終不禁汗滛滛下耳引領卿雲斐亹使星上下何當披覩憑楮瞻馳

答劉侍御

臺下道備四時之氣風高百世之師立朝持具千仞鳳裁省方懋隆百世駿代如此真御史恐今昔未易數數淮陽既江左名區吏豐芑重地民澆日盛奸宄亦復風起近日且聞有山鳴之異中外殊有杞憂今幸有大人運斗魁其上心有必盡力有必竭以綏輯彈壓之定知氛淨瀾安我輩可高枕歌太平也翁臺幸好為之

答順天鄧巡撫

方今邊事最急以為逼近門戶之患也某則謬謂為門戶計誠當急備禦於藩籬而或者門戶但壁立空虛則樊籬無所憑以為後勁而氣易中餒堂奧亦因以無所恃而易為外驚故闕門之內都門之外必當簡名宿蓄膽兵於此作隱然虎豹之勢壯國門之聲援厚神京之備禦故邊事最重莫如揀將練兵之重端不在速戰遼城門下矣台臺於今韓范一人特簡建牙中間討訓軍實固劑民心不於聲色張皇默為桑土拮据抑抑之四

輦若爲今日誦九廟當式憑之矣畿輔農郊有甲兵十萬長城千里者在焉闕門有事無事長安俱可高枕我輦但有額手以慶矣

答大理同知王育德

稔惟老鄉文鼎衡之器自足匡持斯世天末一州斗大豈足展驥而此斗大城也內苦民窮外膺邉患一朝有事無備無恃竟憑遠心碩畫有以奠之安全此中保全多少民命功德且與滇山滇水共高深矣二郡一擢豈足言優庶幾即晉藩臬稍足大其設施耳久仰鼎望莫遂通名接得手教叨萬里注存也并得悉當日勞苦功高尤是快事引領卿雲斐顏披覩如在天上曷勝戀切曷勝馳注

答侯御史

黔中畢竟人謀失也倘令當日臺下遠在貴陽斟酌前矛後勁奇正互出首尾相生更本之以慎念上無些子喜功倖勝沾濡當元兇已就擒矣惜也天之未欲平治留此病塊又耗損一身精血供伊消索耳奈何撫制同事地方即日已奉旨回籍而一日擔子未卸即一日功過與同臺下之言自是責備賢者正論伊當無辭新撫自能辦賊奉行尊議而更慎持之此萬舉萬當著也臺下秋夏間即當推京卿體中小極似不妨珂里調理還

望早来聯屬正人護持正氣令一人收大人正己物正之化焉又我輩所為日以望矣

答陝西李按臺

從來世界只存念頭初處轉耳天地變化草木蕃衍原不從習得來有如臺下巡方念念在民在事而此一點念頭初處亦自然能入於人之初故吏已治民已安事已辨有在刑賞幹理之先者矣名世治平端當有在安得借臺下此一點心付轉軸運樞者以提天下人精神哉臺下福此一方中和位育自是隨身所入乃長安人固望以清卿早入春明也傾倒之懷聽言何日戀切戀切

答南兵部岳

環海碩人風景名下會者瞻對奉教仰止逾洽方冀台臺正笏朝端主持國是令弟得承下風乃主上卒以留都之重倚毗耆舊巖瞻之契直在鍾陵佳氣之表也向来權璫專政禍亂人國台臺曾相與為憂頃者威福恣肆幾無至尊某痛念君側聲罪請劍而蒙薇聖明無益於事猶謂一介孤誠不能感格乃舉朝爭之亦不得焉奸逆内外各有憑藉我輩中且有畫策者廷杖彈臣抄捉臺諫流毒無忌跋扈已成台臺留心冲主其何以為

今日策耶某白簡無功青山有在回天之力則侯之鴻鉅矣遠辱注存殷情滿楮肅函報謝附布近狀臨潁依然

答休寧侯大尹

稔惟臺下公輔遠量經濟名流即今兩地絃歌一庭琴鶴治平名世之業小見其端而鈞統紀綱之地中外係心襟領深矣日前銓司一推何足為左右重亦少見卓絕聲名固籍甚公卿間耳大都今日可以抒吾蘊以酬吾君者在銓得以人材報國至於補衮拾遺宣滯導困可以明白天下事又無如掖垣只恨行取之期有定尚急不得陸敬輿韓稚圭之用也接得手教如奉顏色再辱寵頒何以當此授餐之雅有中心藏之耳肅此代候

并布依依惟台照在引領仙凫卿雲深護何當拔覩憑
楮馳切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疏及傳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寓內士大夫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官淺官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濶古板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絃頌之事為仇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且謂之何哉一嘆

答貴州巡按侯

大都黔事薄人而不薄於人亦自正著然入必思其所以出住必思其所以安豈有深山叢菁之中縣車深入而不為後勁休兵久住而不防中變撫臺失策何疑而督之未有應援未必坐視幸災其與撫皆有易心而未有遠謀耳夫踈規條已自虜在目中矣草此以復還望早入春明始悉彼中情形好共商酌耳望望祝祝

答福建巡撫南居益

東南海沸幾欲滔天乃惟知爛額之顯著而不急徙薪之全功識者不鮮也台臺以安攘鴻才赴艱難之會無米成炊虛絃落鴈俾八閩半壁指日綏靖勳庸之挻誇千古而冠當時矣一方底定當求巳試之范韓折箠以撻鯨鯢端在望中為社稷慶奚止辱知如弟者哉遠聞所施曷勝欣躍望風懷企可勝翹瞻

又

某迂戇性生動遭厄會向以直言犯宸綜無夾輔之能而嘯傲長林初衣自老無復長安夢想矣乃以聖恩疊眷再對明光奈國是日非權璫握柄爵祖宗之天下君父之綱常誼難瞑目縮手聽其溷亂其如上方之劍徒請舉朝之諍罔聞奸權內外共有憑恃益張兇燄究而思之不知作何世界也惟恃台臺盈清海氛入秉鈞軸悟主心而清君側我輩且拭目望之焚龥祝之耳台諭誠切憂心同殷凝睇正人曷勝崇仰

答朱總督

方今內訌外叛祇有敗衂而謀定力沉立收平定之功獨惟台臺耳韓范名高旂常勳最千古猶懸辛柔我輩何勝為社稷手額讀獻俘之疏真令舉朝吐氣安得劍履早入春明還為一人圖逼近京邑之巨寇哉數行代候一布喜躍燕私總惟照在此時長安人無大無小惟為左右誦彤弓之三章耳引衡卿雲斐映錦江玉壘之間如龍如蓋莫由從之倍有戀切

答邱御史

洪惟老公祖心生造化手有經緯故事到面前輒有幹濟處分前教督楚餉仍當愛楚人此至言也夫所謂愛者豈必無令其辦納膜視黔情而祇與楚人煦煦乎就中嚴耗增清完欠酌緩急民適還其應納之分數而黔實得其先後之灌輸以楚之錢糧濟兵不以黔之供應苦民此臺下造化心經緯用也某殊為楚民與黔事手額而不虞計部之如此派發也無論催督之使四出而不濟於用即楚之解運亦何苦舍近而就遠此亦計部

之偶未經心籌算耳今大疏至亦無以自安即改正矣又諭遵義一事夫遵義川黔要地新撫重兵於此深為得著今賊先據之矣又當費一番周章奈何大率任事者未到頭即想歇手議事者方起手不共協心深中川黔今日情弊矣豈惟川黔哉試觀今日何事不是如此無挈頭領之人事歸於一而無小潰於成難矣今日參酌兩地情形提挈兩督精神算定一至當不易之著而合觀其成總以紓一人西顧之憂願翁臺無讓若欲問之廟堂不聚舍則娱堂誰敢執其咎而已真切真切草

率布候統惟照在

又

長安人見大疏入便稱爽俊直截論事核而贍詳而不冗剴而直入竅會有用文章則令曰大疏之爲宣公奏議也直是吾鄉高者早低者潦民生軍計兩難又多費良工心苦奈何奈何川黔當合兵須心力亦合乃妙兵之用也處女脫兔九天九地審機應變敵不足防而我之兵口不及一問眼不及一瞬風雷惟吾所之恐兩操而各有統領一事而互有關會吾未見事之有濟也此亦不可不慮也所幸二寇既已無家米貴斗金即諸酋

或應猶免相援決不能裹糧具械相從此可困之機耳堅有以相持妙有以應變台下無妨爲兩地一合籌也如某鄙語坡公所謂試妄言之而妄聽之可耳草草代布惟台照在未一

答廣西王御史

粵亦風林激湍之時也撫按粵者惟是綏懷而休息之令其喘息定而生氣稍壯可耳此中斟酌機宜威惠劑用賊不當示之以弱而更不宜示之有可乘土不當示之以擾而更不宜示之以有可驕故增兵以無示弱而即以示土之無可驕不調土以無示擾而即以示賊之無可乘見臺下之良工心獨苦矣且用兵但在能用之與否耳故能用則隨募即有兵而何兵不可戰故岳家軍郭家軍在武穆令公能用之耳非兵能為岳能為郭

也然則援黔者亦何必粤土兵哉大方之敗非兵之罪矣讀手敎吾知嶺南億萬生靈慮無不是處瀾安而人皆席帖也願好爲之社稷實拜明惠焉真切真切草草代復未盡一一

又

臺下洞識岳力自是治平名世粤西借鼎巡行此五嶺山川實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做得一幹濟人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甘地方之腴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之謂協濟鹽法兩項苦在柄有兩操當費左右劑量至於荒遠而選科甲言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罷庸未必盡科貢而無賴之甲科為多夫提掇其精神令賢者益知所淬勵而不肖者不敢不洗滌其肝腸以

就我之型鑄有斗衡之揭轉與風霆之鼓舞在長安不
復憂粤西無好吏治矣真切真切

答陸御史

稔惟台臺文武憲邦宇宙在手即今按黔非久而虜在目中籌餘掌上據見今料理規條黔事已過半矣後來但漕隨足耳黔撫當并制蜀始便彈壓調度自是不易之論也惟是黔與楚聯楚頗苦於接應楚之望福星有以幹濟而蘇全之日日以幾也計已在老公祖斗衡斟酌之中矣縣官方北苦邊南苦寇而逆璫權保無天日於宮中弟不揣力憤發其奸亦曰完弟心上一件事耳成敗利鈍俱聽之於世運不意滿朝公憤彼内之盤固

已深外復有政府力為之主全無一動面令滿朝無色

弟甚愧之更深憂禍將大也台臺其謂此事何哉

與祝秀水

别我年兄六易霜露追思吳下風波同舟長安言笑追随情景如夢欲更得良緣如昔便如弱水隔望蓬萊猝未可冀至矣奈何奈何却念二三兄弟在京在吳鵬南病廢京咸作古起衡近亦厄於詿誤仁兄大受噬於讒人弟顧獨以六月辦事之給事三年躲懶之病人亂邀靈庇蹴冒憲席真是庸庸厚福而迴環心契之彫殘亦不覺心酸涕落也乃長安不成世界矣門庭之寇難消蕭牆之禍將見其在臣工惟官是競職業全抛翻覆雨

雲跳弄魍魎豈是高人陸沉金馬之時實為梅福神武挂冠之日矣弟近日復自多事以積憤狠擊逆璫拚却一身亦曰盡吾心得幸削籍歸可耳不意憤起通國而無如福建子力為之主何不惟致通國無色而更張兇人之燄弟直欲愧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此時倖去非禮引避似怯而留此何色更欲拚身無益別尋納牖無方觸藩殊苦祇煎憂成病耳當亦虛名自悞蹤進千忌也想我年兄蓴鱸自美松菊堪娛理亂且可以不聞散迯多取而無禁世網外之放人性命中之真得矣以弟

想望真如籠中鳥望雲中鶴耳仁兄不憐我而反獎藉我耶接得手教捧讀如對而把臂無從不免又勞人夢寐矣再拜授餐之愛即以易京米數斛時時飽嚼明德耳諸年姪今當有掇巍科者黑頭宰相發基此時弟向自誇首相者今當讓元輔矣弟八月中歸計可圖當訪戴於龍沙匡廬之間作一月游須掃一淨榻待我餘懷不勝戀依薄具京紬引攺衣一念耳

答黄汝良老師

上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證規諷詳贍直切竊念年来臣子即端揆丞弼惟了票擬故事與領恩拜爵而已於國家事全不見著半點心若所稱慮險防微随事盡規若我老師惓惓於天人之間者有幾即如逆璫雖未流毒縉紳仍曲意交好政府而欺侮至尊不啻兒戲欲將人主國母并歸掌握敢行毒手即中宫震器惟所欲為此從来未有不但瑾直所無也某之拚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心庶幾邀先帝之靈少一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别

有肺肝力與逆璫作主硬與公論為難於逆璫稱勳稱勞擬功臣比大臣於公論稱闢稱誇冲聖遂無張主一聽内相外相處分且教打得一兩箇人言纔得息嗟嗟掃除奴隸一旦列於大臣勞臣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梟獍豈真心間無血不過與逆素有首尾厚呑鈎餌既圖今日之榮歸復覬後来之速入且其實空華易盡遺臭難消試向平旦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省大疏不下一付精神全在逆璫著落讀書識字反不如狗彘受人豢養猶知護其主人之

不如可殺可嘆耳我老師一片忠義肝腸如此合之急圖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并與黃鍾梅一書千古而下誰能消磨亦安取蟒玉炫耀俗人齷齪嚵穢君子者為哉天欲祚宋恐老師亦不能久酣洛社矣至於某辱託官牆致主無誠射隼無獲反致通國無色更張之談直欲愧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矣奈何奈何此時悻去非忠引避似怯而留此拚身無計納牖無方但有鬱鬱煎憂成病耳老師何以進而教之若己氏之子自不能容於公論矣惟老師珍重治平倚賴之身金甌覆宇終是捉

鼻不免耳憑楮不勝廻環戀切

答陝西霍巡按

方今固圉保邦畢竟安民是第一義而奉行上意以及下者則惟有司也夫有司之苦在我輩當體當敬與其一路哭則我輩何辭於察吏故使墨吏望風觧綬正國家借鼎臺下西夏之意矣惟是地方苦而且遠選人多以無貲緣與有議論者充數是棄地方也酌用甲科與有聲聞者大疏議論甚確只是當事每如襃耳也再如募兵事不問領兵者之為郭令公岳武穆而惟圖岳家兵郭家兵昔人曾笑之矣況虛此以供彼之無用而強

夙習不慣之人以從戎俱為無味又不必論到利害矣閣票與部覆自能如尊肯近聞逆璫益日徵色選聲如此厝毒藏劍奈何乃當事者止圖安身席寵更不一計及宗社之禍豈其真無心肝哉附聞發一慨嘆

又

臺下罡風岳力洞識遠神原我輩襟領世道鈞衡也朝端久借主持關中新資貞肅華山渭水之間另有一番氣色關中不謂無事地奠此邦本以燕一人斯社稷式靈之矣我輩咼勝手額惟是駕行後正氣之聯合未融腠理之保和未細不免為宵小似是而非之人以致同中大有參差二三同人調停不下今且各稱干比戈矣君子之去留未決世道傾覆可憂奈何奈何臺下其何以處此倘有書長安諸君子還須各化猵心共維大體

始於世界有賴耳數行代布濶私惟台照在

與蘇松察院

前得報為地方留賢太守此自順人心事科有別議此風聞愛憎之口未曙於地方之真情也大疏欲為請告此固有激之言然無此憲體地方多事正藉綏靖彈壓豈宜輕言去院覆時為朝廷借大賢以為地方報命未完簡書可畏還宜勉愛地方以成全仁張守之貞執不撓人因知之矣餘懷馳切未一

與河南程巡撫

恭惟太老師台臺當年鳴鳳朝陽令日巨鼇奠極治平共推名世幹濟久藉天民即令借鼎節鉞中州亦謂版章腹心之地關係尤巨為一人奠此重地非名臣未易語此且剔歷中外聯以統鈞樞筦之地暫假轍於此焉亦實嵩山汴水之靈為此士民邀有福星耳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我輩且為中外乂安手額接得手教如奉顏色更拜疇咨雅懷撝謙至意仰見大臣集思廣益千頃洪祺度越尋常遠矣顧門下士燕臺時獲請益今斗衡

若遠不無令人心怦怦也

與貴州巡撫

今縣官外患一邊二蜀三黔總犯順也而情有不同邊為蓄蜀為驟黔為激處三逆之事黔若凶而成都之圍實難我素狎於安酋驟乘其無備迅雷既不及耳掩有驚潰而奔風且無所不颺如是為守乃成睢陽之急如是而勝實為湧金門之捷矣若三路既敗之後酋之来儘緩而我之備亦儘足敗乃公事者强不在酋也至於彼未必真有殺大臣之叛心逼城下之叛惡聲為恐喝妙有開釋遂下馬羅拜耳其餘一二愚民稱佛下世當

為天下妄男子而已黨不成兵衆不成敵黠而消之震而收之一有司事畢竟殺人盈城盈野封拜則可矣終不足為成都與承寧之役道中間漸逼而緊促之淺入而周圖之甘為窮獸之縱無分拓土之茅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如是乎冲主中興圖麟第一有所以成功者矣某書生之語然此心則非敢為漫也黔事往不必追諸酋狐鼠枝蔓已盡鈐閣目下此間再差不得些須我輩辦縣官事不必有其功功亦不必自我出蔡元禮公祖可與言者其無吝細商而深計之可乎西南半

壁端當一力擔承讓以才而辭以疾都非敢聞命矣餘

依、切、未一

答四川朱撫臺

成都從来勘亂定傾儘多名賢然禍發於未及備功成於萬有全不惟今日獨矣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間必有也庶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還早入朝以相天子可耳余守實有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扳而員用之直而曲成之夫枅椽輪囷不落於捐棄非材有用用在造化在手者矣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於做事求做官者又幾人哉某感於台臺之論余守也不覺慨然三嘆

答直隸劉巡按

方今徵併無休增派日甚民之鐫急極矣所賴巡方使者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亦惟是舉劾一事以明示其意向而醒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矢以不欺而又明恕以出之吏安有不肅而民安有不生全者澄清猷烈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益勉持之數行代布未盡拳切

與孫學院

台臺點鐵成金手也大江南北譽髦得人大冶爐錘精光色澤斗間另發一番氣象南金竹箭於以佐明時儲國用者固數十年不可勝窮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以人事君更於是爲盛矣捧讀諸刻可勝誦服日者聞賔興後又再校完一府仰見造士無窮盛心而冀望大人早晚銓衡内地早收正己物正之化又中外倫品共有引領也公使囬旋泐此代候懸睇斗光神與情俱馳也

與孫侍御

稔惟翁臺倫品治平名世當年辯奸一疏直接歐文忠與諸條列無非一忠讜遠謀也即今攬轡淮陽非徒裕國此莽宕江淮水原非無事之地又兼以兇祲海氛民急財空諸奸倖小人蓄亂何可勝原亮焉而瀾靜席安此豈盡潢池萑苻中無有妄心夫妙於收攝密於彈壓厚於固結有默操其要領者矣財賦仰藉之藪豐芑關係之地廟廊無南顧之憂社稷之功於是為大矣弟亦為縣官引手加額乃江南既已安輯而内面主德聖躬

猶有伏慮外面陰陽消長猶在貞勝所藉大君子一入而聯屬衆正提挈綱維護持元氣醞養太和儼為泰山之仰重焉則又弟曰盥手焚香不啻農之望歲矣翁臺當不以弟言為漫也至於弟辱翁臺之契也自周冲白掌科所一奉顏色嗣後崇効寺中再辱遠駕款語移時彼時已一言千秋一揖千古矣即形骸若遠有通之者矣

候房老師

恭惟老師功高節鎮簡在帝心晉入堂卿需次鈞統正己物正之化内外當拜大人明賜在即矣某深為世道手額非敢作漫語也當今之世長安非必無賢心有餘者識或不足以發力足任者養或不足以當人是之所歸或矯而成過機時之所赴或比而為隨銖錙既未調停昂低自開釁戾天下何由治平此不關氣運也惟我老師才周四面而濟之忠貞運以平恕智愚好醜各歸其分甘苦疾徐妙中其宜人我之迹交融而斧鑿之痕

不見此門下士十年耳目於茲矣竊謂經綸好手古稱韓魏公令惟老師矣即如江西妖民一事中間不動聲色安頓收拾何等刃游無間保全消弭且為國家養多少元氣神氣豈止省幾十萬兵百萬餉使他人處此不始而手忙脚亂以敗事即既之耳目飾張以邀功昔人所謂須臾慰盡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為今日道矣故此一入朝也某故謂治平有象也知之以至誠動物至當處事至虛劑爭也肅勸數行代候并布引領衷私非但為師生道義遥相彈冠實為天下手額以慶也惟

台照在附去土物知不成享見千里素心可耳

與王葱嶽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富鄭公活流民事安輯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快甚暢甚至於弟積憤客氏魏忠賢前年禮科時即起念入而請劍拚却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蕭元恒小女嫁事託之徐京咸斥斷家事無弗顧矣以轉京堂故已之及去年上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舍親家王思延泣止及見南郊胡貴人事語之浮邱浮邱立止至今年又有如許事便忍不過矣不謀一人草成

一疏原圖面奏不意筭定前月新祈得雨二十九日必出御門疏先發寫忽傳免矣幾乎悶死又疏已寫矣不得不封進知無濟於事亦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社稷之靈幸而濟耳乃疏入奴哭繞屋走奶子與其私人盡力盡財打點一晝夜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絮泣不止專以奉侍前老娘娘為言上但頷之而已曰你且起去本送閣裏擬票奴既先有人浼閣閣復與奴有首尾遂一一如傳奉票上上亦不知而已又不意滿朝共爭奴都掩過無端相公一揭與通國為仇力稱奴

勳勞上豆盎無張主奴安然不動有人且教之打一打

人便怕又有畫策設謀用籤貼出昭代典則武宗處大

臣言官事屬奴專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捹身

之言無濟於用反滋之凶弟甚媿之更憂禍將大在國

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為左魏又言為劉是菴周敬

松嗟夫世間有如此呆子捹身不測之淵以為可以不

必為之人乎哉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激得不好

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停周士樸升不許魏謝恩皆是

好事可嘆世情如此是尚謂世界不倒哉弟令欲再發

疏似非卿貳體欲請告諸君言弟為通國共指之身說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圖機而徐觀其敗焉然無益亦無色年丈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則要事如何為當為不當耳只可憐福清一味遮護奸璫不敢遣璫半字不是而三四閣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箇字終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非其心結之人即其戚劫之人上亦危甚矣而外之相公又如此力護上固亦無以處耳可嘆也

又

時事日非矣不旬日而部院一空且簡賤謾罵直如奴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逐趕殆盡老年丈見邸報當有憂心如焚者此事固中旨傳奉而教猱使鬼實南樂為政而主此行司又是射聊之矢然此輩小人終是作此敗著豈有人塗面呈身中官而得為人者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為用於去所仇得矣乃大柄一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即借內小人亦欲自悔而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兄楊左之局已結惟

願剝有復時世道受福諸君子得為太平之民可耳此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舞正氣徐以觀其變默以圖其機葢小人如此行徑驟雨飄風於理當無終日者若羣陰布滿瀰漫驟無開霽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耳聞小人又將百官圖進計年丈亦入黨人碑然不在目前要地猶尋不著年丈當努力地方厚圖禔福無必以此著念有携手同行之意則非也

余與大洪景逸蓼洲肝膽道義雅相推重然居恒抵

掌談心未嘗不欲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黨禍與三君子駢坐死忠余亦以譴歸里一切往來書札俱付祖龍近曝書偶得此紙大洪筆也敘述詳娓讀之如促膝面語不覺灑泣如雨因思大洪劾璫意在轉天回日出山已決豈其爲人爲事此大洪所以疾首而亟白也此紙留在人間豈非天歟治筆

與張蓬

都中辱收在肝膈之末恨無能長得追隨以共事明主令已作棄去之婦無復言箕箒事矣所冀老掌科留心世道聯屬同人護持正氣靖正直方共諸君子不激不隨要令中外還見有清平之象可耳弟承使人導之出疆如此骨肉之愛但言感猶淺矣今已過真定恆撫又遣兵健再送青衣小帽長途馳馬自覺此景非惡到家無官身輕即誥命追奪於生身處未免傷心然自皇上錫之還自奪之幸非違理辱親當亦可以自慰惟是弟

實受先帝面諭今不惟未補絲毫且若致聖明有內蔽中官外逐大臣言臣之名負此恩知不免夜氣一清時有淚痕如線耳兵健歸肅此代布依依惟台照在瞻對何時憑楮戀切

與李侍御

世道忽潰敗至此矣頃果不食正氣泰復有基獨仰有臺下還共一二君子存微陽於層陰挽日轂於倒影而已想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羣小筭計也日来彼中合謀尚欲借汪文言以與大獄似不得甘心弟不止者弟身名早已無所不拚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是不成射隼祗為驅魚反若播惡於衆而遺枯叢之禍於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氣運應有此厄葢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再為大計考選之事只

有待借端為清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日之謂也聞今日内魏於閣部諸公有事只似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藉之尊爵大官同聲連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其手積漸以往諸公將来作何收拾耳可為長嘆秦楚天高莫由瞻對接得手教如奉顏色顧何能一承下風共傾倒一片憂世心腸哉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前件惟是未能報君父之憂濟國家之急徒傷由來大體擂累善類一網清夜汗愧有穴可入至於一身生死儘不在心即權璫百毒千兇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硬到底不消一攢眉一嘆氣以負老年丈共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人直衷弟拳拳服膺矣此中借題閙一係楊熊二經畧我輩數人為之行賄打點捄護無論弟曾參熊熊事敗時弟政在家即入京時遇原捄熊者還言封疆事重熊

先衆而走我輩如何該揪熊楚人尚恨弟無情也又謂專窮究移宮嗟夫倉卒之際恐冲聖一落悍婦權璫之手事當可慮待其擅弄大柄而爭之遲矣此區區杜防深衷今以為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清爭與別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為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逮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盤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筭諸碍手碍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顚應之局俱已湊成乃遂結此果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裁硬漢到底所謂拚却一身萬事休留得一心或者萬古在不失楚人氣性不敢言氣骨且亦不失為張盤老癡友耳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却是為芝老事未必無相憐相念之情而封疆為重題目大却無相救相保之一言内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以樞輔上年緩決一疏韓

蒲州姑待以不死之言爲弟有書與孫乃孫處弟自入京中景并未通一字而蒲州處亦并未一言及熊事古人莫須有今竟烏有萬一以此受寃心上越發無些子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一个肝腸如雪矣昨友人慮弟途中及鎮撫司奴當有人百凡挫辱作何俛免弟曰但得到出門生死便是臨以君父不屑慁而爲匹夫之諒死於妻子之手韓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樣見地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樣餓不足亂吾方寸此雖弟謔語却亦是正經附鬨發一笑翁臺無過爲弟攢眉也

緹騎尚未到奉教未定言之耿切

答劉道尊

弟癡愚求不負國家久知有此必不能久依化日之舒長也但若葦以烏有揑坐自謂得題目可以壓人不知祇可發人一笑耳孔邇在念無能瞻別乃辱手教奬藉殷肫何以當此有深感戢草率勒候一志別懷引領慈雲曷勝馳戀

答邱毛伯

某託在臺下栟檬且若並辱收之知契之末也止以衙門舊套老公祖常過謙抑某當之每深汗浹念惟川黔有事中間往来叅酌機宜調劑情勢動有萬全實藉遠猷遠識東南無廑一人之憂社稷實式憑之矣即以轉餉關中論今日事當亦非過某無益世事之人但有為引手加額而已今即放逐歸里猶幸為安樂之民亦默受其賜多矣台旌臨郢相望非遥無從一望顏色乃辱手教遠存先於匹夫何以當此某既已削籍奪封於往

時一應門顏都為摘去尊君命安吾素也獨念民亦臣也台賜衮褒懸之堂上名賢題品既足千古朝夕瞻對殊覺色起是臺下之加於某者真一人知己可以無憾矣受者已饜施者疊来有誦隰桑之三章耳至於長安新局當是中外共效烹阿封即墨佳事中間至此猛風震霆亦難終日願當事諸公無便謝恩私室還養些些無過激過陂有以藉之地也扶斯世於清平終在大君子入有以提衡於此耳數行代候祇有戀切

答崇智宗侯

某於神仙之學未有窺也而志則僻矣惟翁臺具大智慧有大根器入公時過從游鼎成出世定當有日弟前有緣幸侍顏色妄希備淮南雞犬久矣向者已投身道侶意訪嬾殘衡陽而俗緣未斷兼以一腔熱血猶有欲奏於君父前者故復上長安圖以身報當年憑几惓惓而不意無濟於驅狐去蠹而反若益張其威焰日使善類一空斥逐歸來搜求未已意尋前時五岳之游似涉於避逃兕毒傷無所逃於天地大義故杜門靜俟即造

設老道大之興亦成惆悵矣今且束身就逮未定瞻對之日何時正在徬徨而瑶函飛下捧讀如對感念提拔接引之意千生屢刧之緣不覺泣下泣非愛此身傷忠未成於報主而緣虛願於學仙且使海内忠臣義士將以某為戒一味計利害只知媚權奸戀禄位付冲聖之安危於度外太祖高皇帝之謨訓法度聽其澌滅殆盡而不敢一問也洛陽書生當此安得不為痛哭流涕闖逆璫所以獨相加者在移宮嗟乎移宮是不忍使冲聖制於悍宮人毒宮人之手也是臣子一念訪微杜漸之

愚衷而今以為罪端然則竟請皇上避居何宮仍迎選
侍還乾清乎其與左袁諸公並罪者謂某護熊芝崗為
之營脫翁臺知某為為芝崗者乎傳聞樞輔請决揚鎬
熊廷弼等是某書為俛求乃某入京至出京未嘗與樞
輔往来一字也昔人害岳武穆尚以莫須有令且竟以
烏有矣此等事某都能以一笑甘之聽生死於君父付
虛實公論於天下後世只可憐過傷日月之明耳令緹
騎尚未到若到省中開讀還可共左右一瞻對言別只
不知一别後再証神仙之約能果如願否也幸老仙丈

益堅素志無替前修道成丹熟幸無忘癡愚愛國楊生終思所以超度拔濟之也敬百叩頭以祝遠煩仙使何以克當勒此數行代候兼布中悃扳戀瞻注之思徘徊黃鶴樓前日有幾許也臨頳可勝馳遡

附失題諸書

台臺於今英舉慷慨奇男子也妙年積學不用以讀中秘編國史而顧以用之冷曹此俗吏用舍之過也眼高韻遠未可一世落拓林泉而牢騷磊落之意有所用其不足於詩篇聲酒間品高與俗人絶而世亦於雲際望真人矣弟於蒲城幸接顏色御李之緣一快平生已而望珂里咫尺過門未入終於傾倒私衷有懷夢寐又真是缺陷世界也挨得手教披讀如對面長者無我鄙棄顧某何以當之至於縣官用人尋常無論每每格破而

事無濟官增而蠹愈開實有濟有用者往往格而不及收蔽而未得上治平之業恐猶未可冀也起異才以濟實用只在機會湊合尊諭敬識之不忘

失題

客秋一接色笑未盡之懷原圖摳衣層台請益而適以俗溷相稽遂抱缺陷於今念之祇積悵抑乃台臺芳聞斗望人人峨嵋天半雪中看也則其形貌若遥精神不啻近矣某里居已久懶慣成性已無夢到長安秋初因官賜老吳浮老有書相促乃汗漫入京然悠悠泛泛如昨耳非不冒濫國恩而報稱知己何時每有感嘆不獲時從堂下一披吐也時因金生西行之便肅此代候一布依依惟台照在今當多事之日大為世道主持急需

海內大人君子庶幾旦晚還朝襟領衆正以收正己物正之化此衆君子之同心也不但某一人之私願矣翹首劍門日有瞻企

失題

客歲一函附候後即忽忽至今矣想望丰神每於天際朱霞空中素月依依如見也年来推陞殊多位不配望惟是真人隨時行素借官布蘊不必榮官即如豐芑之地廷尉有持皐陶之平者不僭不濫更多所平反此於縣官為益非鮮而我得借之以立功立德益增累其聲華亦自我輩快事耳今咨俸并譽望俱深矣持衡者定能虛要地首席以待也匪謾匪謾弟駪駪于役冗冗居家入直有期建明無述庶幾得借鼎台從於北寅清司

馬之間夕朝可共披心領教當益有匡成弟固拭目望之惟日以幾也遠承藻使下臨盥披手教宛是即溫弟恨促膝未能耳想造物除乘之數亦必衷前訓以為令伸矣若弟固無能贊一詞也旰衡牛首鄉雲何當披挹憑楮馳依

失題

恭惟臺下覺世真人調元巨手即今候轉洪鈞盡中州境内物欣欣以向榮人熙熙以同悅此造化生心者有默劑淑氣之先者矣主於台履與泰日長而地方之受福又與序並進無論頌望日升川至而立德立功益有日新而不已者矣辱在知契之末可勝引慶日者三素雲開想見吉人五福駢臻且瑶函手教先怪映照四壁寒色猶藹藹依雲就日也數行代候一布積思附具一忱非曰成享聊以引改衣加爵之念耳莞存為荷

失題

憶在長安過從深夜凡所為促膝嘔心有一念一言不從護持國是培養正人圖共天下收治平之福者哉在都二三大疏宦邪國是撐持多少却憶去年人情疑似之間國是分淆之際而一旦漸就廓清畢竟大君子正己之功為多及荒寺一別而正人遂覺分散同心便成南北弟亦且避忌歸矣林居感念時事杞憂未忘明月在天懷我知己忽於夢寐之餘接得手教喜可知矣披讀情誼盈楮然亦未嘗止從爾我間睽離起見也方今

可憂之事寇亂又其緩者彼其欲傾正人以翻世界外主福建子内結客魏二奸王安逐而倪朱遞降中間禍基亂本在宵人欲從中傾害君子搆出紹聖之禍羣兇極毒即君身在所不顧弟為今日慮但禍在正人猶可言也第得君身猶幸無恙則已足矣仁兄以為何如近日濇道長一疏大有關係此一邪正剝復一大關頭也留都清議主張我輩有心憂國願言聯屬同心共唱大義仁兄想不自舍前勞也

失題

穩惟老年丈沉神淵識岳力丹心確是當今治平名世也即今豐芑根本之地并罵陵易動之鄉鼎藉澄清我知比斗之所斟酌風霆之所鼓盪雨露之所滋濡慮無不民家戴春吏人履霜奸宄喘月雨雪見晛者社稷實式靈之矣弟追隨長安實有誠服庶幾長得提攜以共事幹濟無奈弟人微府疑致生指射關口無當裴龔非我計當時過為年丈所憐首疏留我有曰憂天之大業已成夾日之鴻功若浼豈不誠高云云仰見老年丈愛

國愛人深心矣弟則無以當也嗣是諸君子連翩論列
弟之罪過得明至於今日猶時入君子之口使拙守無
緣如弟之人以淺俸而躐清卿擢輿託基自有專屬知
我成我中心藏之即沒齒難刋矣第弟謭劣終無足短
長耳今雖衛鶴乘軒何以不負知己而有益國家則望
老年丈始終有以提攜我也真切真切

失題

憶當年過從領教肝膽披傾都不作塵間語至今遠韻素懷猶宛在心目也却念别来入境日勞入趣日俗入心日蓬入人情日顧忌回想以前相對清言擬脱世諦便如引首蓬萊隔弱水三千丈矣忽接手教披讀若對又不勝山榛隰苓之想也易水卿雲斐亹如薝何當披覿但有遥馳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六

啟

答同鄉柯太守

稔惟臺下望高尺璧品重雙南允矣公輔之資暫借保釐之寄旬宣瞻國三川兒恤恤於露根公慎牧民一路盡怡怡於平葉嶙峋直卑劍閣高華起接峨嵋蔽芾歌傳西巡重資召伯屏藩武接北闕即迓穆侯吾楚既張縣宇共仰某鄉里後生官寮豎子久有懷於御李尚失候於題梅何來長者之先施殊歉稽生之過懶更承兼

貺益自愧心勤此蕪函一布夙悃統惟崇照何既宣鳴

答同鄉袁兵備

伏以玉節虎分慶握折衝之寄珠裁露布驚推溢分之榮荷寵物以何堪頌德私而增懼恭惟老鄉翁台臺才堪佐命策預經邦含香粉署共推文正之十萬兵督餉鴈門益裕鄭公之十三策既崇人望借憲兵符抒壯猷以作捍廟堂紓西顧之憂載甘雨以行春邊塞飽東依之願赤絕狼煙狼子解刀稽顙綠田塞草塞垣臥鼓興歌赫赫海內具瞻泱泱楚南生色某竊附枌榆之末久依山斗之光平時既積欽仰之衷今日復藉噓扶之力

政期題衷於附鴈遠意拜德於緘魚珠璣錯落欲為剖腹之藏筐篚充盈祇益捫心之愧為壑自甘報李何日至於掖垣獻納之司豈是山海遁藏之所大丈夫誠得地宜言而言出為經者安在聖天子或止輦而待而一言悟主者何資惟兹負官負國常懷遺桑梓之羞庶幾愛國愛人其無吝斗標之指臨風再肅惟日以須

答關內楊大參

伏以熊軾專城久著次公之勳龍渠重地特髙范老之名福星朗映一方夜月光分同籍恭惟老年丈名世髙標調元妙手聲華峻起結葱佩於朝行簡命特隆耀金麾於甸服威武屏封豕長蛇之跡無地不是春臺旬宣無黄鳥碩鼠之歌有天共熙化日葢選衆後舉借巳深之保障作礪長城而為地擇人出富有之甲兵泥丸函谷譽巳隆於總憲寵即重於建牙某臭分蘭畹仰切斗華喜芳聞嶙峋髙出秦關百二嘆音塵寂寞歎玆江鯉

一雙何来瓊玖之投無拜筐篚之飾謝何容口藏在中心所冀揆文奮武全才揭勲華於指日佇膺出藩入相重命奉周旋以有時統惟朖鑒曷勝瞻延

與孝昌令

老父臺之治澴水也清風載道明月當空憲露既沾足於蜎蠕嚴霜亦肅刷乎狐鼠何啻仁稱三異共推政擅十奇芳譽早鵲起於燕京勝選遂鳳騰於豐芑雖猶位不酬德庶幾人以重官喜在得馳負重此行何異登仙桃渡鶯花久候使君之旆金陵春色新承君子之光夙荷蘭投恭當喬轉雖憐此日災民之離毋却喜留都重地之得人久積燕私薄椷魚素聊申情於賀夏深引缺於躋堂此束帛之戔戔以寫心之眷眷統希鑒在曷勝

神馳

與承天某別駕

伏以屏星散彩祥開是處歌吟日絨彯華光動隣壤氣色豈眞門啟丈夫之志何當福借使君之榮𦗆惟老公祖臺下瑞孕羊城福来郢里懸魚望重人推清儷四知題輿名髙世仰麈融千仞列名城而共理清風明月平分佐太守以齊驅髙葢華軒並峙春田帝節龍光益豐芑之邦鏡照人心鼠伏消城憑之窟葢才浮百里淹龎士元於當年光燭四隣見陳仲舉於今日豈曰半刺雄風式快貳藩鵲起某久濡河潤未遂斗瞻猶歉承修其

下風遽意先投以明月方深悚仄益切瞻依不盡寸丹
聊申尺素伏希垂察不宣

答金大行

恭惟帝節端開政喜卿雲素見將小大熙熙以同悅屬
真人調淑氣之元此歡笑宛宛以盡娛戴君子納同天
之裕某久煦愛日更載祥風方有願於祝崧尚虛懷於
獻壽忽拜日升之頌感深醽錫之榮無能化鵠以及朝
惟有祓鳩而頌壽統希台鑒曷勝神馳

賀王軒籙公祖

天賦真人望歸名世心上未雜一毫富貴胸中饒有幾萬甲兵到處即造福於民隨官務盡其在我當邵子賑荒之日存活何啻鄭公及郢中坐鎮之時釐保有加召伯鬱葱王氣累世已深藉滋培睥睨妖氛中權更寵資撫定惟天下安危注意故兵事節度付公崇詩書而謀帥端無同儒生迂濶之譚妙劑刃以靖邊斷不襲近時苟且之套報傳鈴閣想旌旗已不覺其改觀風入板廬知頭目共相戒無生事雖奪東人之衮繡實增西国之

長城也但得嚴疆收彈壓之功何限窮簷甦侵剝之苦韓魏之功勳為小社稷之禔福實多某虛受兩朝之特知未有一籌之展報痛心外侮轉慮他虞卜素況復強橫封貢未定完策須事事備乃其無患更著著先不在見功惟有我公平日之深心乃遺吾圉此時之隱福喜在尋常賀燕之外憂深感慨仰屋之餘肅此數行用當百拜亦惟肘腋之外憂有託則天子之旰食可安僅曰樞衡之內召從茲於大人乎浮雲何有統希鑒在何勝神馳

賀李方伯

伏以雲漢爲章久蔚斗山之望鹽梅堪寄先資屏翰之猷權聲塡動鳳凰山瑞色一開鸑鷟渚恭惟老公祖台臺覺在民先器稱王佐李宮起籍早騰高潔之聲瑞錦蜚名茂擅寅清之選範諸生於準繩規矩文起八代之衰率下屬以惠養忠清德足萬邦之憲惟帝選衆後舉簡屢試之名流專司保障在楚邀靈有福得書宸之碩彥益固維垣藎玉節欲移爽氣先炎消於六月雨隼旟一至清風即澄澈乎三湘春田召伯當年露湛君陳今

日斟酌有箕有斗之困將造化大藉補偏調停空國空民之窮見社稷永由禔固某久欽台斗喜入帡幪莫罄一字之宣揚秖有如盤其忭舞仰瞻師日同旄孺遊泳於熈長懸睇鄉雲共蘭杜蔭依乎斐亹數行布候一芹誌心夏屋渠渠雀燕秖深叫喜春暉藹藹蜎蠕莫禁旋愉統在照涵倍餘踴躍

答侯侍御

某浪迹長安素餐仕路虛有過情之耻更叨非分之居竊惟臺下心與春涵道從夏大願常歸於人多好事喜偏在於鶯囀喬林蓋有人即受其德之生扶而無物不席其蔭之廣大故如某今日濫承紀綱之寄總邀庇覆之靈方且抱慚原無可賀遠拜珠璣之錯落濃如筐篚之承將其何德以能當祇捫心而知愧敬申衷於九頓聊寄謝於數行總在照涵不勝馳切況此生稱副之未能即我里提携之分辱何以成其真御史不官重而有

以重官是所望於子大夫無我舍而庶其教我

答王兵備

恭惟老公祖臺下德意春生惠好露湛披襟嘯樹和風暢及桑枝汪度疏瀾宏澤盈其細派下逮之仁無量仰承之荷何堪伏念某荆土寒宗蓬門弱植沭滋培者比比業巳成樗顧孱息之嚶嚶猥云如虎堂除四世敢同派衍乎闕西筐篚百朋竟辱榮施於江左金蘭之誼固渥玉麟之詡奚當報以何塗感而生汗勒戕先謝銘俟耑修臨楲可任馳戴

答王叅議

稔惟老年丈一片赤腸千尋罡氣交多至契不在形骸之中義有獨期常拔偶儕之外望而知為君子就之益服真人葢衆正所共皈依不但同年竊相嚮往弟自長安候命即已朝夕深投悵别六年晤言一室當路河之行所無事如柱石之砥其中流既鼎望之甚孚當緊關之特起豈戈操於室鬪遂刀切於玉泥然雪凝自見於晛消而雲淨終歸於空朗丈伸何妨尺蠖淵潛益厚天飛即今翰借東方何異召巡南國但有以媚庶人報天

子我能操其重不必問外勤瘁內清華名自尊於官想我年兄會有當於弟之言也接得手教如奉面言引快可知至於弟原甘廢棄山林忽漫蹶司風紀總叨樾蔭實愧鶴軒恐或遺愧於如蘭亦何取茲於列栢庶其有以教我乃能不負同人幸惟留神曷勝跂念再辱授餐遠愛祇餘為壑深慚數行布素千里馳神引睇卿雲之南望闕情紫氣之西來脉脉此心懇懇此願矣總台照在未盡瞻依

謝邱餉院魏按院祝壽啟

恭惟臺下盎然太和之氣純是生物之心見萬寶共宥於金成樂斯人咸臻於壽域即如某忽忽方臨蘧齒容容浪度年華已當韓魏公之五十三而權璫之勅遣安在容易郭老兵之六十一而劇寇之劍掃何時反哺轉心惻於臺烏擊邪更衷慚於冠豸有懷生我之劬日寵錫同人之綺霞況使者重繭之殷勤更外孫虀白之鄭重既㝡之稱其職又祝之永其年顧何德以能堪祇藏心於無斁真是頌而無能為稱將無感而益深之慚聊

布謝於數行莫宣心於千里統惟照在曷勝瞻馳

田新春啟

仰惟臺下道先民覺心與春涵元化實藉鈞調世運共推斗轉即令條風噓物想見揭百度以歸仁載瞻麗日行天還知耀一方於同泰惟懷拍拍以都是故景欣欣以向榮正三素之遙慶雲開忽雙魚之驚從天下以親芝宇煥光照於四筵如奉麈譚訝寒融於滿座數行布候一寸馳心祈萬福之攸同偕百昌而共遂自今泰啟三皇之世惟君造化生心從此和消四氣之浸跂予焚顲以望統惟照在曷既神馳

答程啟袠道尊

稔惟老公祖道備四時之氣風高百世之師天下有待治平當今共歸柱石即如旬宣南楚不殊麾保東郊人共遊於化日之舒長俗盡恬於祥風之鼓暢寧惟歌謠不到萇楚實且蔽芾日茂甘棠即憔悴莫甚於此時而我人獨飲九天惠露今徵併誰寬其生命在四方惟此一道福星蔭江漢之邀有夙緣亦造化之偏私吾楚耳某依斗有年披天無自託萬間之蔭庇踈尺素之緘題先辱瑶函更頒鼎貺既珠璣之錯落讀来齒頰俱芬靚

筐篚之充腆登嘉拜承何地聊數行以布謝勒明德於

無謏統在鑒涵曷勝馳注

祝沈太封翁

日者金風薦爽璧月流輝當庚公開人閒成寶之時更甲子發天上數華之始恰真人初度遇吉甫生申斑彩舞盈庭想的的公槐一再傳今當再茂壽星流當戶計垂垂仙棗三千歲更獻千秋瑞托雲羅聊佐霓裳之舞詞中鼎爵當添海屋之籌統在照涵不勝華祝

雜文

贈別駕郭公禱雨序

當公謁選得叅佐吾邳子時長安友人書来稱初見公恂恂長者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遠神安而力定與譚吏弊民隱井井秩秩也又聞公於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邳子之福矣公入境某得以部民拜公私謂友人知言屬有攝應令事甫下車朝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

休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不忍輕杖一人羁一人伍伯廷偶立無所事事曹椽抱案牘畫諾而已會五月亢甚一望土田龜坼村市洶洶然米價涌騰公疏神步禱神色爲癯雨應日降既霑既足百物田槁市歌村舞曰公生我諸生某某等聚族而謀於予謂方今東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剜心醫瘡閭左無生之象吾子亦既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穡吾應共索之枯魚肆耳況公代庖非久於應不浚我以生足耳乃肯盡心力以生我吾子能無一言楊子曰諸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公

禱者乎衆曰公體貌尊嚴矣令若丞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温色為快民某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避輿再肅而懇浼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也萊蕪之甑釜鹽一柈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腊以私公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於子也飭於人之共見弗見而欺焉神其予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覺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方祈雨時糧胥以嚴徵請乎公曰此時旱

民心焦灼而忍催科吏曰及今併之猶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參罰何公曰民無生矣寧惜吾參罰此一言也天地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桑林之為犧環柴聚艾之自焚是也窮迫之極自蒸而為雲真惻之至自解而為雨造化生心此物此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来董子曰怨夫愁婦之氣通則上薄而為甘澍自公之来相安於耕機安於織詩書安於誦讀估客安於廛行旅安於市向時拘攣之勢若醉而舒漚霧之氛若滌而淨枯凋之色若膏而潤咻噢之聲若

蘇而暢元氣絪緼盎然生意又有以薄而通之是雨非以禱應冥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寧惟是公之鄉人所云不苟不欺内外少壯如一日此謂邱之禱久矣又在無以有貴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忻然而笑曰是善言我公之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不然雨實私公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蒼生霖雨耳我儕且不忍以治中別駕私我公於邱子而況於應然則吾儕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曰請天三日甘雨霖何以酬之願長生公

庶幾得畢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矣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子之言我公雨也請得備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膏雨者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邳子之三月民狎於野士服於教商賈安於市堂無威福之吏里鮮兼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競脩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聲特起江漢間會巡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露章薦公俸猶未及額亦異數也邳之父老子弟奔走歡呼曰使者幸能知我公謀所以宣公之愛而屬余致詞顧余不佞亦何能有當於公則嘗有概於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君子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

厚實也藉抒吾所蘊以及於行事耳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令田夫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吏則官不必論內外尊顯要以膏澤下民而聲施無斁實惟親民者便而更無如守守於地方事力所得為朝下州邑夕奉行於令丞尉矣力所不得夕請於藩臬御史臺朝而報可守顧不於愛人者有實用與而今之為守者厭薄簿書日惟脫出為快必有荒落於職守之內精神之在民間者亦什一千百耳未嘗不循資序遷而地方之口碑字冢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

以進士高第再仕為令假善事上官豈不能遽入掖垣御史臺而不畏强禦不狥逢迎為吾民之為求則公之識度固已於趨名赴勢擇官擇地者遠矣余始一望見公氣沉而勁言簡而要而問民疾苦風俗良媮目蒿蒿焉有如不及往是郡有捕逮遣胥下縣官吏亦不勝騷屑公一切報罷即緊切亦但移檄屬長吏以中期程殿最而已郡俗健訟辭多無情公聽受絕少惟務以默止讙息爭不足理者批縣聽人願息以故民化之庭常虛無人吏不得為奸利伍伯監門槁立備傳呼率多請去

諸長吏上府請事利害不百無輒更前人其見在檄下有不便於里弁者一請即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捐俸頒種屬有司省耕歛行補助民務力田孝弟而已大率公為政惟民之因民亦自歸於公而無所閡新天子鋭意治平留心民事上年詔冢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臨問褒勞不次擢拜以余觀於今日何以易我公夫公無意於尊膴而尊膴至猶其無意於聲譽而聲譽騰也二三大夫既勉率公行事與民休息以為天下二千石法異日者公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

布之露章以競勸學道愛人之君子則天下拜公之賜

豈獨吾邳也耶

賀夏父臺薦舉卓異序

侯謁選除應令余友姚孟常書來曰某所善夏予蘭真修品人不但修名者孟常不輕以品許人余舉以語諸戚里而論者猶私相語凡修品人必嚴毅而介直於平易近人處每難之或不能耐細事不苦俗吏勞人乎已侯至酬人接務宇峻而氣和體恭而神豫坐堂皇朝諸三老娓娓詢疾苦惟恐不及兩造之陳藹然家人父子務盡其情一抶必再衷於心片紙亦屢勘於案即法有莫貸而終愀然不安草徵收羨贏猶若恨不能已催科

絕行戶供應出錢市物或故為昂以給直弗計也至於吏胥伍伯偶因緣為奸利朝願使夕城旦無敢舞文者已而為應山請折不通水次之漕糧請豁代納無田之子粒上各報可明年五月無雨赤日中走禱羣神形為癯足為尰雨亦隨沛成有年又憫應山民寡儲蓄與七之困於科場剏瀦水閘重新黌宮更設常平倉使正人司出納邑之士民得遂其生而卒其業矣侯之精誠既通於天於人遠近上下亦無不知應山君為良吏者兩臺使交露章以聞邑諸士猶歆然於侯之推轂為第二

人揖余曰吏治之盛無如漢文成都之禮殿講堂邵南陽之開渠通溉令侯於應山其績何遽多讓且侯退食無應山絲粟之入俸糈併以佐度支經費而為申請折陸運之糧免無田之粒與國相終始我應人受賜於無窮則令日吏治視漢固不啻過之然侯之念無屑及此侯但知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耳名之所藉非實之所託也有無焉可也姚孟常固以侯非修名者矣侯當即起家御史臺再奉簡書澄清天下持此必敬修其業而成敗利鈍不計焉一薦之與及推轂之不先我輩亦不必

為侯沾沾諸士乃爽然於余知侯之深也

賀夏明府薦舉卓異序代李本寧太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孺走字屬余題其邑侯夏公商霖冊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内日如衰門以外日如盾今五月無雨公憂田無秋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凡七日日凡十許里果先各州邑得雨四野霑足應山民貧甚近復棘於騈賦倘更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述良有司孰如公賢者史筆不可失吾侯余時赴南太常之任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異日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薦舉於朝并舉吾鄉卓異第二人

余以予告南歸文孺復書来尋前約余讀文孺之尙諸士敘公者悉矣即余亦何能更益於文孺無已則有已在文孺筆端口間而微闡發未盡者余贊一詞可乎夏公不但金矢之贖不入於庭且月報日給與往来廚傳之費半取辦於家今日號難處無如我輩青衿有司畏其多口下者望而許而武斷之害乃遺之民亢者迎而距文弱之儒每至屈鬱無所訴公曰吾子弟也親道師道之謂何而疎之而暱之惟使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無所軒輊其處事意不授人以迎理不守成

於壹昨日之是不以准今日之非今日之法不以貸明
日之恩事一更端而淑氣應之矣此其考衷應度即五
鳳神爵閶誰當鴈行文孺則謂飲水載米人以之稱公
而公未嘗自道一貧字事各當民士心而猶歛然其若
有所未足也今夫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潰於成
而成或亦不貞於吉國家并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
其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只居心不素守已之勝而
不能虛為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為求亢之為憤激之
為爭鳴豫之凶用壯之悔非天道實人事矣故謙之元

吉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坤之章貞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無敢成也公下濟而善其施黃中之美矣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居紀綱之地備耳目之司虛以受衆趨之益平以稱衆紛之爭又以欲然若不足者恬以和鷙戾忌憚之習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於平文孺之言曰侯知盡其在我者當如是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明余譬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緻山嶽之凝重狂飆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減之鈞石焉行水

不加躍盃之釣石焉食水不加咫恬然穆然無易驚易盈之象則其含茹之宏也合之以成其大受豈惟二三大夫與文孺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共拜公之賜於無窮若應山不勝僂指之大政余即不敏能敬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賀雪蒼艾父臺考績序

歲壬子余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浹月也侯氣和而神俊韻沉而語溫秩秩中準繩與談天下事犁然如注神情意氣直欲追兩漢循良而上之謁選得應山令邑號瘠區而民彫攰素稱難治公入應首條八行圖以醒愚頑健訟者大為創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胥吏或猾黠舞文為奸利廉得之麗於法於是門內外凜乎霜肅吏有民命百章遍榜鄉市一切與民更始仁言義政又若扇祥風之和無不欣欣有生意也其大者裁

賦長之贏羨禁糧胥之虐科營繕徵材及官府薪蔬均値於市肆又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明道正誼之訓其於學宮干羽籩簋創修聿新故入侯之境者閭閻恬如也祠宇翼如也田隴秩如也至讀侯所刻政蹟諸書無不以侯為古人思一望見顏色蕞爾敝邑且將與中年魯山比美余假歸再晤侯侯不薄邑貧小且若有難舉者謂境之所觸事之所接跡之所至無論纖鉅靡不深思而慎出之故少所遺忘舛錯夫針無不入故線無不徹此應山之舉諸掌耳然寧獨股掌間治應山哉夫侯

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非力弗任也非膺弗赴也然即一邑可覘天下焉當作城之役侯日與吾民料磚石計畚鍤風雨寒暑不憚勞瘁且為請裁公私帑無所與而百堵成上官諸廨署皆徵功屬邑府吏藉以索詐侯條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請先得行州六邑所陰省而默節者無慮數百萬緡此以徵侯之力與膺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膺毅者無往不赴也然則以此任天下事將恢恢有餘地而豈空言不足據哉侯常言先公先兄每箴子以孝弟以悌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

毋曰吾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吾治邑無敢一日忘此語也是侯之兢兢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艾也余又烏測其所極哉

贈吳封君天與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余友鄂渚姚長虞性寡合工文不可一世頗殊善其社友吳玉文玉文鄉闈不利館於應長虞遺余書稱焉余接玉文温潤縝密廉而不劌孚尹旁達如其字行不誣也既讀書程園恒下鍵不問山水及奏藝一篇沉渾俊逸瑩然鼎彝貴而雲霞流焉余益異玉文已而悉其兩尊天與君鍾孺人云天與少於書無不窺名譟諸生間已數奇不售厭去之曰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即釜魚甑塵意興固自翛然也孺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嫻禮

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玉文童時口授以小學孝經諸大
義學之涉者淺體之安者深吾乃知玉文之濬源遠也
玉文一日款語余曰不肖璘赤貧舌耕遠遊今年兩尊
人俱六袠人無不願親富貴壽考傷哉璘之貧且賤也
無能供老人膝下斑斕之歡敬蘄先生一言以祝其且
令名無窮余不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
玉文之文其兩尊人固已厚矣余惟玉文之所自歛然
於兩尊人者目前貧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亦視
處之者何如連騎結駟列鼎重茵或行能不比於里閈

報稱不副於位祿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天與頌詩讀書斂身守約胸中不著氷炭眼底不礙雲霞問業可以芥拾青紫問心可以土視科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泊然與天為遊中立之文種不絕彥緒之清名為遺天全之為貴多慶留之為富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一代偉人無寧惟是列御曠觀遠尚而忍饑辭粟不能得之其妻淵明夫婦雙趍而不愛紙筆不能得之其子虞集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攜不能得之其父目今漢上疏縈梁耕孟案眉山掞藻父洵母程然則俯仰無愧父母俱

存米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三腹錦千章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孺人之自文與王文之文其兩尊人不為不足而無假余文也夫王文而猶歉然今日貧哉則請為王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元齡曰人皆謂祿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以余觀於天與與孺人不但以富貴侈望王文王文即通顯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改今日貧賤之素庶幾古名人若元齡仍以清白拜復其兩尊人於堂下也王文忻然而釋曰此璘兩尊人意也先生善文璘之陋而更以元齡之父母期顧期璘

兩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詢謹奉先生之教以語長
虞諸社兄而共侑璘兩尊人一觴

賀劉母封太孺人序

國家功令凡職官自一命以上滿三年績上賜璽書褒嘉之爵其所生夫布韋綦縞之士占一經課子子宦成即被之冠袚珠翟令其子為壽堂上不謂作忠榮典哉顧往往於外守令獨難且重也或前任深矣而後任不及格不得滿或政報循良矣而徵催不及額不得滿及格及額矣不經臺臣幾更薦剡不得封典葢至百方難之故為守令者為人子賢易壅於上聞恩易滞於下逮皆勞臣之所徘徊而孝嗣之所感愴也余姻友念劬君

始念太孺人早孀且高年故捧檄為令聲噪中州薦書凡十九上三年績報考功令上旣無所以難之制稱念劬賢如是封念劬君父如君官母太孺人亦進封如令稱天子固不輕錫予哉而若於念劬獨易夫其有以易之也制下之日太孺人方家食念劬君緘制書遣使焚黃先贈君之墓制翟冠袍帶以答太孺人君叔季侍太孺人於家者率諸子姓設几舉酌羅拜堂下請太孺人升受制余小子弟兄從諸宗黨親屬後捧觴稽首為壽曰美哉守令錫典之難且重如此也念劬有足以榮所

生也而太孺人又獨以孀婦手植國材而身受國榮也皆人子人父母異數也然亦知念劬與太孺人之於此重且難乎當贈君背太孺人時念劬諸昆季皆弱齡若太孺人棄諸孤以徇地下此藐諸孤何所從斷機畫荻以受成而且得薦五鼎焚黃以告之地下也以四十餘年凄風冷月機杼刀砧燈火熒熒此剛腸男子容易消磨者故為念劬母也難矣而能為念劬母也者乃能為子之封也重為念劬仕也難矣能為念劬令也者乃能為母之封也重不然章服煌煌即仕宦家母子例得邀

榮者可以倖致是念劬所過焉而耻弗問者耳且念劬之為令余尤有難且重於太孺人者太孺人始忍死以撫孤豈忍使一日離膝下而顧不肯就祿養第勉子以官方自飭故念劬居官四年履脂膏之區行李蕭然不知有家也為一人捍吾民不難磨新藩方張之虎牙而苟可為一方定亂民如平靈寶兇譁又不難單騎往撫亦何不有其身與世無論富貴即勳名猶易耳節義忠孝閭氣矣君子難言之得一足摩日月而况兼之而一門一時則太孺人之開之者遠而承之者厚此其難且

重也復何如乎太孺人今七袠餘而康視聽健匕箸眉壽無有害念勖君且入領禁衛叅軍矣聲華日起太孺人累封而日益尊則今日之所謂難且重者獨人壽榮名已哉

太宜人傳母李太君六袠序

歲丙午余偕計而北友人傳浴伯許以女字吾子聞之蓋出母夫人旨云夫余貧士耳居且無一廛即至今日視計偕時若稍遠於諸生自揣志之所存與身之所安終不以易吾貧也不知母夫人何所取於貧士而遽以女孫字其子且聞向人猶津津道余貧不置也余竊感今人之以市道姻也富者欲過貧者欲及繁文縟節以飾道旁之目耳即為兒女計奚益天下有無益之費而相習以為固然者大率類此余有慨於中故於母夫人

之不鄙余貧而中心誠有服焉非直私感而已母夫人故邑中名族自歸太翁獨任家事俾太翁專志嚮學太翁遂為孝昌鉅儒然太翁不自享其成而發祥於子咨伯咨伯登進士高第甫弱冠乃精吏治濮州澤州之政神明愷悌又何炳炳也聞之母夫人從太翁就養濮澤間咨伯每退食必問今日利濟幾何事乎活幾何人咨伯日必祈得當以佐母夫人喜笑云嗣咨伯入居工曹例得奉簡命有所往每讓衆人之所爭而就其所棄此其識遠矣咨伯望既著主爵者將優借他部需咨内留

母夫人固曰仕宦要於世有利濟耳當今之時朝動念
夕可暨四履其惟良二千石夫濮澤已試之方與夫未
究之願老人且欲更試以觀汝咨伯乃自請外補得留
之平陽故長平毗疆也山川風氣故相似咨伯曰吾幸
得舊遊地庶幾可以昔之無開罪地方者今無貽吾母
憂適今年八月既望母夫人六十辰咨伯將率其里之
子姓姻戚上一觴焉而後奉板輿同之官乃余小子固
留滯長安無能從賓筵後為咨伯一歌閟宫之八章也
安可無一言之誦余常思人生所欲自致與子之致於

親者壽耳余奉家繼慈之暇於方術家言長年者亦常過而問焉其說或驗或不驗其要歸皆託之老氏夫老氏則余既知之矣無所謂熊經鳥伸之術丹砂煉服之秘也有三寶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如是而已矣母夫人之有儉德也於有取於余之貧而知之也其不敢為先也於咨伯功名之際如此其退然也若其仁慈惻隱則鄉里宗黨盡能知之能言之而濮澤二州與晉陽之民且陰受其賜而將益廣其施持此三寶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期頤維祺豈待祝哉夫惟慈故

能勇儉故能廣不敢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洛伯率母教
而發之事業也其所就殆未可量晉陽固其車蓋持高
之初也其永永有以壽母夫人余幸屬姻家子得以歲
時奉卮酒且將竊餘瀝以為吾母壽當亦不外此三寶
之說矣

贈國醫彭月塘先生序

歲壬寅邑大疫往是邑醫惟豫章之彭月塘顧因疫反避之山中曰吾老矣且是天行之數也吾安能數與造物鬪以故病者不得月塘切脈得月塘切脈即人十而八九起予伯姊氏病是疾遍索諸醫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五官已如木中人但奄奄待息盡耳予不佞兄弟强月塘至但嘻笑閒投五分之劑一即漸如生人再三數劑遽然復故姊氏面目矣予姊丈節如先生乃羅呱呱者匍匐者齠齔者拜堂下曰嚮予内子柴然時予已

必無生若曹今若曹且保有生母豈若曹與予內子之能生春固從先生杏林中田耳顧窮措大無能報如先生何月塘既久客楚且治裝還豫章節如乃命不佞以文述先生當有以彰其術楊子曰夫世所最尊若神明者無如秦越人與太倉公兩君子術誠奇且神然使無好事者臚列其事於史傳即奇且神亦只當日止耳世人醫豈無一二奇中如兩君子者然卒沒沒必不若越人倉公也即如兩君子師長桑君乘陽慶獨其醫未一驗之人耶即其人秖藉兩君子一傳至於越人之兄弟

共良於醫有名不出閭不出國者當倉公時又有公孫光者而事竟不經見何也夫業術誠高而未嘗於闡揚名湮没者何可勝數悲夫淡於所見而甘於所聞自古記之矣月塘業醫應山老矣名不境外安望千秋名今即坐月塘公孫光與越人兄弟間猶應且中强也乃以予聞月塘起前北勝守少東陽先生自子婦哭踊中奪之予社友余公季仁夫婦亦起之諸醫所環走此不如與中庶子爭號太子生耶往診予姻友黃公二瞻頭痛曰當發疽毒在骨節間後腰不支他人投痰劑且兩月

但骨立耳始延月塘月塘針熨之膿如注調生脈和血散數劑愈徐公瞻龍周公石龍柴而蟄如瓩月塘曰向峻服治瘡劑令元氣剝矣此瘓客在營脬間為之理中吐瘓二三升旋成壯夫此又於察御史病當吐膿與中郎循之為膀疝也何異夫月塘獨不得當太史公其人耳誠得當太史公闡揚之異世秦越人太倉公不㡯幾近之耶太史公之言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越人以其術殺身倉公匿跡自隱而當刑非緹縈幾不免則其所以自居者非也月塘既不自尊張其術而尤以詼笑滑稽

出之詭以此自晦而人即以此與之相安蓋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耶此則賢於越人與倉公遠矣月塘稍知詩善飲酒年幾八十涂月尚單衣汗津津也有丈夫子三人長君尤不失家學使長桑君秉陽慶不老而盡其方於越人倉公名亦自當境内止耳今日月塘老矣誠有意千秋名耶予不佞猶能為越人與太倉公名月塘逌然笑曰公但能與人為越人太倉名而余實不能為越人太倉公楊子曰夫太史公則予豈敢予但知月塘之醫可當吾世兩君子節如先生曰異世越人太倉公

吾子與月塘十年後更圖之今日臚列月塘事作杏林春引端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麤入細乃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即司馬溫公呂正獻公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得魏公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爲公輔器從司庫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覩記今日葢實有鄭公云自公理邵子案無留牘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衷於平亦既卓絶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留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

翕然從事風習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善爲之劑衆俗情之所趨妙有以囬之日習爲善而特不使之知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於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異事若常事若下馬呼萬歲天寒聽折亭子往往運斤削堊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雅圭以要路在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一段整熟氣概當不獨以治辨稱則以視鄭公今日何如邵子蕞爾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一邵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巳宏遠矣

已從友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篇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絡入麤入細井井秩秩即據引証亦何該贍淹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雨雲藏匿寶怪者此議已該而有之雖所設施不出邵子蕞爾地猶未見其全畧然非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爲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綢繆陰雨加意民嵒以固葺維垣自是捄時急著夫設備無事媚於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饒具之余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緊切

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梨棗備留心時事者採擇并嘉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可謂非儉歲之穀暍人之蔭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於孝先之知韓稚圭也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譚綏靖之畧的可咄嗟而辨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並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襄毅王文成於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畫若置公於當日滿四寗庻人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竣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胸中數萬甲兵亦約畧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於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祖宗朝一事一官大小相維

而輕重布之所以扶持太平綢繆瑕罅者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即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義有所以巡之者矣止於勾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為巡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為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人奪於時即承於無所因而不敢身為創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敝太平何以不日衰吾荆兵巡之得公倖耳公有此書亦所稱今日多事之人也使開國以来内外大小諸宫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庇其

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瑕即瑕終無以亂吾治安在一方有事如窮人窶子無一不叫覓呼號叫覓呼號并促遽無以應即應并草率張皇而終無濟於用故曰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盛而之衰也然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由来名公鉅卿於一切事務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尊而述之曰大臣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於縣官用也余則以為諸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善自濟其功名早自為顏面地耳今海内亦擾攘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於

有濟夫兔罝干城有公城守之書在毋以為故事而更妙於講求我既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啟戎儻一有事無論足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面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顏面矣寧庶人之變王文成不需請於九重之遠取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謬巧職掌講求先耳即正德間劉六劉七之擾到處僇辱而平原太守樂陵令巋然丈夫皆此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於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序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以楚鄙樸樕中人謬選得承乏茲土既受事入其澤宮周視殿廡堂閣詢其創置顛末益多所圮缺云夫政之大者如天子肆俊士於膠庠即以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具文以承者余愾然有愛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杜本石李先生以振鐸至本石博雅君子也既精於典故尤齋履不越以為士先乃相與共諸儒討訓故實而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如數升奏之節如制尊經閣

如名月課士如事覆正養士之田如籍庶工粗有次第余亦既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聊同先生與諸俊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謬生肇祖嚴生枏等若以是可備虞學文獻之未足相與私誌之更蒐賢蹤宦蹟及藝文之散失與覆在斷碑荒碣者綱挈而紀分之比事捨遺得若干卷誌成羣請刻其策以觀来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說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惜杞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虞聲名文物之盛甚矣余徵有感於虞之初焉虞當商周間不猶

然荒服榛莽之區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寓
內尊虞者傲然與鄒魯埒夫仲雍脫屣侯封文身斷髮
如今時之所逐之以為榮驁之以為高者仲雍無有也
子游北學於中國是時冠劍簪纓之倫與飾名兢采者
何可勝原而率不能與愛人易使之武城宰爭治則虞
之開今日聲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
益光者所重可知也夫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輗舟之楫
脫是無以託於行要以大人經世有如不得已而應之
則養之力沉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

舍人爵榮名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將無仲雍之所耻與夫誠漱六經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絃歌武城不掩子游之文宰武城行學道之端宰天下究學道之量則子游之為子游具在諸士歛其遊於道而質以出之處不失文學之真出使人收文學之用是為重虞學而不失虞之初若夫制度文章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漢成都有禮殿講堂一時侈為盛舉卒之人文之蔚起者賦上林子虛頌金馬碧鷄徼取一人之寵髙足里門耳再起而為草元美新風斯愈下豈其有益於國家右文之數

夫登高則望臨深則窺處地便也何况文鄉墨儒履先賢君子之地而可無善返歟沉涵德行之源鬱養英華之積使虞學之鉅儒名公貴相望於當日者尤光大於來許庶幾哉盍以備文獻之全今日願與諸俊士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

艾侯循政紀序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欵諸生之歌誦咏讀若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常惟由来循吏於漢稱最稱多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華彰灼起公卿間矣反以僞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真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如侯諸大政如此其純懿備至也合卓魯與劉寬董宣諸君子與之衡美而並論不當抗顔而行耶且循吏之紀誦大率閭巷之歌謡為多而被之篇什

出士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絶少獨中和樂成爲諸生弟子歌咏刺史之章漢而於今一見也豈誠皆俗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口質而真無納交近名之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實徼購由人故傳紀無採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耻佞諛不可欺以聰明常多来其責備且一應之中人異口焉口異心焉心異意焉即合卓魯諸君子令時未必能人人而悅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佞之所以得此於諸生必有其實者矣覿其歌咏佞者或雜而無律或質而不典雖多出士

林實與閭巷之歌謡無異紀循蹟者徵實不徵文是紀也其當必傳傳而此藐焉應山且當名高中牟容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必問數年百姓之沾濡矣余往承乏虞山但憒憒日了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雖倖釋罪地方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常覺門以内門以外不無咨嘆觖望者而未審四境亦有謳吟思慕者否甚矣余之多負職也讀侯諸政紀益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為侯言余滋愧焉

書安陸白兆寺募藏經引

我朝兩都於郊宮大饗外琳宮碧宇奉瞿曇氏惟謹諸經從羅什元奘輩之所纂譯而来者叢萃無慮汗牛海内通儒學士往往究心兹典非直以其文字古奥可治之而為修詞用亦庶幾窺得一斑借彼空幻諸昭有法以大破我世緣種種纏障即其粗淺而為輪廻因果之說者亦足以約狂愚之心而使之不敢逞故藏教亦轉世一法尋文思義見筏思渡藏弗可少也乃今稱之佛門弟子者具髡緇之相耳不惟無通經者且多未見如

吾邵一郡其雜織菴堂無具論即名山古剎為佛靈之所憑式人心之所皈依者封内固不乏問之藏教亦缺如也獨吾邑當國初時大師無念氏崛起具大智慧振黄梅兩祖宗風高皇帝召至京特加敬禮歸錫以袈裟金鉢盂等物御製詩送之高皇后賜一衲一襲藏經一部載之江不設帆櫓聽舟所止建寺為師禪林舟自南都逆流而上一日夜若從雲霾中墮漢上自邵而環以達吾邑則又從萬山中舟不能通之處乘漲飛泊縣治北十有五里之石龍山葢非人力也報命於其地建寺

度經賜名寳林師阻於迴舟即毀舟製經函至今縹緗充棟并御製碑欽賜衲尚輝映林表云安陸為郡首邑治西三十里為白兆山壁立千仞唐以来有寺翼然萬松間嵐沉靄閣青碧萬狀石屋一曰桃花崖則李青蓮讀書處也郡人士每至浴佛節及他佳風日相率遊覽者趾相錯勝士冠蓋来於郡者多紆車往探焉洵漢東名勝地然亦無藏經皈向者無所仰止畢竟靈崖缺典也行僧如喜叅求足跡遍天下憩錫兹山徘徊經年不忍去一旦預禮諸佛發宏願請為此山乞建大藏郡人

士聞而壯之持簿走百里謁余長跪榼閭者三日夕願得不佞一言白其意俾告諸見在宰官暨諸檀越成此功德余詢其費幾何曰請經千金構閣半之當儉財之世安所得布金長者償若所願曰秋蟬之翼折軸積也野人之淚開石誠也老僧請畢此電光中喘息將竭吾淚以積吾羽楊子曰有是哉余往常三嘆息於今之所為尊經閣也侏儒枅櫨弗具焉具矣鼠矢封蛛網布耳一帙亦且無有君長此者過弗一問有是哉老僧東西南北之人尊其師說將竭吾淚積吾羽為白兆藏經矣

也吾感吾徒焉而吾愧焉乃為叙其事如此至於函成此果自人世善因非敢謂余言之有當足發諸宰官諸居士懽喜心也

修復高貴山靈境小引

應山故多山高貴當申楚之間獨秀挺萬山中揷碧撐青如在天上俗呼大龜山是也高僧傳載白暘道人誅茆此山證成靈業宏嘉之際又有古道和尚從山東来目不識丁穴石龕於山頂念佛滿豆若干石遂通靈無外著有尋牛歌人牛雙忘偈遠近多信嚮者贈人詩篇皆饒理解一日期山上下比邱將以集日大歸及期自吐火積薪上荼毘及心猶拱手别諸比邱因是山上下寺宇駸駸金碧映嵐靄間矣嗣後僧多不戒於行甚之

有蹦[illegible]大士座前者一日停午無雲山絕頂上雙龍引水初如兩疋練倒下寺宇及一僧隨水空中飛墮山下人追往視之崖谷間若有人傳聲衆響跡之於木石數千層中得一老僧覆木觀音像下衣履無恙駭問之曰不省所以此僧後亦不知所往其觀音像今存邑報恩寺中他諸金碧道場亦漸沒草萊矣萬曆三十年余諸生時從土人肩鋤採黃精至高貴之頂有苔封石屋貯一真武像四元帥附列屋前橫架一鐘叩之聲甚洪遠鐘前一石龕則古道念佛處雙趺宛然是日雨後天朗

土人指點漢江如線轉北俯瞷其莽蒼崒嵂之下有澄泓不測前白日雙龍引水下洗穢土者此中物也自頂直至山腰得一殿佛像鐘磬猶存拂草間碑讀之則白暘道院也至四十二年再一扳臨殿半無瓦僅林礎塵立前瞿曇像藤蘿匝體頂上兩萬雀巢如拳披荊榛更上絕頂鐘已無有獨真武像在雨痕苔色中為惘然久之人傳偷兒碎鐘橐歸已共舁像走苦不得動奮引斤鑿之刃倒著臂故不得移此不必深論山既險絕無羸糧可以供僧僧故不能住時有松菴和尚於山下廢

寺基上茨屋焚修往語之曰如白陽道院稍一葺理汝肯守岑寂乎僧曰唯唯檢得十金付諸山下居士楊愛峯共伐石運甓補其垣戶山下好善人助以月燈覓得舊佛數尊付松菴禮供今年松菴語余曰前年僅存好蹟風雨蓬蒿又復奪之矣奈何余無以應時偶有問餽者得二十金即付僧去適吾友智湖程君至語之故力任經理曰須一至頂相度之凡四五喙息始及頂問殿僅石壁矣葢此頂無山與齊雲霧晴亦濛封氷不及冬即合至春深始解風更迅烈石但容鏄即洞入故石亦

易泐智湖曰甃以石則灰泥不合須累以甎更理一石墻以當北風殿前開平如掌高起臺基納級而上周以石闌使人望之巍然起敬其登頂之路仄不容趾陡不容立者并有以平之或當險絕峭削處開一千人坐表以石亭資勝倩人吽嘯庶幾瞻禮共快乃成一勝境若仍聊復草昧屋前石齒齒嚙人趾蹊蹊碍人目登者且有悔心何今日之重修為是則然矣而費不支也曰夫安知人好事之不如我請疏衆共成之破吝之為惠敬像之為禮存舊之為義濟勝之為德亦同人之所共好

也吾但聽之而無取必焉不可謂非吉祥善事也余乃次序前後語如此以付松菴和尚云

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地甚貧瘠學亦陋簡嘉靖時安福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與復不關殿最之數又費詘莫敢鳩工浸循門垣鞠為茂草至一切躝踏無禁諸士始未嘗不咨嗟歎惜久亦習為故常消索闇冐之氣中於人文即賢書比年不相接也廣德夏侯至釋菜畢周覽愀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妥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里井餘子

揖讓周旋亦莫不几筵絃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聽其圮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新之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心計禮規鼎令酌昔使習於工作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屬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庖湢赭堊黈黝之色几筵俎豆之列無不絢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簡陋耀於光明匪直繕舊矣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侯之堂再肅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官事爲家事士民若子弟之安受成事於父兄自君侯始

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今之居官者謀家皆誤耳求田問舍以遺子孫以為吾他日歸吾固樂吾有家耳不知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所庇也余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應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問語曰苟有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況吾子弟之秀鼓篋遜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櫝以為珠重百工之懃不在肆而善肆以為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苟無學而責士之不講是為父兄者不置半畝之宮而欲子弟

絃歌於野也吾免吾責已耳吾方冀吾子弟津津嚮學吾以時登堂揖讓相與考道論業以匡吾不逮而與諸士交勉之則吾雖愧非賢父兄所幸有佳子弟而家其不替矣乎博士及諸弟子員瞿然退以侯之言屬余記其事余惟侯固曰余為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於諸士諸士不可祇德侯而已無以為侯重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喻夫父兄之庇精廬端拜賓師無亦欲其子弟發名成業若猶是荒於嬉而毀於隨徒優游家塾頌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此以稱父母當矣父

毋何賴焉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諛之言附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𢎘蘭諸善教善政有輿人之頌在不具書是役工作之數主亞之名并具在碑陰

傳

清如子傳

清如子者令楚大叅杜我白公第五郎也生於太倉公署我白時主庚政大司農趙南渚署其考曰一清如水遂名子如水表以清如清如子墮地時竒頴異常兒歲餘能誦唐人五言絶不但識之無也丁未我白丁内艱廬墓於深山叢莽中清如子八齡固請從三年如一日或省母憐其少遺之肉以弗敢甘辭廬中日讀周禮左國漢秦諸書目直數行下我白偶外出有狼破籬兕斷

齗嗶相向我白急歸視之鼾息齁齁席間臥已從我白入長安周歷燕趙恒岱之間吊古興懷多所題詠常從叔若兄步西山之萬壽寺叩萬壽鐘鐘固鑄有法華經題其上曰直須一擊字字圓應當下了却一部法華經矣一偈未紊聲聞圓覺叔若兄以為從廣長舌出云我白鎮允吾請間微行闌出松山鎮沓之外凡亭幛關隘卷圖志之大閱時雜諸健兒鬬弓走馬兄若叔聞之曰胡為爾爾曰以習冠氛鍊吾膽也此不亦王文成少年意氣哉俄烽烟四起官軍色為變獨恬然不為意耳語

我白曰此去邊遠烽烟當不即至應邊兒款塞內附耳非寇也飛哨三四探至果然清如子讀書領大義不屑為强記時有所參勘多出古人意表篤好李温陵批註不去手曰意見畧同其促促不當意者輒抵案曰腐儒勦說徒亂人意不攻世人舉子業乃下筆獨蒼朗微至渾成一家言書喜張旭懷素而於懷素每曰僧也安用敝敝於此取名為終棄去弗竟學留意當代人物從我白所得忠佞者見邸報推升不當與疏請留中者每為扼腕清如子意既不可一世有識者各以命世才期之

而時無有知而用之如終童賈生之蚤登朝有以表見於天下居常鬱鬱有無聊之感無何而病且殁矣生以萬曆庚子卒以丁巳得年僅十八而生於燕市卒以楚邸則皆客也以余觀於清如子畢用其絕倫之姿雖不遇於時不失為文人乃識量既未建為勳業而才華亦未發為文章即性情且未盡孝友之道於父母兄弟而倏然以来倏然以去去来皆從逆旅則何也昔王文成從五色雲間下為王氏子令不遇老僧且以不解語終世夫閲世之靈根法器固有以申於用之為有盡而蘊

於用之爲無盡者清如子能頃刻了一部法華經有盡之年未可以尋常旦晝論也即人世百年而彬彬稱大雅者又何以加清如子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八

行狀

黄州儒學司訓節孝先生心一陳公行狀

當嘉靖時有旨下法司勘同科臣劾張桂不法事吾邑
陳公伯善為比部即代司訊得二相從人贓跡如法覆
上已上念張議禮功召還遠公及科臣陸某陸拜杖謫
都匀丞公拜杖削籍歸夫張桂以議禮當上意上倚之
如左右手且上英武剛果好徑行其喜怒而無所留惜
公豈其不知避忌但輕功名哉此於生死之際實寢處

之矣已張挂敗諸以忤兩相獲罪者皆得詔錄贈卹而先生顧困田間四十年泯泯於世無所聞此亦世廟時鈌事乃公有丈夫子司訓心一先生通朗亮直有義風既以俎豆比部公於賢人之間更以砥礪名行開啟後人蓋綿比部公之澤於無窮也先生名一拯字某某別號心一先世南昌人六世祖導葢以鄉薦訓雲夢坐迎南下王師緩罰戍流寓應山隨蒙宥遂家焉仲子昌以武功為百戶生閭閭生璣璣饒喜施予稱長者當積雪時破雪飼凍鳥雀存活無慮萬萬生子八俱以儒起家

其六爲武宣師訓儼以子贈主事儼生比部公之良中嘉靖癸未進士當勘閩張桂時始不屈朝廷法以覬吏部終不以杖逮乞哀柄人一時輦下目公爲奇男子元配朱封安人二室危及廖生子八各有聲諸生間先生次六幼穎敏博學强記下筆數千言長益發憤文日奇進而才識通贍勁練津津乎上追東漢西晉邑名孝廉劉敦伯化折節事之奉爲主盟先生顧弗屑也益刻厲名行以古人自期許是時比部公直聲滿中外無不願通公慇懃先生於昆仲間多所匡正比部公陰得無累

其清白聲事有緊切必商確先生也諸昆仲既不一毋時不無微隙先生善為勻停消釋曰庶以既翕承堂上歡也比部公卒哭踊如禮其所遺衣裘聽與敝損者弗問獨勉諸昆季襄大事既林安人後事畢乃從諸昆季外居手一編咿唔外不問家人產服闋應試姚督學禹門拔高等廩於庠往先生四兄一提於諸生中無鴈行先生自是試日上一提性矜上先生或偶右他文一提投筋詈或呼不在與有所委任弗當意輒終日怒先生第和顏受之無敢一字反也一提卒時以遺孤悃及兩

女屬先生盡力為嫁娶因令悃與長君元樸同寢食而
悃固放浪勸戒弗悛泣告兄靈為廢食損形者久之悃
妻憤悃無良繯死妻家感先生哀情不罪悃顧益從酒
人六博積子錢不得鬻產憤則遷恨元樸欲毆之死元
樸一日已迫極倖脫去泣訴困辱狀於母張夫人張夫
人語先生若何必欲存兄產而以一子死悃手先生若
弗知也跪元樸於庭數之曰若奈何弗善事兄而反誣
兄呼楚之悃故力求貸乃曰姑貸汝再開罪汝兄與杖
百悃亦心動然卒鬻產盡潛挈其後妻及子外亡卒客

死屬元樸百方跡得其亡子為置產授之室弟一援先出繼繼產盡思復先生首割腴田為諸兄弟先弟侈產仍廢先生獨為置田一區隨稱貸復為益益復責責復為置如是凡數四弟卒為其子㛗授室更割產益之鄉人有田與少弟隣因越畔來爭先生讓不與計弟忿其不助己詬之先生第笑受也曰昔人唾面聽乾何况吾弟乎吾助弟速訟非愛弟也先生之能隱忍以全友于類如此張夫人於娣姒間亦多所調理遇悖横不情曲於先生前解譬葢張夫人性婉順而靈敏先生時開講

孝經列女諸書故區處骨肉間每能合宜云元樸入學時先生即語之曰子弟讀書但以取科名便失誦讀本旨元樸或大有所期許先生曰無謂古人難亦無謂古人易須自屋漏中立脚能終身不欺便自無愧矣每小訛必斥小失必杖徐使顔解氣和遍揖諸在坐者乃令起或謂太苛曰百過成於傲子尚可為善早督責之無遂於傲也己酉元樸舉於鄉先生若弗喜也者懼其易視天下事一旦試縣官或哆哆而行不掩也更語張夫人自今以往兒亦稱得意人須耳邊時有惡聲以消磨

其恣肆心使知敞為承受地既元僕上春官弗第歸閉戶攻苦即親友不得已事不以一字通有司先生乃喜曰此差不失為先大夫子孫先是先生五入棘闈不得雋遂絕意進取晚以明經司訓齊安不屑與諸同事僕僕當路日延諸生可砥礪名行者若晏清李五美諸公商論今昔不倦時分家粟食諸貧生賞識皆落落奇士先生即以是臭味諸君子同類不無中忌會教授朱罷通府勒取學租將累同齋王道遠賠王甚貧而訥不能爭先生憐之為代爭以是上官不合轉光澤授致仕歸

歸而擁留贈送者或詞氣俱憤先生謝之曰教官教諸生與不屈諸生以媚人是吾職守不得其官則去是吾本懷皆於人無與諸君無為吾抱不平也即歸表揚比部公行實得祀於鄉置田供春秋祭與弟姪守焉萃族人祭始祖以下即祭時訓以大義凡族人子如外鬻者各贖歸男為之室女資粧嫁之又城中餘廛盡以居貧子姪相待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族人服從其教事無大小無煩有司者營祠堂成呼元樸及諸孫泣語之曰老人未嘗一日忘先大夫之忠藎思益光大之今已矣汝

輩勉之無忘老人今日之言是時先生無恙也命治後事元樸已先備陽諱之先生曰生死大還耳死者全歸生者善繼世間事便是了當佞佛飯僧但遺達人笑自是月餘遂不起遠近走慟者無間宗親士大夫門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不佞舞象時交元樸見先生評定諸書如廿一史音釋皆手有竄定間質問辨駁往昔事條析如簡同人或以詼語相眖笑先生正色曰晏平仲久敬是我輩交法禰正平爾汝劉貢父詼諧畢竟惡道然先生未嘗有矜厲色杯酒交懽融融然也元樸標格峻

整少有公憤義形於色先生戒之曰居鄉無為爾況今季世即從此立朝韓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平和如是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即諸君子當亦自悔以故先生於人無一蓄怨或有犯者惟以情恕理遣之而已先生長古文辭傳誌諸作人以得先生一言為重然稿成即擲去故集不獲存人共惜之先生生於嘉靖癸卯十月六日卒於萬歷甲寅年十二月四日春秋凡七十有二元配向高縣知縣光振女先卒繼配張省相都秀女孝謹如

向夫人與先生敬如賓子一即元樸名愚中巳酉鄉試娶喻經歷權女孫男三長卬可娶庠生雷一聲女次郢可娶庠生謝嘉論女三卬可殤孫女一聘余長男之易曾孫男三長蒧次範卬可出元樸將以年月日奉先生葬於山叙次先生行實徵有道之言壽之窆封之石屬余損益其詞余侍先生久即微元樸之請亦不敢以筆研荒落辭故為直述其真如此

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酉室柯公行狀

公制舉業擅場諸生中名最早余童子時從衆人中望見公丰儀頎而軒秀目炯炯映人毅然有不可一世槩已公入補秋官大夫余時以侯命長安得時時過從公公亦以枌榆氣類交相驩也酒酣起舞自道其所蘊負感時憂憤顧無自珥筆金馬埋輪都亭一發舒其所欲言因欷歔沾臆及後守韶州之命下公向人曰某不得言於朝者當以行之於一郡苟不先朝露龔遂杜延年未肯多讓及抵家然竟不出天下未得見公之用甚矣

公之賷志以沒也生前自為一廬屬其長君孟梗曰死即埋我長君奉公命將以本年某月歸公新阡而不忍公淹沒無聞屬余序次其生平行事將請不朽之文於鉅公長者封公墓中之石余既悉公生平謹述其概俟誌公者采焉公名文守白其字酉室其别號先世孝感祖諱寔者娶安陸汪氏生志能贅於呂生秀遂為安陸人秀生大梁大梁廩於庠生頌功有聲諸生間次生頌德是為公父舉明經以公貴贈文林郎山東泗水縣知縣配張氏贈太孺人生丈夫子四長即公次亨次京次

奕相繼逝繼配岳氏亦贈太孺人再生主生疊公墮地
氣骨便異羣兒贈君器之曰是必大吾宗方十許歲每
一藝出衆共辟易補博士弟子員裒然異等食縣官廩
矣甲午薦鄉書戊戌成進士授富順令富順為四川巖
邑富而多豪横力能撓持有司公懲恣行奸利者即强
禦必申法諸窟蠧劃然一清吏胥伍伯凜凜氷上立已
乃進諸生講說文藝風習一變今大參楊公其所教士
也時有播州之役當事廉公幹敏檄委督餉事平功當
在優叙或中以蜚語公聞贈君艱馳歸置不屑理也服

除丙午補山東泗水令邑故事簡民淳公一切與民休息日進諸生講課文行兼新學宮詳補仲氏後裔廩餼具為額三年比戶尸祝之庚戌擢秋官郎奉命訊廣西獄多所平反歷廣西四川山東三司凡大獄隸公讞決有枉抑無不昭雪著有白雲篇求生法請於大司寇奏行之偶以提牢中風濕得末疾既拜韶州命歸里中疾雖小平公慨然曰自顧昂藏豈復無災無難到公卿物也安能長以官易吾身乎遂以病辭督諸弟子讀書論文頌請息交以絕遊之句翛然自得也今五月之望晨

起色稍異人共牽衣環泣竟無顧戀而逝公天資穎敏
讀書目數行下雖不留心雅騷而涉筆成趣令富順有
楚語一集泗水有齊魯篇十泉咏粵有適粵篇典麗矯
健不失唐音居恒悼張太孺人弗及鼎養逢生忌辰輒
孺子泣事贈君備極色養友愛諸弟有大被之風諸弟
亦各翩翩成俊才云公生於嘉靖乙未正月二十七日
卒於天啟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娶熊氏封孺人成公之
孝友為多內外政井井無間言男一即孟梗孺人課之
嚴勉以公命委輸補上林苑監丞娶杜氏遵儀府知府

村天培女生孫一森尚幼

贈文林郎常熟縣知縣劍山楊公及元配贈孺人劉母行狀

先君天性孝友十三歲時先伯祖以事官捕急懼禍不測紿先曾祖曰衙門諸事兒已打點得當矣但令季出一代認即事已先曾祖以語先祖先祖敬奉命先祖母難之曰聞縣官欲立殺若若之何以無辜代其死且君素失愛於若朝出代若夕挈妻子而逃不君惜也先君乃為之跪請曰弟代兄難義也且臨以大父之命盍可以爭死有司固無害先祖出代官怒甚先君前請曰此

吾父某也非某也以父命代兄而完公家事公顧盛怒為耶官怒始平適歲大疫染者闔戶屍相籍先祖母亦中疫危甚先君泣禱於關聖祠曰吾父義代吾伯遠出也實吾成之吾母若不起吾亦無見吾父日矣其明日一襤褸道士踉蹌来乞酒肉先君辭以吾母病但支藥餌耳無能從君飲襤褸生曰汝母病無難隨取水一盂手書數字於水中一灑牀帳間而先祖母即豁然起矣因以字相傳并他有指授遠近疫者但迎先君至即無不起先君聞人病即往視分餽者之贈金以經紀貧家

饘粥居無何先伯祖又以費官錢繫府獄先君攜五十餘金往贖之至府而先祖且先解橐中裝保先伯祖出獄矣先世與邑中十三姓人以軍功授有無糧田屬邑有司以丈田至邑猾者以前田報請丈十三姓怯不敢出理先君曰豈祖宗世遺之田而自我棄之其若國恩何獨挺身與猾胥理如是田附在安陸隨州者俱入額獨應山欽賞田如故十三姓人鳩百三十金為壽先君曰公等以我拚性命希若阿堵者乎揮弗顧隣人有盜賣過二十餘畝者余弟兄欲白之理先君曰若祖與汝

祖舊也本人正酷貧無奈一置之官恐十二歲兒不保矣且老人豈以兩兒膝易此斗升田哉因呼其人來以田聽之無較先君居鄉好學王彥方為人所行多如此邑廣文有以道學勗諸生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士大夫亦共稱快先君曰若論於道理上去求天知也多了一番知更多了一番求云喜酒善奕醫術既以神授閭里多病人即風雨午夜必起偶一日以酒故未及應半夜叩門者先祖戒之曰汝醫非世傳人但以汝奇驗故爭託性命汝嗜酒求或失應必有不幸而死者且邑

醫以汝故刀圭俱廢闇將無神人俱怨汝乎先君遂謝里人曰吾醫不過得一二禁方偶中疾耳何能及諸醫因避入深山共先儒人講求耕織之業時與野老山童載酒林泉為方外之遊垂五年足跡不入城屬戊子歲大饑量廩中粟得八百石盡以給貧人次年大稔諸貧人共議倍償先君固謝之先母劉孺人語之曰今年穰里人棄其有餘我不必讓其所不貴何不納而識之以待其不足乎愈於今日虛名也不二歲復大饑盡招前人還其息而裒其贏者更以遍孤寡是時余不肖兄弟

有聲諸生間先君督之甚嚴而不常加撻楚小有放逸處但引先賢語錄喻之兩不肖亦不時悔悟忽如夢覺先孺人則或呵跪必移時不命之起不敢起闔家無黎明不起之人然時饑寒酌勞逸故婦孺及僕婢輩皆畏而愛之無私出怨言者邑中有一宦婦者車馬居第侈甚人艷稱之先君曰讀書作官人田非先世之遺財非俸錢之積一旦暴富不賈不商遺子孫以害耳何羨為其婦與先孺人為中表親舉止多作態先孺人語子婦曰婦人家自有好本色不在好裝飾須不為貧賤失氣

不為富貴改常若論消受即一簪一履亦自覺簡素為安珠翠錦繡動多顧惜若視同荊布又增暴殄之罪汝輩萬無便為眼熱是時余兄弟鄉試屢被落時有鬱色先孺人寬之曰秀才但要肯讀書肯做人得官不得官命也無為自苦先君則時謂余不肖兄弟曰他日若做官不但患在有富貴心更患在有功業心只是淡淡隨地隨時做去要有益於君於民而我不必顯有其名便毀譽得喪亦可付之不問一為所動便把持不定無真人品矣大都余兄弟不肖所承受於內外訓教者如此

今兩尊人既不及身享祿養而余不肖又不能顯揚隱德之萬一惟幸遇覃恩得以子官追贈用敢乞名賢椽筆代作勑文彰其懿行庶藉以垂萬禩榮九京耳

誌銘

孝介先生湖山羅公墓誌銘

余童子時即知邑中古狷者有湖山先生云已余得交先生長君翼父歲丙申爲先贈君一周甲子先贈君見背二年矣余昆季愴焉有傷於心乞諸長者言爲追壽先生語翼父曰子之於父母慕思無存亡久近也揚雨生此念於世人異於人子常余乃求先生所爲子者生事葬祭各如禮別先生爲令五年歸再拜先生堂下先生固健乃展謁之二日忽無疾終矣學者私謚孝介先

生翼父請悉先生言行爲誌而銘之窆封之石先生世江夏四世祖忠徙順天之宛平其家應山則忠仲子勝隨兄從壽邸安陸因附籍應之南偏勝三子曰爵曰賢曰堂堂孝弟力田稱長者配張氏推挽相從如鹿門夫婦是生先生生之夕張孺人夢神人授以古篆文故名文齠時敦茂端謹寡言笑即諸兒前狎相逐目不瞬尤好讀孝經不忍脫手葢其天性矣十四補邑博士弟子終歳下帷城南四賢祠四賢則宋沂公元獻公與所稱連底凍連底清兩君子先生雅慕嚮之若相依焉以時

歸省寢食外家人生計無問凡十年稟於庠先生既業益進而規行矩言實稱模範人倫故邑賢才子弟多從之遊先生修明程朱之學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動引古人相規劘人時瞷先生私居先生正襟危坐若肅神明即溽暑無脫幘露袒於以質管幼安當無愧不冠登厠矣先生事兩尊人畢盡色養當張孺人卒哀瘠柴立既葬廬墓側朝夕歸堂上省父至孺人靈前一水一糜必泣奠地下乃入口後丁父艱亦如之兩尊人生忌辰與己生辰及兒女婚嫁諸可喜日亦愀然抱痛也歲壬

子先生春秋八袠翼父跪請稱觴為祝先生曰生我者安在忍為壽敬謝客如常時先生隣聚暴客白晝摽人金獨戒其徒無侵羅君先生有弟婦挪氏悍妬寔持弟秉先生每自謫終不得同居乃僕取老器物取敝田廬取薄瘠盡以腴善者與弟後無嗣死有勸先生收前田廬者先生嗒然曰人既有弟而不能使合筋又不能使置妾負咎多矣且以區區故與孽吾弟者釁益重余不德乃盡聽挪氏縻無問先生退然若不勝衣言訥訥若不出口乃里有負狠爭不解者得先生一言即釋去或

陰蹈非義者曰幸無以聞羅公云配趙孺人督家人力耕小得贏羨即以遺貧宗戚及里之寠人與丐之佂赤者先生食無兼味五十衣不帛或諷之非帛不煖先生曰布衣吾素也先生積學數十年顧老諸生間晚舉明經遊西雍觀都邑宮闕之盛睹長安士大夫仕宦狀歸語巽父曰始吾讀書謂仕宦將以經世今似不盡然以迂生混其中徒厭且憎耳遂灌園種樹課孫經史間以其意興發之詩歌陶陶如也蓋三十年不入城市布袍平巾若未策名選書者人或惜先生無所建樹於世先

生曰老措大即出何裨一甕黃虀足養廉吾安吾分矣竟以明經卒卒於萬歷癸丑八月二日距生嘉靖癸巳年正月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一配趙孺人為趙處士邦濟女丈夫子曰隨乾廩生即翼父娶庠生夏之叙女繼娶劉廷士女女二一配醫官閔尚致子嗣光一配庠生孫柏子光鑾孫六長孟斗庠生娶庠生王三揆女次仲斗庠生娶魏肇慶公仲子庠生如華女次叔斗聘太學生和為樂女次季斗未聘次環斗聘庠生李挺然女俱夏出次象斗未聘劉出曾孫一照今年涂月初吉則

先生藏魄之日也余嘗憶先生自志曰廟堂未問伊周事屋漏先分舜跖心斯為己謹獨之君子歟銘曰有玉於此而質栗然而澤銑然剖而薦之其光亘天夫惟亘天而樸既刓蘊而崇之其輝自完夫惟自完而光盡全愛天地寶者終不以光之刓易樸之全嗚呼儀世之羽而世未登其用也軼古之行而已未收其名也為龍之潛為章之闇是謂古篆歸全於天含照重泉於萬斯年

處士程公率崖繼配朱孺人合葬誌銘

隱君卒於家余昆季哭之寢門之外其明年隱君長公道遠次公體仁季君存質將以某年某月奉隱君藏於祖塋之左從隱君指也持余友陳元樸狀請誌銘其幽宮之石余與長公昆季遊同庠文同社故知隱君莫如余深者當余從隱君遊慕其湖山詩酒情逸韻遠若有意乎少伯之為人亦復好行其德不作人間齷齪是達哉其能自樂者今讀元樸狀殊詫余向者知隱君之猶淺矣按狀隱君名熉字惟簡別號率崖其先為重黎裔

自周休父封於程遂以國姓既晉忠佑公得賜第於歙之篁墩故為新安人宋宣議公再遷休陽之率口故又為休陽人十一傳至希昂公客遊應山復占籍焉舉三子長尚安公永律有長者稱生用材公廷櫝善詩古文詞先娶某氏卒繼娶殷孺人晚乃舉隱君及季烇隱君生歧奇穎有遠志喜讀書用材公極器愛之固弗使竟讀曰吾晚年子安用僕僕呫嗶為隱君不忍拂意每輟讀左右無方備極色養或從遊山水間有春風沂水之意用材公喜曰天下佳山水多隨屐齒所指便可適吾

性情滌吾塵俗若兼欲謀生畧挾陶白之術亦足以行
吾隱而佐吾施固當愈於匏繫一官腰磬折道傍不得
休息者隱君自是脂車作四方遊每當山水幽勝風月
清好招友載酒於松煙竹靄間若戀不能去然時時不
能忘兩尊人每動念輒歸省以橐中金為壽故甘旨常
豐後用材公病將革君重繭至得親藥餌含殮可無遺
憾於殷孺人亦如之葢遠遊而能盡人子大事有天幸
矣視弟熢殊篤熢無子卒以厚資付其婦曰無令傷貧
庶成其守吾弟志也及弟婦卒并為歸葬於休陽隱君

居恒好義任俠急人之難常如不及元配殷孺人實多贊助之其對隱君則儼如賓客隱君亦深相嚴重卒年四十再室朱孺人生有丈夫子三隱君課之最勤常曰爾翁之寄跡湖海間也從爾大父志也然畢竟未以詩書起家爾曹可再服賈乎為開塾於黌宮之傍堂曰清雪志不忘伊洛樓曰一經志不在籯金總挈其額曰仰止蒔花種竹編琴書延賓友領三君誦讀其中三君以次通經史能文章為名諸生矣當隱君舟車往來心計奇羸稱善居積而遇饑寒死喪可矜憫者遂慨然周之

弗問其人姓地亦不以姓地語人貲故屢大起而亦無大饒羸蓋行吾隱而佐吾施固用材公旨也尤篤於宗誼程故有世祠祀休父及晉忠佑梁忠繆宋宣議數公歲費可五十金主者漸稱難隱君虞其遂廢也捐金置庤歲有常供復鳩工庀材葺祠新之往信陽夏大霪糴於應米價倍涌隱君固封廩人問之曰吾不欲作有錢糶也至冬雪流人遍野乃出廩籍人而計口食之學博吳公顏其堂曰仁孝古風有司歲舉鄉飲酒禮造請以為大賓子弟望之若見古人也既籍於應終不忘用材

公首邱之戒歲丙辰春偶病濕即促裝歸親友交止之
隱君曰非欲舍生我之土但欲魂魄依先人耳抵故里
病月餘竟弗飲藥言笑如平時而逝時萬歷丁巳某月
生以嘉靖丁未得年七十有一朱孺人歙吳村朱子儒
女佐隱君內政井井更得兩尊人懽禮先隱君十四年
卒生以嘉靖戊申得年五十有七子三長文毅即道遠
廪入太學婦汪氏生孫男三一凌雲娶閔口吳女一凌
漢聘草市孫女一凌霞聘方口吳女俱庠生次子剛即
體仁授八品銜未任婦項氏生孫男二凌箕聘下山方

女凌魁未聘生孫女一次文華即存質廩生婦吳氏生孫男三凌暉聘新屯戴女一凌翼一凌晛未聘生孫女一適方口吳家琬庠生銘曰厥有逸民榮利糠粃蘊美以父留餘於子舟車其似山水其指遊戲居廢指囷則喜重義敦倫身焉終始曰誰相之亦有女士白嶽蔥蔥是為幽止羣鷟將翔而千秋康只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九

文

告常熟城隍文

維萬歷三十九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申朔直隷蘇州府常熟縣知縣楊某謹以牲醴敢昭告於城隍之神惟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與神來共臨此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必不可以欺神闇對幽微或不慚自知而不能不畏神知某以豎子濫竽茲土入境之初與神盟曰不受私書今四年所邀神之靈諸縉紳大夫士殊能

相信某亦無內無外無炎無涼實未嘗聽居間干瀆顛倒民間曲直一字可藉口以復前約至於大奸惡大橫暴魚肉吾民者憑一片鐵心冷面而與民力討之而絕不與己也利之所在力可從事者亦直與民敢任怨勞此治邑之大都也若無柴米衣服運之家鄉辦之他郡不足者間買之民間亦從不敢以官價占小民便宜一文無論四年俸薪未能餘兩餘錢以潤歸橐且為地方事累債千餘金人未必盡知神必知之或當民間病苦旱澇心神震恐不啻父母病苦願以身從月下星前右

妻子所不知者或惟神知之又某恫瘝一邑之隱念也惟是守法太嚴容有遲而發之過當用察不精容有蔽而失之太疎民隱當恤民困當甦知災民荒區櫃收坊里等事吾心有餘吾力不足容有舉而竟成中閣而未盡周詳此則某之自知可與人知而無不可與神共照者及夫某一身精力拙不知分一念以營吾官握符四年迂不知借一日以營吾妻子斯親友之共笑共唾衆人之疑矯疑恠某又可與神共付之一笑也某妨賢路四年地方幸無大災大患苟得釋負居然瓦全此非人

力也默佑陰隲敢忘神庥謹潔牲粢用伸告虔惟神鑒在尚饗

邑人述楊公治狀居然一明神云至讀其所告神文正與君家夫子四知心事千古照耀葢神明在方寸間信乎余故勒之以傳以公所自道視邑人之碑去思者更為實錄也甲寅正月念有一日署常熟縣儒學教諭事舉人武進白紹光謹跋

祭趙我白老師文

維天啟元年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我翁趙老夫子卒於家門生揚某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今年七月見請贈卹邸報始知泰山之頹也典型之喪也潸然涕之無從既已弗及侍藥易簀之役又適以邀有新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為慟師生恩義邈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子獨有父母之親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之殷館閣清華人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清任而

和吾夫子獨備四時之淳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
人耶豈天之未欲治平耶莫叩問於九閽拊心懸宇慟
悼莫因築室獨居之誠既慚端木之於尼父磨鏡束芻
之義尚愧孺子之於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
夫子於九京嗟嗟夫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青芳聞鼎譽
著在里乘贈卹褒揚寵在朝廷篤慶留餘大在後人即
令鳳雛苞采英英覽輝儀吉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
人之於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
未竟於世而世綱終莫之能攖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

法世法人生蠛蠓以吾夫子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壺觴笑詠未嘗不抽揚典墳未嘗不遺蛻塵壒未嘗不軌物彝倫於古今宇宙得喪升沉一局勘盡獨有活法以自羸非漆園之逍遥瞿曇之寂冥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則仁智樂山水之情費隱契鳶魚之妙獨有適於天真可以糠粃萬物可以鑄鈞古今可以盡性而至命可以憂違而樂行是蓋吾夫子之深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名夫子亦何取於世之名傅騎箕尾韓隕大星歿以其形存以其神夫

子且以達於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嘗不生而感慨於尋常之憑生杳杳明明夫子其有當於某之言

祭徐京咸兵部文

原任兵部左侍郎以邊功加兵部尚書前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順天學校翰林院庶吉士京咸徐老年丈老親家以天啟甲子某月某日考終正寢忝眷年弟楊某時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滯在長安不獲與含殮之末祇辦香清醴為位率兒女稽首一再哭傷哉肝膽肺腑之交一旦幽明永隔矣既某以會推忤旨削奪為民還里其明年乙丑乃得束芻載帛匍匐登堂為文以告親翁之靈曰猗惟翁兄負質瑰瑋秉材韶美

留心世務文經武緯鵲起巍科瀛洲前擬請備補拾長
西臺使埋輪都亭白簡崢嶸察吏造士名炳日星經畧
西夏韓范齊名特晉司馬政藉洗兵天不慭遺晝隕衡
精嗚呼痛哉憶別兄年五袞而三神堅以王深語韜鈐
即數千里時訂衷言日月幾何音響寂然再憶燕北無
日不接兒女留連爾汝肝膈深夜矢盟愛身愛國或有
乖戾垂泣而責庚申斥伏衆驚廷杖兄撫予臂死忠何
悵嗣裔移宮撤簾相莊事幸報成屬深退讓令謝朝事
何遽相忘更憶少年經史同研各相矜奪問奇[illegible]籤連

牀風雨弄摭作舵赤脚賭碁共衣授餐今來廣厦如何
不延嗚呼傷哉金丹未成誰是長生或以仁枯或以禀
羸北邙纍纍亦何足云如兄元德滿腔是春理潤神充
人百其身天之元氣國之典型齒未甲周官未公登況
夫伯道并夭緹縈夭道人事是耶非耶爰今遡昔夢耶
幻耶噫嘻予知之矣惟兄未生神告異兆來自青羊頂
餘赤髮曰惟年伯隱德上曜帝於御前勅児下報今封
三代金吾世廟嶽降事完飄然還詔驚走塵世猶之一
覺人習芸生以為兄悼安識謫仙撒手含笑西夏匡襄

勒在旂常老成長者名在鄉邦宗伯議謚司空治藏畏壘西涼尸祝未央有三不朽經世孔長夫人嗣子可慰悲愴余所惜者國喪真人更所急者奪我斷金五嶽遊事誰堪託承踽踽涼涼我淚浸淫觸目傷心夫豈世情丹臺洞府勿閟英靈粢香酒冽来格玆庭尚饗

祭大中丞文

天啟二年八月中浣大中丞山翁先生葬於本山通家晚生楊某以時方杜門請告弗能與執紼之列至今十月朔日乃得匍匐一展先生之松楸撫令昔之情誼感幽明之莫問潸然不覺涕之滛滛也嗟夫先生忠直顯立朝廷先生明德昭著公評先生不朽河嶽日星先生即没天地為并某復何論惟是某以枯劣德弗孚人先生知我不難抑己以相伸前日之珥筆彤廷於今之附名清卿誰源誰根獨愧余小子無所建樹以負先生知

人之明報先生以人事君之心先生嘗有憾於九京余小子亦何以對先生於冥冥先生更何以牖余小子而俾弗迷於前程軍中韓范至今如存余小子亦不敢於先生之前問先生之骨為朽與存哲人塵土仙耶化耶伯道無兒天耶人耶百歲千秋胡可問耶尚饗

祭周叅議文

天啟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差分守荊西道叅議聚翁周老公祖卒於承天公署太常寺少卿治年弟楊某弗及含殮起簀之役絮酒瓣香匍匐重趼哭之幽明之間負此良契痛哉不可問矣先是前月某以應山改折事數行致祝傳公杜門未得報書則意公小極暫節即勿藥耳再傳凶問且恠而咄之曰公廣輔豐頤神骨挺秀當有不盡之年公寬然長者且一領方州再司衡憲生佛慈父之祝當有不盡之報而直方以大智仁且勇天

之生此人也當有不盡之用公復齒未及强豈其遽已而喪其膂力之經營亡何再一偵之訃聞屬吏矣理之所以度公必不死者既無一可信情之在公不可以死者高堂既有倚杖之白髮當戶猶多牽衣之黃口而視彼夢夢奪公如此其速即欲不酸鼻哽咽涕之無從也不可得矣況在某同譜而部民又感恩而莫逆冒雪奔趨撫棺一慟生死交誼莫叩天閽系以哀詞公乎聞耶不聞耶詞曰惟公韻宇金粹玉瑩惟公德量嶽包淵渟霞蔚雷砰誰埒宦聲荀龍周士誰比後昆人生如此何

問殤彭憶余交誼不禁傷心長安金市附驥后塵握手
留連擬弟比兄一行作吏彼此風萍十年再對西山白
雲楚材再振籍呂司衡得入鎔鑄大冶祥金雨露徧我
闔家全城再司屏翰布郢陽春百靡俱舉氛淨羽寧曰
余應山倍苦非徵千里陸漕十家九傾曲為請命改折
題聞解懸百世山高水深叔牙知我止及一身天地仁
我止在一生視公何如今古誰倫銘鐫在骨金石匪貞
何以願公庶幾長齡豈公厭世上應帝賓人喪元氣世
失國楨嗚呼哀哉天猶張弓短除長乘公多未盡之留

即還所留於其生與其所生皤皤壽母三千爲春𪗋𪗋
鳳雛覽輝千尋惟公報享何必其身况夫壽至王喬貴
至阿衡當其盡時亦只冥冥百年五福真宰戲人擲而
還之公豈無太上之忘情日月調笑大年縱橫即余哀
詞安知公之不厭於聞生芻一束如玉其人余聊以致
無可問之忱

祭詹隱君文

天啟元年二月下浣厄在少微愛松詹隱君以無疾終諸丈夫子以三月廿三日藏隱君蜕於祖塋之傍從治命也隱君負質沉直而抱氣淳和子姓比里故多歸心哭於門哭於堂哭於室人無遠近云余亦附在親戚之列平時言笑過從稱殷篤矣幽明之間遂成莫問乃率兒子輩一觴醮之并叙述隱君生平以告隱君也詞曰

不祿而豐不爵而榮誅茆枕石有隱丈人亦懃呫嗶靡志飛英傳讀貨殖聊試吾能四方弧矢惡乎長貧白圭

五養陶朱三成徵時知物海採山征厥用既饒而倦跡輪緬惟名宿希踪鹿門烟簑雨笠沉情耦耕剝鮮擊肥自墮尋盟簞莞迺夢蘭畹枝芬豈無素業以遺後人延賓啟塾勞燮一經杳玆翰墨寧數籯金佳辰良月盈耳書聲君曰樂只無虞荷薪鋤墳劈典十載螢燈羔鴈既飭分香泮芹人曰處士有志竟成賈用既售黃羊未陳揮指疆理惟力是程趨庭課讀得路青雲佐勤舉案亦有冀賓田既連阡彙草嶙屠業垂創裕覆翼後昆胡不壽考一旦返真雖曰返真目無不瞑家逾中產孫子繩

緪亢宗在後隱德著聞泯泯蹷蹷夫孰君倫睊睊嘖嘖
夫孰君榮壽非不足君有長存長存者何子輿善聲余
言非諛君子居歆

祭王母馮太恭人文

王熙寰公祖與某同成進士公才情茂美齊如睦如覿者比之麟鳳珪璋因遡所由成立而知有馮太恭人賢太恭人繼母也公失恃尚齔齡太恭人慈愛肫摯忘其非己出而公亦復純孝性成居常視食寢疾痛視湯藥孺慕之誠亦忘其非所自出吁嗟乎余觀屬毛離裏尚有緣愛憎之變失怙恃之懽矧腹隔而情歧者乎太恭人好誦經茹素宿具佛性善根事夫子以敬偕娣姒以和撫奴婢以寬待戚黨以厚凡婦德母儀無美不備而

其教子處則為良士出則為循吏自初筮仕不許妄役一人妄取一錢以故公之涖我鄖也摩撫响哺勞勩周卹其養吾民也如母之養之其教吾民也如母之教之某每過鄖間聽途人頌公德者輒願太恭人壽考無恙因思某亦有母其積善善彷彿焉顧余安能以美政及民使歸德亦如太恭人飲食必禱然吾母猶幸健飲啗康視履前日尚呼余詢太恭人起居而太恭人遂溘然長逝也豈太恭人之證果西方耶抑造物之棄鄖民而奪之母耶傷徽音之如在悼懿德之綿邈謹洗爵焚香

撫蕪辭以告太恭人之靈辭曰鬱鬱函關千秋紫氣神瀵遞轉靈鍾女士世途簪袨曰嫌與忌厥德惟母婉嬗淑惠菩薩慈悲瞿曇智慧截織剉薦教成前子維魯曾義姞昌云加矣母所蓄祖善積則餘禮樂詩書爰發其儒德星耀楚用福下土以尸以祝惟衆之母眷言嶶德有秩斯祜帝命有常綸錫孔章為龍為光彩服煌煌壽考不忘歷世其昌誰是倚伏履完集穀乃賨婺宿維公篤孝餞絕而續驚呼百屋士民莫贖為母持服持服云何飲河索源矧余猶子亶也可諼酬酒陳辭惟靈是膽嗚

呼尚饗

寄奠程率崖文

先生遠韻素懷踈襟逸識軒霞澹月也往来吳楚間寄耳確是扁舟五湖後身客歲先生雖有小極然神自張王趣自超豁及有故園白嶽之思不佞與先生别時杯酒留連言噱款洽不佞尚與先生為他時黃山之約取次衡岱而何以遽見背耶嗟夫華堂晤對即成千古風流自在而神采難返黃壚之嘆山陽之感其能已於惋楚訃别光儀勞人夢寐忽再歲除哲人安在眷念高誼九閶莫問具有一杯告於故搨精爽未磨知能鑒我也

嗟

輓劉玉磊文

余入長安之七月初吉適夢玉弟黃冠羽衣錯以雲霞諸繡謂余郎中曰弟且别老兄長作浮雲道人不復還白雲矣余甚驚詫而覺殊疑乘雲歸鄉此離塵就化之祥巳復念玉弟道念甚真今以病故益斷諸緣塵根既淨或真主人見相耳無何而訃聞且至矣嗚呼余與玉弟道義骨肉十二年於兹乃生死古今徒託之夢中一語心未死灰忍不腸斷余又以國家之身匏繫長安無從撫棺一慟幽冥之中抱此鈌陷追憶癸卯之春余以

訪海峯先生入白雲是時海峯先生命余齒諸昆季間諸昆季懽情都浹而玉弟實怡怡親人也嗣是探元問素假認一切諸緣箇中事意中語亦惟玉弟為獨真余則謂他日千家一鉢玉弟庶幾其能玉弟神且日益津津玉也既余作吏虞山玉弟時刺我以世事都幻莫漫將真作假余或爲之須完世間功課事玉弟傲然弗屑也曰思人所不能刃斷者獨兩尊人大事未完耳此外即妻子且聽之可無當浮雲兒無自絆而又絆我乃玉弟畢竟死心孝友人也會二兄昆磊無子亡玉弟為嘔

血數升已而兩尊人繼亡益形柴立神已喪亡過半已後有疑從構起人且詬玉弟以莫能為白但為文叔飲枕間之泣其強焉而偶與人語笑者皆形魄耳一腔血誰從傾爇則有聽二豎三彭之撥弄而已客歲余假歸再過白雲則昜玉弟曰世間功名假恩愛亦假形骸願想亦何嘗不假試問主人去矣恩愛結於何處垢淨明於何所千家一鉢作何住脚玉弟亦若爽然醒然畢竟死此一腔血矣嗟夫玉弟一日不忘兩尊人也兩尊人覓有淺土之暴露一日不忘伯兄也伯兄竟為若敖之

餒魂孤兒寡婦玉弟今誠假聽之矣而玉弟之真安在豈造化一切以假愚弄人識破其假者造物反妬之早奪其真還之虛空以返證其大假者耶嗟夫玉弟之假化矣而不迷之真在玉弟自存彼夫未滿之願未慊之恨陰燐野碧莫更於化中結不化之有情癡也惟余與玉弟雲水之約於今已矣願玉弟尚留此真主人無復為情癡所轉輓倡數言馳命兒子代余泣涕而道也玉弟其竟爽然聽之乎詞曰有形皆幻生死俱假西沒東生環相為馮沒即生因即沒何詫太化虛無神仙匪真

既滯於形不名為神不見其形其神安存不晦者明不死者生此性常明何死何生有玉於斯體用天成在山非璞在席非珍汙之而光埋之而瑩惟不自晦其真嗚呼玉人無晦爾真庶幾長生

禱岳武穆王文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旨被逮楊某謹齋沐虔告於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厲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某屋漏內省誠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册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

當辭封后一力爭李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據乾清宮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某義不能忍聲罪糾參明知虎不可撩禍不可試祗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或可以盡此

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為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令且橫誣以烏有贓私並指前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某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某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勲而莫須有三字竟殺忠良何況么麽如某此行定知不測自作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某以結内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燝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跟蹌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干政之制

某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戚所刼臣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閽既已雲深舉國盡為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兇燄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廻片照於蒙霾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氷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之血至於某之受誣原欲不辯但事在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湊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

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
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燄當更發揮一番恐累
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
旨之褻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
仍抗前疏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
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
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
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
敢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情切於疾痛之

上籲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某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書獄神廟壁文

枉死北鎮撫司楊某絕筆書於獄神之前某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長途踉蹌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概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不時追

贓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愼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贓爲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寃及於同類然則某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閽不得苦求自絕明某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某死則仇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寃死卿貳六人之慘而某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咒於先帝有廷

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中
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
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别宮於皇上臨政
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擅之公忠
耳李選侍於皇上既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
之素秖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
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乾清可乎嗟嗟以誕天
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鐫廹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
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

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追論而於李選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為内外欲殺某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為封選侍餙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先帝為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為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伏侍人都有了與傳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選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選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未及此矣

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
二三大臣以輔今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
壽宮後李選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
孫宗伯言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
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選侍無甚要緊也
隨即暈倒御榻令無端謂先帝於李選侍臨危握手丁
寧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内嬖之過徒欲
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某已
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覈實者

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紅冤死者之言有以付之修實
錄者亦臣子所以為兩朝名德深思也然非所敢必也
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而癡愚念頭到死不
改惟我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家大
體當共留心畢竟念選侍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
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
一懸不畏死之楊某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
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
清宮前面發選侍無禮聖母之事因方相公言待李選

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某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某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

子無食債家逼促都非某所念及矣可笑讀書作官人
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為
兩蹀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肯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
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
便益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
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
食朝廷飯者煞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忠典型自當
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箇箇討
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危聖賢書中忠義

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子相訣某謂何不更勉以忠義而作此憤激之語替人讀書之念某至此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十

古體詩

神仙篇

浮生厭危役名嶽共招攜雲軒遊紫府鳳駟立丹梯時視遼東鶴屢聽淮南鷄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溪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寥濶南山右超越鳳洲西一丸應五色持此採行迷

被逮賦別崇智宗侯

命駕瑶池側過息嬴女臺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璧

門凉月擧珠殿秋風廻青鳥驚高羽王母停玉杯擧袖
暫爲別千年得復来

宿漢口田龍寺爲恒空上人作

江上一拳石環以數株樹精舍隱老僧問年不知數黄
鶴舞對江鸚鵡来蒼素清磬發閒情風檣任沉汨試問
在舟人能得高眠足老僧笑不言江月澹超忽

近體詩

寄老僧節杖

堅輕節竹杖一杖有九節寄語朔州僧閒步秋山月

失題五首

山色無定姿如煙復如黛中有素心人鳴琴應秋籟

鬧逐趁春遊倏然入深峭不見響屧人山花淡相笑

結伴諸女兒拈花各嬌面桒鶯弄栁雙轉頭落翠鈿

鬬草藉花茵山花香撲鬢尋香不辨人嗅来蝶成陣

闢此鴻濛荒真成羽人宅洪崖居可移天姥夢亦得

同友人登眺漫和老僧口號

二三物外侶盟結歲寒松揮麈倚蘭砌捫蘿上梵宮練

摇飛瀑白鷺帶落霞紅吟眺當茲際塵氛淨門中

山居陳元樸見訪限香韻

桐吟涼吹夜促膝共元方肝膽衝星壯芝蘭入室香凄清聽遠瑟潦倒醉醇觴匪石吾徒在雌黃任短長

曾子山

遠將秋送目天與碧爭鋪借此山中月看猶汶上吾雲腴瓜不斷石種粟寧枯一片春秋色登登到得無

贈諶心宇五十

恭祝懸弧旦圖開瑞靄烝千秋期后艾五秩慶先登駐世稱居士前身是髮僧瑶池降王母玉笥得高朋海上

鷗堪狎樓頭鶴可乘風流追許椽孝友擬姜肱鷺序終須列鴻冥暫避矰桑陰十畝適山色一闌凴守以黑知白胸消炭與氷弓裘基不薄忠孝世相承令德歌同種怡情壽愷增真仙在真樂何羨羽飛騰

楚闈中秋

戰罷文場筆陣收客居不覺近中秋天開銀漢三千丈人仰金風十二樓燭影遙添豪士氣桂花徧揷少年頭今朝得會嫦娥面明日蟾宮任我遊

贈彭淳吾雲水遊

淳吾道兄尋五嶽遊一雙赤脚兩箇空拳眼前寸絲不罣世事一筆都勾可稱决烈男子矣友人楊文孺老婆心腸無敢一牽破衲作世情話相向也漫賦一言紀別

冬向雲壇曳羽衣蘧筌未届已知非却從丹鼎還靈藥讀得黃庭悟秘機覊紲何人能自脫塵囂如汝亦應稀學仙將去家千里何日歸来丁令威

題畫

把酒高樓俯碧流微茫氣色對窻幽重巒倒影平湖淨

積翠斜連粉堞浮不盡雲霞飛樹杪何来旌節駭沙頭
座中雙眼乾坤豁豈必人間汗漫遊

看山宿鐵佛寺

何年鐵冶范金仙勝占靈山地最偏徑入深林迷婉轉
庭樸古柏拂雲烟談經案近岩邊月煮茗鐺澆石上泉
藜杖看山時憩此翛然疑到小壺天

題柏子園青芸閣

官閣凌空汶水深金飈初動客登臨浮雲易改三山色
落葉先驚萬里心江上美人遺雜佩城南少婦試清砧

繁臺兔苑今禾黍日暮凭闌思不禁

秋日移居石龍寺用九龍碑詩韻紀勝二首

花宮百尺擁松蘿說偈僧歸歲月多碣上數行留帝製

菴間一錫有神訶岩懸飛瀑烟雲溼路近樵青斷續歌

覽勝自嗤塵累縛何時受戒伴頭陀

一榻蕭然臥草邊也依繡佛學逃禪未能寐入無塵地

却喜閒遊是梵天杖曳雲霞穿古砌琴聽商羽咽鳴泉

興來幾醉藤蘿月忘却蹉跎負盛年

偶坐申陽青蓮菴

申陽城外山如畫近接河流遠接天翠擁虬松秋四壁風酣絲梛日三眠人来犬出雲間吠鳥去僧還定裏禪偶爾到菴廛慮歇擬從社主結青蓮

輓彭烈婦二首

陳人之女彭生婦二十餘齡殉所天指髮兩殘先示信水漿七日不曾咽抱屍血染衣和履投死心甘蟻共鳶節烈古今名並著如斯就義幾人全

熄燭曾盟合卺時於今殉死益堪悲一雙玉墮春纖笋滿首刀殘雲鬢絲名並湘君能泣竹才同衛女解吟詩

漢東自昔多姱節三百年来此一奇

龍思霖遊龍興寺懷詩見訪用韻答之

久慕蔡焚太乙光美人何幸此同方披襟愛結蓬蒿侶紉佩常親蘭蕙香門有弓旌徵異等匣含風雨暫深藏明時轉盻公車會何用飄零重自傷

送醫士彭月潭還吳

彭仙世住清江浦三十年来寓楚墟此日歸帆別鸚鵡到時家讌醉鱸魚活心自埶肱非折殘髮雖皤顏似初若過匡山應大笑杏林春意屬吾廬

贈水心老僧

支遁雲窩沂水邱狂儒此日始攀遊談禪話我葛藤下説倡禮佛蓮葉頭淨鉢只教元鶴守法筵時見赤霞流塵襟一瞬都空盡何必尋仙到十洲

喜友人至寺見訪

暮雲相望正迷茫之子何来聚上方夜坐暗聯奎壁影風吟時挹薜蘿香斷金自分三緘口刻燭無妨屢命觴却慮王猷旋返櫂明朝分手恨應長

答魏兄岳贈畫鷹

點綴神鳩出海雲信陵好客特頒分風徽尚歛雲霄翼
秋擊鷹消狐兎羣橫目一鳴沉氣韻枝頭獨立絕塵氛
圖開蓬壁殊增色不羨林禽萋菲文

贈彭月潭八十舉子

月潭老人興太奇生平不解皺雙眉宅邊有地頻栽杏
身外無營只採芝濁酒半醺聊自咏詼諧一笑解人頤
不知得訣長生否八十年来尚產兒

輓水心和尚

闍棃幾脫嗔癡障惟有參寥性湛如愛客常揮高士謁

談禪時悟覺皇書東林擬結青蓮社西竺庵隨素鶴徂

儂到水心亭上望不堪聞笛立踟躕

題四賢祠

載酒斯堂豈漫遊典型不遠得前修連名宦業推清凄

渡蟻何心應狀頭山外三鍾仍紫氣橋南一泒擁寒流

地靈似尚催人傑未信芳從兩姓收

丁酉中秋對讀所感賦

今夕何夕天微雲秋光中蠖此平分擁衾獨臥難成寐

命酒諸君恣論文九折無因逢伯顧一揮誰道掃千軍

惟應天柱峯頭月堪炤幽思百縷紛

積雨小霽同劉生伯王思延出遊賢隱寺

震雷河外初收雨出眺賢山曳短筇一徑斜穿通薜荔數峯高挿削芙蓉仙留石洞人何世僧定松門雲自封爵客此中虛望眼徘徊預恐暮城鐘

送游叔燦入北雍二首

才子青驄指帝城梛花雨岍夾啼鶯奚囊鄭重前途滿贏得青樓唱玉清

題柱仙郎自有名雄文新主辟雍盟乘時好獻上林賦

玉案重迎舊長卿

遊北固望金焦紀事十首今遺其六聞南中有石刻云

危亭平俯大江流煙色維揚一片浮眼底六朝人物盡
獨憐拳石自千秋

逢僧剛得話逃禪候吏催人下唬船怪底漁翁維楖下
三杯高枕石頭眠

巑岏古洞幾經春穠李夭桃色自新半壁老藤深抱月
却疑中有避秦人

風塵逐日若為醒纔到虛堂眼倍明高貴白暘春正淨

天涯何事滯迷津

送程存質南歸二首

氤氳滿路結靈雯才子青驄朱作幩歸去江南春正好
都收椽筆發雄文

黄山白嶽鬱嶙峋如錦花時入望新不及條風隨馬首
一尊千里共尋春

送劉宗乙赴試武昌二首

濯枝新雨淨山城到處榴花照眼明況復雲翻青萬頃
好收椽筆恣縱横

午月江頭水正平輕橈隊隊踏波行中流擊楫君家事
越石於今有後生

遊靈崖望太湖過西施洞二首

吳王穩擁太湖深薪膽十年少伯心但看扁舟辭國事
何嘗載去浣紗人

萬松深瑣洞門扃絕磴蒼苔不可停誤國無從誅尤物
尚留遺跡穢山靈

贈融和尚 有序

歲甲辰余從方外彭幼朔閉關雙林寺時寺僧融長

老殊脩然松下風也余甚敬之融齒固長余五歲今春苦於度帖勞費過余齋因問寺中景則近蕭條甚矣乃僧貌尚如舊而余鬚髮半白感而書此

二十年前學閉關而今相見鬢毛斑却憐海內徵求急即爾山僧亦不閒

和友人七夕韻

耿耿銀河望眼頻一年此夕鵲橋新相逢莫漫輕相別明日東西不易親

遊雙泉寺次彭熙陽先生韻二首

鐘聲縹緲鶴聲孤彷彿人天有即無最是禪心容易覺一聲清磬見元珠

嶙峋山寺倚雲孤是處囂塵此若無怪得主僧多慧識摩尼剩有照昏珠

和家兄韻寄王陽奇

筆落驚人何太奇王家寗復羨馨兒但看今日兒童語定擅他年幼婦詞

詞

題箋上蓮花

梅雨歇恰好清和時節水綠銀塘七竅靈根吐出芳菲自別高揭何處風落塵埃得染仙姿芳潔縱有浪沫浮渣護花呵斥左右週遭自隔一點不染塵氛惟應西雍鷺振雪氅雲裳相結誰涅莫漫把六郎面似潘妃步屧

表忠錄目錄

金光杰

劉　誼

朱材哲

何天衢

徐嘉瑞

劉夢蘭

蔡紹江

胡美彥

史致蕃

馮春暉

郭道闓

陳光亨

潘煥龍

喻樹儔

陳元弼

林縉光

儀克中

譚大勲

丁　澍

汪世學

譚敬昭

呂庭栩

謝　丙

表忠歌　周嘉謨

題楊忠烈公血影石歌　秦　瀛

何道生

王友亮

程德潤

石時渠

黃士瀛

熊　羲

奚先凱

單懋謙

胡思賢

葉爲珪

祝維則

方燧

戴廷謨

劉體仁

謁忠烈公祠　閔衍

謁忠烈公祠見古井涵月並制憲阮芸臺送來墨蹟一軸　周開謨

謁忠烈公祠　樊恭懋

望大洪山遥拜忠烈公墓　張九鉞

謁忠烈公墓　閔衍

合邑祈禱生還文

伏以大來小往天地之氣始通福善禍淫鬼神之權爲赫保茲天于嵩岳既早生申未喪斯文匡人焉能厄孔大德未封侯丙吉垂危不死精忠須返國蘇武絕域偏存寇萊被萬里之竄丁謂逐而全歸魏公蹈合族之誅秦檜亡而無恙蓋物理變則必通賴天網疎而不漏縱忠臣多奇禍有十箇九殃之謡豈天意相吉人無萬死一生之路鑒觀有赫曾云視聽由民窮迫必呼敢以壁珪僕命茲爲本邑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某赤心

報國灑血除奸一言出而禍隨片紙飛而身逮可憐六月炎暑白首籠木而赤體纆徽何忍萬里纍臣衰母絕裾而孤雛破卵凡閣已雲封霧結難通槐令之書羣虎方吮血磨牙誰淬軹人之劍坐看孤忠之殞命莫可如何仰瞻穹闕而陳情安能忍此虔修寶籙用代金縢敢昭告於皇天上帝名山大川之神照及覆盆雪茲滯獄慭遺一老永託六尺之孤殲我良人願効百身之贖竊念楊某居鄉服政念念可質明神擊璫移宮事事堪白列祖同受榻前之顧命首鋤君側之神姦藐七尺而早

拚誓九死而弗變果投顯恭之燄火烈崑崗竟罹喬固之殃網張漢室但秦廷之辟尚有還期詎索棄之囚終無生理未必十宗二祖不勝女鬼之八千敢希黃地元天勿聽疑龍於上六爰懇帝作主張神司福極開未開之日月奮當奮之雷霆或夢通秘禁告本朝不殺諫臣或巫降新城懲凶人稍知悔禍或四郊拔木迎公旦於東方或六月飛霜脫鄒衍於北寺毋令一網打盡獄起同文毋令壯士不還風寒易水毋令楚客重抱江魚之痛毋令楊家復銜大鳥之悲盡轉妖孽作貞祥免使文

昌纏貫索但得玉闕生入豈殊晝錦榮歸即使首正狐邱亦勝屍隨馬革某等塵界無知秉彝好德非不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決不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禱爾神祇上下皆曰何辜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公疏愚悃俯鑒血誠

崇祀昭忠邑門人庠生閔致敬撰

忠俠堂記

忠俠堂者予外祖光宇高公客豫之堂楚楊大洪先生就繫病篤時曾主之云楚豫相去千里其間郵亭館榭蔽日翳雲獨高公之堂有楊先生乎先生往來楚豫二十餘載前此未居此堂鳴騶負弩候館偏繁至此行為魯朱家者誰哉季布亡將讎主魯朱家毅然敢匿先生社稷臣排闥立孤請劍誅逆天地震動則此行爭而館之者當人百其身以相贖何必俠也遑儼然東道而俠如魯朱家者正不可得旨哉太史公於俠深致意焉夫

詎止為荆軻聶政者流而傳之以先生兼程赴死露處霜行實獲我所未幾不戒於霜露岌岌乎旦夕莫保先生誓欲全軀歸國𤁾地養痾乃販舍避先生如避兵郡邑大夫縉紳先生尤甚於販偵聲扃戶察影削迹尚有餘恐然則先生遂死道路耶李子欷歔歎息而為之記曰有高公而魯朱家有人矣公與先生素未締交從楊徙輝襄官潞藩窮而好義水邊數椽梁上一榻河北久知有高公寓先生方當進退維谷塗之人咨指公曰此河北之好義士也先生且喜且疑命使者往告公聞命

恐後急語使者曰予不舘先生誰舘先生者即日授餐問藥起居徧至郡邑縉紳聞而股栗懼將及已多端恐愲大聲趨行公戒僕豎捷拒之亦如人之拒先生俠哉公也較諸魯朱家而過焉亡布固讎主而讎者明王明主可與忠言魯朱家蚤見及此若虎彪擇肉媚璫即醢公未足雪璫怒而公嗜義忘禍色笑自如蓋俠而進於道矣公寓友義素相許公邀之曰胡可靦面失楊先生友唯唯否否有投足縮趾者有戒塗裹足者有履閾却步者悲乎此堂寧遂火城而殃魚也哉公執椿手愴然

曰小子曾見先生乎椿曰曩嘗交先生於都先生呼椿為小友椿竊窺先生浩然溢眉宇間公曰小子洵可交先生矣先生館於予病甚篤而浩然如初臥三晝夜方語語及死生漠不動心惟以殺璫未遂為恨且惓惓於邊事方殷無人奮身而捍社稷則死目不瞑先生忠於社稷如此留十日病始痊軀全死可浮雲無繫祇攜兩橐難棄此中豈徐夫人匕首抑張子房博浪椎請發所藏纍纍若若雜沓錯落或粱或炙或布或蚨或薑與桂或蘗與茶或首陽薇或井螬李或義麥分粒或孝椹餘

旨或囊而磬或筐而承或裹而滋物或紀名人或紀地緘或紀時公愕然曰毋乃縉紳先生郡邑大夫之所遺與先生曰乞惠也檻車所至不遠數百里而來毋子背負夫婦肩攜襲者以口啞者以指瞽者以胸跛者以首喫者以目厥致必親雖微咸潔喘吁涕泗罵璫不絕匝輿搶首道路哽咽以是故挾之與俱公曰吁嗟哉禮失而求諸野義失而存諸乞乎逆璫能殺盡忠臣義士而不能殺乞彼乞為孝子順孫者視此乞奚啻蜩蟬之與蟯蛔先生行公騎而送送而哭哭而失聲去隔歲餘人

猶未敢至斯堂予登堂徘徊不忍去先生忠魂在屋梁招之怳欲與予語余因誌此堂曰忠俠堂自長安歷此堂也停驂武穆之祠灑酒比干之墓忠義填臆悲憤裂眦迴思逆璫彌天輦轂鼎沸而四海清流忍死守正以待河清皆賴二十四罪一疏為木鐸耳時蹈險觸兇慰先生於詔獄者長安舊役可方椒山瘞骨層兒而公居停忠難世多未聞小子椿淚而記之千秋而往此堂當並千墓岳祠鼎峙伊洛較之鳴騶負弩之候館也孰多

天啓七年徂徠李之椿撰

楊忠烈公傳

有明三百年相臣前有三楊曰楊榮楊溥楊士奇最後楊一清能寘逆奄劉瑾於死為尤著諫臣亦有三楊曰楊爵楊最楊繼盛最後楊漣攻逆奄魏忠賢以死為尤著而一代盛衰之槩約畧可見矣某字文孺號大洪湖北應山人萬歷丁未進士初令常熟劇甚政廉明豪猾懾服縣大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破産資之以高等優擢諫垣公之在諫垣也章數十上如叅經畧熊廷弼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侃侃中機要而功莫大於移宮節

益壯於劾奄萬歷寢疾久皇太子希得進見公告首輔方從哲當直宿閣中毎日率百官候安如宋文潞公故事不令見上亦不必令上知第令內侍知大臣在問足矣又傳語東宮伴讀王安皇長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入日暮而退以備非常及泰昌即位甫十日不豫先是鄭貴妃新集女樂十人將進萬歷因病調攝而停至是即以進賀帝體素羸一夕連御二生二旦次日得疾御藥房內侍崔文昇用大黃泄之遂洞下不止公抗言藥悞請召皇長子入侍且寢鄭貴妃封后命未幾傳錦衣

宣公并各部大臣咸疑上怒且予杖閣臣咎公言太戇公不為動執之愈堅既入上目注公者久之慰諭諸臣出辛未再召上顧皇長子曰科臣楊漣說渠宜在朕左右極是又諭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者再甲戌上大漸復召諸臣及公入受顧命顧命大臣事也公以七品官得之益感激思報上崩諸臣將哭臨內侍守門持梃亂下公厲聲叱之乃入先是受顧命時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復趣之出啟上冊立為后上不應至是復擁遏皇嗣於內司禮監王安詔之出羣臣呼萬歲選侍召回皇

嗣者三公厲聲格之遂登文華殿羣臣禮見畢擁皇嗣歸慈慶而選侍猶踞乾清儼然以母道自居公與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連疏請移宮首輔方從哲議稍緩其期公面折之復呼選侍内使責以厲辭聲淚併咽上顧内侍曰鬍子官真忠臣也於是宮乃移選侍亦卒不得封皇貴妃當是時公以一身奪人主於婦寺之手外戒金吾内防宮掖坐宮門外五日夜目不交睫頭髮盡白非公識力堅定事且不可知雖不自以為功而忌其功者多矣宮既移言者分左右袒互訐不已公復疏言

臣於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令日緝獲盜寶罪璫只宜殲厥渠魁毋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為重平日之寵愛為輕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微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臣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伏乞皇上於皇帝皇妹時勤召見於李選侍酌加恩數庶幾仰體先帝遺意疏上報聞公持論本平終為羣小所側目適孫如游入閣公出孫門忌者指公為之地於是屢疏求退乃予告御史高宏圖深

惜其去特疏請召公隨陞副憲魏忠賢與客氏譖殺王安公家居時見宮府可駭事不勝憤惋推案起曰吾必誅此豎以報先帝其出也託少子於執友而御老母以行意如受顧命時得行其志不知羽翼已成豐部見斗而莫能摧也既而忠賢逐老成冒恩廕剙內操用立枷稔毒愈肆公疏列二十四大罪盡發其奸忠賢惶恐泣訴御前客氏與奄黨王體乾曲為彌縫溫旨慰賢且責公尋端沽直然自公首請上方而攻忠賢者疏且捆至矣會雜冢宰公以註籍不與矯旨責以規避褫職而憾

公刺骨必欲殺之第移宮名甚正難以坐罪復逮汪文言搆熊廷弼大獄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熊爲臺省排搆公疏直之謂議經畧者終難抹煞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罪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倖安罪在積衰莫振悵萬全之無策熊得觧任聽勘公持論甚平奄黨迎奄意誣公與左魏等納賄故縱遣緹騎逮公先酷拷汪文言逼使引公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貪贓楊大洪乎有甥見其受刑慘毒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死不承公至許顯純迎奄

意酷刑坐贓公惟呼太祖高皇帝不少屈卒斃於獄時年五十有四公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畢命之日白氣貫斗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天下寃之諸君子在鎮撫司面黑如墨頭禿如僧用尺帛裹之衣服上膿血如染公鬚髮俱白更為可憐皆坐贓而死發撫按比追家屬公素貧家既破老母妻子寄居譙樓上親戚恐禍及無敢留者追贓限急瀕死忠賢殛乃免當就逮時士民圜聚洶洶道府委曲開諭不散勢且激變公帶刑具

向士民叩頭哀懇乃觧起程之日哭送者數萬人所過市集扳檻車看忠臣炷香設醮祝生還者自荆達豫綿亘千里送至黄河者以千計販夫菜傭亦争以數錢投縣令匱中代為輸贓八十老母及四子僅出城永訣旗尉屏呵不許随行至河南許州鄉紳郎中蘇繼歐與公為舊識送飯一席被偵探削奪蘇懼後禍自經崇禎改元乃賡卹典特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謚忠烈廕其子為郎已追在官贓銀五百兩給還贍母繼歐亦贈太常卿從優予祭葬公與左光斗為同年同貳憲府同劾逆

奄同以七月二十四日死故天下稱楊左如漢李杜云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羣小計陷六君子初擬移宮以
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且苦於無贓封疆周朝瑞
薦熊廷弼顧大章同奄黨爭辯與楊左四人又無預
於是合兩案為一局而首倡封疆之說以定殺人之
謀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而諸君子一網
盡矣趙吉士曰公處危疑之際居政府者錯愕不敢
發公獨毅然任嫌怨而不恤方諸呂端之鎖閤韓琦
之撤簾何以異焉迨身後罹璫禍九死不回於諸楊

尤烈矣

恒夫趙吉士撰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異時為題比干之墓不著文辭子殷人也宗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死於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係之仁特筆也雖然諫一也遭逢異矣故殷以殺諫亡明以旌諫聖痛哉大洪忠烈楊公刀鋸殺之生前借題殺之死後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橫以殺人心其奈人倫天道何雖然子孫賢不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矣大哉

皇上之為君也全給廕諡建祠賜額如楊忠愍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慨壯烈之褒復其兄楊清憲察職我皇緝熙紹庭陟降赫赫皇考貽此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鬚千秋而毅魂魄顯忠遂良國家禮亦宜之明示履霜之戒干政之禍至深遠也光廟之召對也諭諸大臣必輔為堯舜亡何再召急指熹廟曰輔他要緊且屢目公蓋公首擊崔豎誓不與賊醫俱生屬東宮伴讀官慎起居無夜出又疏請擇端人輔翼太子上盡然之若曰乘此要緊之時儲此要

緊之人濫恩陳乞其何要緊之有諸公與聞緊命優游疲軟而公獨以要緊之人吐要緊之論若貞皇帝提耳告之者我皇篤孝繼序思不忘有臣若此繼自今無復口啣天憲干我天威予用汝嘉褒顯曷靳焉初神廟不豫公引文潞公問仁宗疾所以挫折內侍者旋請立皇長孫繼事兩朝彌留末命欲封太后鄭則曰尊以嫡母碍大行皇后尊以生母碍本生皇后不宜封欲封皇后李則曰范文正不從遺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恩濫乞無謂不宜封而折戚璫於松棚揮內侍無得執挺格大臣

於宮外與閣臣未登極即日呼萬歲引楊公士奇例請
夜宿閣訶擅宣田宮者奉入慈慶宮謁孝端皇后几筵
叱李進忠無弄十六歲長君股掌之上乾清宮不移死
無處所已而逐文昇止封后無言不讐並急流機緊之
著公自宿宮門外同駱錦衣嚴警衛備非常何功可讓
何謗可分嗚呼光廟以公論不封鄭熹廟以痛母不封
李善則歸君萬古為烈公疏不云乎君幸有子不必心
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又不云乎
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

一移慈慶一移號殿所以安全之甚厚徐請存問選侍
恩禮不薄熹廟有極正極公極切極真之旨鼎革移宮
自是常事公又處置最平人倫於是乎至自二十四罪
之疏出始有昧心反唇者逆豎魏忠賢非之黨逆魏天
子門生輩非之耳又恐緩公死急令崔呈秀輩借受賕
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逮矣公固先疏糾熊移書同
鄉切責以不死何必辨何足辨聊白一不辨之心上質
皇天后土耳票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
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一

商畧告語耳遭逢堯舜之主頻煩天語異數優渥則比干不幸而公幸也獨計比干死飛廉惡来之徒奄然結舌公一諫而讒口囂囂開飛廉惡来不開之口古今小人不相反耳雖然皆仁也仁比干者孔子仁忠烈者皇上不辨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魏馳馬御前曾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旁觧小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上不知閣不救為之奈何正與貞皇帝要緊之諭合可憐千言萬語付之姑不究三字中諭諭詆詆不恨隨者養之反訾謗者激之此皆自殺其心而

不自哀者也嗚呼韓宗功之奸細不發一旦虜逼城下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公於疆事可謂神矣而反以此罪忠臣義士有拊心大慟耳獄樹一芝六瓣色黃而香日夜漸長以婆娑於桁楊拷掠之側許顯純急忙著手天工從容著花彼蒼彼蒼聖人出矣聊為公開笑口蓋公傷林侍御之杖也萬屯郎之死也二十四罪之牘既上不用其言又殺其身也墨勅削公於二更草疏不獲上夜半片紙果如公言向所為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者忽化為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宜少婉又或宜商畧

照應又或云裕妃語酷發璫隱急求兩觧會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坐失機會是皆不然殷之垂燼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逆魏之方熖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一死楊忠愍不請問閣臣乎閣臣不言也藉有言者幸而不死豈成一忠愍哉忠愍不死賊嵩不敗忠烈不死逆魏不誅噫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離間值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亂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光廟下考選撤稅發帑則曰宜留中曰更張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搒九死以爭誰為照應

有何調停枝梧兩解小人豈可作緣嗟乎天不生忠烈
寶可盜大臣可格之宮外祖宗家法可變亂十六歲長
君可弁髦輔佐堯舜要綮一諭可盡委之不痛不痒之
語仕路上大乖巧大便益富貴可長占而國家大體繫
關之際悲作秦越人旁睨則是非羞惡之心絕而惻隱
之心亦絕造物必不忍嗟嗟義子孫而逆君父殺忠直
而崇彪虎比比然也公於是時將伯助予戞戞乎難之
哉即有賢者流落放棄行吟澤畔甚則與公同逮同死
奚望救於他人哉人涉卬否公不屑矣公自稱癡愚冷

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為怪物噫人不自怪而怪公從宗社立心則怪之從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而虞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畝雩而步禱血流樸體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為循良第一人可怪也若然而應山肩挑數百里乃下漢口無田籽粒派入條編急請折籲免有功德於民亦可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後世謂顧命之中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噫舉朝皆婦人則真怪物也已更可怪者謂公宜死法吏而不宜死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之名尤怪之怪也已繼夫人詹窺

疏草泣諫知公意決遂止不言終不少泄詹嘗割股愈
姑辭旌已而三子就犴狴孤幼寄廬山風雨城樓四年
凄斷以死殉姑者其夫人弗怪也母夫人宋同入邸見
公手疏經宵旦問云何曰為應山桑梓寬繇役耳已以
實告母曰子禍吾亦甘之血衣數片斷髮幾莖頭面破
矣留鬚浩然子死母俱母死婦俱繇斯以談其母夫人
亦弗怪也史氏曰公有四子余識其二檻車潛移走盧
龍而瀕殆洒血上書瀟湘之濤皆立天子為改容加禮
秩焉公入別孀母從容就死故其言曰願國家强固聖

德剛明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終不作一怨尤情辭藹
惻較三閭大夫過之矣夜語刺客曰殺我無傷我毋其
人謝而去同獄孟淑孔藏公絕筆顯純並殺之以滅口
孰知孔埋地下密示弟藏已屍背以出神物呵護顯純
又火公血書凡一百八十字則珠商慧而密記出獄為
脫稿敬之哉嗟呼公以死許國自憑几而決矣故曰臺
諫折之而有餘有天下者滋言路剛大之氣而聳發其
精采至死不變蓋自為社稷計哉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陳仁錫謹撰

常熟令應山楊公去思祠記

應山楊侯令常熟三年上計以治行第一徵去男女耄倪驚而相告曰侯真去我耶相率為侯置祠祠於邑之南郭侯所築府唐道也祠成父老則把香曳笻跛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塡門塞戶一如侯祖道時則又驚而相告曰侯故儼然在也侯未嘗去我都人士駭其言相率走告謙益謙益乃曰若以楊侯真舍我去耶雖百世故在也世世所稱循吏者綜核名實以勝任為愉快見才矣不知有德其賢者約身圖恤民隱近德

矣不知有風令夫風起於青蘋之末飄蕩激颺莫可為倪然而天壤間金有銷也石有泐也風之為用卒不可以終窮是故近徵德遠徵風請與都人士言楊侯之風侯始下車要言於神曰某所酌者虞山一杯水有渝此盟無以渡江布衣蔬食妻孥有菜色觧所束帶付攻金者以佐庚癸人咸謂侯廉夫已氏以任子為郎ナ首百足擇人而食莫敢誰何廉得其罪狀請於直指鄧公寘之理邑之桀黠奴為蹻蹠里閈者豪右而馮城者狡而營窟者煮海鑄山探赤白丸者滛倚門而亂其室者侯

一以法繩之囊以三木施諸五父之衢高門深閨皆咋指戒無犯楊侯人咸謂侯風肅侯之為政去太去甚廢墜備舉不以供億騷民間不以徵發飽吏胥廣厲學官飾俎豆具餼廩教子弟又以其閒修築府唐灑沉捍患民不告勞戒寒而噓枯四時之氣咸備人咸謂侯之風遠且長也侯行矣登其堂想見其要神而矢日有不奮然齒擊者乎入其市問其戮死而施生有不斂足屏息者乎巨豪暴客以迄於梁氏之奴公慎氏之妻聞侯之名有不頭搶地者乎里社之中童子相端拜而堤堰之

上烝徒穡以相謳歌者有一非楊侯者乎侯之風若是豈嘗侯在時耶謙益在侯宇下微聞侯之緒論自為諸生時則已扼擘容容者流浮沉以持祿軟熟以養亂不念國家養士謂何願以一身風勵之受事未幾擊巨奸如拔薤侯直以七尺殉一官遑恤其他撓萬物者莫疾於風此楊侯雷風相薄時耶入而後悅之燠肌決髓變呻為謠則侯之風行矣風之為用其有既乎侯之去與否又奚擇焉都人士曰雖然侯行矣侯將以風吾虞者風天下虞其青蘋之末也願得子之言以志侯之風始

遂次其語以為記侯名漣字文孺楚之應山人舉萬歷丁未進士都人士為繆生肇祖周生盛時郁生調元翁生源德余弟謙貞例得備書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邑人錢謙益頓首拜撰

重修楊忠烈公虞邑生祠碑記

天地正直之氣其鍾於人也生而為忠烈沒而為神明理固無二也譬之松筠方其屈伏於土似無可見忽乘陽氣之愆生勃不能遏雖處重巖壘石之下亦挺然獨出而莫之或閼及其入也風霆無所撼冰雪無所摧其中愈得其堅縱其外直任其孤上要秉乎陽氣之至正而物之至乎此者亦莫知其所由然凡朝廷之有忠臣扶翼綱常擔荷社稷斷然行吾心所是而知之者必言言之者必盡初未嘗慮及强禦之可畏與性命之足憂

當其慷慨而陳若稍危疑却顧於其際則紛紜之念從而奪之已見其靡然沮矣先朝楊公大洪楚應山人起家進士初試海虞令海虞人至今愛而慕之奉之俎豆罔有替焉夫海虞之愛慕楊公者祇因其德惠所存流風餘韻未之或衰故人人欲得而祀之至楊公擢居給諫以伉直自任秩晋總憲發逆豎之奸而言人之所不敢言以及捐軀殉之而無所顧事後而論此其風節雖薄海内外凡有知識鮮不欽而敬焉固不獨海虞士民為之頌服要其先海虞士民亦但知惠愛我者其父母

訓廸我者其師長於其去也固宜家尸而戶祝之至後
之挺身犯難碎首闕廷皆其所不忍逆料者也然識者
於其為令之廉明而公正早卜其後之必能建業於立
朝又於其生存之憤烈而激昂並信其没之必能為神
於天壤何則正直之氣有所必然神人之理無有二也
迄今三十餘年縱以公鄉人来督輓於吳朱君孔照以
公同邑人来佐郡於蘇拜公之祠於其几筵榱桷所存
更推廣士民愛慕之意而增為潤飾亦懿好攸同不容
以已也若公正直之氣其存其没總無纖累介於其中

即當日公論不久獲伸在思廟時已得贈大司馬謚忠烈蔭及子孫皆其所不暇計又安問其祠而祀之者何人踵而修之者何人也此正公之足以常留於兩間而永垂於萬古豈海虞士民之所得私哉又豈予一二楚人之所得私哉

康熙二年孟冬月賜進士出身督理蘇松常鎮糧儲兼巡視漕河江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楚蘄後學盧綋謹撰

賜進士出身江南蘇州海防同知前禮部精饍清吏司郎中朱孔照重修

常熟縣楊忠烈公祠碑記

前明楊忠烈公忠心昭於赤日正氣貫天白虹薄海內外雖婦人孺子無不知為六君子之魁首也筮仕則首令於虞其治虞有蹟去虞有思因而虞之人作祠祀之祠先燬於貂璫熾焰之時後興於予恤贈謚之後邑乘班班可考虞之人蓋將以天壤古今之君子而私為我虞有也余自駐節以來無日不思登公之堂瞻公之遺像猥以公事奔馳日不遑息久而不果今夏五月邑生王予第等與邑民丁繹如以霸祠相訐控辨論襍出縣

不能服蠱一為暴者捐地成祠王憲會之裔孫一為昔年董役奔走丁相之子姓而今之守祠者也余乃率縣尹親勘其地覽視周遭不禁喟然而歎謂之曰是祠也皆爾民所為感恩報德將冀在天之靈以妥侑春秋之祀者則宜清淨不宜喧囂宜爽塏不宜跼促宜正直而勿任其欹斜宜主一而勿亂以他祀今奈何淆襍偪曲者焉爰命將門以內舊祀之元帝像移請隣寺別室而市金新之祠門舊向西偏直偪橋梁湫隘近市移之南向臨池水而濱大河覺敞豁頓異耳目為之改觀丁繹

如貧且老啟閉非所勝任飭遷徙以廓清其居室鎖鑰則交其隣資福寺僧掌之粥魚齋鼓之風或不至於樵還而榛莽也其祭田二十二畝今仍繹如典守不遽奪令歲賦租備祀事俟繹如物故後併與寺僧管領納租於縣以供牲醴有餘則為歲修祠宇之資庶事歸於一毋兩歧毋中飽也門前有放生池本王姓家地向已施於寺中分收菱荇之利今勸予第等全施與寺勿利其菱俾香燈之供用寬然而嗣後免生覬覦起紛爭也語既竟凡予第之族與繹如咸叩首願如命而聚觀之民

人無不快然曰是乃吾虞祀公之意也夫余復謂縣尹曰鼎新之費非予輩之責而誰責歟各捐俸鳩工庀材若者啟若者塞若者去若者因舉凡堂殿階戺以及廊廡櫺扉之類靡不煥然飭然工竣之日親率諸屬吏拜於堂下因出眺於門外則見水光浩落長堤如虹即公當日在虞所築之元和塘焉風帆絡繹漁艇參差皆公之遺愛也繼自今虞之人士辦香鐏酒以祈福佑我公在天之靈式其鑒虞人之欲私我公者而來福我虞人未可知也則凡後之作牧於虞者亦可以興矣縣尹為

誰北直定州劉華也虞新分昭文之縣尹河南武安韓桐時北上署篆則北直大名姜順蛟督工則常熟尉邵成章也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仲夏月江南布政使司督理蘇松常鎮太糧儲道桐山姚孔鈵撰

郡伯傅公重修忠烈公祠記

明中丞忠烈楊公安州之應山人也熹廟時逆璫魏忠賢將危社稷賴公疏其大罪二十四謀不得遂卒以慘毒斃公懷宗立首昭雪之贈太保賜諡葬詔郡及本邑建祠以祀我

朝定鼎憲臣請更祭典有勅存楊忠烈之祀如故此郡祠之所以至今弗替也郡舊有黃董二孝祠燬於兵遷二主附楊忠烈側因稱忠孝祠實則楊公之專祠也歲久日就於圮罕有鳩其事者汝南傅公家世忠孝為清白

吏来守是邦釋奠先師外輒親舉忠烈之祀見其祠不可支捐俸撤而新之面貌整飭倍他日齊南張子聞其事而歎曰楊公之忠不泯傳公之德之厚也楊公擊璫時早棄七尺豈意後人俎豆我於鐘簴側哉被逮之初鋃鐺出郡廳事父老子弟謀劫緹騎奪公公泣謝之衆散去生不能奪之以歸而歿獲祀之於社然後天道昭焉人心快焉亦可見此邦風之古化之醇視田生金之同鄉人詎啻霄壤耶玉步已移祀典如故與明太祖建余闕李黼之祠道同一轍我

朝忠厚開國勵世維風為萬世規甚盛典也惟我傅公上宣德意下弭頹風取其祠而新之見夫父老存者過其處談說緹騎事欷歔不自禁後生小子望古遙集忠孝油然而生頑廉懦立在此舉矣抑又聞之傅公大父太保公與忠烈為同朝情誼甚協今讀其往來詩牘惓惓以國事相許以死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逆璫衊楊公以贓累萬弱子同窶人太保公潛為營救人弗知也厚之至也今傅公又來守是邦撫其式微之裔新其已燬之祠承先志念遺忠敦友誼凡耳而目者靡不欷歔悽慨

奮發於古道吾矣敦薄寬鄙又在此舉矣昔椒山廷杖時有同譜者至不許扶腋而行安敢望憫忠篤故生死不渝前後相顧如傅公之於楊公者乎嗟乎楊公忠無不報傅公厚德無已其中遭遇之奇皆曠代而一見者也

朝廷御纂一統全志某得分輯楚乘每於楊公遺蹟搜討其素備郡祠之新益欲借為統志光友人閔子衍入都復索一言附麗牲石曰楊公之忠傅公之厚節已顯矣德已至矣今復何贅顧天下後世之聞其風者頑廉懦

立薄敦鄙寬所為關係甚鉅不可以不書矧
朝廷勵世之典與兩世遭遇之奇咸足傳誦千古不容泯
也於是乎書

康熙己巳孟夏月初一日翰林院編修齊南張希良頓
首拜撰

德安府祠碑文

郡故有二孝祠為祀漢之黃孝子香董孝子永董為青州人避兵安陸相傳以為葬父無資鬻其身感天孫為織縑以贖事頗怪異或曰孝感之名縣者以此黃為江夏安陸人於傳有之安陸隸江夏故曰江下黃童墓在今府同知官衙後而雲夢亦有黃孝子墓未知其孰是乃鄖陽之房縣亦有忠孝里謂其縣之有忠如尹吉甫有孝如黃香也乃四川之瀘州又以吉甫為其州人如此夫其人能賢而名遂使後之人於其所生所埋樂得

而有之且爭得而有之者比比也況於忠孝而黃則斷以本傳之稱為安陸人者無怪也然而二孝之祠建與毀則皆不可知矣明之應山楊忠烈公其立朝本末載在史策郡縣皆有祠祀勿替我
朝康熙二十八年守此者有汝南傅公鶴祥為一新祠以二孝祠之廢也附此名之曰忠孝祠經今又二十八年矣余弱冠為諸生遊學於江南就父執陳華亭宰所得受忠烈公文集而讀之慨然想見其為人陳亦應山人也嗣余在翰林與公裔孫戶部郎中可鏡相友善而郎

中移疾歸後幾年余蒞安州來過應山即謁忠烈公於應山之祠訪郎中於漢上令郎中不能移足戶外余每行縣至應山必起居郎中臥榻郎中曰先忠烈公祠之在縣者將圮縣公謝已請修於官祠之在府者亦歲久遇雨而庭且水守公方新郡學獨無意於先忠烈公乎余有愧於其言必諾之而未許也既新學周視祠豈惟水祠將圮摩滓碑記得其概先命匠疏溝道使水為之不留既與匠謀盡撤舊而新之經費纔九萬錢耳前為門墻仍額之曰忠孝祠門左右得兩室以處守祠人後

為堂區而三以漢二孝不當左右配而又難以朝代先後論三之者主楊而黃董不容使各若得專祠焉庶幾楊不辭於黃董之相藉黃董不嫌於楊之相凌而忠臣孝子之神安而後之人之心安焉矣工竣守土官暹春廼蠲吉虔祀而殫述其事系銘於麗牲之石其詞曰忠孝分義豈其名三賢祠兮萬夫望峒之山高涓水長

賜進士出身湖北德安府知府前福建道監察御史翰林院侍讀吉水羅暹春撰

題楊忠烈公小像

陳于廷

江河緯地日月經天誰其參之曰維聖賢有明御宇兩楊媲哲前為忠愍後為忠烈嗚呼忠烈秉國之剛英風毅骨千載芬芳越稽光宗庚申之季鼎湖升天寔公是恃越稽熹廟踐祚之秋撤簾即位寔公是謀協律小侯延年女弟誰為掖房曰李選侍西園校尉北府侍中誰掌貂璫曰魏進忠故劍雖咣遺簪莫惜移宮一疏烈宗動魄五侯輦下七貴長安二十四罪宵人膽寒嗚呼忠烈忠搆身禍鍛鍊熊王深文楊左棘亭鎖鑰北寺鋃鐺

誰收李固孰頌王章衣冠之禍劇於嬈聖六月霜飛白虹貫井嗚呼忠烈涿鹿之濱蕭蕭策蹇維予三人應山桐城留丹化碧予獨何人鬚髯如雪聖人褒卹炳烺乾坤老臣拜頌聊闡忠魂

前題　鄭鄤

嗚呼噫嘻天道茫茫是耶非耶或存或亡翳忠烈公社稷之隸天篤明祐聿鍾間氣鼎湖之泣庚申之秋期月堯舜大漸彌留惟我光宗知公之忠科臣召對顧命遺弓宮移選侍門擊中涓是襄冲聖夾日虞淵天清日霽

會不終朝魑魅魍魎云胡吽囂一辭而退杖屨蕭條帝旌忠直不得免焉三年再召國事已非妖狐逆貂翼以封豨士氣秋籜如風斯靡黃扉傴僂蕭規曹隨我投罪狀告天子王乾坤不毀日月爭光宵人妻怨倒授太阿不殺不已公如之何必盡清流公實領袖韡韡黃芝六枝挺秀仰對獄神有虞皋陶今古同直灑血穹霄體無完膚肉飽蠅蛆香通閶闔風馬雲車絕筆告神絕以血書蒼黃翰墨忠孝衣袽告太夫人兒今死矣母同范母含笑青史血肉淋漓語無他及地慘天昏神欽鬼泣公

騎箕尾既還太虛排閶呼帝帝其念予是瘋是度是相
是保眷我聖人奄宅大寶帝牖皇衷大奸距脫滌蕩重
陰英魂激殘煌煌綸命頒下城樓八旬老母扶杖吏猶
惟皇天高惟后土厚惟君恩深惟太母壽天地君親惟
公無負立懦與頑浩然不朽惟公之生不能不捐惟公
之神不能不傳留丹一片遺碧萬年誰芳誰臭誰佞誰
賢狺狺國狗永聽斯言

前題　楊懌曾

為清白吏現宰官身烏臺秉筆霜簡批鱗名光日月節

著乾坤昂昂正氣稜稜全神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馨香

共祝瞻拜猶真

前題

蔣祥墀

豈有貪贓楊大洪竟將一死報光宗當其顧命扶幼冲

九重數日給事中自此感激攄孤忠宸極要正趣移宮

況復葉韓同協恭天下喁喁望熙雍何来委鬼茄花紅

内外售奸蒙帝聰二十四罪彈章封大義凜然虓羣雄

苟濟於國忘匪躬閹夫雖死肯優容黄芝生獄何蒽龍

六君子兮一朝同峩峩大節凌丹穹至今遺像元精通

虎坊橋畔我拜公公之孫子其追從湖廣鄉祠崇祀公像

前題　易元善

抗疏劾閹閹破膽閹欲戕之懾不敢楊與左在閹必亡株連乃借遼東贓同時黒獄那有此黄芝覓禍六君子凜凜生氣固不死萬古丹心照青史嗚呼人臣立朝能折亂臣角功名勝畫麒麟閣當時崔魏遺種今何存全家白骨俱成塵惟有忠孝傳家到奕葉生前遺像如天神豈獨生前遺像如天神名臣後且生名臣君不見孝廉方正楊明府天下知為忠烈孫

前題

戴修道

往讀明史至光熹婦寺之禍亦烈矣吾郡大洪先生出慷慨抗疏奇男子我聞其事思其人二百年來空仰止先生文孫從我遊示我遺集感且喜開函先睹先生像拜整衣冠肅然起鬚髮凜凜生氣存骨骼可裂心不死一个忠臣觕子官幼主當年公知己文孫出宰求贈言兼求題讚付之梓我謂先生之像以忠傳先生之忠以像祀為之後者在克繩博乎望爾亦如是不念爾祖常熟時吏治彪炳在青史

前題　喬用遷

搢笏峩冠劍佩垂精忠亮節溢鬚眉左周同逮神人憤魏客流殃社稷危壘弃旌祠珍世守（阮芸臺先生有公墨蹟一軸移文送公祠內以為子孫藏）石留血影有餘悲（刑部堂前有公血影石）馨香俎豆夫何恨況復褒嘉荷

聖慈（高宗純皇帝有褒公御製文）

前題　易鏡清

峩峩大洪山正氣鬱盤結篤緜忠亮士棱骨全奇磔鳴虖光熹朝鼎器已卼臲公為顧命臣攘臂憤勃發抗章

論移宮鬚白語聲咽坐茲中禍深權璫恨次骨土囊半
夜来圜扉濺碧血翳子宮忠臣冲年猶識别云何煬蔽
深忠良任屠滅或謂公委虵當可免毒烈詎知鐵石堅
焉肯畏鏟折憶昔讀公傳悲忿叱咄咄今茲遺像瞻精
英炳日月我欲笵鐵人公前跪森列大化顯純輩路人
競揞批一笑公義伸奇寃早湔雪非遇大憝奸何繇彰
勁節峩峩大洪山五嶽同屹嶭

前題　　金光杰

江陵死國維弛乏罔去邊城圮應山先生忠被戮元氣

剝喪國亡矣於虖先主生後張學尤純粹志彌光襄愍同時事同主諫疏俱在何煌煌有明三百年尊養天下士將相臺諫三楚人明室存亡此關繫異代

聖人褒其忠謹按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以公劾魏璫疏為明室存亡之所係又諭刊刻奏疏入四庫全書當時闇主瞶且聾廿四大罪言激切詔獄竟死從龍逢殺身公何懼追謚公何喜惟恨大璫未早除流毒中原盜賊起公志未遂書猶存清白世有賢子孫先生八世哲孫星若孝廉方正應廷試擢優等引見以知縣用時在都候銓以先生文集賜讀並命題遺像忠孝一編鼎彝重鬚眉萬古衣冠尊於虖讀公書拜公像日

月光星辰象

前題　　劉誼

吁嗟乎如公者氷霜操鐵石心置生死鑠古今乾坤氣河岳靈盟日月炳丹青椒山後公一人莊嚴相俎豆新

前題　　朱材哲

漢室亡於十常侍唐政亂於軍容使墮明紀綱由婦寺朋仇脅權囚正士當公捧日升扶桑誓掃氛曀開穹蒼歷階叩閽聲琅琅豈意國瘁人云亡我

朝襃揚逾奕錫天章煌煌重珪璧起公九原可慰藉文孫

胡為淚沾臆噫嗟百世知我公矧在桑梓生敬恭拜瞻
遺像欽英風雲雷煥赫行春空

前題　何天衢

直轅軀阸何蒼蒼蜿蜒磅礴落大荒中州清淑此為近
誕毓大洪扶綱常我肅衣冠拜起立忍看眉端百憂集
鬅官袍笏此儼然西風瀟沈神於邑

前題并序　徐嘉瑞

儀封張清恪公奮萃理學名臣文集分為四部首立德
次立功次立言次氣節氣節部所錄者宋則文文山謝

疊山明則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皆銓叙而品隲之嘉瑞大洪先生之鄉人也蚤歲嘗讀公集想見其為人竊以公之氣節大著於劾魏璫之時而先見於請移宮之日當光宗大漸公疏詠文昇深結主知遂以七品官與閣部大臣同受顧命錦衣衛宣入時在廷皆為失色而公處之恬然其定見定力純白不二心之致魏應嘉巳極讚揚矣及論選侍事為賈繼春所侵力求歸里願奉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俯仰皆寬公之所以盟心報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可知也後被召出

山危言讜論公爾忘私批當宁之龍鱗蹈巨憝之虎尾
聲怛寰域氣蓋風雲疏入而忠賢下泣辭厥務其忠直
之氣足以褫權奸之魄而抒賢豪之憤者千載下猶有
餘快焉及矯詔切責慰留逆閹不踰年而起大獄正人
君子一網打盡而明社墟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之
不幸實明之不幸也懍懍然嶠嶠焉不與文山椒山諸
君子後先媲美爭光日月也哉道光己丑公之裔孫祖
憲侯銓都門以公遺像見示且屬為贊嘉瑞幸讀公集
又幸拜瞻公像得藉以挂名於簡末乃忘其謭陋而為

之贊曰宇宙正氣賦畀斯人讀書體道乃蘊其真公秉忠義英英若神志安社稷（熹宗褒公語）願為良臣急流勇退（公疏請回籍語）倏然出塵再登朝宁誼不顧身二十四罪披瀝以陳公骨可碎公名難湮公家可破公裔振振朱衣元冠佩玉垂紳勤勞宛在鬚髮如銀日星炳燿山嶽嶙峋嗚呼遇合誠非易氣節自有真歎公為濁亂之鷹鸇而不獲為承平之鳳麟

前題　劉夢蘭

泱漭江漢流山川鬱奇氣異世懷孤忠高風渺難企明

季方泯亂懵懵天心醉唯女子小人傾軋紛族類偉哉
忠烈公一身宗社寄奮髯朝堂上倉卒定大議肘腋消
戈矛宮闈肅清悶主少國疑時仗公勇與智我閱移宫
案至今心尚悸設非突薪徙將毋禍水沸公力竟回天
惟斷斯能濟所嗟國事非終見遺老棄大柄移權閹厰
臣專帝制委鬼恣跳盪茄花蔽天地二十四罪疏字字
森忠義碧血埋一區丹心烱萬世整衣拜遺像生氣凜
可畏想見擊大璫肝膽生芒刺嗟明全盛時三楊同輔
治應山踵椒山致命延遂志歟賢抱負同所處時則異

治世需良臣選舉隆道誼鳳毛異常羽渥水徠騏驥勉
旃宏遠猷家世清白吏

前題　　蔡紹江

髫子官真忠臣我讀明史懷其人懷其人不得見文孫
示我書一卷爇香讀之兼校讐日星雷電豁雙眸既讀
公文拜公像千載英風森紙上文存像存即公存浩然
正氣塞乾坤

前題　　胡美彥

義膽忠肝鐵石身寫来紙上亦精神千秋景慕瞻丰采

一片存亡繫死生清白家聲長不墜莊嚴道貌父彌新

幸依梓里光輝近展拜焚香誼倍親

前題　史致番

明天啓間奸璫兇頑維持國脉賴有應山廿四大罪伏

闕直陳朝廷若悟中運可新孰意數奇奸璫矯詔逮公

下獄從容談笑長虹為氣河岳為精浩然千古雖死如

生覩公遺像鬚眉霜雪忠賢害賢忠烈何烈

前題　馮春暉

洪巖鬱葱澈流泱漭誕生藎臣用獻誠讜大議移宮孤

忠除黨抗疏百陳慨當以慷殺身成仁霜寒星朗讀公之文瞻公之像正氣凛然常存天壤

前題　　耶道闓

宮弗移御史悲錚錚大義御史持奸弗去御史耻彈章一上御史死御史死國運止百年元氣蕩盡矣丈夫不幸處亂世罵賊而死亦快事魏閹之虐今尚存天心自古不長醉悲乎哉西曹白月照人寒忠魂忠骨何摧殘官家若問騶子官試展秋風圖畫看

前題　　陳光亨

白虹亘天應山死矣神化丹青死猶未死披圖見公偉哉夫子想見當年衝冠髮指女禍方終奄禍又始始終一心丹忱自矢貪贓大洪世豈有此二祖列宗鑒此心耳嗚呼噫嘻少讀公書我心則痗今拜公容我心則喜峩峩楚山滔滔漢水天地全人水澄山峙

前題　潘煥龍

江漢靈秀篤生偉人巖巖其貌嶽嶽其神不遇數奇誰知節勁委鬼茄花羣陰太盛貫魚弭禍投虎燭姦血雖[illegible]碧心不改丹遺像如生孤忠獨貢一角神羊九苞威

鳳

前題

喻樹儔

我讀楊公傳義膽大於身給事預顧命熹帝稱忠臣感激誓圖報讜論規朝紳當時趙與左協力如芳隣揚清抑險邪諸閹遭叱嗔移宫事孔亟排闥為披陳中官卒怖懾此議方獨伸無何逆璫魏廼復肆兇横大罪劾廿四陷害奸謀生匪不畏鯁直奈何黨羽成誣以受賄事被逮禍轉攖豈有楊大洪貪贓污令名助資出鄉里忠義能感人正氣鍾應山追贈褒精誠一死且不朽公言

方足徵其光炯日月青史昭公評摹公靚遺像識公面目真為問小醜輩何事徒相傾

前題　陳元弼

抗疏劾魏璫奇節炳國史吾謂爭移宮厥功尤偉矣唐室既為周何為明不李

小臣預顧命綽有大臣風鬚髮盡為白幼主識其忠令人發義感下至賣菜傭

前題　林緍光

凜凜猶生氣千秋拜下風鬚眉男子相社稷老臣功璫

禍三朝烈丹心一疏中怒濤江漢湧遺恨古今同

前題

儀克中

三閭千載有替人應山奇節標霜筠兩朝恩遇碎身報丹青凜凜傳精神泰昌之際多疑案紅衣婦人手搴幔乞封頻數向彌留宴駕倉皇喧達旦叱梃呼嵩獨見機移宮尅日真能斷兩宇榮膺天語褒躬承顧命敢辭勞鑠金衆口殊可畏縻爵何心去自高白雲親舍歸暫得時事遥聞更憂國一再徵書到里門毅然請劍清君側八千女鬼亂朝綱閹臣大老避竈煬披肝一疏何惶煌

二十四罪號逆璫同時被逮六君子天鏡沉昏一至此
血淋漓筆寫丹誠烏有獄須明白死不為張儉之逃亡
不為楊震之仰藥丈夫始終成磊落如戟鬚眉庶無怍
迄今展卷覩遺容想見羣奸驚蹇諤

前題　　譚大勳

爭移宮公之忠奪髯呼叱殿生風擊奸孽公之烈霜臺
氣肅羣陰閉委鬼當頭茄花紅天不祚明公摧折嗚呼
公學重東林嗚呼公心大臣心手捧虞淵走魑魅豈獨
循良傳古今二十四罪疏草在霜容鐵面俱千載當時

聞說髯子官今從圖畫識丰采我後公生二百年公有文孫客幽燕示公遺像蘭若邊高顴長鬚宛生前正色立朝懾中涓奄兒但能傾明社不能使公今無傳此像在世鬼神護試問麟閣雲臺誰比肩

前題　丁澍

明季弱權奸强天為斯世生兩楊椒山抗疏劾權貴應山正氣除奸璫奸璫矯詔宫廷裏嗚呼應山又死矣廿四罪疏昭人寰喜公雖死猶不死文孫與我寄長安舊德家風舉止端得讀公文拜公像我益望古發長嘆紙

上鬚眉氷霜凜浩然之氣終不泯噫嘻矯詔人何存千
古忠烈繼忠愍

前題　　汪世學

湘衡自古多姱節矯矯楊公忠且烈少年奇疾逢異人
生死關頭早透徹簪筆侃侃殿陛間春秋大義氷霜潔
逆豎鬼母共鴟張神器睥睨太阿竊先皇一月漸彌留
大小臣工皆揞翻公承顧命輔冲皇肅清宮禁議獨決
宮移主定鼎宴然無奈刑餘恣媒孽公奮捐軀一剪除
二十四款罪臚列中涓有翼虎能飛孤騫無援鳳被紲

鼎鑊刀俎日夕加骨膚如泥心如鐵舉朝巾幗誰敢言天地鬼神鑒精血白虹貫日黃芝枯忠魂豈墮蟲沙穴聖明御極日中天誰正誰邪一分别大膚雨露膏枯殘翻恨騷人哀怨切草木有情欣向榮牧樵之口解作碣拜公遺像神超軼讀公血書肝腸絕

前題　　譚敬昭

伯起貽高矩椒山儼後先重輪曾捧日百折莫回天碧血黃芝獄丹心白髮年令名垂不朽遺像獨巍然

前題　　呂庭栩

峭壁雲孤松梢鶴舞佇立凝眸丹青摩撫捧日才高憂
國心苦移宮從山托孤糵柱悄乎其容精血一縷跡躡
逢比軌聯房杜二十四罪疏陳家補貂璫褫魄畏之如
虎英風浩氣横絕今古遥遥來者誰其繼武

前題　謝丙

聞公之名知公之烈考公之實知公之忠謚公忠烈當
公始終故人以絲絲血滴稱公之觸奸而罹毒吾獨以
殷殷髮白難公之定鼎而移宮翳公之骨為天植翳公
之命為神鍾當火輪黑罡之下業已付身心於不辯今

且水落石出雲散天空九原含笑知不為氣而塡胸門閃白虹氣爍爍黃芝根攀箕跨尾上彼崐崘以永懷君王之恩是謂公之忠公之烈方且上干霄漢下絕壤塵而區區數前代之慷慨捐軀者雷同標榜近是雜陳將累紙所不盡詎非觀場之矮人

前題

祝慶穀

楚山之高高尋常漢水之深深汪洋英氣間鬱邦家光中有偉人應山楊楊公氣節百鍊剛捐軀就義鐵石腸生當明季權奸强驄馬御史名姓香歲寒松柏識忠良朝端屹立扶紀綱可灼紅丸獨抗章宮移一疏嚴氷霜主少國疑疇主張金輪殷鑒在李唐乞身而去非徜徉名之復出恩難忘八罪直劾尚書黃二十四案折權璫至今奏牘如琳琅權奸落膽中慙惶天不佑明臣心傷徒令忠節名流芳文言獄興誣以贓六君子兮一日亡

嗚呼讀公之書氣飛揚拜公之像神騰驤激頑起懦震聾盲如看掀髯排天閶望楚山兮恒蒼蒼溯漢水兮長泱泱英靈萬古名益彰哲人有後垂無疆君不見常熟令尹留甘棠博陵士女爭相望

表忠歌

周嘉謨

衡山屼崒俯三湘雲夢蒼蒼水渺茫天植精忠扶泰運
中丞家世水雲鄉少年登第姑蘇令清如止水明如鏡
一從簪筆入承明封事纍纍多諫諍先皇御極甫三旬
擊壤謳歌徧海濱一朝不豫漸彌留中使傳宣閣部臣
公劾崔豎先有奏天威莫測疑窮究豈意隨班入後宮
同承顧命眞希覯周旋御榻覲龍顏十有三人涕泗潸
旁門倏引東宮入傳言封后詔宜頒諸臣啟奏冊儲訖
上顧東宮心若怵仍諭輔佐為堯舜聞命相看喉哽窒

旋呼左右進紅丸喜似仙家續命丹昧爽倏傳遺詔下
舉朝錯愕痛心酸午門首聚奔趨急遙想沖嗣正孤立
相攜排闥入乾清號泣旻天情孔棘環侍宮門幾許時
長君方得出堂垂僉謀擁護入文華拜舞嵩呼列陛墀
隨請移蹕居慈慶長樂鐘遲氛未淨移宮拜疏有公疏
君獨慷慨如拚命芳辰快覩六龍飛旭日中天萬象輝
此際彤廷歌喜起先期清肅在宮闈詎知當日移宮事
實為逆璫心所忌太阿倒柄甫經年黨惡橫行太恣肆
公馳一疏九重天罄竹難書萬種諐臚列款開二十四

惡璫心膽已茫然不謂竈煬天聽遠戇直忠言徒蹇蹇
恨不剸刃公腹中削奪相沿禍胎本公旋解綬入江鄉
神弓鬼矢遂飛揚金吾緹騎紛沓至悽慘如飄六月霜
室有妻孥堂有母覿面相看淚如雨地方幾有揭竿形
君言剴切始安堵一入長安進撫司羅鉗吉網日追隨
酷拷飛贓逾數萬賣鬻賠償累親知執政逆璫同腑臟
三朝一比魂飛喪五彪五虎濟窮兇七尺殘軀成醢醬
嗟乎天遠九重堙含歛何從問六親與君共作囹圄鬼
更有忠貞十數人此等沉冤何處雪天網恢恢疎不洩

聖明天子蒞朝堂大慈渠魁同殄滅羣臣表奏顯忠良
贈卹從優白骨香煌煌丹詔耀珂里七澤三湘倍有光
楚人祇為同閹黨朝市山林罹一網官誥頒還起廢頓
陰翳忽開天日朗思昔同朝共事時余為首部義難辭
並許赤心扶社稷微軀何得計安危哭爾無端風浪起
乃以移宮掛人齒與君並列奸黨中余倖偷生君已死
要典今從一炬焚葛藤已斷淨浮雲忠肝義膽難摹寫
自有流芳百世文郡公世講篤忠義目擊心傷如芒刺
多方優卹廣皇恩捐貲下檄頻三四首倡祠祀洽輿情

余亦涓滴助宏深生者錫膺没者榮峥嶸廟貌千秋名

題楊忠烈公血影石歌在刑部堂階下

秦瀛

東林前事漚影滅留得西曹一點血大洪有骨骨如鐵不怕鋃鐺三木折大呼高皇眦欲裂烏呼熹宗之際何事無日月昏霾纏妖狐許顯純輩肆毒痛人頭畜鳴有是夫君不見點將録楊忠烈刑部堂血影石

前題

何道生

有明天啓乾綱頹鴟張奄豎攻黨魁東廠逮人稱詔逮如楊大洪真哀哉大洪之獄下廠衛胡為血影留堂陛

想當會鞫到刑部乾兒鞭撲爭喧豗公時胸有女媧石
補天不成天柱摧誰言匪石不可轉血肉狼籍隨飛埃
此心貫石石為裂受公之影如胚胎日光照耀毛髮動
天陰雨黑啼呼哀公名不朽石不爛百年不見生蒼苔
高皇鐵碑久已毀石載公影無隳隤後来宦侫尚過此
顧影慎莫留徘徊石不能言影猶動倉猝捽汝起風雷

前題　王友亮

太阿柄失刑餘竊委鬼茄花喋人血羣賢網盡可憐生
抗疏楊公首稱烈明知玉碎非瓦全二十四罪雷轟天

剛腸激發石爲泐却笑君心比石堅此身糜爛非所悔遺恨未能除國害一點凝丹鎭不磨百年化碧長如繪我來下馬弔忠魂莓苔匝地迷燒痕公名赫赫播天壤片石去留奚足論

前題　沈欽韓

虎彪髗䶥飡人血大刀殺賊刀環折黃沙獄中𥘵臯陶漸籬涌柱寃難叙智囊一疏礪齒牙二十四罪口嚼鐵仙翁招手箕尾乘浮邱挹袖囊頭噎想其握拳透爪時一片丹心相映徹青黃隱起非雕鏤凜凜鬚眉不可滅

至今睗睒青燐馮怒鬥麒麟飛列鈇公死不因熊芝罔
顧命老臣難並列髯子官亡立仗忠野猫頭羨登仙決
浩然之氣塞天地黃芝犴狴表奇節亡須酹酒收王琳
一碧補天天不裂入甎磨瑕尚如新印壁鏟除猶未歇
小常村與羅刹磯齊諧志怪往聞說大賢浴血畏哭哀
相好宛然精爽結要典逆案儻轉闒蠅蚋蝗蝻又騷屑
市朝變易石無言雨氣涌騰助嗚咽荒陵石馬已生毛
滿地茄花怨妖孽

前題　李鴻賓

東厰焚東林滅西曹血永不竭臣節高皇知臣寃不可雪百喜降六芝萌臣弗生兮臣節明人間片石何須存君不見侍中夫人江上祠椒山榆樹復淋漓

輓楊忠烈公六首　陳愚

二十四条憤已深借題况復巧相侵血誠許國何辭死翻憾當年不楚吟

會參悞藥慎宮曹此是忠臣極口褒天子豈忘言在耳其如中禁有凶高

登極期緣歛畢遲禮伸機緩衆皆危衛宮五夜鬚全白

心血惟應烈考知

不見翳官屢注思公疑冲聖或相知何當埋姓云亡久

難識先年保駕姿

正諫忠臣守太常先拋成敗與存亡若教數定身無死

千古逢千亦不祥

與公抵掌策時艱老大無成法應間此際任教公有後

永甘披髮入深山

哀應山　　　　　　　　尤侗

應山椒山之後身大聲偉貌如天人手扶幼主出宮門

呵叱羣鬼不敢嗔忠賢大罪二十四當如守忠即安置
言未脫口頭先碎血衣裹尸無葬地臣死去訴高皇帝

前題　鮑桂星

應山一疏過椒山忠憤淋漓動九閽委鬼昏霾行欲掃
熹宗鬖溹未曾閒移宮幾日顛毛白詔獄何辭杖血殷
四海失聲公大笑六芝原不植人間

讀忠烈公文集書後　喻文鏊

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豈有貪贓楊大洪杜漸防微
匪易事女主垂簾恐專制城狐社鼠相排擠貂璫煬竈

令人哀哀哉楊公精誠貫白日千言劾草袖中出曰臣昧死頓首言目瞋髮豎聲振天霜簡膽慄九千歲臚其大罪二十四東厰捉人不可當紛紛羅織賢與良緹騎到門萬丈泣銀鐺就逮殊忿皇文言文言等閒耳縉紳之禍從此始九鼎一髮正人扶同時嶽嶽六君子一朝排擊牢戶填大往小来象曰否水旱盜賊乃乘之雖有善者奚能為一網盡矣況慘烈東林黨錮靡孑遺非亡國君亡國臣此語憤激尤堪悲君不見古来奄豎備灑掃祖訓煌煌清宮殿不看楊漣疏何不看趙高傳熹宗一日

幸張皇后問几上何書后曰趙高傳熹宗默然

前題　陳若霖

有明一代前後三楊椒山應山疏奏流芳光宗彌留危疑宮府抗志憤爭立消呂武羣小側目疑忌頻生三疏乞退去就分明目擊時艱悲憶皇考身家罔恤泣書諫草九重弗聞陰謀計深二祖十宗實鑒此心身非鐵石忠肝義膽慷慨赴義冤沉悲慘五毒俱辱虹白芝黃臣家已破難緩追贓惜公孤忠時雍不遇萬古常存巍然祠墓

前題

邱樹棠

蠹以棟固鼠以社尊攻之勢格觸禍之門端宮弄斧嗟嗟童惛如委嚼火藪以重垣相顧慘懍噤莫敢言造士三百培節養根聲其大罪勿謂無人固知獨舌難吽九閹孫憤所切長號疾呻恭顯並坐賢傅沉冤昔猶悼惜茲冥不聞當其受命六尺何親冐梃叱咤鳥散獸奔隻手捧日實首廷臣天手不祚玩孺椓人讀公手疏駭膽驚魂四星虐熖至此薰天太阿倒授理無生存黃芝在獄神扇萁芬凡六君子毅魄為隣閹族雖赤神器旋淪

如甘鴆毒深潰肺肝岐俞殄絕延喘其難於今宮豎灑掃惟勤追痛前哲獨生不辰

前題　　師承瀚

茄花耀日天若死逆璫氣燄無倫比諸兒竊伺厥臣顏朝端無復知天子應山先生血疏來呼天指髮情悲哀百年疆宇頃喪敗珍此七尺胡為哉七尺昂藏豈不愛可憐國祚微如芥拚得熱血灑蘭台羣鼠跳擊那足怪公運雖窮公志終天不祚明爭無庸至今血蝕刑曹紅展圖颯颯生陰風

前題　程德潤

天生偉人獨禀正氣用舍行藏國運攸繫生不逢辰逆璫用事力挽狂瀾未竟其志慷慨陳書從容赴義耿耿孤忠千秋廟祀

前題四首　石時渠

夙仰前明有二楊苒公居近覲幽光應山節比椒山烈泖水愁添漢水長自古成仁和取義只分宫府與疆場

進賢冠一新加後整日攢眉御榻旁

眷念先皇顧命恩虞淵啟日立宫門審幾預絕垂簾弊

憶激猶留排搨痕二祖十宗黙鑒在千秋萬世赤心存

浩然正氣真男子欲振乾綱奉至尊

出山心緒已凄然景仰三忠志益堅條列白麻奸罪大

封来墨勅逐臣還那知獄借文言起更假贓誣廷弼連

笑斫東風虛利刃白虹早已見堯天

居同梓里幸前因忠孝雙成本性真效死既偕名下士

捐軀先禀太夫人奇從天樂鳴時兆喜自仙書到日新

國步艱難應力竭固當不願為良臣

前題　　　　黄士瀛

乾坤有正氣浩然流不竭君子志成仁坎壈矢孤節吁嗟前明季國運丁兀臲宮車相繼出神器付孤子婦寺煽危言弄權肆盜竊營營集青蠅原火撲難滅公時預顧命感恩意激切厲色呵朝端一叱目眥裂心如廣平石面如御史鐵同寮聽指麾危疑立談決少帝開紫極拜舞羣方悅寢閣撤垂簾草莽懾姦桀抗疏千萬言披誠瀝丹血爲謀豈不臧密機忽中泄羅織遘凶殘積寃誰能雪白虹亘青天萬衆啼悲咽嗚乎千載後大義昭若揭

熙朝沛恩寵兩字謚忠烈凛凛生陰風卓哉古賢傑

前題　熊莪

相業如江陵權勢毋乃專將畧如江夏性氣毋乃偏不及應山楊忠烈孤忱耿耿節獨完有明之季太草草豺狼狐狸横塞道天子輔毗閹豎兒聖嬈宫中作阿保礦使四出誅求繁鄧喪國脉應不少六君子起批逆鱗安危所係皆力争二十四罪疏尤切閹黨聞之心膽驚霜飛燕市風拔木狼籍圜扉濺血肉一死未已嚴追贓流禍幾遍衣冠族人之云亡事可知寇滿秦晋連年饑信

王入繼正要典天不祚明奚能爲當其穆宗馭龍初上賓不生萬歷泰昌天啟三嗣君上有思宗勵宵旰下有江陵作輔樞江夏桓桓當邊城楊公正色長臺憲左顧周魏黃同升豈非天下一大治水旱盜賊何由起吁嗟乎丈夫慷慨抽白筆不憂臣死憂國脉崔魏就戮明隨亡仆碑削祀竟何益至今九原心尚丹不徒千載血化碧

前題　　奚先凱

選侍宮既移紅丸病不起屢觸奸邪猶未已首劾閹罪

二十四六君子遂同日死風霾晝晦天隕霜明祚將傾
乃有此嗚呼公官御史中丞耳閤部以下皆靡靡豈有
婁臧楊大洪不愧楚國奇男子

前題　單懋謙

主少國疑人心玩誰能預靖宮闈亂權黨倚勢重如山
誰敢抗疏發其奸有明養賢積數世先生應運生此際
建策為移選侍宮擢髮直數逆璫罪但願國害此驅除
臣身何足䘏有無逮公下獄逮公死胡乃天心一至此
天心難回臣心烈一片精忠成奇節嗚呼楚山高漢水

深先生英氣鬱古今卓哉先型杳難覯萬古衣冠森俎豆

前題　胡思賢

難容閹豎誓批鱗共識椒山有後身碧血灑空六君子青山埋骨一完人同歸性氣先生傳不染模糊逆案塵疏草稜稜嚴斧鉞焚香雒誦淚沾巾

前題　葉為珪

河山天遣覆羣陰受禍如公慘更深豈有死刑来北闕但無生路脫東林千言已奪權奸魄七廟應知御史心

世亂人才總狼籍捧圖教我淚沾襟

前題　　祝維則

大不祚明羣小起神器幾希屬鄭李先生獨抱經綸材
願捨身家佐天子特達恩深報稱難有奸當除臣分耳
封童烈烈數千語廿四罪猶恨切齒當時緘默殊紛紛
公以不言獨為耻委鬼聞之心膽驚陰謀誣坐公危矣
東林戮東厰燬賜謚追封公不死公不死克家有子繼
公忠兩朝忠義輝青史

前題　　方燧

勝國忠臣推二楊椒山應山雙不朽姓字長留天壤間
日星海嶽同爭壽忠愍遺文恨未窺得親忠烈遭非偶
幸遇麟孫托葭莩貽我一編光徹斗快讀二十四罪疏
直驚風雨蛟螭走其餘著述皆血性不摹左史曾歐柳
動闕社稷與蒼生一筆半墨都非苟但把文章撐世界
三立當在姚江右憶昔閹兒盜太阿東林禍烈公其首
正士清流一網收邦國殄瘁奚其咎九重不復問鬍官
笑砍東風我何有公遺札語鼎湖龍去恨難攀饋命彌留真
無負倘非一拳擊門者已將國祚潛移久効璫當居左

魏先安劉豈在平勃後奈何三案多是非致令羣奸來攻掊汗青頭白竟何成三朝會典從誰剖但以一死重千秋先生掀髯當不受

前題 二首

戴廷謨

數卷楊公集千秋正氣書孤臣血未散奸寺膽先鋤碎首侔棲楚陳尸類史魚焚香讀一過撫膺且欷歔

玉碎為誰苦瓦全不自謀聲聲君父泣筆筆鬼神愁閹黨重陰結英流一旦休非關持太急嫉惡本如仇

前題 二首

劉體仁

三百年来哭二揚椒山已矣應山亡鐵肩道義當時荷
金管聲名異代香廿四飛章驚委鬼九重無策庇神羊
靈均淚盡何人繼一卷離騷付古湘
東厰鴟張志已灰鶴書難遣又重来全家埀涕收燕骨
獨力移宮仗楚材虹白芝黄千古恨花茄獄黑萬人哀
可憐一片忠臣血風雨模糊碧葬台

謁忠烈公祠　閔衍

出山不負進賢冠敬弔先生擬夢難幾許昏鴉棲古木
還將㕑鐵鑄羣奸排開宮闥頭全白問及髫官骨已寒

要典迷天今一洗拘幽佳操賴君彈

謁忠烈公祠見古井函月并制憲阮芸臺送来墨蹟一軸　周開謨

巍峩廟貌對山岑宫保遺居此處尋廿四罪寒奸豎膽十三賢共老臣心前身明月緣猶在古井重泉恨不沉祠内古井相傳有月色遠近觀者歲時無間大憲寄来真蹟舊傳觀字字是球琳

謁忠烈公祠　樊恭懋

逆璫擅國布羣陰此日廷臣類啞瘖二十四條登白簡

百千萬世見丹心惟求實禍天能悔不料奇寃海竟沉
到底忠魂都食報
皇家俎豆盛於今

望大洪山遙拜忠烈公墓　張九鉞

嵐飛涓水淨遙見大洪山日月兩宮上風雷一疏間麒
麟能食鐵虎豹敢當關今代馨香在應函地下顔

謁忠烈公墓　閔衍

澗水悲鳴樹叫風儼如抗疏哭移宮闕西有墓曾棲烏
燕獄無天尚貫虹帯血碧來松幹古傳香青出竹書公

茲山喚比椒山是陳組雲初孝作忠

前題　　錢清履

山風颯颯寒松楸蓬蒿三尺土一抔忠魂凜凜血化碧芳名不死留千秋吁嗟忠烈公蹇蹇王臣躬顧命翼冲主號泣悲遺弓內家延年有女弟要封逼據真無忌欲安社稷首移宮一疏憤爭報先帝委裘元子呼髯楊漣以忠直名自揚女戎已幸去帷幄璫禍詎料延朝堂公也平生骨鯁在鷹鸇奮擊瞻風采彈章伏闕劾閹奸列款分陳廿四罪薰天毒燄恣披猖天高聽遠竈獨煬太

阿之柄逆豎竊一時羅織皆忠良周內以入罪借題為封疆寃誣以定讞致死為追贓鐵釘貫耳土壓囊哀哉六月天飛霜是時我鄉魏忠節北寺鋃鐺禍酷烈更有我祖中丞公檻車被逮煩寃同六君子中魏孔時先生乃嘉善人先六世祖湞撫公同時誣熊案追贓被逮同文之獄及喬固九閽莫叩呼蒼穹我令得到公鄉土想見挺然昔對簿捐軀慷慨慘膺滂阿黨鉤連根節甫殘骸零骨埋高邱鵂鳥落日空山幽衣冠祇肅下馬拜一盂麥飯溪毛羞自古成仁有殺身墓阡石碣表忠臣君不見五彪五虎權門犬何處荒原聚

鬼憐

敬題先忠烈公像　　来孫可銑

一夜霜華染鬢髭躊躇國是百縈懷靈芝葉墮忠臣甃

尚問髯官安在哉

敬書先忠烈公祠　　来孫可銑

在昔芳隣搆厦完鈞天仙樂徹雲端豈知俎豆千秋地

已自髫齡得預觀公祠係邑吏部傅公鳳翔宅上梁時聞空中樂聲咸以為異後作公祠其兆始

敬書先忠烈公集後　　礽孫徵午

委鬼讐楊毒倍殘一番展卷忿閹奸虹騰直使乾坤白
獄斃誹憐骨血寒三案是非憑鼠輩九重高遠忘鬍官
惟餘幾疏傳青簡得見臣心萬古丹

跋楊忠烈公遺墨

公宰常熟去為給事一奮其氣奪儲皇於婦寺之手而正之位退而復起抗疏擊巨璫陷奇禍其精忠浩氣如轟雷掣電撐決乎天地之垠而舊治下里閭婦孺至今猶竊竊然私之曰吾邑侯楊公大洪也攸好之在人心蓋若是二札未審遺誰一在移宮後羣小側目引疾退歸時一在起副憲未上疏之日情辭悃款不自矜伐亦無骯髒憤激引頸承戈披胷受矢之慨迹其前後驚人事乃以身膺重任不得已而後為夫惟不得已而後為

者化盡血氣而純乎義勇也乾隆十七年正月哉生明書

國子監司業陳祖范跋

題東蒙秦氏藏忠烈公墨蹟卷

明臣死忠推二楊前有容城後應山讀書每披二公奏
至今寒芒凛凛星斗間神宗在御康且久宮闈釁蘖萌
掖肘黨局元黄三十年宵小交鬬二五耦光朝嗣服甫
一月梃擊紅丸互轇結豔妃熵處踞昭陽冲子皇皇更
杌隉應山彈事負大名玉几宣召廷臣傾德清方相工
摸棱衆正倚公如長城嘁鸞既遷謗益起公亦拂衣歸
故里公歸旋復召掌臺三案小人怨入髓王安悻直好
强諫忠賢狡猾導遊宴聖撓節甫爲一人主威國柄從

茲擅公時義憤亦填膺抗章論列揚於庭隻手障天天
不語傀儡播弄維叢靈一朝告密飲章入飛頭換面覆
盆黑何難百口服歐刀所爭九廟昏荆棘嗚呼百世知
公死擊閽詎知死伏移宮案定計維彼三案人假手殺
公報羣怨東蒙秦氏弃公墨宛宛銀鉤仍鐵畫卷中娓
娓說移宮千秋信史當誰白山崩地塌幾經秋漢寢唐
陵亦已休片紙不隨殘刼盡尺牋聊為故人留秦生爾
飲一杯酒薊州崔呈秀南樂魏廣微君知否紫綬爛東日黃
金高北斗黃金紫綬今何在惟有丹心常不朽秦生秦

生此卷永貽後

吳郡後學葉澤森跋

新跋

余讀明史知應山大洪先生移宮劾閹忠君愛國防患未然功在社稷迄今聞其風者無不感奮興起誠足誅千古殺諫官之奸慝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更為身膺主知者立感恩圖報之準乾坤不毀精爽如新公之生平已可概見矣癸未春其裔孫祖憲以孝廉方正入覲都門復得讀公文集其節義文章皆可傳可法使後之為人臣者讀公之文想見其為人而是則是傚則可以止矣即為公之後者守公之學遵公之訓而不愆不忘

亦可以無憾矣豈尋常摛藻掞華者所可語哉

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山陽後學汪廷珍跋

應山楊星若明府示予以所刊先世忠烈公遺集冠以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余讀之而歎我
朝寛大之宏恩激揚之鉅典及藎臣之成名遠而貽澤長也曩覩乾隆時
欽定明臣奏議著千古是非之準又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録諸儒臣以為
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如一不以異代而歧視
至吾楚江夏熊忠愍公則在明代為扞疆圉計者

國家猶録其子孫若應山楊忠烈公其大節在移宮劾
璫而其書簡詩歌俱昭忠悃
憲皇帝於其裔孫農部可鏡公特加録用嗣是使臣之視
學楚邦者無不甄拔其後人其後人亦多績學修行
無忝厥祖
天恩罔極渥厚楊氏亦綦榮哉因思人心皆有忠直之性
其所以漸汩於利欲而莫能保者為身計為禄位計
為子孫計耳卒之豐嗇榮瘁於一定之分毫無所補
徒敗其名檢求為庸庸免咎人而不可得而如公之

骨鯁忠直絕無顧戀者天特綿其祀以隆其報
聖天子奉天行道旣褒之以
宸翰又疊錄其子孫以視隨俗俯仰之人孰得孰失孰智
孰愚尚不可憬然悟決然擇哉紹江遭逢
盛世竊科名而霑微祿捫心對古且愧且懼惟冀星若
明府以英偉卓犖之才出膺民社纘前美而酬
國恩當使四海咸知達人有後也豈第為吾楚光哉
賜進士出身戶部貴州司主事蘄水後學蔡紹江謹跋

原刻疏稿舊叙

先君實歷瑣垣僅六月耳故移宮事外疏稿無多事關社國則諍言之闕主德則涕泣言之帷籌呼吸則借箸言之大典禮大法制則張膽言之至於辯駁執爭借筆鋒快恩怨如所謂龍戰馬白不勝不休而國家禍福安危置之不顧者先君不為也除二十四罪疏與參魏廣微未及上疏刻在忠烈實錄內李本寧太史選定五疏刻在移宮始末內各成一帙茲特輯在科六月數稿合諸文牘同付梨棗不孝男之易記

原序

此先君遺稿也先君筆不存底如生平制藝盡失去兼以再攖家難諸作化為烏有此特親友之家所存剩幅什不得一二耳甚有兼原題失卻者每見先君為文與所裁答槩不欲倩人粉藻直抒其至性之所近然文詞古雋雅有先民風軌惜不多見想其神情大約雲水親而塵緣淡乃其雅意作人寸長必掖又何婆心肫切也至於牘不一人人不一牘其指無念不歸輔養君德聯合正人圖共天下收治平之福遠為宗社杜漸防微寧

使國受其益而我不必有其名一片苦心灑血筆端寄懷天上有不願裒集人間者曾記一夕妄向先君曰以大人才高著作奚不修名山業先君莞爾而笑曰予固不在文字落腳者夫不在文字則落腳端在何處古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言其緒餘耳夫固先君之志也玆特鼎之一臠倘海內有心君子笥中存有隻字望各出相示以俟補綴不孝男之易記

原序

先大父清白所貽惟斯一編後遇滄桑沒於一炬及直指李望石公祖採風余楚網羅先集輶軒所至剞劂成書甚盛心矣拜賜豈鮮哉但其閒斟酌時諱頗多改易時余筮仕洛陽恐日復一日以疑文而失信史於是校讐原本刪其忌諱寧為闕疑庶不失真實未敢輕質有道也時奉

上諭雖有忌諱亦不治罪往烈先忠再見於

寬大之朝誠千載一時也猗歟盛哉

康熙乙巳秋九月江南廣德州知州冢孫苞謹識

原跋

苞不孝席祖蔭幸為忠烈公冢孫惜其生晚不及從頷顧問字親受遺書猶幸先大父抗言直節慷慨立朝名垂宇宙予稍長與先達遊反向從旁聞說先大父遺事總緣先大父忠貞骨鯁出於至性所以發為文章皆磊落可傳也但對客揮毫避人焚草以致野有遺書而家無藏稿況值魏璫釁起風雨漂搖殘篇斷簡益不可問後一朝白謗數世旌忠於毀室初營驚魂甫定間先嚴遠搜廣購苦心校訂已得其概會授工刋鐫庶幾無郢

書燕說之訛不意兵燹疊見向所鐫版又歸於金戈鐵馬中矣後先嚴宦遊山左命予寓江南乃手錄遺稿二編一携行笥一付不孝且戒之曰風烟四起聚散何常隨時視力圖付剞劂以存手澤小子識之時予方諸生總角長跪對曰大父遺稿大人屢致慮焉矣先嚴復曰汝大父忠君愛國陳悃斥田則見於奏疏山水友朋酬和贈答則見於尺牘好風良月嘯傲烟霞則見於詩歌此汝大父至性所出而激昂忠孝者也豈獨為文集也歟哉予唯唯不敢忘嗣後先大人復殉

難賫志以沒予則嘗名鷄肋南北間闕令承之洛土誇
宰提封因思古人有以祿養者我獨不卒不可及已移
之而養志因以卒先大父已成之志其幸得為忠烈公
冢孫者其在斯乎爰節氷俸以付梓人於順治辛丑之
秋七月一日始事凡二閱月而告成不孝冢孫苞百拜
謹跋

顔之推云祖宗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冠冕牆宇也
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多矣唐柳玭又云門第高者
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兩說
並備而義始完夫嘉名美譽莫大於忠孝節義先忠
烈公在明熹宗時亮節精忠昭垂史册家乘邑志代
有藏書至文集初刻於先六世祖竹如公次刻於對
三堂叔亦既歷有年所矣憲承先人餘澤作宰博陵
公餘之暇復網羅散失補綴舊文始壬辰孟夏迄癸
巳仲秋積歲餘梓成用以質諸海內大人先生得共

睹正氣於披覽之下凡我雲仍宗族亦儼承提命於
卷軸之間因述顏氏柳氏兩說以自幸而自勉並識
其歲月於簡末時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仲秋之吉
廷試孝廉方正知山東東昌府博平縣事八世孫祖憲
謹跋

附天人合徵紀實

燕容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容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為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也璫禍而衡復歸於所

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孟秋廿四日夜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涔涔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為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寃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而楊左魏之凶問至玫白氣竟天之時正獄卒承璫命之時也嗚呼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傴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顛禿用尺帛抹衣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白為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右周居左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詫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

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嘵嘵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服事老太太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慟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初十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皆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璫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

限名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桚敲五十表桚敲五十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俱舁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戸限之外㲽血淋漓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公大聲曰可憐後乃舁入左

訟轉面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
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刑顧拶敲五十刑畢顯純
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大
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
壁挺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牆
之下以石為之如渠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
畢藉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臭偏街衢

尸蟲沾沾墜地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闗聖畫像之後已而理臥室北壁下甃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葬死後拋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為顏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撫鎮刑具凡五一械堅木為之長尺五寸濶四寸中鑿

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中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一鐐鐵爲之即鋃鐺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一棍削楊揄條爲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一桚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桚兩人扶受桚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桚上下則加痛一夾棍楊木爲

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
帮拶三副凡夾人則直竪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
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扛
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吁可
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洒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
瞽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蒼頭踉蹌道上
知者皆為之飲泣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贓得伏脇下細語顯純後

恐客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不許為方言詔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子畢至時則奕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辦獄卒皆驚以為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節錄碧血錄比較刑酷始末錄燕客撰客不知何許人少躭酒任俠聞北地饒名酒多慷慨士負笈徒往抵易涿間聞六君子之獄興慨然思及身識其人遂抵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日與輿夫馬圉相歡狎久乃

混入鎮撫因得見比較慘毒始末當日諸公亦陰識
為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因得成此錄以傳錄
載知不足齋叢書祖憲識

附 魏忠賢始末

趙吉士

魏忠賢者原名李進忠河間肅寧人父曰魏志敏母劉氏娶妻馮氏生一女嫁楊六奇少孤貧好酒色能右手執弓左手彀絃射多奇中而猜狠自用惟以賭博為事人以傻子目之久而落魄遂自宮將妻改適萬曆十七年選隸司禮監孫暹名下泒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復本姓後改名忠賢中宮舊例本官者視甲科之大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皆如師生亦若父子然其曰同官者猶之同門也孫暹名下又有徐應元與賢為同年而神

宗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乃暹之掌家又徐貴者亦暹之名下於賢為前輩乃乘雲在京之掌家也賢因貧困誼乘雲任希乞餘潤徐貴早悉數其無賴狀於乘雲賢不之知也邱一見大怒鎖賢空室中絕飲食者三日意欲斃之僧秋月力為解釋邱僅給路費十金遣之歸僧為致書所善內官馬謙囑其厚遇賢馬謙方為總理其鄭貴妃名下林廷官女謙之所侍如古所稱對食者方用事凡賢困乏謙每資之適天啓生母才人王氏後封孝和皇后者缺人辦膳賢夤緣承應其引進者魏朝則王

太監安之名下也朝初與天啟乳媼定興縣民侯二妻客氏通乘亦乘間暗通客氏客氏厭朝而意向於賢天啟即位數月兩人爭擁客氏醉罵喧呶漏將丙夜直達御前天啟問曰客奶你要隨那箇我為汝主張客氏既心向逆賢王太監安亦惡其名下人穢行敗露遂批魏朝頻勒令朝告病離御前逆賢始得專客氏天啟惟二人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矣司禮監掌印王體乾實黨逆之元兇秉筆李永貞李朝欽復羽翼之凡文武糾劾忠賢者共七十餘疏概置不報逆賢從此放手為

惡南昌蒲州去而崑山南樂進崔呈秀首贊奄幕廷臣
又有五虎之黨惡厰衛更有五彪之助逆南樂取搢紳
便覽一部以己意標識不附奄極重者三點次則二點
一點葉向高韓爌等共六七十員其附奄者三圈二圈
一圈阮大鋮又進點將錄倣水滸演義羅織天罡地煞
一百八人崔呈秀進天鑒錄李某進同志錄凡遇陞遷
查錄中有名者即行罷黜其大僚削奪則傳特旨行之
或令逆黨共疏糾叅正人君子盡納鉗網中無一或遺
者因而緹騎四出人皆裹足初尚疑皇上何以知某係

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之姻家某係劉鐸之宗族久之逆賢與奄黨公然指出某錄有名毫不之諱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啟崩信王於二十四日登極逆賢猶掌司禮監御史楊維垣於十月十七日首叅王呈秀阿媚廠臣以嘗上意賈繼春繼之亦彈射呈秀然猶未敢指及忠賢也十月二十三日兵曹陸澄源二十五日武選錢元慤二十六日御史吳尚默皆直攻忠賢而嘉興貢生錢嘉徵開列惡款上命內臣朗誦諸疏令忠賢跪而聽之震慴失魄竟不能出一語伏地哀泣而已准

予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成縣夜半與其名下心腹李朝欽同縊於南關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御史卓邁奉旨凌遲逆屍梟示河間府之西門客氏九月初三日奏歸私第五鼓宮門開衰服赴仁智殿天啟梓宮前出一小匣將天啟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焚化痛哭而出十一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人心始快忠賢死時年六十歲客氏四十八歲

先是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歌於市曰委鬼當朝立茄

花滿地紅蓋先兆云

康熙辛巳臺中祁門張靜齋特疏請毀魏忠賢碑墓

千古快事疏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瑗謹

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竪之碑豈宜傳留

於後世亟請

乾綱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

額乃

皇上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其
歲月浸久埋荒烟而没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
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
我
皇上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
在所必癉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遥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

公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欝葱綿亘金碧輝煌

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宫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

天磔屍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臣不勝駭異廹而視

之見有穹碑二座屹然並立合書欽差總督東厰官

旗辦事掌惜司内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

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諱忠賢之

墓臣觀覽之餘輒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

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

門德碑生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盡後乃磔其尸於河間差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於畿輔近地留此穢惡之蹟僭越之制以欺壓山靈玷汚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閹寺誇詡歆羨以為身雖遭顯戮於生前墓猶留壯觀於奕世何以儆巨慝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於故明之日豈有顯遭正法之逆璫敢於僭横乃爾若造於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罪其如駭遠邇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爲之立傳表揚以彰公道皦皦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滃天目無三尺一至於此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宄

惡之徒并不能保全墳塋於身後其於

聖明癉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於斧鉞矣緣係條陳事

理字多逾格貼黄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仰

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

疏載說鈴冬夜箋記

楊忠烈公文集補遺目錄

楊忠烈公年譜

崇禎誥命

崇禎元年贈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

制曰緬懷多艱厥生亮節迺功高定策捧日虞淵而義激鋤奸飛霜諫草横被檻車之逮莫招湘沅之䰟嘉彼孤忠賁茲殊錫爾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夬遇莧陸終占無號之兇泰象茅茹利用堅貞之恤今朕既殲渠魁於兩觀爾亦快孤憤於九原宿草興思慇綸致慰陟降帝側精誠可薄風雷進級官階姓字永留金石

崇禎諭祭文

崇禎二年遣湖廣承宣布政使司諭祭卹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文曰朕閱往牒有精忠亮節浩氣剛風苟利社稷不惜一死者輒欷歔憑弔尚嘉壯之惟爾貞誠自矢孤介性成皇考違和以篤祜切纓心之痛熹皇御極以沉憂奠磐石之安一議而正名定分攸關再疏而保身保家莫顧羣凶搆陷鍛鍊駢多而爾肉綻而忠彌完身忘而志如在能承顧命不能殄慍於宵人能矢艱貞不能謝誣於讐吻能使故鄉老幼號

泣遮留不能使偵邏朋謀少寬箠楚能使對仗彈文欽崎歷落不能使橫張璫燄共鑒丹忱爾不云乎三朝豢養一念獨盟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血庶幾其無愧歟汝形已往此心可告於先王氣作山河今已贖彰夫公道易名大典建祠加崇宮保殊恩既擬全卹以示勸懲綸異寵應從一品以疏榮諒爾其歆有靈不滅

與秦貞予刺史書

珂里中公周庭先生起居何似周老心丹識卓骨勁力沉范希文司馬君實伯仲間者不知前日何以遽拂衣歸也憶漣在長安時原非得交先生也辱先生枉顧若謬有當於不肖發奸醫疏中諱進御之失寢封后之旨為忠愛遠心已雉經入井之說起不肖甘弗為辨先生謂宋主燭影斧聲之疑是當日臣子不為說明之罪今入井雉經之語屢見邸揭大於冲聖孝友有關移宫實誰始終安得不發明嗟嗟先生事事從君父大處起見

微處著心此古大臣風也假令在朝諸公當事而有深心先事而有遠心天下何有於成周而不知何以遽拂衣歸也甚為悒鬱非為先生一官也兩蒙附訊以地遠弗及一候把此歉鈌倘有便鴻為一道其惓惓可乎或得附寄數行更妙敢先布以請疏草一册請教某再頓

賑荒紀事文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鶉而面鵠也行纒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捄無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饑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别丐子與平人判男女分老弱男

子之印手不印面婦人之與籤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

有長者深心焉是役也善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

有虞於冒濫也為夫衙役之不以實于民也管理人之

不以心于理也而今無是也此夫嗟来而食者百人而

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一巳即有詭逃衆人目以

重倖枸合者亦其眼實饞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

若必清而汰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澁者且望焉而東

腹以退百人焉而一不饑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

而一真饑人逐即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帋汰

也為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饑人麇食之早之衆之久婦孺之市無相囂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鷄犬之夜無相儆也殆兹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饑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贏以濟之同人之義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濕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俵饑諸人衆辰而逐隊焉日下舂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蒿蒿焉而股掌幾圖廻焉無一人怠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

道則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人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既衆糜費殊侈當此凶歉時即斗米百錢皆諸饑人溺中壺也首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册并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查核余為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文質彬彬

用適於宜者善化文質之偏者也蓋事惟得宜斯彬彬之雅昭焉用文質者當如此且文質之變亦古今運會之一大機括也故主持世道者兢兢文質之用焉顧用文質者不得於方寸中先設一崇之抑之之念亦不必於習俗外多起一矯之鎮之之思惟是制節均調善適其中可耳蓋文質原非至當之名而用文用質自有交濟之理野史偏矣彼設兩存之說用亦謬而不化即立主輔之分機猶泥而不神也夫參和之用不偏兩收華

實之用而游乎恬增減之權妙劑渾同文質之異而馴於雅崙有彬彬之矩在彬彬者不主於一而錯之綜之變化成焉彼文質之用不勝變而人心自有錯綜約直率黻藻之意虛而聽於各適之化裁理為衡而心以酌之是為意見不拘而權自適均者矣彬彬者不滯於迹而調之適之機宜中焉彼文質之變不勝窮而天下自有時宜矩不偏不倚之中默而調之以自然之天則時為乘而宜以應之是為因應不乖而體歸各當者矣當其闇然自修聲希味淡見先民之遺而靜而索之醞釀

之英華無盡焉乃其無盡者而意味又恬如也黜浮去陋之名我兩不立天下惟見彬彬劑量之神耳當其顯而耦世而悃愊敦樸見混沌之真而徐而挹之含孕之文明無既焉乃其無既者而氣味又約如也崇文崇質之迹我兩不著天下惟見彬彬經緯之妙耳文質而如此用也庶幾先進之矩而野史烏得病之以此主持世道可也抑周初監二代而卒以靡者則文質之名所濫觴也葢名立則好異之士狥名而奬起故無如兩忘而化於道則夫子彬彬之說也

今夫天　二節

中庸究生物之原而得天與聖人之一焉夫生物不測於天之不已文心不已於德之純詩蓋闡天人之蘊矣且人待天不二之精以為命此不二者原相禪於靈明中而未已也惟是脉脉真純以保之者少遂不見天與人一之符而且致疑於至誠配天之說矣由今論之而然乎哉今夫天第以功化之盛觀之我不知其何以托物之命而昭昭無不覆也地衍資始之化以廣其生而無不載也山水分翕聚流衍之脉以洪其澤而無不殖

也無不滋也天之造物之命者宏哉要之命之布也有萬命之主也惟一一元者機互禪而不窮無極者神默輸而罔間萬物自相酌於不貸之源一氣互相忘於不尸之主則天之所以為天止此脉脉不已之真耳顧天命之賦於人心者不息而人心之雜於情欲者自斷乃詩咏文王德之純矣夫人即時純於理而就一息中微有參差未決之意即此未決時而理已息矣乃亦臨亦保者方不得合之倪更安得斷之隙此亦運而不積之妙也夫人即念純於真而就一念中微有幾微未融之

意即此未融時而真已斷矣乃亹亹翼翼者方不得其聯之間更安得息之根此亦環而無端之事也由是發之為顯命寧與天之顯命有殊乎哉信乎誠立天人之主誠聯天人之同夫人亦求之不已之真而配天之業易易矣乃不已於何處得力默知默証則惟慎獨中求之然非作輟之功也緝熙者又不已之真命脉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法有必不可越者所以約士趨也蓋士亦自有規矩必約於是而習始端也獨藝之教與學者然乎哉孟子以為天下道術人必皆從教者正其始而學者端其習也故教必率夫不易之則而後其教明學必約於共遵之彀而後其趨正要以道止有一中正之矩教與學者兩不得外焉嘗觀之藝中規矩矣蓋規矩者是先世睿知之聖竭幾何目力而始立此方員之準也是人之不得駕而出其上者也又後世聰明之士欲幾番更創而卒

不能棄此方員之象也又法之不得不抑而約於中者也凡天下之物必程於規矩而後制器尚象不詭於則則物不得違之也以成利用大匠不欲率人於滛巧學者苟不自甘於竒衺而寧得外焉凡吾之制物必繩以規矩而後中律中度各得其宜是匠不能舍之也以擅人官大匠欲傳其心於象中學者欲得巧於意外而寧得越焉即吾心中有不規而規不矩而矩之妙要之懷而莫喻無形者必托有形者以運其神即曲藝中有不疾不徐得心應手之妙要之機非頓造必從得象者以

漸臻其域然則規矩者其匠人授受之極乎舍是則不執不物不足以妙器之用而吾道亦有規矩也中正者其道脉淵源之極乎舍是則險僻隱怪不可以約世之趨學者而必欲求規矩之外可乎哉抑是楊墨橫議而天下翕然從之此以不規不矩之法壞人心不易之方員聖世之所不宥矣

君子以人治人

司世教者以天下之有還之天下而天下治矣蓋古今惟天地人三者則人參立於天地間自有所以人者二極之妙二位之真絪縕摩盪於無垠中而人生矣降之為衷而靈惺焉秉之為懿而情醞焉比數合族而倫屬焉則人生性命原各正矣知能已共良矣倫理已各秩矣我與人同得也人與我共恬也又豈俟君子之憂憂焉擾擾焉攖之而言治耶治也者修而去其所無也所無從人生非人未嘗無而必我賜之也亦修而復其所

有也所有從人生非人既已有而我更藥之也凡治之名皆從人設而不以己也則治之道亦即當從人求而無己為也蓋治人以治己準者也己而求之人則遠於己之所以人而己遠於道治人而求之己則遠於人之所以人而人遠於道然則君子亦惟以人治人耳嘗試觀之人孩提呈愛敬之良乍見見惻隱之真夜氣蘇幾希之性當其初學慮互於恬矣意識歸於漠矣其有以治耶未耶而自條自理自規自矩發之而非其有以濬之也流之而非其有以瀹之也芽之而非其有以培之

也則夫仁義禮智之性敦庸秩序之懿其人自有之耶無耶而待於君子之治耶否耶誠人還其樸人葆其初則五典之敷不必設夏不必序殷不必校周不必庠洙泗之席不必講聖人且與人共安惟是蒙泉常活不無間於引決之濁也靈源常瑩不無塞於垢納之積也善芽常生生且或戕於斬艾之酷也甚則隱怪之說內蝕其常然奇衺之行外成其悠謬人遂失其所以人於是聖人修道之教始重雖然猶是人也有物以蒙蔽之而明者自瑩也祛其蔽以我之治為之鑑彼自見鬚眉而

非我設之面目也有物以迷寐之而惺者未槁也惺其寐以我之治為之覺彼自田夢寐而非我假之爽魄也故敬敷五教而曰使自得之周官掌邦教而曰以擾萬民即布之章程陳之藝極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禮以養人之安樂以導人之和刑罰以糾人之過令愚不肖者跂不可易之符賢智者約於共遵之則總之導亡子以還故里俾迷使以得歸途我但為之指南也大抵宇宙自有綱常人心自有天性強之必不入迎之則自從故道惟率性人惟倫理求忠孝弟信於子臣弟友之

人求中和位育於喜怒哀樂之人已自治而已得矣人治人而人得矣道之修於我者與人共相恬愉而人之程於道者與天地共渾淳和又何暇多求於日用之人以爲道過徼於外人之爲以爲異哉怪隱之士循之玄虛空寂而斷跐不羈者跳而爲蕩爲任放爲任俠其所爲者妄焉自喜而其所以人非矣庸謂自治者乎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揭君子仕之心約隱者於義也葢義重君臣仕則所以行之者君子重義故重仕矣且今論仕者惟曰行道曰道則逢時不偶信當卷而藏耳不知人生有無逃之義不仕則虛終不得任吾意以止者吾以此原君子之仕矣彼自天地不可一日無主持即不可一日無毗輔義之所以奠宇宙也惟仕而義始行於交濟人生不能一日脫然不為率土之臣即不容一日翛然不興戴主之思義之所以化尊卑也惟仕而義始行於代終故君子

之仕分秉於無可諉名位其輕者也心迫於莫容辭勳業其後者也思吾人隱居求志所求者何事大率究析致主之忠以無負一人耳彼其內聖外王之蘊寧寬然以自餘苟非得伸媚愛之私此義終抑鬱於心而未行詎忍預世莫予宗之意而遂虛願聽之也即觀古人典謨垂訓所訓者何事大率講明令共之節以扶正宏綱耳彼其忘身忘家之義原凜然不可斁苟非親承奔走之位此義終虧缺於身而未行寧忍從世外洒然之思而遂弁髦承之也是其仕也豈能必時之皆亨要以臣

子於君父身以殉之義無問時也綱常念重毋以委曲投知甘時人誰與易之誚而心有獨苦已是其仕也又豈能必君之皆合要以人臣之事君自盡者心義寧君棄我耳從王念切猶欲翊戴聖明望幽人破泉石之痼而已復奚愛焉不然家庭可樂安問滔滔則滔滔將胡底也理亂弗關於本朝固君子所不能安也即所之不合退而山林何山林非王土也胡越漫加於共主尤君子所不敢出也丈人而知君子之仕乎無容托道之不行以縻義矣

君子依乎中庸

論中庸於君子見率性之妙焉夫性本中庸君子性反於真乃其妙於依中庸者矣今天下何中庸之鮮也起於性失其真故於性外多離異之思即欲以常撓異而外附者或牽合而不安其惟君子乎則依中庸者乎蓋降衷之道惟此一中而天地之精不離易簡非吾性之中庸所自来耶夫固與人心元相依矣顧其幾入於微未易以解釋參也而體認於擇中允執初者惟君子結一真之契焉其體立於虛未易以倪象合也而篠攝於

戒謹恐懼後者惟君子無須臾之離焉中庸不與淑詭
對隨吾之經緯錯綜自有一天然各適之符惟恰合於
天乃為恰得其用之平君子於愚夫婦之知能中獨循
其脉去吾之聰明而於元初者之宗依然如故而無少
脫也而絶不屬比擬之迹也中庸亦不與尋常對隨吾
之隱微顯見皆有以至正不偏之極惟適還其極乃為
適得其性之常君子於賢不肖之過不及中獨會其撰
超世之知見而於自具者之則依然如一而無少違也
而絶不屬湊合之功也以君子行素率真祗修居易之

常何自知其為中庸惟是子臣弟友之未嘗加而覺聖人天地之不能外此謂以日用飲食順帝則於不知之天而其依也妙以君子意起義創時豎非常之矩人或疑其非中庸惟是天地古今之未有而實喜怒哀樂之自然此謂以神明變化還吾性以不測之機而其依也神故論君子者直曰中庸蓋依則合體以成親非遵道之行也論君子之中庸者又曰時中蓋依則順時以適用非無忌憚之為也此正率性之妙而道歸之矣乃中庸之依也功容於獨而神澄於闇蓋半途之廢大都名

心累之也然則自知自憮忘世忘我故可以遯世不悔否則一有我欲依中庸之心即依之心為的然而中庸且日漓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至是尚友也

極友善之量惟其心之不自足也蓋取善无無足時故友善者由鄉國天下而進之古人而益爲無涯矣孟子語萬章以爲子亦知友善乎善有無方之契惟心自合善有無域之鑰惟心自開故善操其合則宇宙同堂善啟其鑰則邃古對面要無自隘焉耳今天下大矣往古亦寥廓矣是衆善之府也是觀心廸行之助也顧天下即有相觀之益不能越聲氣之求以自漸於人往古即有百世之師終不能越心神之合以自投其契則在我

之友可知也在我之尚友可知也曰友則廣其途以為納而終不得於渾同之內自晝以小心曰尚友則遂其心以為會而終不得於形神之粗自拘其洞覽庶幾由一鄉一國而進之天下乎又且由天下而進之尚論古人乎然古人未易論也禪繼出處不同軌君師述作不同途文明未盛之世其道主宣而文明既著之世其道主蘊彼蓋有參之時勢之變以為通觀之風會之流以為衡者故詩書既陳或不足傳古人之神誦讀維殷僅以承古人之而要以九原不起而世數可尋無亦起當

年於今日而參見其精神之寄注者何因設吾身於當時而默會其時勢之趨赴者何在則庶幾千世一人若比踵而接跡而百年遺躅若覿面而談心可以移先民之矩則而人之參互以會其同可以化前哲之儀型而約之斟量以成其大如是乃為尚友哉總之善約其暌則羅六合於一心而非廣也善聯其異則通萬世於一息而非久也此友之量也是在自操其符自廣其識耳

君子矜而不爭

聖人處有托於矜者而表君子之和衷焉夫矜與爭反而或為爭者之所托和衷君子必不其然且自國是日以趨諾敗則不得不維之以矜而其究何乃爭無已時也夫爭者好為矜而實不能矜者也不能矜者謂俯世非以立異也儕俗非以立尊也勢必假齮齕之術以為坊表之資是有意為矜而爭先起矣好為矜者謂循繩可以葢衆也蹈矩可以伐異也勢必假法度之守以為觭角之具是有意為爭而矜乃壞矣惟君子者原無心於

立崖岸特自立身之矩矱視之若以為矜耳然坊之蹶者於此而植焉豈植坊於此而滋其憤懣不平之氣乎蓋得矜之真而自化者也原無心於設畛域特自守道之閑畔觀之强以為矜耳然柱之潰者於此而砥焉豈砥柱於此而佐以强陽不馴之習乎蓋并矜之迹而已泯者也持己者矜也實無以有己故我潔而不以形人汚我是而不以形人非我廉隅而不以形人之踰蕩不相形則何至兩抗必折而有懻忮之憂無己者矜也因無以有人故我清而且忘人之濁我瑜而且忘人之瑕

我謹飭而且忘人之間曠兩相忘則何至孤立成睽而有嚚凌之患況人惟隨世而世不我隨則爭乃矜則有分辯之意焉有分辯將舉世不能涵其真修而何必拒之以成高其區別者其調劑者也又況人惟軋世而世復我軋則爭乃真能矜則倫中和之養焉倫中和將一人不致妄起臆見而唯有偕之以游虛其正直者其忠厚者也豈唯不爭利並爭事權之心而忘之豈唯不爭名並爭議論之心而化之斯所以為君子之矜乎

集既竣復得鄉會文並課藝共八篇雖時文可以不

存而手澤所遺不敢遽廢敬附卷末以誌桮棬之感云八世孫祖憲謹識

楊忠烈公年譜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隆慶五年辛未七月初十日丑時生丙子五歲就學外塾性敏慧書過目輒成誦塾師奇之庚辰九歲師邑庠吳盤石授以子史日記數千言癸未十二歲始學文下筆奇頴超人意表乙酉十四歲聘處士張公女丁亥十六歲未冠補邑弟子員同澹孺下帷龍福寺所讀皆秦漢以上書嘗云朱晦菴百遍終身不忘倣其法更益數十兩夜不休澹孺嘗寐覺見魁星盤舞書室火光飛注驚起則公正倚燈咿唔也常以指

畫地至血漬磚石不覺已丑十八歲與陳元樸輩結社

翊運便自任以天下之重是年生長女後適國子生黃

登選性好放生常買雀鱉縱之遇乞丐衣不被體恒解

衣衣之即嚴冬盛雪不少惜焉甲午二十三歲試冠等

以丁劍山艱不與棘闈是年原配張夫人歿丙申二十

五歲服闋娶繼配詹夫人性至孝上奉王太母如母事

伯母如姑合爨食貧晏如也丁酉歲科試不錄以形家

言傾貲為劍山卜地不獲吉家計坐是漸絀遂成病後

得祝海園治之海園一稱彭仙翁字幼朔名齡不知何

許人萬歷丙戌丁亥間游寓蜀之潼川自稱鄒長春又數年游楚中稱祝萬壽號海圍承德間諸生從之學舉業為評訂課藝公少拓落不肯習程文諸生皆心薄之每詢祝何人會中祝云楊某會中諸生咸噪之以為欺我公為其父卜葬以勞疾遂劇不食數月將屬纊諸生聚哭及其未絕致奠焉有陳愚者會哭而歸祝從光黃間来抵愚家問楊某好否愚曰楊病不可為矣諸生已設生奠聚哭而歸矣柷曰楊某那得會死捉愚臂往視之撼之不動頮其面大呼楊某者三唇微張喜曰猶可

為也袖中出藥一粒以箸啟其齒下之氣息惙惙夜分而甦明日諸生就公家攜酒殽享祝公從牀上躍出飲啜兼坐人承德間人皆云祝老能生死人也癸卯元旦試諸生批公文後云但得三人同一口九霄之上便飛騰後公以是科鄉薦主考曰孫如游董復亨房考曰劉文錡三人同口之徵也庚子二十九歲正考彙考遺才大收俱不錄八月七日猶伏總司堂考校竟不獲就試鬱鬱不得志嘔黑水數升聞肉則吐漸不能飲食日就尫羸除夜二鼓聞空中樂聲遂閉口絕息至次日方甦

令五方各竪五色旗身衣紅披髮遍禱嘗自稱易含蓮作箋上蓮花詩人莫能解後澹孺寄叩之曰前夕仙樂来迎同赴召者三人一吳一浙以我人間事未了也辛丑三十歳養病城南柏子庄樓居與前同召二人秒常交往因言汝病二蟲為祟須得龍口水飲之方瘳聞謁武當者從龍口過渡意其在斯乎公遂貸友人諶生十金佐費謁武當澹孺伯恐其逸尾之抵襄樊時值上巳有元帝行宫同澹孺往謁中途遇士女雲集飲酉亭中一敝袍道人在旁吹笛乞食不便登覽而歸夜半似夢

非夢見前道者曰龍口西行一百尺有客當樓吹鐵笛但存結襪進履心任吐浮沉無顧惜驚起即以所貸納兩肘凌露覓龍口行不遠果見道者倚籬吹笛進謁之道者曰相公欲隨我聽笛乎為再弄公攀衣跪曰弟子有奇疾本欲遊方學道奈父柩未窆若獲救延至父葬後死無憾矣因出肘金奉道者手其金投之水公心惜之曰早知投水無以進為也道者曰爾惜之耶即為入水片片拾還向公胸鬲一掌曰此俗物當急回頭隨仆地吐一黑塊皆血觔纏裹反顧道者則已乘雲浮水而

去矣悵然返寓瘖孺方割肉炊麵熹欲之快食數杯自是飲啖如常則前所吐物拔去病根龍口之行真奇遇哉壬寅三十一歲生子之易與孝廉陳元樸指腹字其女癸卯三十二歲以遺才入棘中式四十六名舉人受知麻城尹劉公文琦執贄往謁同門中或以北行貲斧為言公獨一飯即別不染絲毫甲辰三十三歲下第歸從海團祝翁閑闕雙林寺談養生家言衡湘劉公病劇迎祝祝偕公往劉公聞其至厚遇之有吏以市田毆叔繫獄劉諭之曰毆叔法死應遣求得楊春元書方可汝

寬其子挾百金來投公曰吏罪在無赦應置於法若情有可原亦在法官寬釋吾何敢任德焉堅辭弗受後半載彙考儒童以名在百名內者酬三十金劉私謂公同年王大可曰楊文孺窘甚此事非關兩造兄可達我意取得二三名少佐其不給書至公笑曰得此洵無害寠夫儘可濟貧第此一番曰無害更一番曰無害積慣成習便不暇問其有害無害頓易初心勢所必至吾寧忍貧誓不為此劉聞斯語益相敬焉丙午三十五歲生子之賦後娶大司農傅公東濮女萬歷三十五年丁未三

十六歲會試第二百五十名進士廷試三甲第一百五十七名觀禮部政同年徐公京延房師最相愛應得館以讓公試卷不入公陰代徐投卷强徐入卒館選去人以此賢之戊申三十七歲生子之言後娶叅憲余公女止女本年授南直隸常熟知縣甫下車值大水浸城邑一望汪洋公親為踏勘攝衣行泥中備詢災狀申請諸司令父老赴闕陳情蒙神廟諭蠲滸墅稅課之半賑焉然霪雨既久麥苗應潰人心皇皇公刺血繕疏籲天遍禱日夜靡間遂獲開霽麥秀兩歧漁陽之頌為之再詠

矣首興文教獎節義接諸生必以禮獨不令得干兩造平時懸巾服邑門者以漸悉收還復修葺學宮廣書史飭俎豆禮樂彬彬比於鄒魯又增置學田八百餘畝次第諸生之貧者使沾實惠立義塾十二擇有學行者使掌教時臨塾館課其勤惰更置義田三百畝取租代其館穀人爭奮勵焉所拔錄如許太史孫方伯王廡憲瞿諫議數十輩皆知名士後先脫穎去其相愛則如家人父子云當儒試時邑童子多恃眾滋事公盡郤薦書矢公核閱一依歲考法唱名編號人懷德畏威卒無敢譁

其代府試亦倣此隣邑咸異之視民如子獨嚴吏胥晨興肅堂皇吏抱案辟易小犯笞革大犯徒遣舞文者後先逸去織監某委役至邑藉璫勢以上供為名索詐無厭他縣毎遇以禮益恣横公獨杖而逐之璫怒提典戶不與嚇以會兩院參處公曰解一典戶塡壑無厭定傾此一人家吾寧棄官而不忍也後璫聞卒敬懾而不敢逞邑有勢宦務為奸利魚肉良善且資結公卿持官吏短長或煽其異己者道路以目公得其諸奸狀客上巡方褫其衣冠抵重辟時相書亦不受大姓皆為斂手萬

口稱快值旱而雩公步行烈日中數十里哭禱於虞山白龍廟父老皆哭自撲雨體流血於是感異僧至狀類顛狂自言能致雨公即拜懇僧以索縛諸雷部望空噴詈投身城西河中踰時出約以次日午時雨至期烈日如焚忽有片雲西起大雨如注四境霑足人以為神異云邑田多汙下苦水漲十年九不登公擇邑中好義者端拜置酒捐俸創築府塘石堤四十里不數月告成蛙池荻港悉為桑田廬井又置義田三百畝以為每歲修補之費人稱楊公堤云去任復寄五十金植桃柳於上

堤賴孟堅彷彿蘇公之西湖焉得賭博者并其家折之人不敢犯有以鳥銃盡雀者公量給貲本使改業所全生命歲不下萬萬舊例巡方按臨及使客經過供具皆坊里借辦每為奸胥欺隱累賠甚苦公自出俸金置辦勒石永久曰官代坊里以免擾民邑濵海多盜為奸民藪公呵五百客授方畧一日盡擒邑無夜警且能巧發竒中從閭門艤舟返有奸棍某思以誣告詐人財衝舟涕泣公疑其誣杖數十巳逝之果誣往往片言折服隣邑獄皆請歸常熟必得其情江南差役最煩租賦多詭

寄南北二運賠累獨苦小民公深憫焉每於聽斷無意中質問附近戶口地畝先得其實元旦公正畢集各授紙筆令供報偶簡一不的者杖之以為欺責令更報皆驚服無敢隱於是計畝定差清除窮排年千五百家永著為令邑有福山鎮當海口為倭奴入犯之路舊城夷為邱墟公曰此要地豈宜荒廢至此設法經營重築新城創建敵樓以處將兵且額設守禦不令剋減軍糧戈矛器甲皆一一增飭時具犒賞勤操練人心振勵屹然稱雄鎮焉有客兵經過公以邑兵押之寂然無聞聲時

巡方使者歷其事以為公不言而辦文武兼資云至於徵民糧則令納戶自封投櫃即以原封合併發解不染一指案無留牘重則按律問擬輕則立時責逐火耗贖鍰時藉以供交際潤私槖者悉革除之數年来日用之物現銀平買米薪恒運之家且因修塘築城及義田坊里諸務每轉貸充用甚至出家鄉所運米豆並脫夫人簪珥變銀以補不足葢不獨塵生范甑且差戶為累矣比去萬姓攀號爭壘尸祝民有寃時時哭於其祠其祠係常熟縣紳士顧氏丁氏吳氏等於雲和堂左建造刻碑買大河景字號三斗二升糧田呈憲咨請祀典後為僧人

所佔至乾隆年間道台姚公清座捐俸重修勅碑此常熟建祠崇祀之大略也後聞逮老叟稱兒邨媪市儈無不泣禱公還訃至集僧百人禮懺四十九日聚哭無休時令希迎內意毀公祠棄像水中並取公所置義田師學租修塘諸田變價嗟乎地非香火地學與塘不並廢奈何借題一網乎然虞民有口有心自有不可毀者在此公治虞之概也癸丑四十二歲以計吏入覲囊空不能具書餽因此犯衆忌同鄉亦有責備賴山是張道稱其卓異始得以清官第一行取留部地處孤危陰繫正脉已同頑果之不食矣甲寅四十三歲

考選擬授戸科給事中丙辰四十五歳時神廟考選多留中不即報公候命京師以繼母宋太夫人染危病詹夫人割股救愈請假歸養是年生次女後適太史王公思竹孫庠生王星奎丁巳四十六歳里中大旱有司議請常平倉積粟給賑歳久侵漁典守非舊計鬻妻女以償公曰本以周人不給奈何先剜此妻孥肉乎且西江水恐無救渇鮒也亟白當事力請蠲豁乃首割己產易數百金倡義醵金煮粥全活邑老幼九千餘口戊午四十七歳假滿還朝己未四十八歳其夏出使周藩贈遺

一無所受抵家復倡義起文星閣翼孔廟左脉至今賴之先是公少謁祖塋日暮雪迷衣履盡濕有劉姓某留宿於家次日披荆莽指示墓所是年公復至詢某已卒遺一孫遭繼父某蕩廢其産妻並孫俱鬻為蕭氏奴公訪得之付以原值贖還且為婚娶割田以養之葢公素嚴施受一飯必酬類如此庚申四十九歲(是年自八月初一日起十二月止為泰昌元年)差竣轉兵科左給事中值遼陽有警以公議叅熊廷弼有樹無皮之語熊憾欲殺之是年復擊去大遼之失職者四十八年神宗疾湘洲李公奏東宮不得

侍疾事甚叵測公聞之急謁内閣方公從哲何不率百
官問疾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公曰昔文潞
公問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
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
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
宿閣中曰無故事公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
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急太子尚
躊躕宮門外公使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病甚不召太
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侍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

之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泰昌改元下考
選撤奄稅發內帑出諸章奏如流外議或謂改紀太驟
宜留中俟公奮然曰諸事外廷想望如饑渴留中二字
天下方顫恐而患之豈得出吾輩口且奉遺詔繼大孝
也何嫌之有議始定時鄭貴妃包藏禍心曲謹事帝知
李選侍有寵為請封后結歡選侍亦為鄭請封太后時
公署禮科事趨語宗伯孫公曰皇長子非李所愛李若
嫡勢將不可知大行皇后愛長孫急白輔臣於遺詔首
舉册立登極三日後即援詔請耳有旨諭內閣封鄭貴

妃為皇太后慫恿孫宗伯力請收回成命又見建儲期
緩上疏力爭竟報可隨具疏請慎擇近侍以成睿德有
機在防微事貴謀始等語初四日帝疾崔文昇用藥轉
劇鄭李又思謀得照管皇太子公曰宜率百官言於朝
以滿朝公卿氣折言之翌日集勳戚文武大臣詰數貴
妃姪鄭養性松棚下周冢卿言之獨力公復繼之曰先
朝未早定國本歸罪若姑公論至今未泯若宜待若姑
辭請何久處乾清宮進寶玉子女萌非常之念事發鄭
氏無噍類矣養性跼蹐褫魄而退公又請諸大臣同閣

臣具疏方公曰宮中事非外廷所得與且恐以移宮為離間公曰昔賢調和兩宮非閣臣誰任且帝操心慮患久矣識公等意必不疑鄭更相暗伺揣知衆心成城即移慈慶宮獨封后旨未還耳因上疏發明聖體違和之由極論崔文昇妄藥之罪醫家有餘者泄不足者補皇上煢煢萬機而欲投相伐之劑以致增劇又流言侍御蠱惑將以自文既益上疾又損上名懇問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其封鄭貴妃一事尤乖典常封以嫡母如大行皇后何封以生母如本生皇太后何乞杜僭擬對天下

之望是日聞光宗閱奏語皇太子曰此汝忠臣因特召兵科及閣部大臣而宣錦衣官校衆以公適轉兵科甚危之或求閣臣爲解方公謂公廷詰時當引咎公曰要宰相做便認錯我原不錯粉骨穴胸當對如初召入帝意藹然目皇長子曰渠事已妥服事之人俱有定因言宮中無他事目皇長子說一說皇長子言宮中無他事先生傳示外人無聽流言葢公疏云聖體違和之由及皇長子宜擇用端人特召以召諸臣耳是日賜諸臣酒飯金帛有差少選逐文昇停后封矣明日再召如故越

數日復召則云朕疾似不可為目閣部大臣輔皇長子要緊必令為堯舜之君復目屬公者再因問壽宮黯然諸臣皆哽咽莫能仰視忽帷中一小豎出附皇長子耳語未應一朱衣婦從帝前提之入呫囁久之皇長子蹌踉出曰父皇要封皇后諸臣以為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欲封李選侍皇貴妃臣等即具儀聞帝漫應之隨手指皇長子曰輔他要緊者再賜諸臣復如初

九月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諸臣奔至宮門聞已賓天扳號莫及或猶有衷旨未及承矣大臣或議以熹宗

託選侍者公曰少年天子豈可託之婦人選侍有怨於
聖母昨在帝前強之入復強之出是誠何心哉大行皇
帝踐祚不一月而崩即天命有數其故使人言之駭痛
李鄭連體蘭形棘心授太阿柄我輩恐無事新主日矣
亟請見皇長子見即呼萬歲導駕出或云未登極胡呼
萬歲公曰我朝楊公士竒不先行之耶已而閣臣至憂
皇長子無託公言三公在更誰託大行遺言託孫遂忘
之耶劉公深然之急趨入乾清宮閹人持挺不得入公
攘臂大詬格之曰皇上召我今晏駕皇長子少未知安

否汝曹格大臣宮外意欲何為闍人郤得入慟哭已請見皇太子三四請始令出諸臣呼萬歲言社稷為重宜速登極上曰儀注來看因請出乾清宮中官王安擁上閣臣劉是庵英國公張建石捧左右諸臣前後導從及閾內豎大呼宣小主轉小主懼有攬衣欲奪入者公格而訶之曰殿下我主四海皆臣復何懼誰敢擅宣回宮者因奉入慈慶宮謁孝端皇后几筵閣臣奏乾清宮未掃除殿下宜暫憇此冢臣因言殿下之身天地神人託重往乾清宮視殮與朝夕奠必臣等至方啓行有指中

官某某可託者公曰大行皇帝已選擇而使若曹受兩朝恩贍察上飲食動定警蹕游激其不恭命國有常刑又有議封選侍者公曰范文正不欲從遺命封楊太妃況選侍無楊氏撫養恩亟封無謂又以登極宜早安人心公言宮闈無嫡庶之嫌含殮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指遺腹朝委裘安不安固不在即位早暮耳左公滄嶼至唾公面言事機間不容髮令日脫未妥女安辭死已而朝臣畢至悉屬中官入奏上曰今日已宴了宜諏吉公因屬駱錦衣慎選諸司隸周環嚴警令中官自乳媪

外無容少年女子因自宿宮門外伺察非常頃刻不離五日鬚為盡白蓋神髓為枯矣復率左公謁冢卿極言選侍不可與皇太子同處始議合疏以請而進忠等慫恿選侍毋子同宮并言諸文書送我看過方可發行明日公遇進忠於麟趾門進忠曰娘娘惱甚公遽言娘娘為誰前在乾清宮是皇長子今在慈慶宮是皇帝了即鄭貴妃生死惟命況選侍乎皇帝十六歲長矣非可玩弄股掌之上乾清宮非彼所得住不移汝曹死無處所衆語塞是夜進忠逃矣公聞移宮在初九十三語閣臣

促之閣臣曰何必在明日公曰前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為是既為天子矣天子反避宮人乎聖母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彼何故久混天子宮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公斥之曰遺命輔皇長子要緊公等受顧命當先顧其子寧先顧侍媵乎韓劉周三公助公言聲色俱厲公復疏言移宮臣等言在今日陛下行亦在今日李知不可奪始移一號殿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時劉朝姚進忠等乘機盜竊內藏寶物被獲匿選侍資內外行賂蜚語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暨復封選侍則諸

坐者可末減於是賈御史為揭上閣臣不知移宮後上以先帝意固存問選侍不輟也及左公疏請避宮原委帝諭閣臣悉數選侍凌聖母諸狀以先帝故加禮以聖母故罷封播告中外方公因言選侍既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上云朕與他有讐時閣部諸大臣一國公三科道親於乾清宮聞之人人知上意而議者呶呶不休公因疏始末之詳更請於選侍酌加恩數帝優詔覽奏極正極公極切極真楊漣當日竭力奮爭忠直可嘉自是朝野并稱為楊左而議者益不快媒蘖交鬬將為元

黃之關公不屑與較十月覃恩奉勅封公父母後遂再
疏乞歸矣天啓元年辛酉五十歲里中有南北兑並無
田子粒二事通邑受累者二百餘年蓋應山深在萬山
中崎嶇磽礴不通舟楫南兑二米肩挑負運至漢口不
下五百里衙門之需索軍旅之刁詐年異歲增充解者
十家九破又無田子粒一項歲五百餘金自京山飛來
一時官長未及理料衛官但按籍催徵破累人家無數
遂泒入條編曰無田子粒公惻心久矣是年歸里力白
之上臺南兑則題請永折子粒則清丈豁除中間撫按

司道轉詳南北部移咨費用不貲皆公破產措置應山永世之累於茲始釋更汲引後學同鄉同志宦遊於外惓惓以愛民好生相勸勉默為獎藉不使之知其仕於他方者苟有一念為善一長可稱必維持啓牖俱獲令名遇儒試致書當事廣求增額遠近孤寒能文士困阨郡邑恒助以資斧為之噓植一時名俊賴以振起至若先聖先賢祠宇忠孝節義諸事無不周旋調護振舉表揚焉壬戌五十一歲居恒獨處每閱邸報聞魏忠賢劉朝恣橫狀輒潸然泣下恐負先帝恩曰使吾得面聖碎

首陳先帝付託之重誓誅此賊以報知遇親友如陳元樸王思延輩常規之曰今權在若輩能誘之向正則可空言徒起禍無益耳公時亦深以其言為然癸亥五十二歲生子之環是年起禮科都給事中家人咸有喜色公呼諸子謂曰以而父進賢冠為作馬牛耶今冲聖孑立外有兵戎内有逆豎疆埸宮府皆我死所憂且不暇何喜之有因念毋未終養子女尚未婚嫁只此欠願遂咨致親友分屬後事每自笑曰楊某這番出山不知歸路是何如也旋擢太常少卿三月覃恩晉封公父中憲

大夫毋恭人羽翼正人幾滿泮要天下方想望丰采冀有轉移公亦思致身建名以酬顧命而旁觀已側目矣甲子冬拜左僉都御史又進左副都御史時年五十三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公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險邪忠賢及其黨喞之剌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致欲謀皇子殺貴妃等事其年六月公遂盡發奸狀而二十四罪之疏入矣先是公出山之日即密緘一稿每當夜半欲起寫恒泣出聲家人

驚問則以思念先君為言是日扃寫疏人於一室聞寫者環跪公叱曰禍寧至汝輩耶母夫人怪其狀叩之則曰為應山攺折事南中部覆不至我自具題既而懷疏入朝之易公等見稿乃夜半泣寫物也舉家皇皇僉駭禍迫公曰明知有禍無益但騎虎將成無使後世謂顧命之中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斯言也早已義不顧身矣時閣部大臣及臺省戚畹繼公廷爭皆留中不報獨閣臣於公疏有揭辯而南樂以門生宰相語憤然明出為敵矣疏雖未下時忠賢尚懼求解一日浼大璫王集

閣部諸大臣會議意閣臣中有一人兩解之曰此後各
開誠爲國無相抵牾時韓公力不能得之中璫而葉公
臺山與璫善又以公語侵之不欲與觸魏忠賢痛哭擇
地吾爲兩朝喫多少虧豈意反謂我不忠諸大臣竟漠
然無語而散自是內外互持未動而忠賢日購死士刺
公私第皆至墻𨻶步若有雲霧障護者不得入五城聞
之皆設兵防守一夕有人飛簷而至公見之曰殺止殺
我毋傷我毋其人曰吾實奉委感君忠孝何忍加害竟
不言姓名而去無何會南樂入太廟獨後又須歷不至

左魏糾其矯蹇南樂急遂語忠賢曰外邊必不容汝不得不動手於是萬主政以捶死林侍御被杖以道死不移時諸臣相繼盡削公乃註籍草疏稱廣微之父以愧之廣微偵知借會推不合傳奉意於十月三十日二更許手封墨勅削公與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僉都御史左光斗為民青衣小帽與左公攜手同歸至涿州分袂先是魏廣微欲以此時刦行裝逮訊忠賢從門役習知其無有以為非穩著已而見其策蹇就道衣衾寥寥則又私相語曰幸無搜搜沒趣矣抵家府縣勸用行

服公曰此君命也安見金紫即為榮此即為辱乎乙丑五十四歲時忠賢殺念既熾諸奸又復投歡構阱遺札有云同鄉憾之者乘機挑激以致忠賢假子徐大化教之放開手眼廣募同心於是夢梁環舉汪文言舊綱首出媢疏霍維華楊維垣感恩應募以封疆移宮鍛鍊文言使招公以為身亡家破之計文言身臨五毒必不承時調許顯純主其獄遂以徐魏意派賍指掌三月十九日逆閹魏忠賢矯旨提問其畧云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幸脫楊某左光斗表化中魏大中

周朝瑞顧大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㫄扭解来京同
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内受贓趙南星等十五人
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著撫按提問追贜具奏不許
徇情該部知道及緹騎至公談笑自若從容就道使人
舁櫬隨之抵鄖數萬人哭迎幾成激變公披扭鎖泣告
父老曰官旗未嘗苦我朝廷未必殺我如此則忠反為
逆累我族矣衆始免聽公就檻時值酷暑杻鎖鋃鐺慘
如炮烙萊傭販豎亦爭醵錢湊裝村村里里數千萬男
婦爭看忠臣哭聲振天自鄖抵汴每家必設忠臣牌建

醮祈禱生還啫之者曰哭野萬家如喪考禱祠千里似傳烽嗟乎此匹夫匹婦之心安能田諸奸日夜合算之計乎及六月二十六日公與左公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周袁二公已於五月初到顧公五月二十六日到魏公六月二十四日到六君子逮矣二十八日之暮嚴刑拷訊諸君子各辨對甚正而問官許顯純袖出成案抄寫以進公大叱曰此地明心堂如何改作昧心處天下後世汝肉不足食顯純大怒五毒俱辱骨裂髓飛五日兩比慘不忍言茲時獄樹忽產黃芝六瓣光彩遠映人

皆以為瑞猶冀公等或有生望異日者或得碎首玉堦一罵逆璫唾羣兇而死不虞七月二十四日比較後顯純呼獄卒曰六人不得一處宿是夜公與左公魏公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其夜白虹亘天黃芝墮地豈非天地皆為震動耶許顯純又復挨延至二十九日始得所擕舁櫬赤日蒸暴蛆蠅塡集惟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此其為社稷鋤奸做忠臣一場結果矣公死崔魏等怒猶未息明知無家刻限二萬丙寅年正月傳諭吏部都察院楊某左光斗顧大章等家眷奉旨行彼撫按追

贓已久如何不見田報顯屬違玩還著移文各直省勒限速解以助大工周應秋請立循環簿勒限四月知縣夏寻蘭以是不准給由賴撫按覲明楊公楷泰和穆公獻明密諭郡伯李公曰此事關係千秋公論須為設法保全乃將田產房屋移居出賣衣書僮僕什物之類并伯家家資亦盡沒官合估不過數百金於是李公洒泣誓禍以身任為設立六簿付各屬募緣夏公寻蘭捐俸首倡置櫃四門孝邑應城信陽鄉紳敦戚誼者首湊數千金太常元恒蕭公竭其家遠湊數百金惟安陸及雲

夢二邑令不快所使士民好義者但私凑百餘金隣郡
黄麻申陽等郡零湊數百金吾邑戚友捐助及四門投
櫃合湊數百金歸安茅孝若亦遠寄數十金又高貴寺
募化錢糧原出公倡義亦并收集充觧毋寄城樓子漂
村舍羣從乞化為活而公屍暴野外日以青蠅為吊客
惟恐白寃之難以年計也丁卯年九月豈其河清鳳見
聖人再出立梟崔魏以正元兇而首罪以誣陷忠直崇
禎元年戊辰三月計曹劉公為公大聲鳴寃旨言覽奏
惻然復有傳諭吏部云朕承祖宗鴻基嗣服大寶早夜

思維銳修治理稔知巨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
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
年来誣衊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蔽日沉累彌
天寃抑無伸上干元象以至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不可
謂非逆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
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著
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從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
官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即與褒贈應廕
邮即與廕邮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

即與起用有身故搜贓難結家屬波累猶羈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以副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宣結解鬱咸與昭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為重毋尋元黃之角體朕平明之治欽此追楚撫遵詔奏贓始末奉旨楊某首發奸惡寃陷慘毒准該省現在贓銀撥給五百兩以贍其母子仍與封廕大哉豈非聖人神明其德而公之精誠上格耶不然何勤恤忠魂之惓惓不厭也然而餘黨猶思擠之堅持前誣以移宮坐公通造為楊王崔魏

之語謂公宜死法吏不宜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之名一以掩攢殺之謀一以阻優恤之路識者兩言而决若通內移宮當奪天子於婦寺方且力格羣閹焉有閹宦同心共濟反疾視之乎用也非通也如移宮通內宮移後讒言高張超然遠舉厥後還朝則安死於忠賢手數年矣通以何時善乎臺省之疏曰指無影之鬼張類市井之白賴昭昭揭肺肝而示矣部以公贈廕覆奉聖旨楊某准贈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及議祭葬復邀溫旨當部覆時餘黨猶列在位恤止如常而聖

眷則常溢於言外無何瞿掌科以忠中之忠清中之清
入告奉旨云楊某之死最慘著全給蔭謚建祠賜祭沈
掌科以忠烈已簡帝心入告奉旨云楊某忠憤所激首
擊逆奸覽奏職銜止加一級殊未盡顯忠之典所請楊
繼盛例該部即與議覆後奉旨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補祭四壇賜謚忠烈官其一子己巳年二月又　吏
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題奉諭旨准照新銜給與誥命
自曾祖鳴世公以下皆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右都御
史兵部尚書曾祖母劉氏以下皆贈一品夫人四月特

賜御祭六月奉旨發帑委官造墳勅建德安府祠宇應山縣祠宇春秋崇祀時御史袁鯨亦附璫者追於大義思贖前愆爰請在京城建祠宇一座以慰忠魂俾楊某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姓追塑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蓋特典也公生於隆慶五年辛未七月初十日丑時於乙丑年七月二十四日戌時卒於獄己丑年諭葬於應山東鄉龍興寺西山之陽先是發帑給本家自行造墳仍委官依式督理以公長子伏闕訟冤留滯京師至是年始封樹於茲妣張

氏累封孺人淑人誥贈一品夫人生一女繼娶詹氏累
封孺人淑人追贓時寄居城樓紡績以奉姑誥封一品
夫人生五子之易之言之才之賦之環女一之才公繫
獄驚死張夫人葬於邑南秦家河西南山之陽詹夫人
與忠烈公合葬詹夫人生於隆慶辛巳年十一月十
日子時卒於崇禎庚午年七月十六日享年五十葬
於己丑年四月二十一日巳時坤山艮向兼申寅三分

附楊氏宗譜